

武俠世界

第34年

6

$1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所著「苗疆情仇恨」追捕手蕭原故事。追捕手蕭原因追捕逃犯，來到苗區，無意中窺見青山寨寨主之女麗珠在溪邊沐浴。苗族規例，未婚女子被這男子見到她的胴體，一定要嫁給他。蕭原同樣逃不了這命運，被擊昏，下蠱之下成親……鄰村金花寨寨主兩兄弟恃強侵犯青山寨，蕭原出資購買槍支彈葯，並代爲培訓生力軍，利害關頭蕭原被出賣，結果愛妻中彈身亡，悲慟中離開了傷心地。故事內容新穎，引人入勝，有料想不到的結局。

* * *

辛棄疾先生所著「鳳馭龍」是「一女成名萬骨枯」之續集。小玉兒成長了，技藝更加精湛，在回山施救師父途中遇見小王爺朱丕，驚爲天人，更爲她之技藝嘆爲觀止，朱丕愛上了這個天眞活潑又善良的小姑娘，七星寶劍贈美女，追隨其身後。辛棄疾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輕鬆活潑見稱。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之「忘情決」。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式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6期

(總號171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苗疆情仇恨

水潭驚艷 被逼成親

天高雲淡，艷陽高照。好天氣。

蕭原今天的心情却很差。此刻，他正身處在一個苗寨中。

苗寨內到處皆喜氣洋洋，貼紅掛綠。那些小伙子跟少女們皆穿上了新衣，齊集在寨中那個廣場內。

廣場的南面，是一座全寨最大的竹木樓房，大門上掛滿了苗人喜慶時張掛的五彩繽紛的顏色，屋內熱鬧得很。

廣場上的男女在樂器吹奏聲中，載歌載舞。

他們到底在慶祝什麼？

蕭原坐在廣場對面的一座小屋子內，耳聽外面傳來的奏樂歌舞聲，一雙眉頭皺得更緊，一副焦灼不安的樣子，時而坐下，時而站起來煩躁地走動，不時瞧瞧窗外，又瞧瞧門外，最後，還是一屁股坐下來。

窗外跟門外，皆有携刀帶鎗的苗人守着，而且，不是一兩個，而是七八個。

看樣子，蕭原是被迫困在那座小屋子內。

那些苗人為何要看着他？

兩個苗婦手捧簇新的衣物自屋外走進去，向蕭原彎彎身，跟着將手上的衣物放在一張竹桌上，然後又向蕭原彎彎身，退出屋外。

蕭原直閉着嘴巴，一言不發，露出一絲苦笑，搖搖頭。

一個中年苗人就在這時突然走進來，蕭原一眼便認出那人是寨中的巫師阿蘇，是寨中漢語說得最流利的一個。

「阿蘇大哥，不成的啊！我不能夠跟麗珠姑娘結婚的呀！你們怎能夠强來，這種事，要你情我願的啊！」

聽蕭原這麼說，原來他是被苗寨內的人逼婚的。

從來只有女子被逼嫁給自己不願意（不喜歡的）的男人，罕有男人被逼要跟自己不喜歡的人成親的，蕭原竟然遇上了，說得上是一種奇事。

蕭原到底因何會被苗人困在苗寨內？而且被逼跟一個叫麗妹的姑娘成親？

巫師阿蘇咧嘴一笑。「漢哥兒，有什麼不成的？麗珠喜歡你，要跟你成親，你便要跟她成親。」

頓一下，又道：「你知道嗎？寨裏的小伙子那一個不喜歡麗珠，都想得到她喜歡，如今麗珠喜歡上你，是你的福氣，你還不願意？眞不知你是怎麼想的？」

蕭原啼笑皆非。「可是，我不喜歡她呀，你們怎能夠强逼我？」

巫師阿蘇道：「漢哥兒，那不叫强逼，是你自己造成的，誰叫你在河邊看到麗珠的身體？按照咱們寨規俗例，一個未成親的年輕男子在看到一個還未嫁人的女子的身子時，便必須要跟那個女子成親，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都得娶，若是不肯，那就要弄瞎雙眼及斬去一隻手。日前我早已對你說過了，如今你已沒有選擇，因為麗珠喜歡你的餘地，非要嫁給你不可，你不娶她不成。」

蕭原不由想起那一天無意中看到麗珠赤裸的身子的情形。

平心而論，麗珠算得上是一個美麗的少女，雖然膚色黝黑一點，但却顯出一種健康的美態。

麗珠確是一個體態健美的少女，蕭原在看到她的裸體時，禁不住「砰」然心跳，但却絕對沒有一絲淫邪之念。

那不過是一個强壯男子的正常反應。

對於那日的情景，至今他仍然印像深刻。

那一日，他在山上走了大半日，身上的皮袋中還帶着一顆人頭，再加上之前他曾跟人搏鬥過，身上有幾處損傷，好不容易走到一條小溪邊的時候，他馬上撲到溪岸邊，伸手掬水連飲十多口——他實在又渴又累，然後，他放鬆下來，閉上眼睛躺着。

也不知躺了多久——其間他曾矇矓睡過去，驀地，他被隱約傳來的嬉笑聲驚醒過來，急忙挺身坐起來，張眼往上游望去。

目光所及處，只見溪水潺潺，不見一個人影，也再聽不到嬉笑聲，正自懷疑是否神經過敏，聽到的嬉笑聲不過是一種錯覺的時候，又聽到幾聲嬉笑聲傳來。

笑聲雖然隱約，但這一次他聽得出，是女子發出的，在這種荒野山溪中，居然有女子出現，頓時引起他的好奇心。

他是一個好奇心很大的人。

這種地方居然有女子出現，到底是什麼人？

會不會是土匪山賊？又或是他們的家眷？

念頭一起，他的好奇心更盛，忍不住站起來，沿着溪邊，往上流頭走去。

沿着溪邊走出二十多丈，走過一叢竹林，山溪忽然往右拐一個灣，溪流蜿蜒而上，嬉笑聲時不時自上流頭傳來，蕭原繼續往上走。

前面不遠處是一片竹叢野樹，形成一個一個屏障，將後面那一截溪流遮擋住。

蕭原聽得很清楚，嬉笑聲是從那片茂密的竹樹叢後傳出來的。

快要看到那些女子是什麼人了（蕭原已從傳來的嬉笑聲中，聽出

不止一個女子），蕭原放輕脚步往前走。

躡足走到竹樹叢前，蕭原輕輕撥開竹樹，鑽進去。

眼前，出現了一幅奇景。

竹樹叢後，原來是一個水潭，五個少女中的四個正自嬉笑追逐着。雖然穿上衣服，但却濕淋淋的，顯然是剛穿上衣服不久，露出的部份比穿的衣服要多，這當然不算奇景。令蕭原「砰」然心跳，兩眼大睜，有如鐵遇磁的是，一個全身赤裸，體態健美的少女，正自水潭邊走上來。

好一幅美女出浴圖！

蕭原幾乎讚美的驚嘆出聲。

那個全身赤裸的少女却發出一聲驚叫。

她瞥到自竹樹叢中鑽出來的蕭原——一個男人！

蕭原頓時窘得滿臉通紅，不知所措地閉上雙眼，再也不敢看。

那個全身赤裸的少女發出驚叫後，只是加快脚步跑上岸上，並沒有用雙手掩住緊要的部位，跑到一叢竹樹下，急急抓起放在樹下的衣服穿上。

就在那個赤裸的少女發出驚叫聲，蕭原閉上眼的時候，那四個在嬉戲的少女聞聲停下來，一眼看到又窘又臊的蕭原，立時發出一陣尖叫聲，撲向蕭原。

蕭原雖然略懂苗語，但却聽不懂那四個少女尖叫些什麼，聽到脚步聲飛快地移近，正想張開眼看個究竟，又怕那個少女仍未穿回衣服，正自猶豫不決間，聽到一聲尖叱，跟着頭上「轟」一聲，重重地挨了一下，眼前一黑，暈了過去。

待到他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已身在一間小屋——就是如今所在的小屋內，身上帶着的刀鎗全被搜去，連那個載着人頭的皮袋也不見了。

醒來之後，他才知道，他是被其中一個少女用一塊石頭擊暈的。

醒來後，頭上被砸中的地方不但隱隱作痛，摸一下，原來纏上了布帶，不用說，有人替他包紮好的。

醒來後，他第一個見到的人就是巫師阿蘇。

阿蘇的地位在寨中僅次於族長，是寨中漢語說得最好的一個。

他審問蕭原。

蕭原有問必答，不但說出姓名，還說出他是幹什麼的，還說出他因何會在附近出現，更說出皮袋內裝着的那顆人頭是什麼人。

原來，他是追捕一個被懸賞通緝的大賊田鷹，一直追到苗寨附近的大山裏，於一個山頭上，終於追上田鷹，將之擊傷。那料到田鷹兇悍異常，乘他走近的時候，不怕死地撲起來跟他拚命，他猶豫了一下，便被田鷹撲倒，只好跟他在地上斷打起來，結果，他身上添了三處傷，但却將田鷹一鎗擊斃。

他猶豫，是不想將田鷹一鎗擊斃，欲將他生擒回去法辦，結果，仍然將他擊斃了。

他之所以希望將田鷹生擒，是不想帶着一顆人頭在身邊，押着一個生人返回田鷹作案的那個地方，總比帶着一顆死人頭要舒服得多。

皮袋內，撒上石灰那顆人頭，就是田鷹的人頭。

人既然死了，將屍體運回去太麻煩了，為了方便，只將人頭拿回去領取賞金。

他怎也料不到，會在返回去的路上，發生了那種「奇遇」，而被一個苗女砸暈過去，接下來發生的事，更是驚奇得叫他目瞪口呆，無法接受。

巫師阿蘇問清楚了蕭原的姓名來歷後，便離開小屋，留下蕭原一人。

蕭原在巫師阿蘇走後，才發覺屋外有人看守着，他不禁啼笑皆非。

兩日後，蕭原頭上的傷口已不覺痛，而每日皆有一個苗人來替他換藥敷治傷口，阿蘇這日又再來了。

阿蘇端詳了蕭原一會，表情有點古怪，蕭原感覺到可能有什麼事發生，禁不住心裏忐忑。果然，他沒有猜錯，阿蘇對他說道：「漢哥兒，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一頓，加重語氣道：「是一件喜事！」

蕭原聽得莫名其妙，因此，他沒有說話，只是看着阿蘇，等他將那件「喜事」說出來。

阿蘇又看了蕭原一眼，咧嘴笑道：「漢哥兒，你的樣貌確實叫人喜歡，難怪……麗珠會看上你。」

蕭原心頭跳動一下，隱隱感到阿蘇將要說出來的那件「喜事」對他來說，可能不是好事，因此，他心裏更加不安。

阿蘇說下去道：「難得麗珠喜歡你，你眞是走運……」

蕭原再也忍不住，開口道：「阿蘇大哥，快說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阿蘇咧嘴露出一口黃牙，笑道：「麗珠喜歡你，要跟你成親。」

蕭原雖然猜到幾分，聽聞之下，仍然大吃一驚，失聲叫道：「要我跟……你說的那個姑娘成親？不成！」

阿蘇氣定神閒地道：「這是天大的好事，對你來說，也是一種榮寵，你不答應也不成。」

「但是……」蕭原叫起來。

但馬上給阿蘇的話聲打斷他下

面的話。「漢哥兒，能夠跟麗珠成親，對寨裏的青年來說，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你居然不答應？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麗珠是什麼人？」

蕭原衝口道：「什麼人？」

「族長的獨生女兒。」阿蘇語音清楚。「也就是你在清溪潭看到的……那個女孩子。」

蕭原只覺耳內轟地响了一下，一屁股跌坐回床上，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阿蘇看了他一眼，抛下一句話：「五日之後，便是你跟麗珠成親的好日子。」轉身快步走出屋外。

蕭原口齒欲動，却沒有叫出聲來，頹然倒在床上。

那日之後，蕭原一直尋找機會逃走，但却找不到機會，屋外日夜皆有八個苗人看着他，而且，他發覺自己似乎中了毒——一用力氣，心裏便一陣絞痛，痛得幾乎站不住。這情形，就算逃得出屋外，也不可能跑得了，因此，他打消了逃跑的念頭，乖乖地留在屋內。

他知道必是阿蘇在他昏過去的時候，喂他吃下一種藥，一種只有他們才能煉製出的藥物，將他控制住，若沒有那種藥的解藥，那種心絞痛一輩子也無法解除，他也會變成一個廢人。」

距阿蘇所說的好日子還有兩日，蕭原頭上的傷口已完全痊癒，頭上的布帶已解除了，表面上看上去，他跟以前沒有什麼兩樣，唯一不同的是，他不能使用氣力，要不，便會心絞痛——痛得幾乎站不穩。

被困在屋子內，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見一步行一步。

好日子終於到了。

* * *

巫師阿蘇見蕭原不說話，臉色一沉，厲聲道：「漢哥兒，別猶豫了，快穿上新衣，準備跟麗珠成親。」

蕭原從沉思中清醒過來，眨了眨眼，哀求道：「我實在不能跟麗珠姑娘成親的呀！不怕對你說，我已訂了親，有一個未過門的媳婦，已訂了年底成親。你說，我怎能跟麗珠姑娘成親？」

阿蘇呆了一呆，不相信地看着蕭原。「你騙人！」

蕭原急得發誓道：「若我騙你們，不得好死，活不過今年。」

阿蘇注視了蕭原片晌，一言不發走出屋外。

蕭原鬆一口氣，猜到阿蘇可能去跟族長商量，他的命運就握在阿蘇與族長兩人的手上。因此，他心裏一直忐忑不安。

他希望族長在聽聞他已訂了親後，打消原意，不再逼他跟那個麗珠成親，那就平安無事。

他在不安中等待着。

他很希望這時候能夠見到麗珠姑娘，好向她解釋一番，望她回心轉意，放他離去。

麗珠當然不會在這個時候跟他見面。

倒是巫師阿蘇又回來見他了。

「阿蘇大哥，怎麼樣？」蕭原急不及待地問。

阿蘇擦擦鼻子，才說道：「你訂了親，本來，可以就此作罷的，可惜你千不該萬不該，瞧到麗珠的身子，族長說，不管如何，你也要跟麗珠成親，還有，麗珠也堅決要跟你成親，要不，她便會死的。」

蕭原本來還存着一絲希望，聽阿蘇那麼說，頓時呆住了。

阿蘇看着呆若木鷄的蕭原，哼了一聲，說道：「還有半個時辰便到吉時，快穿上新衣，待會到族長的屋子跟麗珠行禮成親。」

蕭原忽然跳起來，叫道：「不！我死也不會跟她成親！」

阿蘇道：「我不會讓你死的，你也不會死！」說完，扭頭朝屋外叫道：「阿藍，阿京，進來看着漢哥兒，若他不肯穿上新衣，幫他穿上。」

門外有兩個青年應聲走入屋內，向阿蘇行了一禮，應諾一聲。

阿蘇看了蕭原一眼，口氣緩和下來。「漢哥兒，別辜負了麗珠對你的一片情意啊，你還年輕，別不知好歹！」說完，快步走出屋外。

蕭原一屁股坐回床上。

眼前，他眞是連尋死也不可能。

看來，他眞的非要跟族長的女兒麗珠成親不可。

* * *

吉時到了。

蕭原在八個苗族青年的「簇擁」下，來到族長黎泰的房屋內。

蕭原根本無力反抗。

只要一用氣力，他的心便會絞痛得幾乎忍受不住，就連兩個苗人——阿京與阿藍强逼他穿上新衣，他也沒有能力抗拒得了。

他穿上苗人傳統的新衣，倒也顯得他頗英俊。

族長黎泰的房屋佈置得煥然一新，一片洋洋喜氣，廳堂上更是貼紅掛彩，當中張貼了一個大紅「囍」字，一張鋪上紅布的竹桌兩邊，坐着一男一女——族長黎泰夫婦。

黎泰年紀約五十上下，他的妻子比他年輕多了，兩人皆穿上新衣，臉上一片喜氣。

蕭原是第一次看到黎泰夫婦。

兩人快將成為他的岳父岳母。

此情此景，蕭原有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

他感到自己被人强迫做戲。

黎泰夫婦打量着蕭原，不住讚

許地點頭微笑。

站在廳堂兩邊的男男女女，也在指指點點議論着。

蕭原閉着嘴巴，沒有吭聲。

在這個時候，他就算說什麼，相信也改變不了他這時的命運。

新娘子終於出來了。

水潭邊那一次，蕭原只是驚鴻一瞥。這一次，他看得很淸楚，新娘子梳粧之後，穿上綉花新衣服，戴上精巧的銀造頭飾，再加上一副羞人答答的模樣，顯得很美麗。

蕭原不由目光一亮，多看了新娘子一眼。

新娘子恰好亦抬眼朝他一瞥，正好跟蕭原的目光相觸，雖然羞人答答的，却向蕭原嫣然一笑。

蕭原却急忙移開目光。

不過，他心裏却禁不住蕩了一蕩。

接下來，他成了一個木偶，任由人擺佈，依照苗人的傳統習俗，跟新娘子麗珠行禮成了親。

黃昏的時候，族長黎泰就在前面的大地堂(廣場)擺開二三十張枱子，宴請全寨的人喝喜酒。

蕭原在兩個健壯的苗婦「陪伴」下，跟新娘子一起，陪着黎泰夫婦及巫師阿蘇，還有族中的長者，坐在正中那張枱子前，一起喝喜酒。

大地堂上可熱鬧了，蕭原却食不知味，就像木頭人那樣坐着，要不是新娘子時時親暱地挾菜給他，又替他斟酒，令到他不得不吃喝一些——他是不忍心不領受新娘子的一番心意的。

此時，他心裏一直擔心晚上洞房的時候，不知怎辦。

他曾經想過，洞房的時候，堅決不肯跟新娘同睡，但又恐怕過不了那一關，畢竟，他是一個强壯的男子漢。

飲宴的高潮是在全寨人皆輪流喝過喜酒後才開始。

原來，苗寨內的人數少說也有五百人，而大地堂內只能夠擺放二三十張枱子，每張枱只能夠坐七八個人，因此，飲宴的人要分兩次吃喝，才能夠招呼寨子裏的所有人。

之所以分爲前後兩趟入席飲宴，一來是因寨中人數衆多，弄餚菜的人不可能一次全煮出來。另一個原因是，爲防土匪或是對頭乘隙偷襲，所以，必須要分兩趟招待寨裏的人吃喝，好讓有人手分班放哨守望。

而後一個原因是最重要的。

撤去了碗碟後，擺放上生果花生等物，大地堂上火把光亮，照亮了整個地堂，聚集在地堂上的人，幾乎全是年輕男女及小孩，蕭原那一桌的族長夫婦跟巫師阿蘇，以及幾個長老經已離席回家，只剩下蕭原跟新娘子，還有那兩個一直陪伴在側的壯健苗婦。

蕭原不是蠢人，當然看得出，那兩個苗婦是負責看着他的。

其實，不用看着他，他也跑不了。

地堂上奏起了歡快的樂聲，那些少男少女雙雙對對地翩翩起舞，氣氛更加熱鬧。

一輪歌舞過後，跟着歌舞又起，這一次，新娘子被邀請出去跳舞了。

本來，那伙青年姑娘也要蕭原出去跳舞的，蕭原却不懂跳舞，新娘子體貼地要那些青年男女放過他，自己跟大伙兒在地堂上盡情歌舞。

蕭原發覺新娘子的舞跳得很好，是場中的主角，那些青年男女像百鳥朝凰般，繞着她歌舞。

不過，蕭原也發覺，那些青年中，不少人向他投以忌妒的目光。

那當然是因爲他跟麗珠成親的關係。

是他令到寨裏的青年斷絕了對麗珠的追求。

場上的氣氛越來越熱烈，蕭原却越看越痲木。終於，舞罷歌停，蕭原頓覺如釋重負。

可是，接下來還有鬧洞房這一節，結果，蕭原又像猴子一樣，被一衆青年男女耍弄了好一會，總算結束了。

新房內只剩下蕭原與新娘子麗珠。

麗珠輕輕偎在蕭原的身上，含羞低笑道：「原倌，鬧了半天，一定累了，喝口茶，咱倆睡吧。」說時臉上泛起一片丹霞。

蕭原確實有點口渴，正想說話，麗珠已捧了一杯茶遞給他，只好接過，喝了兩口，放下茶杯，正色道：「麗珠姑娘，我不會跟妳一起睡的！」

麗珠愕然道：「爲什麼？咱倆已成了親，就該睡在一起啊，要不，怎成夫妻？」

蕭原繃着臉道：「我根本不願意跟妳成親，是你們逼我的。」

麗珠抬起頭，睜大一雙水靈靈的眼睛。「你瞧了我的身子，便要跟我成親，這是寨裏的俗例，我被你瞧過了身子，除了跟你成親，不能夠跟別的人成親呀！」

蕭原看到她那副又委屈，又生氣的樣子，心裏不忍，放緩語氣道：「但我不是你們的……族人啊！怎能用你們的俗例來要我就範？何況，我已經訂了親的呀……」

「訂了親，不等於成親！」麗珠鼓着腮道：「既然你未成親，那就可以跟我成親。」

蕭原被她那似是而非的話弄得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成親這種大事，總要你情我願才成的啊！不怕對妳說，我根本不喜歡妳。」

麗珠對蕭原最後那句話一點也不生氣，反而輕輕一笑：「我不管，只要我喜歡你便成。」

蕭原又無話可說。

麗珠忽然拿起桌上那杯茶(剛才蕭原放下的)，遞給蕭原，情意殷殷地道：「喝口茶吧，潤潤喉再說。」

麗珠的漢話雖然說得生硬，幸好蕭原仍能夠聽得明白。

蕭原不忍拂逆麗珠對他的一番心意，接過杯子，又喝了一口。

麗珠柔情蜜意地看着蕭原，膩聲道：「喝多一口呀。」

蕭原不自覺又喝多一口，放下杯子，正正臉色，道：「麗珠姑娘，放我走吧！留得住我的人，留不住我的心，妳明白嗎？」

麗珠點點頭，又搖搖頭。「原倌，你既然跟我成了親，這一生一世，我都是你的人了，我不會放你走，你如今不喜歡我，慢慢的，就會歡喜，那時，趕你走，你也不會走！」

蕭原握着拳頭道：「對不起，無論如何，我都會走，我不是這裏的人，過不慣你們的生活，何況，還有一個我喜歡的女子在等着我跟她成親。」

麗珠忽地站起來，睜着一雙水靈靈的眼睛，略爲高聲地道：「你瞧着我，看清楚我的身子，我有什麼地方及不上那個女子的。」一張臉因不忿而染上彤紅，飛快地將身上的衣衫脫下來。

蕭原料不到麗珠會當着他的面前脫下衣衫，急得站起身想阻止。「不要這樣，妳不要脫啊！」猶豫着不敢上前阻止。

俗語謂男女授受不親。看已經不應該了，若用手去碰觸(阻止)，更加不應該。

麗珠不理會蕭原的勸阻，很快便將身上的衣衫脫個精光。

油燈之下，那具裸體顯得格外神秘誘人，特別是麗珠輕輕扭動腰肢的時候，那堅挺的乳房輕輕顫動着，水蛇般的腰肢美妙地撩人心跳的扭動着，簡直叫人無法抗拒得了。

蕭原只看了一眼，便急急別轉頭，不敢再看。

可是，他的生理忽然間起了强烈的反應，丹田陡地一熱，一股熱氣迅速往上升起來，剎那間，他感到全身像被火燒一樣，自丹田升起來的那把火熊熊騰燒，不可遏止，不但心跳氣促，喉頭也一陣乾燥，更要命的是，那股原始的衝動令到他不由自主轉回頭去瞧着麗珠的裸體。

赤裸着身子的麗珠就在那時輕靈地一轉轉到他的身前，轉入他懷中。

眼光接觸到麗珠那健康柔滑的身體，那嬰孩渴望吮吸的乳房，蕭原目爲之眩，心爲之動，腦中只有一個念頭——將這具美好的身軀吞噬，猛地張開雙臂，將那具誘人的胴體緊緊摟抱住。

麗珠發出一聲嬌羞動人的嚶嚀聲。

蕭原摟着麗珠那柔軟動人的身子，再也無法自制，將她一把抱起來，向床前走去。

麗珠閉起雙眼，一雙光滑細嫩的玉臂有如蛇一樣纏住蕭原的頸脖，兩片紅唇亦火熱地吻上蕭原的嘴唇。

蕭原那一刻忘記了自己稍一用氣力便心痛如絞(奇怪的是，他要用氣力才能抱起麗珠，但却一點也不感到心絞痛)，他已被熊熊燃燒的慾火燒溶了。

對蕭原來說那是狂暴而又美妙無比的經歷，對於麗珠，却是刻骨難忘的。

雖然有痛苦，但那是短暫的，接着而來的，是前所未有的歡樂與暢快。

事後，蕭原大感奇怪——爲何在跟麗珠歡好時，並沒有感到一點不適——心絞痛。

氣息平復下來後，他問偎在他懷中，氣息柔柔的麗珠：「是不是暗中給我吃了什麼藥？令到我……那樣……瘋狂……心絞痛亦消失了。」

麗珠那赤裸滑膩的身子蠕動一下，陶醉地嬌聲道：「阿蘇在那杯茶中下了兩種藥，一種可以令你忽然……强壯起來，另一種可以暫時解去你的……心絞痛……」

蕭原用力吸一口氣，心裏一陣隱隱作痛。他知道那種解藥的功效已開始消失了。

換句話說，這之後他只要使用氣力，心絞痛便會發作。

「阿蘇給我服下的到底是什麼藥？有徹底的解藥嗎？」蕭原問，忍不住輕輕撫着麗珠那青春誘人的身體。

麗珠享受着蕭原的愛撫，鼻音很重地道：「有。我爹說，只要你眞心喜歡我，願意留下來，便會叫阿蘇給你解藥，那時候，你便不會再感到心絞痛。」

蕭原默然。

麗珠輕輕吻一下他的胸膛，幽幽道：「你仍然不願意？」

蕭原仍然默然不語。

「那你爲什麼跟我……好？」麗珠語聲幽怨。

蕭原心裏大是不忍，開口道：「我……不知道，我不想傷害妳的，但是……我不能忘了我喜歡的，

跟我訂了親的那個女子！」

他說的是未婚妻張鳳琴。

麗珠將頭埋在蕭原的胸膛內，久久不語。

蕭原却忽然感到，胸膛一陣濕熱。不用看，他也知道，那是麗珠的淚水滴在他的胸膛上。

麗珠哭了。

蕭原不是一個無情的人，反之，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要不，他也不會對張鳳琴一往情深。看到麗珠傷心地哭了，他感到大是不忍，不由緊緊地將麗珠摟住。

兩個身體緊緊地依偎着，兩個人又都是正常的男女，加上曾有過一番親熱，很自然的，慢慢地，兩人的生理皆有了反應。

麗珠主動吻蕭原。

蕭原也熱烈地愛撫着她。

兩人都溶化在愛之中。

可是蕭原忽然感到心裏隱隱絞痛，不由輕輕地呻吟一聲。

麗珠馬上起身跳下床，倒了一杯茶給蕭原喝。

蕭原這時已慾火焚身，明知麗珠給他喝的茶中混有催情及暫解心絞痛的藥，他仍然一口氣便喝掉那杯茶。

畢竟，他是一個正常、强壯的男人。

他不是一個聖人。

他是一個有七情六慾的正常人。

之後，他跟麗珠盡情地享受着愛的溫馨。

* * *

既然逃不了，蕭原只好一心一意在苗寨內留下來，跟麗珠甜蜜地過着新婚生活。

麗珠是族長黎泰的獨女，而蕭原又是麗珠的丈夫，很自然地，他也受到寨裏的苗人的尊敬。

而麗珠也對他很好。蕭原看得出，麗珠對他是眞心一片的，這令到他很感動，但也更加不安。

因爲，他始終忘不了張鳳琴，也始終不打算一生一世留在寨內，跟麗珠長相廝守。

那並不表示他是一個負心的人，正因爲他不想對張鳳琴負心，他才不能接受麗珠的愛。

事實上，他越來越喜歡麗珠，唯是這樣，他心裏更加不安。

他更知道，他不是屬於那地方(苗寨的)的人，不習慣那裏的生活，外面的天地，才是他生活的世界，因此，他更加不想一生一世留在苗寨內。

族長黎泰夫婦看到女兒跟女婿如膠似漆的恩愛樣子，心裏暗暗感到安慰。

事實上，他倆早已有一個打算，待女兒生下一個男孩後，便將族長之位傳給男孩。

按照族例，族長之位，只能夠傳男，不能傳女。

所以，黎泰不能將族長之位，傳給女兒麗珠。若麗珠婚後不能生下男孩，那麼，族長之位只有按照族例，由寨中的十大長老推選一個族人出來擔當。

黎泰當然不想族長之位落在別的族人手上，希望世世代代傳下去。

因此，他盼望女兒快快替他生下一個男孫。

大概麗珠也知道父親的心意。

終日無所事事，蕭原只好在寨中各處走動，跟寨裏的人攀談解悶。

他發覺寨裏的人對他頗友善，接受他這個異族人——漢人。

對於這一點，他感到很安慰。

但是，再想一想，他又情願寨裏的人不歡迎他加入，反對他留下來，那他就可以離開這裏，返回自己的世界，再見未婚妻張鳳琴。

他已在心裏暗自決定，若有一日能夠離開這裏——苗寨，便會馬上跟張鳳琴成親，不再延遲。

不過，他終於發覺有人並不歡迎他。

不但不歡迎，還對他充滿敵意。

那是一個年輕力壯的青年，名叫黑牛。

蕭原是從黑牛那一點也不友善的目光看出來的。

對於黑牛的敵視，他感到莫名其妙。他怎也想不透，黑牛爲何對他懷有敵意。

在此之前，他從未見過黑牛這個人。

但他馬上想到，黑牛在這之前，也許曾經見過他。

縱使見過面，他跟黑牛根本就沒有過節，黑牛根本就不該對他有敵意的。

想了半日，當他見到笑臉如花的麗珠向他走來的時候，他終於想到了。

極有可能是爲了麗珠。

他記起巫師阿蘇對他說過的一句話：寨裏的青年有不少人追求麗珠。黑牛極可能是那些追求麗珠的人當中的一個。

麗珠挨着蕭原坐下來，道：「原倌，你剛才去了那裏？我到處找你！」嬌愛地將頭枕在蕭原的肩頭上。

蕭原不由伸手將她摟住，說眞的，他發覺自己漸漸喜歡她了。他曾經想過，要是不認識張鳳琴，沒有跟她訂親，有可能會眞眞正正地喜歡她，跟她一起生活。

麗珠見蕭原只是看着她，不說話，心裏甜甜的，眨眨眼，扭動一下腰肢道：「你怎麼哪？看着人家

不說話。」

蕭原心頭一漾，忍不住低頭親了她一下。「找我幹嗎？」

麗珠用手輕輕撫着蕭原壯實的胸膛，翹起嘴道：「記掛着你，不知你去了那裏，所以找你。」

蕭原被麗珠撫摸得心頭漾動，禁不住用力將她摟緊，「我能跑去那裏？你擔心什麼？」

麗珠在蕭原的胸膛上吻了一下，仰起頭道：「你不喜歡我找你？」那雙水靈靈的眼睛像會說話一樣閃動着誘惑的眼光。

蕭原頭一低，吻落麗珠的唇上。

麗珠緊緊地摟住蕭原的頭脖，兩個身子緊貼着。

麗珠顯得熱情如火。

蕭原再也按捺不住……

就在他即將有所動作的時候，心裏一陣絞痛，他急忙停止動作，身子一歪，頹然躺在麗珠的身邊。

麗珠就像被一盆冷水兜頭淋下，呆了一呆，急忙翻轉身，伸手摟着蕭原。「你怎麼哪？」

蕭原無精打彩地道：「妳忘了我一用力，心裏便絞痛難當麼？」

麗珠恍然噢了一聲。「我怎麼忘了！」

其實，兩人之所以忘記，全因爲意亂情迷的關係。

「我去拿藥給你服下。」麗珠起身。

巫師阿蘇給了麗珠十多包解藥，蕭原要服下一包解藥，在半個時辰之內，無論怎樣用氣力，也不會心絞痛，時辰一過，藥力便失，照樣會心絞痛。

蕭原一手將麗珠拉住。「不要拿了……」

麗珠快急地道：「爲什麼？」

蕭原吐口氣，道：「我不想吃。」

「爲什麼不吃啊？」

「吃了又怎樣？」

「吃了心胸便不會痛啊！」

「那不過是一時不痛，我不想每一次都要先吃藥，多沒意思。」

麗珠呆了一呆。「我去向阿蘇要解藥，那種徹底解去心痛的藥。」

蕭原仍然不放手。「阿蘇跟妳爹不會答應的。」

麗珠咬咬嘴唇。「只要你答應不離開，我爹跟阿蘇一定會答應的。」

蕭原不說話。

麗珠傷心地道：「你跟我……已是夫妻……難道……還不……」

蕭原心裏一陣難過。「麗珠……別這樣，我不過說說罷了，快去向妳爹要藥吧。」

她聽蕭原那樣說，頓時釋然而喜。「你……改變主意，答應留下來了？」

蕭原點點頭。

有時候，善意的欺騙不妨使用一次。

麗珠歡天喜地，撲在蕭原的身上，熱烈地親吻了他幾下，才跳起身，歡快地笑道：「我去了。」一陣風般，走出房外，到前面去找父親。

* * *

黎泰跟巫師阿蘇正坐在前面的堂屋內說話。

除了他倆之外，沒有別的人。

阿蘇抽口水烟，微微張開口，自鼻孔及嘴巴內吐出三條長長的白烟，瞇着的眼睛慢慢的張開來，掀唇露出一口黃牙。「族長，麗珠跟那個漢哥兒很恩愛吧？聽族人說，他倆形影不離啊！」

黎泰滿意地笑起來。「嗯，他們確是很好，麗珠的眼光不錯，新娘倌確是一個挺不錯的人！」

一頓，向阿蘇豎起大拇指，「阿蘇，你的藥眞厲害，要不是你的藥，新郎倌可能不會那樣容易就範。」

阿蘇咧開嘴，得意地笑起來。「族長，能夠令到那個漢哥兒就範，我很開心。」

「麗珠得了個好新郎，我就放心了。」黎泰開懷直笑。「將來，麗珠生了孩子，我就可以將族長之位傳給她的孩子，不用怕沒人接班。」

「那當然，那當然。」阿蘇迭聲道：「族長，眼下，可有想到，讓那個漢哥兒幫忙本寨辦一件大事？」

黎泰睜大眼，看着阿蘇。「還弄不清楚新郎倌能夠幹些什麼，你要他幹什麼事？他辦得來？」

阿蘇滿有把握地道：「一定幹得來！」一頓，接着說道：「族長，咱們不是從漢哥兒的身上搜出刀鎗，還親耳聽他說，他幹的是緝捕被通緝的逃匪的活兒麼？那些匪賊那麼兒悍，他尚且能夠將之緝獲。他身上帶着的那個皮袋內，裝着的一個人頭，聽他說，就是從一個被他追上的逃匪頸上割下來的。不用說，他一定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那正好用得着啊！」

黎泰終於明白阿蘇想要蕭原幹些什麼。「你想要新郎倌帶人去打金花寨？」

阿蘇用力點一下頭。「你終於想到了！最適合漢哥兒幹！」

「嗯！」黎泰將手上的烟鍋磕了幾下。「新郎倌確是最好的人選。」

「族長，爲防金花寨先向咱們寨子動手，咱們要先下手爲强啊！」阿蘇揮動一下手上的水烟筒，以加强他的語氣。

「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這個道理我懂得。」黎泰用力磕一下烟鍋。「但是，不知新郎倌是否答應。」

阿蘇眨眨眼。「他已是咱們寨裏的人，爲了寨子的存亡，他怎能夠不答應？」

黎泰道：「可是，他吃了你那種藥，怎能夠去做事？」

巫師阿蘇笑笑。「可以給他吃下解藥，再給他吃下另一種藥，令到他每個月才發作一次，不是一樣可以控制住他，那一樣可以令到他不敢逃走。」

「他不肯吃，我們奈何不了他的啊。」

「只要對他說，給他吃的兩種藥都是解藥，怕他不吃？」阿蘇陰陰嘴笑。「若他仍不吃，還有很多種辦法令他在不知不覺中吃下去的呀，譬如在水中、飯菜中下藥，甚至在油燈中下藥，令他在不知不覺中吸入。」

黎泰頷首道：「好，就這麼辦。」

阿蘇邊往烟鍋內塞入烟末，邊道：「金花寨那邊近來有什麼動靜沒有？」

黎泰搖搖頭，前去打探消息的阿岩回來說，沒有什麼動靜，但有消息說，金花寨於日前暗中買了一批槍火，極可能是用來對付咱們的。」

阿蘇擔心地道：「那就更加要搶先向他們動手。」

黎泰點點頭。「我也是這麼想，雄鷹在上一次的械鬥中死了，一直找不到可以替代雄鷹的人，所以，才不敢輕舉妄動。」

嘆口氣，惋惜地道：「可惜雄鷹死了，對咱寨子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寧願死十個人，雄鷹也不能死。」

阿蘇道：「幸好找到那個漢哥兒，頂替雄鷹。」

黎泰道：「新郎倌雖是合適的人選，還要看看他的身手如何，要不，怎服衆？」

阿蘇點頭道：「這個當然。」

忽然間，兩人都不說話，一齊將目光移向通向裏面的那個門口。

因爲兩人聽到外面有脚步聲傳來。

隨着移近的脚步聲，門口出現一個人——麗珠。

黎泰看着走進來的女兒，問道：「麗珠，什麼事？」

麗珠站住，說道：「阿爸，你跟阿蘇在這裏，有一件事正好要跟你們說。」

「什麼事？」黎泰一直看着女兒。「不是新郎倌欺負妳吧？」

麗珠搖搖頭。「他對我……很好……」

黎泰笑笑。「他對妳好，阿爸就放心了。」

「阿爸，我想……阿蘇給他解除心絞痛的藥。」

「呵呵，眞是女大不中留！」黎泰連連搖頭。「古語說：女生外向。這句話一點也沒有錯，成了親不過幾日，便幫着新郎倌，再過些日子，豈不是忘了爸媽。」

麗珠臉上訕訕的，低下頭道：「阿爸，女兒一生一世也不會忘了爸媽養育之恩……我是不想看到……他稍用氣力，便心痛如絞。他已答應我，不會離開，跟我一生一世在一起。」

黎泰連連搖頭。「麗珠，妳年紀還輕，不大懂得人心險惡，特別是漢人，大多心存奸詐，妳怎知他不是騙妳的？」

麗珠咬咬嘴唇。「阿爸，他不會騙我的，我看得出來，他不是那種人。」

阿蘇插口道：「麗珠，妳從那一點看出來？」

麗珠一時間說不上來，咬着嘴唇想了一會，才說道：「他對我好，我看得出來。」

「麗珠，好有很多種。」黎泰道：「有虛情假意，有甜言蜜語，妳擔保他是眞心實意對妳的嗎？」

麗珠又說不出話來。

阿蘇道：「麗珠，妳要想清楚啊，萬一他騙了妳，解除了心絞痛後，便偷偷離開，吃虧的是妳啊！」

麗珠用力咬着嘴唇，不知說什麼才好。

黎泰與阿蘇飛快地交換了一下目光，才說道：「麗珠，阿爸是爲妳好啊！」

麗珠一雙水靈靈大眼眨了眨：「阿爸，我不管，爲了女兒，給他解藥吧。」

「妳不後悔？」黎泰看着女兒。

麗珠搖搖頭。

黎泰跟阿蘇對看了一眼，才嘆口氣，說道：「麗珠，既然妳這麼說，我叫阿蘇給妳解藥。」

一頓，加重語氣道：「萬一妳看錯了他，將來不要怪阿爸。」

麗珠猶豫了一下，才道：「將來若……發生什麼事，女兒什麼人也不怪，只怪自己有眼無珠。」

黎泰又嘆口氣，對阿蘇道：「給她解藥吧。」

阿蘇起身，對麗珠道：「跟我去拿解藥。」往外走去。

麗珠向黎泰展顏笑道：「多謝阿爸。」跟着阿蘇往外走。

看着女兒往外走的身影，黎泰一臉感慨。

* * *

麗珠將手上的兩包藥粉往蕭原眼前一遞，喜孜孜地道：「瞧，這就是解藥，快服下。」

蕭原伸手接過，喜道：「妳阿爸跟阿蘇肯給解藥？」

麗珠笑嗔道：「你還說是我的阿爸？」

蕭原忙改口道：「是我說錯了，以後我叫阿爸，得了吧。」

「算你啦。」麗珠道：「本來，阿爸跟阿蘇不答應的，我說了很多好話，最後，他倆才答應給我解藥，要不，怎會去了這麼久才回來。」

蕭原由衷地道：「麗珠，妳對我眞好。」

麗珠滿心歡喜地笑着。「你是我丈夫，不對你好，對誰好！」

蕭原不禁親了她一下。

麗珠笑得更開心，催促道：「快服下兩包藥吧，我去倒杯水給你。」說完，走去倒了一杯水給蕭原。

蕭原看看手上那兩包藥，二話不說，打開來，兩包都是黑黝黝的藥末，抬眼問道：「怎樣服法？」

麗珠道：「服下一包，再服第二包，將藥末倒在水中，喝下去。」

蕭原馬上將一包藥末倒在杯中，麗珠道：「待藥末溶在水中，才喝下去，一個時辰左右，便完全解去你以前服下的牽心毒藥。」

蕭原點點頭，待藥末完全溶入水中，一口將那杯藥喝掉。

麗珠馬上替他再倒一杯水。

蕭原將第二包藥末倒入杯中，再喝下那杯藥。「麗珠，爲何要服下兩包藥？」

麗珠道：「阿蘇對我說，他說兩包都是解藥，服下便可以完全解去那種牽心毒藥。」

蕭原不再說什麼，伸手將麗珠輕輕摟住。

他越來越覺得，麗珠不但樣貌姣好，心腸也很好，而且很可愛。

這麼好的一個女孩子，他實在不忍心傷害她，因此，他心裏很矛盾。

若不忍心離開她，那就對不起張鳳琴，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是好。

眼前，只好見一步行一步。

看來，阿蘇給麗珠的確是眞正的解藥，一個時辰過後，蕭原試着用氣力——抱起麗珠，心裏不再感到絞痛，跟以前沒有兩樣。

跟着，他又用力提氣，將一個裝衣物的大箱子提起來，結果，依然一點異樣的感覺也沒有。

「怎麼樣？」麗珠緊張地看着蕭原的表情。

蕭原用力舒口氣。「心裏一點也不感到痛。」

麗珠高興得張臂撲入蕭原懷中，摟住他，親了他一下。「從今後，可以放心使用氣力了！」

蕭原感覺前所未有的舒暢，也張開雙臂，將麗珠摟住，低頭看到麗珠正仰起頭，翹起兩片誘人的紅唇，禁不住吻下去。

兩人火熱地吻着。

吻着，兩個緊緊摟着的身子已融爲一體。

這一次，蕭原感到無比的酣暢淋漓。

麗珠幾乎溶化在他的熱愛中。

* * *

晃眼間，蕭原跟麗珠成親已十幾天。

甜蜜快樂的日子確實很易過，但在午夜夢迴的時候，蕭原時常感到煩惱，深深地感到對不起張鳳琴。

有兩次，他眞想乘夜溜出寨子，一走了之，但是，看到躺在身旁的麗珠在睡夢中仍然顯露出來的那張幸福的笑臉，他又不忍心——心軟了。

這麼可愛，討人喜歡的女子，他實在不忍心傷害她。

人心畢竟是肉做的。

他不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

因此，他痛苦地打消了溜走的念頭。

閒着無事，自不免感到無聊。

這一日，蕭原忍不住對麗珠道：「我想幹點活，有什麼我可以幫忙幹的？」

麗珠歪着頭，斜睨着蕭原，笑道：「怎麼哪？覺得悶？」

蕭原點頭道：「終日無所事事，怎會不悶？」

「你會幹些什麼？」麗珠笑看着蕭原。

蕭原眨眨眼。「別的我不敢說，若是打獵，包保不會令妳失望。」

麗珠上下打量着蕭原。「你會打獵？」

蕭原自豪地道：「我會開鎗，而且鎗法很準，可以了吧？」

麗珠拉着蕭原往外走。「跟我去見阿爸，對他說，叫阿爸安排你去打獵。」

蕭原被麗珠拉着，只好跟着去見岳父大人。

黎泰聽女兒說蕭原想去打獵，一口答應，安排他明天跟寨裏幾個年輕人一道到山裏去打獵。

待女兒女婿返回後面，黎泰馬上去找阿蘇。

阿蘇也不反對讓蕭原去打獵。

「正好讓寨裏的年輕人見識一下他的本領，若他有眞本領，寨裏的人便會信服他，那就不怕寨裏的人反對他帶領寨裏的子弟去攻打金花寨了。」

「我也是這麼樣想，才一口答應讓他去打獵。」黎泰道：「不過，明天他們進山打獵前，一定要對他

說清楚，他身上中了另一種藥物，每月會發作一次，好打消他逃走的念頭。」

「我會對他說的。」阿蘇道。

翌日一大早，黎泰召集了寨裏十二個年輕力壯的年輕人陪蕭原到山裏去打獵。

吃過早飯後，便往山裏去。

蕭原要求黎泰交還沒收去的刀鎗。

黎泰馬上將從蕭原身上搜去的兩支短鎗——一支匣子鎗和一支勃郞寧手鎗、一把尖利的刀子，交還給蕭原。

吃早飯的時候，阿蘇將蕭原叫到一旁，低聲對他說：「漢哥兒，老實對你說，別想乘機逃走，你雖然解了心痛之症，我給你服下去的兩包藥中，其中一包是另一種毒藥，以後，你會發覺，每個月的月圓之夜，會發作一次，發作時，肚子脹痛得像要爆裂開來，連走動的氣力也沒有，若接連三個月沒有吃下我的解藥，你的肚子眞會爆裂開來，氣絕身亡。別以爲我虛言恫嚇，我是不想你糊裏糊塗地逃跑，害死你，以後，每個月十四那一日，我都會給你一包解藥服下，十五月圓之夜，肚子便不會脹痛欲爆。」

蕭原在服下那兩包解去心痛症的藥末時，已猜到岳父不會那麼輕易便答應給他解藥，極可能會在那兩包藥上做手脚，如今聽阿蘇那麼說，果然如此，所以，他並不顯得怎樣吃驚。「阿蘇大哥，我根本就沒有打算逃走，連想也沒有想過。」

阿蘇拍拍他的肩頭。「漢哥兒，沒有就最好。只要你老老實實地留下來，安安份份做麗珠新郞倌，日後，我自會給你一種可以徹底解除所中的肚痛毒藥。」

蕭原點一下頭。

「快去吃飯吧，阿岩他們快吃完了，祝你們這一次到山裏打獵，滿載而歸。」阿蘇推推蕭原的身子。

蕭原走了兩步，扭頭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阿蘇道：「初六日。」

接着他馬上明白蕭原那麼說的意思。「放心吧，我已給了麗珠一包解藥，叫她等會交給你。記着，只有在十四、十五那兩天服下才有效。」

蕭原轉回頭，去吃早飯。

吃過早飯，蕭原跟十二個苗族青年精神抖擻地離開寨子，往山裏進發。

黎泰父女及阿蘇，還有不少男女一直送他們出寨。

走到寨口的時候，麗珠將蕭原叫住，將一包藥末交給他。「吃早飯時，阿蘇交給我的，是解肚痛的藥。記着在十四或是十五那兩日服下。我不知幾日前給你服下的兩包解藥中，有一包是另一種毒藥……」

蕭原接過那包藥末，拉住麗珠的手，「別說了，我相信妳！」

麗珠定定看着蕭原。「到了山裏，記着凡事都要小心啊！在山裏一不小心，便會遇上危險。」

蕭原點點頭。「不要擔心，我會小心的了，等着我獵一頭老虎回來送給妳！」

麗珠依依不捨地放開手，目送蕭原隨着十二個青年走出寨子，往通向山裏那條路走去。

*　✣　*

十二個年青人的年紀都在十八、九到二十三、四歲之間，每一個都很强壯，蕭原在他們之中，年紀最大——他已經二十八歲了。

黑牛是十二個青年中的其中一個。

除了黑牛之外，其他十一個青年對蕭原頗友善。

由於十二個青年的漢話不大靈光，所以，蕭原沒有怎樣跟他們交談。

走了一個時辰左右，一行人進入山裏。

對於這種深山大嶺，蕭原一點也不感到新奇恐怖。因他在追捕逃匪的生涯中，不知多少次獨自一人在深山大嶺中追踪匪徒，對於怎樣在深山大嶺中行走，要應付不可知、隨時突發的危險，他可說是經驗豐富。

入山不久，蕭原便有一展身手的機會。

他們發現了一隻山猪，兩個青年立刻舉起獵鎗射擊。可是，却射不中。阿岩跟着開鎗，終於射中受驚狂竄的山猪。

山猪負傷之下，嚎叫着沒命狂奔，一行人吶喊着追上去，接連開鎗射擊。

一時間，沉寂的山林熱鬧起來，鎗聲、人聲、豬嚎聲，急促的脚步聲中，還有驚鳥振翅驚飛的噗噗聲，猴子受驚的叫聲，野獸驚竄發出的聲音，總之，山林一下子「活」了起來，充滿了生氣。

那頭山猪在亂鎗轟射之下，接連中鎗，終於一頭撞在一棵樹下，倒地不起。

那些苗族青年眼見「旗開得勝」，高興得歡呼一聲，爭先恐後奔前去，欲第一個得到獵物。

根據寨裏的古老傳說，在打獵的時候，誰若是第一個獵到獵物，會帶來好運。因此，每一次打獵，寨裏參與的男人，莫不爭着第一個得到獵物。雖然獵物並不因此而歸其所有，但每個人仍然爭取這種帶來好運的機會。

按照寨裏的規矩，但凡獵物，皆要平均分配。

黑牛第一個衝到那頭野猪前。那頭野猪就在那剎那厲嚎一聲，竄跳起來，一頭往黑牛竄噬。

人猪相距不到五尺，在這樣近的距離下，加上意外之下，很少人能夠應變得了。

黑牛便應變不及，驚叫一聲，只能夠往橫閃避，仍然被那頭兇狂的山猪擦着大腿竄過，將他撞得歪跌下去。

緊隨在黑牛身後的兩個青年却因爲被黑牛遮擋住，看不到那頭山猪一頭向他們竄噬，待到黑牛閃開身子，瞧到之後，兩人欲閃已不及，眼見就要被山猪撞上，一下鎗聲就在那霎間响起。

那頭山猪渾身一震，慘叫一聲，竄勢一窒，驟然跌倒下去。就倒在那兩個青年的脚下，相距不到半尺。

兩個青年驚魂稍定，跟其他的青年扭頭向鎗聲响起的地方望去。鎗聲响起的地方是在左邊，衆人的後面——一棵倒下的大樹幹上。

蕭原就站在那棵大樹幹上，正將手上的匣子鎗插回腰間。

絕無疑問，那一鎗是蕭原發射的。

對於蕭原的神鎗(奇準的鎗法)，衆人莫不驚佩。

「好鎗法！」阿岩讚嘆地叫出來。

衆人發出一陣讚嘆聲。

獨有自地上爬起來的黑牛不吭聲，而且，臉色難看。

蕭原從樹幹上跳落地上，謙道：「不過運氣好，碰巧一鎗射中山猪。」

黑牛忽然發出痛叫聲，衆人忙向黑牛望去，只見黑牛一手抓着大腿側，在他手按着的地方，褲裂血流。

原來，他的大腿側被山猪的獠牙劃破了皮肉，傷口頗深，忍痛移動了一步，便忍不住痛得叫出聲來。

站在他身後的兩個青年忙搶上前，伸手扶住黑牛。

其他的青年一擁而上，關心地瞧着黑牛的傷勢。

阿岩急急道：「快去摘些草藥來，替黑牛敷上。」

有幾個青年答應一聲，分頭去找尋採摘山草藥。

蕭原忙說道：「不用去採藥，我身上帶有刀傷藥。」邊說邊走前去，從身上拿出一個小瓶子，遞給阿岩。「將藥末倒在傷口上，很快便會止血止痛。」

阿岩接過，拔開瓶塞，將藥末小心地傾倒在黑牛的傷口上，另一個青年已解下黑牛的頭巾，撕了一條，遞給阿岩，讓他替黑牛將傷口包紮起來。

眼見黑牛這麼快便受了傷，衆人的興緻頓減，幸好黑牛臉上痛苦之色漸減，所有的人都鬆一口氣。

由於黑牛受了傷，不可能繼續打獵，衆人只好派出四個人護送黑牛回去，順便將那頭山猪也抬回去。

那頭山猪軀體龐大，少說也有一百五十斤。

走了黑牛等五人，蕭原他們只剩下八個人。

眼見黑牛受了傷，八個人都加了小心，繼續往山裏走去。

一路上，他們獵到不少獵物——野兎、山鷄、黃麖、還有飛禽。

其間，阿岩七人再一次目睹蕭原的神鎗絕技。

蕭原一鎗便將一隻自樹叢中驚飛竄躍的松鷄射落。

在近十丈的距離外，加上那裏樹叢茂密，阿岩他們就算一齊開鎗射擊，也未必射中那隻松鷄，可是，蕭原一鎗便將之射落，其鎗法之準，叫他們嘆爲觀止。

黃昏的時候，他們遇上一件驚險無比的事情。

他們遭到一條足有大腿粗細的大蛇襲擊。

那是因爲他們驚走了那條大蛇即將到口的一隻山羊。

那條大蟒蛇大概餓極了，眼見到口的裏腹物跑掉了，遷怒於蕭原他們，立時掉頭反噬向蕭原八人。

斗大的蛇頭張開口來，吐出尺長的蛇舌，閃吐間有如標鎗一樣標噬向蕭原八人。

那股撲鼻而來的腥羶之氣中人欲嘔。

八人皆大驚失色，急急走避。

那條大蟒蛇蛇信吞吐，嘶嘶有聲，迅快地在地上游竄，追着一個叫阿白的青年。

其他的人紛紛向大蟒蛇開鎗。

可是，那條大蟒蛇在中了鐵砂(一般土製的獵鎗皆是以鐵砂火藥作彈，射擊時鐵砂散開，範圍幾及半丈方圓，不過殺傷力也相應減弱)，居然不死，亦沒有驚逃，反之，變得更加兇猛，疾追着阿白，吞吐的蛇信幾乎觸及阿白的後腦勺。

阿白雙脚一軟，跌倒下去。

就在這時，蕭原向大蟒蛇開了一鎗。

大蟒蛇的蛇頭頓時開花。

大蟒蛇陡地往前一標，接彎彎地向下摔跌下去，恰好將阿白壓住。跟着，足有丈許長短，粗大的身軀在地上猛烈地翻滾起來，蛇尾瘋狂地掃撥鞭打，啪啪有聲。

阿白忽然發出一聲驚叫。

原來，蟒蛇於翻滾間，將阿白捲起來，越捲越緊。

其他人看着，驚得呆住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解救。

面對如此粗大的蟒蛇，他們都不知怎樣下手解救。

阿白被捲得大聲呼救，臉色緊張。

若不盡快解救，他將會被大蟒蛇纏勒得氣絕身亡。

蕭原疾忙從一個青年的手上搶過一支獵叉，飛撲前去，手起叉落，將大蟒蛇的尾巴深深地釘在地上！「快用叉子叉住蛇的頭！」蕭原大叫。

兩個手執獵叉的青年立刻撲上去，使盡吃奶的氣力，將蛇頭牢牢地叉在地上。

那條大蟒蛇首尾被叉住，頓時不能翻動，但仍在拚命掙扎。

要知道一條大蟒蛇在拚命掙扎時，發出的力道何等之大，別說是一個人，就算是一頭大水牛，給牠纏上，也會被蛇纏勒得氣絕死亡。

蕭原奮力叉住蛇尾，大聲呼叫：「快拿刀來斬牠，將牠斬爲幾段。」

阿岩等人立刻拔出身上的利刀，向蟒蛇身上狂斬。

阿岩五人狂斬了不知多少刀，終於將那條大蟒蛇斬爲幾段，他們的身上，臉上，沾滿了血。

大蟒蛇氣絕之後，那段捲纏住阿白的蛇身才慢慢地舒展開來，阿白却已暈了過去。

救出阿白後，各人皆大大地鬆一口氣，疲倦地各自坐在地上。

剛才那一幕，眞是驚心動魄。

各人的心情久久未能平復下來。

太陽快下山的時候，各人才恢復過來，先將阿白救醒，才找了一條山溝，將身上的蛇血洗去。

阿白直到洗乾淨身子，仍然猶有餘悸。

之後，他們找了一個地方，生起火，將劏洗乾淨的山鷄野兔穿在獵叉上，在火堆上燒烤起來。

他們已帶備了乾糧，待烤熟那幾隻山鷄野兔後，八個人才吃起來。

吃過晚飯後，各人不但心情輕鬆起來，也顯得懶洋洋的，阿岩首先央蕭原說說外面的事情，其他六個青年亦七嘴八舌地幫腔央求。

蕭原眼見阿岩七人都滿懷興趣地看着自己，又見長夜漫漫，就算睡覺，也不可能這麼早便睡，於是點頭道：「好吧，說些外面的事情給你們聽聽。」

由於阿岩七人從未到過外面——離開寨子方圓三十里之外，對於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因此，對於蕭原所說的事情——外面那個世界的事物，充滿了興趣及好奇。

事實上，在苗人居住的山區裏面，仍然沿用幾十年傳下來的刀耕火種，不要說洋火，就連膠鞋也沒有穿過——穿的都是布鞋或是草鞋，對於外面的花花世界，當然充滿了好奇。

當他們聽說外面有一種自己走動的車子，更加感到奇異，好奇地問蕭原車子怎會自己行走的。

在他們的見識中，車子是不會自己行走的，定要用牛馬拖拉或是用人來推拉，才能夠行走。

結果，蕭原花了一番唇舌，才讓阿岩七人明白到那種會走動的車子是怎樣走動的。

其實，蕭原對汽車的構造及原理，也不大瞭解，只能夠根據所知的，向阿岩七人解說。

幸好，阿岩七人都聽得懂他的漢話。

蕭原只略懂苗話，剛才，他就是漢話夾雜着苗話來描述的。

之後，他們又說了一會閒話，看看夜已深，蕭原要阿岩七人先睡，他守第一輪夜。

坐在距火堆約丈外的一塊石上，蕭原仰望着天上的繁星皓月，感到一陣輕鬆自在。

漸漸地，他覺得那些閃爍的星星像是一雙雙眼睛，不，是兩雙！

那兩雙「眼睛」在向他眨動，很熟悉的，驀地，他無聲地呻吟一聲，閉上眼睛。

那兩雙「眼睛」就好像麗珠跟張鳳琴的雙眼！

想起了她倆，蕭原感到一陣煩惱。不去想，却又揮之不去，教他無法不想。

他眞想一走了之，不管後果如何。但又不忍心，畢竟，麗珠對他是眞誠的，而且，對他那麼好。

張開雙眼，張開口，他向天發出無聲的呼喊，我該怎辦？天，教教我啊！

驀地，一聲叫人毛骨悚然的狼嗥聲將他驚動，霍然扭頭看去，只見不很遠的地方，有很多雙慘綠的幽光緩緩逼近，憑經驗，他知道那些慘綠的幽光是野狼的眼睛。

睡着了的阿岩七人亦被那聲狼嗥聲驚醒過來，紛紛坐起來，拿起身邊的槍，緊張地看着那些影影綽綽的獸影逼近過來。

蕭原竄前兩三個箭步竄回火堆前，疾聲對阿岩等人道：「快將火燒旺！」

其實，不等他吩咐，阿岩七人已將堆放在火堆前的柴枝抓起來，扔落火堆上。

他們經常到山裏打獵，自然懂得怎樣應付山裏的野獸。

只要稍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野獸是怕火的。

火堆越燒越旺盛。

他們一共點起了四堆火，呈半月形將他們圍起來，另一邊則是崖坡，由於頗陡峭，所以，不用防那邊有野獸出現。

那些野狼逼近到距火堆不到一丈的地方停下來，睜着一雙雙獸光閃耀的狼眼，「虎視」着火堆後的蕭原八人。

火光閃耀晃動中，蕭原他們看到，那羣野狼足有二十隻。

阿岩他們都很緊張，阿岩對蕭原說，他們以前進山打獵，從未遇到過如此多的野狼，這是第一次。

那些野狼不時地向他們張牙舞爪，露出一副兇相。

蕭原叫阿岩七人不要驚慌，要是他們慌亂起來，那些野狼以爲有機可乘，便會向他們進攻。

事實上，野狼不但兇殘，亦很狡猾。

那羣野狼不時發出叫人心悸的嗥叫聲。

人、狼對峙着。

過了一會，狼羣向前逼進了兩尺左右。

蕭原他們清楚地看到野狼的惡形惡相。

驀地，有一個青年忍不住（是按捺不住）向狼羣開了一槍。

這一來，可闖了馬蜂窩！

狼羣被槍聲嚇得驚叫着四散走避，但很快便返回，似乎因那一下槍聲激發起牠們的兇性，張牙舞爪地向蕭原他們撲來！

阿岩他們都沉不住氣了，不知誰大喝一聲：「開槍！」霎時間火光閃吐，槍聲震响，當先的三頭野狼中彈撲跌下去，發出慘厲的嗥叫聲。

其他的野狼立刻撲勢一窒，可是，撲跌下去的三頭野狼忽然顫巍巍地站起來，原來還沒死，那些鐵砂雖然射中三頭野狼的身體，但却要不了牠們的命，獰猙地張嘴齜牙，竄躍起來，向蕭原他們撲去。

其牠的野狼見同類死不了負傷再撲，更加激起牠們的兇性，兇狂地向前竄撲。

牠們似乎不懼火。

一般來說，野狼只有在餓極的情形下，才會向人襲擊。

這羣野狼可能餓極了。

看到那羣野狼不顧一切地向他們撲過來，阿岩七人大驚失色，忙亂地開槍射擊。

蕭原沉聲道：「別慌張！鎭定！」話聲中，他已連開四槍，將最先撲前來的四頭野狼射倒！

那四頭野狼慘嗥着，摔落火堆前的地上，掙扎了幾下，便僵住不動了。

其牠的野狼紛紛往回跑。

阿岩七人都鬆了一口大氣，急忙裝上火葯鐵砂。

蕭原也鬆一口氣。「一定要鎭定，別被野狼的兇相嚇倒！野狼像人一樣，欺善怕惡。」蕭原大聲對阿岩七人說。

阿岩七人紛紛點頭，表示同意蕭原說的話。

他們皆抖擻精神，嚴陣以待。

只不過一會時間，那羣野狼紛紛折返，慢慢逼近，陡地，一窩蜂地往前撲噬。

七個青年中有人吃驚地欲開槍射擊，以爲野狼又一次撲襲，蕭原忙喝道：「鎭定！別開槍！野狼不是向我們撲擊。」

蕭原說得沒有錯，那些野狼並不是向他們撲襲，而是撲向死去的同類，那四頭被擊斃的野狼屍體。

人類在餓極的時候，尚且會相殘，吃人肉活命，野獸在餓極的情形下，噬吃同類的屍體，一點也不出奇。只不過，那血淋淋，你爭我奪的噬吃情形，看到的人不免魄動心驚！

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弱肉强食的世界。

七個青年看着那些野狼殘酷地撕扯爭奪噬咬狼屍的情景，莫不膽顫心驚。

蕭原却若無其事。

那並不是表示他心腸冷酷，是一個冷血的人。因爲，像這種情形，他看得太多了，因此，見怪不怪，甚至可以說，有點痲木。

野狼終於噬吃掉同類的屍體，但仍然意猶未足，在距火堆丈外的地方或站或蹲着，不時伸舌露齒，跟蕭原他們對峙着。

阿岩他們終於有人忍不住，開口道：「咱們有槍，那些野狼不過十幾隻，咱們爲何不將牠們射殺趕走，白跟這些畜牲耗着！」

事實上，這樣耗下去，對蕭原他們來說，實在很不耐煩。

有三個青年附和。

阿岩却道：「聽聽原倌怎麼說。」

自從見識過蕭原的槍法及膽氣後，阿岩對蕭原打從心裏佩服。因此，很願意聽他的。

蕭原道：「沉住氣，那些畜牲不動，咱們也不去惹牠，別看他們只有十幾隻，若惹怒了牠們，激發牠們的兇狂之性，我們雖有七人，恐怕會應付不了，我不想有人死傷。你們也知道，咱們只要沉住氣，那些野狼眼見無機可乘，便不敢妄動，天亮後，便會夾着尾巴離去。」

阿岩第一個贊同蕭原說的話。「原倌說得對，咱們不要輕舉妄動，要沉住氣。」

其他六個青年聽阿岩那麼說，都沒有說甚麼。

蕭原道：「咱們有八個人，可以輪流監視野狼，那咱們便不會太過疲倦，有精神跟那些畜牲對峙下去。」

阿岩他們又累又困，聽蕭原那麼說，全都沒有異議。

蕭原於是將阿岩七人分成兩撥，連自己在內，每四人一撥，輪流監視野狼，另一組則可以睡覺。

阿岩跟另外兩個青年陪蕭原守第一輪，另外四個青年睡覺。

結果，蕭原一夜都沒有睡。

因他不放心另外四個青年起身監視野狼能否沉得住氣，所以，他陪那四個青年守下去。

天快亮的時候，野狼開始顯得沉不住氣的張牙舞爪，蠢蠢欲動。

蕭原馬上要四個青年將火堆燒得更旺盛，以阻嚇野狼。

野狼低嗥着，向蕭原他們逼進。

四個青年頓時緊張起來。

蕭原忙道：「放鬆下來，別緊張，聽到我開槍，你們才開槍！」

野狼越逼越近。

火光閃耀中，蕭原他們都清楚地看到狼羣那猙獰兇惡的醜相，一個青年沉不住氣，開口道：「要不要叫醒阿岩他們？」

蕭原馬上道：「不要！那些畜牲不過虛張聲勢，只要我們沉住氣，不慌亂，那些畜牲不敢向我們進攻的。」

四個青年用力吸口氣，努力保持鎮定，不過，他們緊張得握槍的手都濕了，滿是汗水。

逼近到五尺左右，那些野狼停下來，向蕭原他們張牙舞爪，作勢欲撲。四個青年看着，都心底生寒。

蕭原一直顯得很冷靜沉着。

狼羣忽然發出一陣教人頭皮發痳的悽厲嗥叫聲，在殘夜中，份外恐怖。

阿岩跟另外兩個年輕人都給驚醒過來，跳起身，撲到火堆前。

「原倌，那些野狼看來要向咱們撲攻了！」阿岩着慌地道。

蕭原冷靜地道：「別慌，那些畜牲不過作勢嚇我們，若給嚇倒，那些畜牲才眞的會向我們撲攻。若我們沉住氣，那些畜牲見嚇不倒我們，便會夾着尾巴溜走。」

雖然聽蕭原那麼說，阿岩七人仍然提起一顆心，顯得很緊張。

事實証明蕭原說的沒有錯，狼羣眼見蕭原他們嚴陣以待，始終不敢向他們撲攻，只是虛張聲勢而已。

阿岩他們都從心裏佩服蕭原的見識與鎮定。

天終於放亮了。

那羣野狼發出一陣嗥叫聲，跟着便不甘心地夾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阿岩他們禁不住發出一陣歡呼聲。

蕭原看着他們雀躍歡跳的樣子，笑了。

他若不是比阿岩他們年長幾歲，經歷了那麼多，他也會像他們那樣，雀躍歡呼。

太陽升上山頭的時候，他們背起獵物，往山外走去。

經過昨晚的遭遇，他們都沒有興緻繼續打獵。

事實上，他們全都又倦又疲。

雖然只在山裏打了半天獵，他們這一次的收穫也不錯——說得上是滿載而歸。

絶技服衆　智計擒奸

蕭原他們回到寨子時，受到全寨上下的歡迎。

黎泰跟阿蘇也在歡迎之列。

歡迎的人中，當然少不了麗珠。

其實，阿岩他們都看出，寨裏的人與其說是歡迎他們，倒不如說是迎觀蕭原，這是誰也看得出來的。

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感到不快或是忌妒。

事實上，他們都對蕭原敬佩得五體投地，視他爲英雄。

他們都認爲，蕭原受到歡迎，是應該的。

英雄是應該受到歡迎、尊敬的！

麗珠才看到蕭原，馬上從人羣中走出去，奔到蕭原的面前，歡笑道：「原倌，你眞了不起！」親熱地拉住蕭原的手臂，偎靠着他。

蕭原不但感到渾身不自然，也感到很尷尬，因他從未試過在那麼多的人眼前，跟一個女子如此親暱。他以爲，男女之間的親熱，該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不該在人前表現出來。

麗珠似乎習慣了，表現得很自然，亦沒有察覺到蕭原臉上的尷尬神色，緊挽着他的手臂，幸福歡快地笑着走入寨子，「阿歡他們回到寨子後，對你的槍法及膽量讚不絕口，阿爸跟阿蘇聽到後，都很高興，讚我有眼光，選中了你，聽到寨裏的人都在讚你，我不知多開心。」麗珠邊走邊低聲跟蕭原說。

阿歡就是護送受了傷的黑牛回去的四個青年中的其中一個。

蕭原這時才明白到寨子的人歡迎他的原因，怪不得麗珠那麼開心了。

黎泰跟阿蘇迎上去，分別握住蕭原雙手，雖然沒有說話，但從兩人臉上的笑意及眼神，蕭原看得出兩人對他的讚賞之意。

晚上，寨子裏開了個晚會，表示歡迎蕭原他們打獵歸來，滿載而歸。

而在晚會之前，全寨人開了一個「大食會」，寨裏的婦女都忙個不停，宰殺那些獵物。對於寨子裏的人來說，那頓晚飯好豐富。

吃過晚飯後，男女老少，除了輪值放哨的人外，都聚集在廣場上，歡歌載舞。

黎泰跟阿蘇已經返回屋內。

黎泰滿臉是笑，對阿蘇道：「阿蘇，你也聽到阿岩他們說，新郎倌在黑牛五人回寨後，在山裏遭遇到事故時的勇敢表現，阿岩他們都對新郎倌的本領及膽量讚不絕口，哈哈，咱們終於找到一個對咱寨子大大有用的人！」

阿蘇也是滿面笑容。「太好了，新郎倌出乎意料的好，有了新郎倌，咱們不用怕金花寨對咱寨子動武了。」

黎泰吖滋地吸了兩口烟，悠悠地噴出來。「阿蘇，我想叫新郎倌率領寨裏的防衛隊，應付金花寨攻打咱寨子，你認爲如何？」

阿蘇連連點頭。「我也有這個意思。」

「那麼，明天便找新郎倌談談。」黎泰將烟鍋裏的烟灰磕出來。

阿蘇點頭道：「越快越好，必須要在金花寨的人攻打咱們之前，先下手。」

「阿蘇，不知新郎倌是否答應。」黎泰忽然皺起眉頭。

阿蘇滿有把握地道：「一定答應的，他是你的嬌客，更是寨裏的人，寨子有事，他怎能不盡心盡力幫忙。何況，他還受制於我那種肚痛葯，他是一個聰明人，怎會不答應替寨子出力。」

黎泰連連點頭。「是啊，是啊！本着那兩樣，他便要答應。」

「有了新郎倌，一定可以打敗金花寨。」阿蘇捏着拳頭，往大腿上捶了一下。

黎泰眼中閃着光。「打敗了金花寨，附近的寨子，全都要聽咱們的！」

「族長，那時候，你就是十八寨的大頭領，咱們寨子便是龍頭寨啊！」

「嗯！」黎泰雙眉一揚。「那時候，咱們寨子便改名龍頭寨，看誰敢不服！」

「哈哈，能够號令十八寨，咱們便大有作爲！」阿蘇揮動手上那根水烟筒，大是興奮。

「麗珠遇上新郎倌，眞是咱寨子的福氣。」黎泰拈着頷下那又短又疏的山羊鬍，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

＊　＊　＊

歌舞散後，蕭原偕麗珠返回屋內。

這一晚，麗珠表現很熱情，直到半夜，兩人才倦極睡去。

兩人都睡得很沉。

驀地，蕭原從沉睡中驟然醒過來，伸手入枕下抓住放在下面的匣子槍，兩眼烱烱地注視着左邊斜對着床子的一個窗戶。

由於天氣熱起來了，房屋內的窗子都打開來，沒有關上。

蕭原之所以從沉睡中驟醒過來，是被那個窗外一下不太響，但很清脆的異聲驚醒的。

要是換了常人，在沉睡中，肯定不會被那一下事實上很輕微的脆響聲驚醒過來的。

睡在他身邊的麗珠便是例子，依舊沉睡如故。

蕭原在沉睡中，仍能那麼警醒，是練出來的，幹他這一行的，若不時刻處於靈敏的警惕中，只怕他活不到如今，早已遭到不知那一個被他追緝的匪徒的暗算毒手中，死去了。

這些年的追捕生涯，他練成了無論在任何情形下，甚至在昏迷中，亦能够一下子驚醒過來。

那是他的本領之一。

他又聽到窗外響起一下輕微的異響聲。

他陡地有如夜貓子一樣敏捷無聲地挺起身，縱落床，兩三步便縱撲到窗前，貼在窗側墻上，悄悄探頭往窗外張望。

窗外，是漆黑的夜空及影影綽綽的樹影。

原來，寨內的房屋都是兩層的，樓下是日間活動的地方，睡覺的地方都在樓上。

蕭原再悄悄探出一點，往窗外下面張望。

這一次，他看到了。

窗下，墻上，一條人影正如壁虎一樣往上爬，距窗口不到兩尺。

黑夜中攀墻而上，不用說，非奸即盜。

蕭原在心裏冷笑一聲，陡地將握槍的手伸出窗外，槍嘴指着那條黑影，低沉地疾喝一聲：「別動，慢慢爬上來！」

攀在墻上的那條人影聞聲陡地一震，大概抓不牢吧，一個身子陡地墮跌下去。

蕭原料不到那人會脫手疾墮下去，加上又未弄清楚那人的眞正意圖及身份，他不敢胡亂向那墮跌下去的人影開槍射擊。萬一那人只是想偸竊東西，若是開槍將之打死或是打傷，以他的身份，極可能會被寨裏的人說他過份。

「別跑！要不開槍！」蕭原朝跌落地上的人厲喝一聲。

跌落地上那人却充耳不聞，在

地上打了個滾，接竄蹼起來，像受驚的耗子般，竄向屋後那面。

蕭原眼見那人不聽喝止，朝天發了一槍。

槍聲在夜空中震响着，份外驚人。

那人影居然不理會那一下槍聲，人影一閃，竄沒於屋角後面。

蕭原正想縱身自窗口跳下去，却被驚醒過來的麗珠叫住。「原倌，發生了甚麼事？怎麼有槍聲响起？」

蕭原聞聲一窒，扭頭看到麗珠坐起身子，睜大雙眼，一臉驚慌地看着自己，忙對她說道：「麗珠，是我開槍，我發現有一個人欲攀上來，本想將他捉住，他却跳回地上，不理會我的喝叫，從屋後逃了，我向天開槍，是想阻嚇他逃走！」

「原倌，那個賊是甚麼人？」麗珠幾乎是赤着身子跳落床，向蕭原撲去。「我很怕。」投入迎上去的蕭原胸懷內。

蕭原摟住麗珠，輕拍兩下，安慰她道：「別怕，我下去看看，捉拿那個傢伙，並要弄清楚他到底想幹甚麼。」

麗珠緊緊抱住蕭原。「別下去，留下陪我，捉賊的事，有防衛隊的人去幹。」

蕭原正想說話，下面已傳來黎泰的叫聲道：「麗珠，你兩個沒事吧？剛才是不是新郎倌開槍？」

麗珠忙答道：「阿爸，快叫人去捉賊，賊人往屋後跑去，剛才是原倌開槍，嚇阻那賊人，那賊人想潛入我兩個的房間，被原倌發現，賊人跳回地上，沒命地跑了！」

蕭原在麗珠說話時，已放開手，輕輕拍打着她的身子示意她回到床上，麗珠才說完話，他已經兩步走到梯口前，邊往下去，邊說道：「阿爸，一定要捉到那個賊，問清楚他意欲何爲！」一陣風般自樓梯上跑落下面，一眼看到黎泰手上拿着一支漢陽造的七九步槍。

黎泰看到女婿自樓上跑下來，忙將槍口移開去。「新郎倌，你跟麗珠都沒有事吧？」

蕭原搖搖頭，急急道：「阿爸，我跟麗珠都沒事，我去追那個賊人！」往後門撲去。

黎泰正想叫住蕭原，前面却傳來一陣急促的拍門聲及呼叫聲：「族長，開門呀，發生了甚麼事？」

黎泰猶豫了一下，朝撲向後門的蕭原叫一聲：「小心呀！」急急往前面跑去。「來了，有賊人想爬上樓上，被新郎倌發覺……」疾走到大門前，三兩下將大門打開，門前幾乎站滿了人，站在最前面的，是阿岩，阿藍和阿蘇。

阿蘇劈面就問：「族長，誰開的槍？」

黎泰道：「新郎倌開的，想阻嚇賊人逃走，賊人不加理會，往屋後跑去了，新郎倌已從後門追出去。」

一頓，馬上又道：「阿岩，快發出訊號，叫放哨的人嚴加把守，提防那個賊人逃出寨外，阿藍，快帶人往屋後追去。」

阿岩跟阿藍答應一聲，馬上行動。

這時候，寨裏各處皆火光點點，喧嘈聲雜，夾雜着狗吠雞叫，原本沉寂一片的寨子一下「醒了」過來。

阿蘇問道：「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黎泰所知也不詳，只好將蕭原跟麗珠說的，都說給阿蘇聽。

阿蘇聽完後，神色凝重起來。「族長，以前，寨子裏可曾發生過有人斗膽潛入屋內的事情？」

黎泰想也不想便搖頭道：「憑我的記憶，想不起有這種事發生過。」

阿蘇眉梢一揚。「那不就是了！族長，你想一下，想潛入新郎倌房間內的那個賊人，會像一般的鼠竊狗偷般，企圖入屋偷東西？」

黎泰連連搖頭，陡地疾聲道：「阿蘇，你是說，那個賊人另有企圖？」

阿蘇重重地點一下頭。「族長，我懷疑那個賊人要對付新郎倌！」

黎泰霍然變色。「寨子裏的人誰不讚揚新郎倌本領高強，那一個不喜歡他，有誰會跟他過不去？」

阿蘇加重語氣道：「族長，我不是說寨裏的人。我是說，那個賊人極可能不是寨裏的人！」

「你的意思是，那個賊人是另一個寨子的人？」黎泰睜大眼看着阿蘇。

阿蘇點一下頭。「金花寨擺明跟咱們過不去，那個賊人極可能是金花寨派來的！」

頓一下，又道：「麗珠跟新郎倌成親這麼大件事，金花寨的人不可能沒有聽聞。他們聽說族長你招了一個本領高强的人做女婿，他們怎不害怕咱們有了新郎倌之助，反弱爲强，足以對付他們，他們在害怕之下，便偷偷派人來對付新郎倌。」

黎泰連聲說：「有可能，極有可能！」

阿蘇道：「但願新郎倌跟阿藍他們捉到那個賊人，那就可以查出他是甚麼人了！」

結果，阿蘇大失所望。

因爲，擾攘了差不多一個時辰，蕭原跟阿藍等人都捉不到那個賊人。

換言之，被那賊人跑掉了。

＊　＊　＊

吃過早飯後，黎泰召集了寨裏的父老、巫師阿蘇，還有暫時負責寨裏防務的斑虎，當然少不了新郎倌蕭原，在他家裏議論昨晚發生的事情。

蕭原少不免當衆將昨晚發覺那賊人的經過說一遍。

衆人聽完後，好一會都沒有人開口說話。

黎泰掃了衆人一眼，輕咳了一聲，開口說道：「對昨晚那件事有甚麼想法，不妨說出來。」

一個叫毛公的父老首先開口道：「泰倌，寨子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我看，不會是寨裏的人幹的，可能是別的寨子的人幹的。」

大多數人都點頭表示贊同毛公說的話，蕭原是少數中不表贊同的一個。

不過，那並不表示他反對毛公那麼說。

他不表態，是不想那麼快肯定一個只是猜測的看法。

還有，他不想令到自己太過着痕跡插手寨裏的事情。

畢竟，嚴格來說他並不算是寨裏的一份子。

斑虎說出他的看法。「毛公，寨子裏雖然從未發生過像昨晚那樣的事情，可是，並不等於說不會發生。有一句老話說，從前是沒有路的，是人走出來的。甚麼事情也有第一次，說不定，昨晚發生的事情，就是第一次，寨裏不知那一個人第一次做出那種事！」

蕭原料不到長相粗獷的斑虎，能够說出那番另有見地的話，不由多看他兩眼，頗爲認同他說的話。

事實上，他一直在心底裏懷疑那個賊人是寨裏的某一個人。

阿蘇聽斑虎那麼說，跟他的想法背道而馳，心裏大不以爲然，牽唇冷冷一笑，開口說道：「斑虎，你那麼說，有甚麼根據？豈不是往寨裏的人臉上抹黑？」

那些附和毛公說話的人，都看着斑虎，聽他怎樣說。

斑虎淡定地道：「我那樣說當然有根據，大家想一下，那個賊人若是外人，就算他能够神不知鬼不覺潛入寨子，但在事敗後，被新郎倌發覺後，以一個外人來說，不可能對寨內的各處那樣熟悉，熟悉到鬼神不驚的，溜出寨外！」

一頓，接又說道：「事發後，寨裏的防衛隊大部份守着寨子各處要緊的地方，哨樓上的人亦小心留意目光所及的範圍內的動靜，可以說，就算是一條狗竄出寨外，也會被發覺，何況是一個人！但各處防守的人都沒有任何發現，若說賊人能够在咱們的人的眼皮底下溜出寨外，咱們的人一無所覺，那咱們的人不是飯桶，便是睜眼瞎子！因此，我才懷疑賊人是寨裏的其中一個人，就算不是，也仍然躲在寨子內！」

這一次，蕭原第一個點頭表示贊同斑虎說的話。

其他的人有幾個亦跟着點頭，表示斑虎說的話大有道理。

毛公也改變主意，認爲斑虎說的未嘗沒有可能。

一個叫老樹頭的老漢大驚小怪地道：「斑虎，你那麼說，縱使那個賊人不是寨裏的某一個人，寨裏也有人暗中勾結那個賊人，將他收藏起來。」

斑虎點了點頭。「就是這個意思。」

阿蘇道：「斑虎，寨裏的人都是自己人，怎會幹出損害本寨的事情？」

斑虎道：「漢人有句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龍生九子，也有一蛟，寨子裏有數百人，難免良莠不齊，稻中有稗。阿蘇師，以你的聰明見識，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吧？」

對斑虎能够說出這麼顯淺的道理來反駁阿蘇的話，蕭原大是佩服，不由對斑虎另眼相看。

阿蘇却被斑虎說得有點羞惱，但又不好發作，只好乾笑兩聲。「斑虎，這種道理我怎會不曉得，我不過不相信寨裏的人會幹出那種事來。」

斑虎道：「阿蘇師，我不是說一定是寨裏的那一個人幹出那種事情。我是說，有那個可能。」

這時，大多數人都贊同斑虎的話。

黎泰忽然對蕭原道：「新郎倌，你怎麼看？」

蕭原道：「阿爸，我的看法跟斑虎差不多。」

「你認爲咱們該怎樣做？」阿蘇接口問。

蕭原遲疑了一會，才答道：「這裏有這麼多有見識的人，我不好喧賓奪主。」

黎泰道：「你跟麗珠成了親，便是寨裏的人，有甚麼事，也可以跟寨裏的人一樣，把自己意見說出來。」

阿蘇接口道：「我們都想聽聽你說的話。」一頓，掃了在座各人一眼。「毛公，你們說是不是？」

毛公、老樹頭、斑虎等人紛紛點頭。

「新郎倌，你都看到了，說吧。」阿蘇將目光移回蕭原的身上。

蕭原只好說了：「在未能確定是外人還是寨裏的那一個人幹的，以及寨裏的人是否勾結外人幹的之前，咱們不宜大肆在寨子裏搜查，

那只會弄得寨裏的人不安及不滿，若是鬧了個鷄犬不寧也搜查不出甚麼，徒招寨裏的人的埋怨及議論，那反爲不美。因此，咱們只可以暗中留意寨裏是否有那一個可疑，然後暗中查察，那就不會弄到整個寨子翻了天。」

蕭原說完後，所有的人都沒有說話，在思考蕭原那話是否合情合理。

其實，毛公、老樹頭、斑虎等人全因爲對漢語半通不通的，聽起來自然有些地方明白，有些不明白，所以，他們要弄懂不明白的，才能够完全明白蕭原那番話的意思，才好表態。

黎泰也跟阿蘇在交頭接耳。

終於，所有的人都弄明白蕭原那番話的意思了。

所有的人都點頭表示贊同蕭原說的話。

黎泰見沒有人反對，心裏好高興，因爲蕭原說的話能够獲得各人的贊同，他是蕭原的岳父，自然與有榮焉。當下向各人說道：「既然大家都贊成新郎倌說的話，就那麼辦。」

斑虎答應一聲，起身離去。

毛公等人亦紛紛告辭。

偌大的廳內，只剩下黎泰、阿蘇、蕭原三人。

蕭原想起身返回後面樓上，黎泰打個手勢，示意他坐着不要走，他只好坐着不動，心裏在思忖着岳父跟阿蘇不知有甚麼話對他說。

黎泰跟阿蘇互相看了一眼，然後，黎泰才道：「新郎倌，你已是咱寨子的其中一份子，好應該替寨子、族人出一份力啊。」

蕭原怔愕了一下，帶點疑惑地道：「這個當然，阿爸，不知要我幹些甚麼？除了玩槍之外，出點力氣還行，此外，我幹不了甚麼！」

阿蘇咧嘴笑道：「你放心，我們不會要你幹些幹不來的事情。」

蕭原道：「那要我幹些甚麼？」

黎泰道：「既然你最會玩槍，就叫你玩槍吧！」

蕭原訝道：「玩槍？怎麼個玩法？」

黎泰笑道：「要你率領寨裏的防衛隊，負責寨子裏的安全。」

阿蘇接口道：「對於玩槍這種玩意，你是寨裏最好的一個，不論槍法及本領都勝過寨裏每一個人，所以，你是最適當的人。」

蕭原爲難地道：「可是，寨裏不是早已有人負責麼，如今要我取而代之，恐怕寨裏的人會不服。」

阿蘇道：「這一點你不用擔心，族長跟我自會說服他們。其實，憑你的本領，寨裏有那一個不服？自從你跟阿岩他們到山裏去打獵，露了幾手後，阿岩他們回來一說，寨裏的人對你的膽量及身手，都佩服得五體投地。」

黎泰拍拍胸口，說道：「包在我身上，擔保沒人會反對你負責寨裏的安全。」

至此，蕭原不但無話可說，想不幹也不成。

事實上，他確是不想幹。

因爲，他不想介入太深，其實是不想完全成爲寨子的一份子，他仍想盡快離開，返回南寧，過他自己的生活。

他雖然不是一個貪圖虛榮的人，但也過不慣苗寨那種刀耕火種，近似原始的生活。

他若是參與得太深，便會不知不覺被苗人同化，要離開，只怕不容易，甚至不再想離開。

爲了去留這個問題，令到他很矛盾，也很煩惱。

黎泰和阿蘇見蕭原不再說話，都滿心歡喜地相視而笑。

* * *

黎泰並不是空口說白話，當他跟阿蘇當衆推舉蕭原統領寨裏的防衛隊時，果然沒有人反對。

換言之，並沒有人不服。

於是，蕭原便順利地當上防衛隊長一職。

斑虎當上他的副手。

既然當上了防衛隊長，自然要盡忠職守，蕭原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斑虎陪他巡視寨子各處的防守情形，好讓自己清楚了解寨子的形勢，酌情加以增補或是改善寨子各處的防衛。

經過一番巡視後，他發覺寨子內有幾處地方防衛不够，吩咐斑虎加以改善，並向黎泰建議，在寨中搭建一座全寨最高的哨樓，遇上事故時，可以居中指揮，作出適當的調配，有利全寨的防守。

斑虎熱烈贊成蕭原的提議，佩服蕭原一下子便想到一個如此有利防衛的提議。

黎泰對蕭原的提議亦一口答應，馬上吩咐寨裏的人用竹木搭建一座全寨最高的哨樓，就在廣場的旁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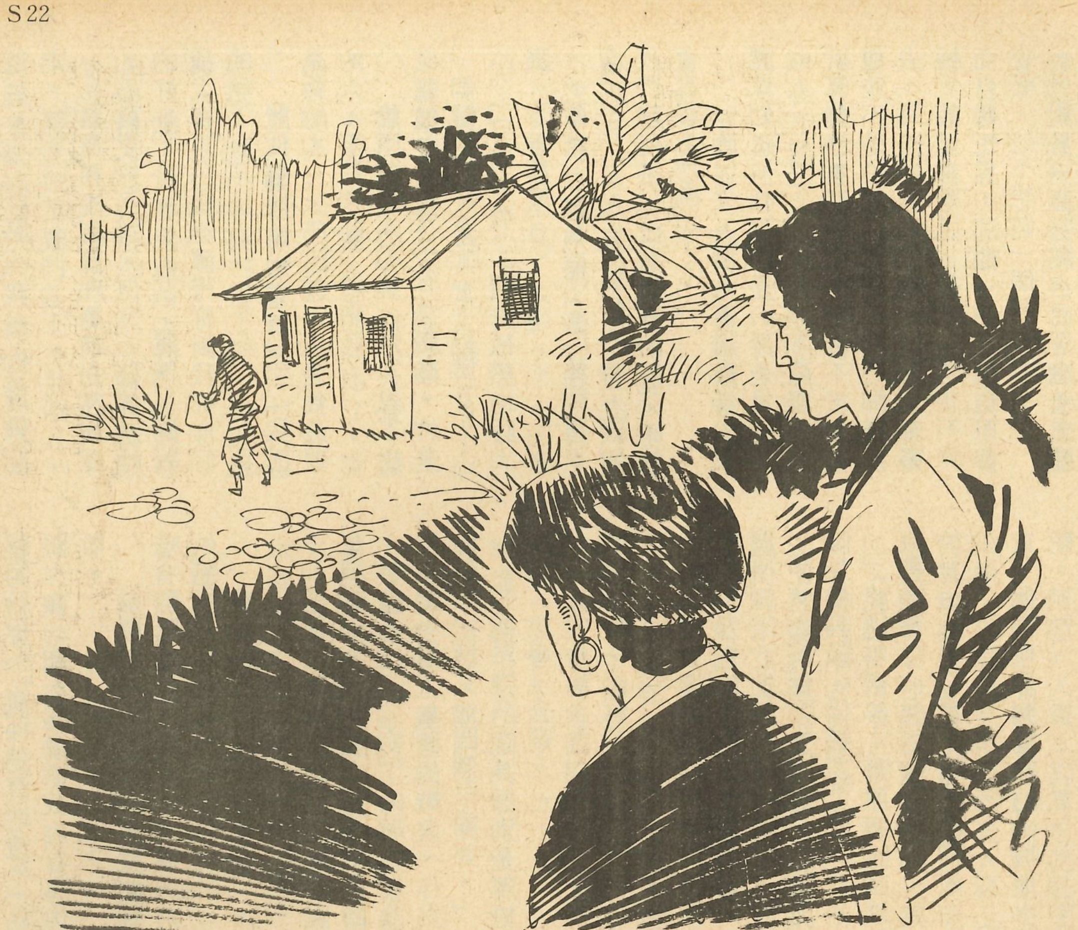
黃昏前，斑虎應蕭原之請，將寨裏擔任防衛隊的人手召集到廣場，好讓蕭原「檢閱」。

防衛隊一共有五十八人，全是寨裏的青壯年。

黑牛也是其中的一個，雖然腿傷還未痊癒，仍然到廣場去站隊。

防黑隊可說是人強「馬」不壯。因爲，他們所用的武器，實在不敢恭維。

原來，全隊五十八人，只有五支漢陽造的七九步槍，十二支土槍，二十多支獵槍，其餘的，是大刀跟矛槍，如此裝備，要是遇上兇悍的土匪，簡直不堪一擊。



蕭原與斑虎見到阿土從後門向塞外溜出去。

蕭原不由在心裏搖頭嘆息。不過，看到每一個人皆精神抖擻，對防衛隊的士氣，又感到很滿意。

他決定明天看看防衛隊每一個人的槍法。

解散後，斑虎對蕭原說：「怎麼樣，滿意嗎？」

蕭原苦笑一下，士氣很好，裝備太差了，要是遇上槍火配備齊全的土匪，不堪一擊。」

斑虎苦着臉道：「咱們窮，那有錢去買槍械？咱們已竭盡所能，裝備防衛隊。」

蕭原道：「你們到那裏去買槍械？」

「大約五十里外的鳳山鎮。」斑虎道：「那裏只要有錢甚麼東西也有得買。」

蕭原沒有再說甚麼，跟斑虎揮揮手，各自返家。

麗珠一見他回來，便親熱地抱住他，笑問：「辛苦嗎？」

蕭原忍不住在她臉上親了一下，搖搖頭：「一點也不辛苦，有事做，不會悶。」

「眞的？」麗珠那雙水靈靈的眼睛在他臉上溜轉。「別騙我啊，要是不喜歡幹，我去跟阿爸說，明天不要你去幹。」

蕭原連連搖頭。「要是辛苦，妳看得出來的啊！放心吧，我雖然不是鐵打的，但也累不倒，妳忘了我是幹那一行的？」

麗珠將臉貼在蕭原的臉上。「我想你時常陪着我，你明白嗎？」

蕭原輕輕撫着麗珠的秀髮，輕聲道：「麗珠，一個男人怎能終日無所事事，妳不是想我無所作爲，只是游手好閒吧？」

麗珠默然半晌，才幽幽地道：「原倌，你不會離開我吧？」

這個問題，蕭原一時間無法作答，心裏頗矛盾。既不忍心離開麗珠，又忘不了張鳳琴，覺得對不起她。

見蕭原不作聲，麗珠心裏一陣悽涼，咬咬嘴唇，抬起頭，看着一臉苦惱的蕭原，澀聲道：「原倌，爲甚麼？」

蕭原默默地看着麗珠，良久，才長嘆一聲，「麗珠，唉，不知怎樣說妳才明白。妳也知道，我跟你是兩個世界的人，我不屬于這裏，不習慣這裏的生活。在外面，我有自己喜歡的生活，有親人，有朋友……」

麗珠緊緊抱着蕭原。「原倌，你若不喜歡這裏，我可以跟你走，爲了你，甚麼都聽你的。」

眼見麗珠如此多情，蕭原既感動，也更加矛盾。「麗珠，別傻了，阿爸只有妳一個女兒，他怎會答應放妳跟我走。再說……」

麗珠打斷他的話：「原倌，阿爸若是不答應，我跟你偷偷溜走。」

蕭原料不到麗珠對他一往情深，心裏更感為難，但又不好拂逆她的好意，只好說道：「麗珠，妳對我太好了，我不值得妳對我那樣好的啊！」

麗珠痴情地看着蕭原，「我已是你的人，除了阿爸，你是我最親的人，不對你好，對誰好？」

蕭原聽着，心裏一熱，忍不住低頭親了麗珠一下：「麗珠，妳是一個難得的好妻子……可惜……」

「可惜甚麼？」麗珠敏感地睜大眼，看着蕭原。

蕭原心裏一驚，忙掩飾道：「可惜我中了阿蘇巫師的毒，縱使我們跑得了，沒有阿蘇的解葯，我會毒發身亡的啊！」

一直以來，苗人善用蠱毒，若麗珠知道他到現在愛的還是另一個女人，一怒之下，向他下蠱毒，他就算能够離開苗寨，也活不下去。

他並不是怕死，而是不甘心那樣死去。另一半是為了麗珠，不想傷害她，甚至害死她，若她一時想不開而自尋短見，那他一生一世也不會安樂，他不想做一個負心的人。

對於一直隱瞞自己思念着未婚妻張鳳琴這件事，他心裏一直很內疚。

「原倌，我可以到阿爸那裏偷解葯給你。」麗珠認眞地道：「只要跟你在一起，甚麼事我也會為你去做。」

蕭原感激得不知說甚麼才好，唯有緊緊地抱住麗珠，來表達對她的感激。

最難消受美人恩。

* * *

翌日，蕭原將寨裏的防衛隊召集到廣場上，將五十八人分為四隊，每隊十二人，剩下的十人編為特別小隊，遇上事情的時候，作為後備隊，支援其他四個小隊。

四個小隊的隊長分別是阿岩，阿藍、黑牛、公鷄。

五支步槍，四個小隊加上一個特別小隊，剛好每隊分配到一支步槍。

蕭原雖未當過兵，但與南寧的偵緝隊及部隊上的人都頗熟悉，見過偵緝隊及部隊的操練情形，於是，便將他所知及看到的，教導防衛隊怎樣列隊、操練。

吃過午飯後，蕭原要瞧瞧那些隊員是否每一個都懂得開槍，眞正的目的是要看看防衛隊的人的槍法。

他們拉隊到寨後的山坡地去射靶。

黎泰聽說防隊衛去射靶，心痛地對蕭原道：「新郎倌，全隊人去射靶，太浪費了，每人射一槍，五十八個人，總共用去五十八顆槍彈。你知道嗎？我們很艱難才買到槍彈，每一支步槍只有二十發槍彈，一共一百發，一下子便射去大半，遇上事情的時候，那有槍彈應用？」

一頓，又加重語氣道：「那批槍彈，是咱們傾盡所有能力買回來的，希望遇上事時，派上用場。」

蕭原聽黎泰那麼說，連連點頭，表示明白他的苦衷，但仍然說道：「阿爸，若不讓他們放槍，怎知他們的槍法準不準，甚至會不會開槍？要是既不會開槍，槍法亦不準，就算有大量槍械子彈，遇上事的時候，還不是像放鞭炮那樣，根本抵擋不了。那些槍支彈葯等如廢物一樣沒有用。因此，必須要讓他們練習放槍，練好槍法，遇上事情的時候，便能够派上用場，以一當十，那就值回花掉的子彈所值！」

一頓，接着又道：「阿爸，我們漢人有一句老話：刀不磨不利。人也一樣，若不訓練，那能够成材？」

黎泰大大地嘆口氣。「你說的，我都明白，但是，只有一百發槍彈，若是都射光了，遇上事情，怎辦？」

蕭原笑笑道：「阿爸，放心吧，射光了，可以再買的啊。」

「那裏來的錢啊？」黎泰苦着臉，攤開雙手。

蕭原拍拍自己。「放心吧，我有。」

黎泰瞪大眼：「你有多少錢？買槍支子彈要很多錢的啊！」

蕭原笑着眨眨眼，「總之，足够買十支槍，幾百發子彈。」

「太好了！」黎泰笑逐顏開，開心得幾乎想將蕭原抱起來。

蕭原道：「阿爸，現在可以叫他們放槍了吧？」

「可以，當然可以。」黎泰連聲說。

* * *

在後山坡地上的練習射擊中，蕭原發覺佔了一大半人並不懂得怎樣用步槍射擊，而懂得的人槍法也奇差，只有三五個人射中靶子的邊沿，其他的不是射不中，便是不知射到那裏去了，蕭原看得連連搖頭。

使用獵槍及土槍，每一個人都會用。可惜，步槍跟土槍的使用是有分別的。而且，由於土槍是用火葯及鐵砂作槍彈的，發射後便散開來，等如散槍彈一樣，根本不用瞄準，只要向着目的物那個地方一槍射去，散射開來的鐵砂可說十拿九穩有一顆射中目標，那當然不用怎樣練槍法了。

蕭原只好重新教導那些不懂開

槍的隊員怎樣放槍、瞄準，花了他一整天功夫，幸好那些隊員都用心練習，雖然只練了一日，却大有進步。

為了省下子彈，他要隊員用弓箭來練習瞄準。

一連兩日，他都要隊員加緊練習。

第三日，他帶了阿岩、阿藍跟四個青年，到鳳山鎮去買槍支彈葯。

臨走前，他要斑虎繼續督促隊員練習「箭法」。

麗珠聽說蕭原到鳳山鎮，嚷着要跟去，被蕭原勸阻了，雖然有點不悅，仍然送蕭原出寨，直到蕭原等七人走得不見了人影，才走回寨子。

黃昏時——其實太陽已落了山，蕭原七人終於走到鳳山鎮。

鳳山鎮不很大，鎮上只有一條十字大街，不過，却店舖林立，貨品琳瑯滿目，街上的人也很多。

在阿藍的帶領下，一行七人在鎮上一家小客棧內落了脚，洗過臉後，天色已開始黑下來。

走了大半天的路，其間雖然吃過乾糧，七人仍然感到肚餓，蕭原便帶了六人到鎮上的食肆去吃飯。

蕭原在苗寨內差不多半個月，其間只吃過兩次肉，加上那些菜又不合口味，早已厭了，如今有機會吃喝，當然不會放過，決定好好吃一頓。

阿藍六人原本打算吃飽肚子便算，根本沒有奢望可以好好地吃喝一頓，眼見蕭原帶他們走入鎮上最大那家飯店，要了很多個他們從未吃過的菜，他們都驚喜得睜大眼，但又擔心要花不少錢。

阿岩不安地低聲道：「原倌，要了那麼多菜，又要酒，要花很多錢的啊！」

阿藍跟四個青年連連點頭，緊張地看着蕭原。

蕭原輕鬆地笑笑。「不用擔心，花不了多少錢的，我付得起，要不，怎敢要那些菜。」

一個青年吞下一口口水，心痛地道：「我們只有七個人，不用吃那麼多菜啊，吃飽肚子便成。」

阿藍等人連連點頭。

蕭原咧嘴笑道：「那些菜都是美味好吃的啊，你們難得在這種地方吃飯，吃過後，包保你們吃得津津有味，不忍放下筷子。」

阿岩六人聽蕭原那麼說，不再說話，心癢癢地巴望着伙計送上菜來，好好嚐試一下。

他們要的菜陸續送上，酒也送上來了，七人開懷大吃起來。

那些菜確是美味，阿岩七人一輩子也未吃過如此美味的菜，全都吃得津津有味，像蕭原所說的那樣，不忍放下筷子。

結果，七個人吃了十道菜，三斤酒，而且，吃光所有的菜。

待到放下筷子的時候，阿岩六人才發覺，肚子飽得漲大起來，幾乎站不起來，要捧着肚子走。

結賬的時候，阿岩六人不禁驚得咋舌，一共吃了四個多的大洋。

四個大洋，在他們眼中，已經是一個大數目，可以買很多東西了。

蕭原却一副不在乎的樣子，付了賬便招呼阿岩六人離去，返回客棧。

自從吃過那頓飯後，阿岩七人視為畢生難忘的一件大事，不時向族人津津樂道。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對於蕭原，六人除了敬佩之外，加上了喜歡與感激——是他讓他們嚐到從未吃過的美味。

他們用天下美味來形容。

翌日，阿藍帶蕭原去買槍支彈葯。

阿藍曾跟斑虎到鎮上買槍支，所以，他算得上是識途老馬。

在那個槍販子那裏，他們一共買了十二支槍，三百五十發子彈，還有十斤火葯。

蕭原傾盡身上所有，只够買那些槍支彈葯。

要是身上有錢，蕭原會毫不猶豫買一挺機關槍，可惜買了那些槍、彈葯後，他身上只剩下六個大洋。

阿岩六人却已心滿意足，看着那批槍支彈葯，興奮得雀躍不已。

買了槍械後，時間還很早，在鎮上吃了點東西，帶着昨日吃剩的乾糧，他們推着那輛載了槍械的手推車，趕返寨子。

阿岩他們都想快點讓寨裏的族人得到一個驚喜。

他們都走得很起勁。

蕭原受了感染，也抖擻精神往前走。

晌午的時候，他們停下來歇了一會，吃乾糧喝水，然後繼續趕路。

走出七八里路後，蕭原感覺到有點不對勁，隱隱感到有人跟踪他們。看看阿岩六人，一副一無所覺的樣子，喜氣洋洋地一個勁往前走。

雖然只是一種感覺，蕭原已經肯定有人暗中跟着他們。

那種出於本能的感覺，十分靈驗，所以，蕭原從來都相信自己的判斷。

他並沒有將他的感覺對阿岩他們說出來，免得他們疑神疑鬼的，左張右望，被跟踪的人發覺他們行動有異，因而加倍小心跟踪他們，

那就很難發現跟踪者的行踪。

像沒事人一樣，蕭原跟阿岩他們繼續趕路。

在轉過一處山坳的時候，蕭原匆匆對阿岩他們說了幾句話，跟着竄上左邊山坡脚上的樹叢中。

阿岩他們聽了蕭原的話後，雖然心裏驚疑不安，仍然依照蕭原說的話，一直往前走，不敢回頭張望一眼。

走出不遠，阿岩他們在一處長滿了野草荊樹叢的坡脚下停下來，裝着去大小解，並歇一會。

那是蕭原要他們那樣做的，目的是使到跟踪他們的人不會發覺到他們少了一個人——蕭原。

阿岩他們輪流走入樹叢中。

蕭原竄入樹叢後，立刻飛快地往上竄，然後繞了一個彎，繞到老遠的後面，跟着悄悄地跟在最後面。

他這樣做，是要繞到跟踪者的後面，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雖然不知道跟踪他們的人懷着甚麼企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肯定不安好心！要不，爲何要跟踪他們，因此，一定要捉到那個跟踪者，弄明白他有何企圖，才可以從容對付。

悄然掩到山坳前的坡上，蕭原終於發現那個跟踪者。

那個傢伙穿一身土灰色的衣服，從他的服裝打扮，顯出是一個苗人。

一個苗人，怎會跟踪他們？

蕭原有點想不通，心裏大是疑惑。

阿岩他們亦是苗人，那個人亦是苗人，照說，那個跟踪者不該對他們不安好心的。

在蕭原的想像中，以爲跟踪者是鳳山鎮上的壞蛋，又或是在附近出沒的土匪，那知却大出他意料之外。

不管如何，捉到他，自會弄個清楚明白。

他像一頭豹子般，迅捷地向那個跟踪者掩去。

那個傢伙一無所覺，匿在一棵樹後，監視着停在前面的阿岩等人的動靜。

那個傢伙匿着的地方距阿岩他們停下來的地方頗遠，從這一點，足証他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蕭原極之小心地往前掩去，沒有發出聲響。

可是，在掩到距那個傢伙還有一丈左右距離的時候，那個傢伙却驚覺地回頭望了一眼，發覺了蕭原。

蕭原立刻從樹側疾標前去，手上的槍飛快地指着那人，疾喝一聲：「不要動！要不開槍！」

那傢伙臉色驚變，全身震了一

下，接一矮，欲往横裏竄去。

蕭原槍嘴一移，厲喝一聲：「動一下，便射斷你的腿！」

那人立時僵住。

蕭原一直用槍緊緊地指着那人，大步走前去。

那個傢伙目光閃爍地瞪視着蕭原，神色變化不定。

蕭原走到那個傢伙面前，喝道：「舉起雙手！」

那傢伙驀地痛叫一聲，捂着肚子彎下腰。

蕭原在心裏冷笑一聲，站着不動，冷冷喝道：「別耍花樣，站起來。」

那人哼了一聲，直起身子，但在那瞬間，捂着肚子的手驀地一揚，一道白光疾射向蕭原。

蕭原身子一閃，横閃開去，那道白光颼一聲，自蕭原的身旁閃射過去。

那人於發出飛刀後，立刻往另一面竄去，蕭原手上的槍陡地响了一下。

那人身子陡地一搐，慘厲地痛叫一聲，跌倒下去。

蕭原將手上的槍插回腰間，飛撲上去，一脚將那傢伙的右肩背實實踏住。

那傢伙的右腿上中了槍，血流如注，痛得頭上青筋暴現，臉肉抽搐，痛哼連聲，動彈不得。

蕭原盯着那人，喝道：「說，爲甚麼跟踪我們？」

那人吸口冷氣，忍着痛道：「你是甚麼人呀？我根本不認識你，是你跟踪我，反說我跟踪你？」

蕭原料不到那傢伙居然反咬一口，氣得重重地哼了一聲：「好奸狡的東西！我自有法子要你說眞話。」

正想有所動作的時候，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還有觸動枝葉的刷拉聲，蕭原雖然猜到來人可能是阿岩他們，仍然不敢大意，將右手搭在腰間的槍把上，喝一聲：「甚麼人？」

外面即時响起一聲：「原倌，是我們，你沒事嗎？」

蕭原頓時放心地回道：「沒事，我捉到一個人。」

一陣「刷拉拉」的枝葉撥動聲中，兩個人穿過枝葉空隙，出現在蕭原眼前。一個是阿岩，另一個是叫土狗的青年。

「快看看這個傢伙，瞧瞧他是甚麼人！」蕭原向阿岩兩人招手。

阿岩兩人看到蕭原無恙，脚下踏着一個受了傷的人，頓時鬆一口大氣，高興地道：「原倌，你眞了不起，不但察覺到有人跟踪我們，還將他捉住。要不是你，我們還懵然不知，想想也心驚。」

那個傢伙看到阿岩跟土狗，頓時臉色驟變，垂下眼臉不敢瞧兩人，若不是動不了，眞想將臉埋到地下，免得被阿岩兩人看到他的臉。

「赫！那不是金花寨的人！」土狗一眼看到那傢伙，禁不住脫口叫出來。

阿岩接口疾聲道：「原來金花寨暗中派人跟着我們！他媽的，金花寨肯定不安好心！」

蕭原脚下那個傢伙臉如死灰。

蕭原道：「金花寨的人因何要派人跟着我們？這個傢伙跟你們一樣，是同一族的人呀！」

阿岩狠狠地踢了那傢伙一脚，氣憤地道：「他們雖然跟咱們同是苗人，却分屬不同的寨子，咱寨子跟金花寨是世仇！時常發生械鬥衝突，他們仗着人多槍火强，時常借故跟咱們過不去，最近的一次衝突就在兩個月之前，結果，咱們被他們搶去六頭牛，十多口猪，還燒了咱們一大片禾田。咱們一共死傷了七個人，雖然不忿，只好忍住那口氣。如今這傢伙暗中跟着咱們，不知他們又搞甚麼陰謀把戲了！」

「說！爲甚麼暗中跟着我們？」土狗蹲下來，一把抓掉那人的頭巾，然後一把抓住那人的頭髮，將他的腦袋拉起來。

那人痛得臉變色，哼叫出聲：「誰跟着你們！這條路又不是你們的，人人走得，那麼巧，我在你們後面走，怎能說我跟着你們？」

「哼哼，你眞會狡辯！」蕭原一下子將槍拔出來，抵在那人的眉心上，狠聲道：「再不說實話，在你頭上射出一個血洞來！」

那人驚得眼珠惶恐地亂轉，急急說道：「寃枉，我說的都是實話！」

「他媽的！既然不怕死，一槍送你到地府去見牛頭馬面！」蕭原眞的食指一扣，開了一槍。

只不過，那一槍不是眞的射在那人的眉心上，而是擦着他的太陽穴，射穿他的耳朵！

那人驚嚇得——以爲自己眞的眉心挨了一槍，全身劇震一下，雙眼一翻，幾乎暈死過去。

土狗重重地在那人的臉上摑了一巴掌，那人才魂魄歸竅，驚呆地顫聲喃喃道：「我說，我說，甚麼都說。」

「還不說！」阿岩兇神惡煞地暴喝一聲。

那人渾身震抖了一下，呆呆道：「說甚麼？」

蕭原三人聽着，又好氣又好笑。「爲何跟踪我們？」蕭原放緩聲音道。

「是孟哥叫我跟踪你們的。」那人答。

蕭原不知孟哥是何許人，拿眼望向阿岩土狗。

土狗搶先道：「孟哥是金花寨的頭人，也就是族長。此人好勇鬥狠，自從他當上族長後，跟咱們寨子不時挑起衝突，他還揚言，終有一日，佔了咱們寨子，要咱們做金花寨的牛馬！」土狗越說越氣憤，怒視着那人。

「孟哥派你跟着我們，有何意圖？」蕭原問。

那人遲疑了一下，才道：「打算在野狼口，搶走你們那批槍械。」

蕭原三人的心頭跳動一下，暗道一聲「好險」，阿岩厲聲道：「你們怎知道咱們到鳳山鎮買槍械？」

那人道：「咱們一直都有派人在你們寨子附近監視，一舉一動，全落在咱們眼中。暗中跟着你們到鳳山鎮，看到你們買了槍械，我們立刻放出飛鴿將消息傳回寨中，阿烏則先你們一步趕去野狼口跟孟哥會合，我則跟着你們，看你們可有改變路程，要是有，便發訊號通知孟哥。」

蕭原心頭一動，問道：「若咱們沒有買槍械回去，孟哥一樣會對付咱們？」

那人眨眨眼。「你的事，孟哥都知道，你本領那麼高，不單孟哥，寨裏其他的人也害怕青山寨有你幫忙，壓倒咱寨子，因此，決定除去你，地點就在野狼口，我跟踪着你們，就是要將你們的行踪傳到寨子，孟哥一接到消息，立刻帶人趕去野狼口等着。」

「你們到底有多少人跟着我們？」阿岩問。

「兩個。」那人道：「我跟阿烏，他先趕去野狼口了。」

「孟哥會帶多少人去野狼口？」蕭原問。

「不知道。」那人道：「對付你這種人，孟哥不會只帶幾個人去，我猜會帶很多人。孟哥做事從來只許成功，對付你，他當然不會那麼輕敵。」

阿岩、土狗、蕭原互相看了一眼，却不作聲。

蕭原忽然道：「有別的路繞過野狼口，返回寨子麼？」

阿岩跟土狗一齊點點頭。「有，不過，那條路遠得多，也很難走，今日趕不及回去。」

蕭原道：「咱們繞路走吧。野狼口地形險惡，就算孟哥帶幾個人守在那裏，咱們也鬥不過他們，那批槍械對我們那麼重要，決不能有失，因此，爲保住那批槍械，辛苦一點也值得。」

阿岩、土狗聽蕭原那麼說，自然沒有異議，說起來，他們比蕭原還清楚野狼口的險惡。蕭原還是在去鳳山鎮的路上，經過野狼口時，聽他們說，那就是險隘野狼口。

「這傢伙怎辦？」阿岩問蕭原。

那人立刻驚恐地道：「不要殺死我，求你們放過我。」

土狗道：「將他綁起來，吊在樹上，是死是活，看他的運氣。」

那人要不是動彈不得，眞會跪地哀求。「不要，求你們不要！我一樣會死的呀，求你們放過我吧！」

土狗咬牙罵道：「放過你？若我們落在你們手上，你們會放過我們嗎？」

那人忽然哀哭起來。

蕭原聽着，心裏大是不忍：「你能够走嗎！」

那人連哭帶求道：「可以，可以！」

蕭原對阿岩土狗道：「帶他一起走，土狗，你去通知阿藍他們準備起程。阿岩，我跟你替他包紮好傷口，押他上路。」

土狗不甘心地道：「原倌，爲甚麼不殺了他，還要帶他上路？」

蕭原道：「土狗，上天有好生之德，作惡的是孟哥幾個人，他不過聽命行事，何況，他又沒有傷害我們，他腿上挨了一槍，算得上是懲罰。漢人有句老話，得饒人處且饒人，他罪不至死，何不放他一條生路？」

土狗聽得連連點頭，悔道：「原倌，你說得對，我錯了。」轉身

往樹叢外面走去。

＊　＊　＊

蕭原他們一行七人，應該說是八人，終於在午前抵達青山寨。

寨裏的人看到他們回來，都湧到廣場歡迎他們，實則想看看他們買了甚麼回來。

歡迎的人中，要數黎泰、阿蘇、斑虎及防衛隊的人最開心了。

他們之所以開心，全因爲蕭原他們買回來的那批槍支彈葯。

那是他們最希望得到的。

那些防衛隊都爭着拿起那批步槍，雖然只有十二支，互相傳遞，雀躍萬分。

至於那個受了傷的傢伙，蕭原在進入寨子後，馬上吩咐斑虎將他關起，派人看守，不准任何人跟他接觸。

他這樣做，是有用意的。

他想利用那個傢伙，查出那晚欲潛入他房間內的人是誰，若那人眞是金花寨的內奸的話。

對於蕭原的慷慨，黎泰跟阿蘇感激不已。

其實，最開心的應該是麗珠。

但在那麼多人面前，不好意思表露出來，不過，從她臉上的歡笑，看着蕭原的那種眼神，已顯露出來。

一直等到蕭原能够抽身跟她說話，她第一句就道：「你累了，快回去歇一會吧。」

蕭原含笑點頭，拉着麗珠的手往家裏走去。

「原倌，我好想你。」麗珠邊走邊說，將身子挨在蕭原身上。「你想我麼？」

蕭原這一次不得不撒個謊。

「嗯，當然想着妳。」

「眞的？」麗珠驚喜地仰起頭，甜甜地看着蕭原。

蕭原只好撒謊到底點一下頭。

麗珠陶醉地將頭靠在蕭原肩上。「回去洗個臉，好好躺一會，弄好午飯後，再叫你起來，好嗎？」語聲溫柔。

蕭原聽着，心頭一陣酥熱，忍不住在麗珠的臉上親了一下。

午飯過後，黎泰將寨子裏的人召集到廣場上，當衆宣佈：「新郎倌跟阿岩他們在返回寨子的路上，捉到一個叫阿古的漢子，是金花寨孟哥派出來的探子！」

「處死他，處死他！」人羣洶湧呼叫，打斷了黎泰的說話。

黎泰在羣衆激情稍過後，才繼續大聲道：「那個阿古確實該死！但他求我們放他一條生路！」

「不能！不能！」羣情又洶湧起來。「殺死他，替死去的人報仇！」

好一會，衆人的情緒才漸漸平復下來。黎泰又繼續說下去。「殺死他當然容易，可是，他願意拿一個跟咱寨子內某一個人有關的秘密，交換咱們饒他一命，你們認爲怎樣？」

這一次，人羣一片沉靜，沒有人說話。

因爲，誰也拿不定主意該怎樣做。

而大多數的人在這種情形下，大多數都是盲從的，只要有人高呼一聲，便會起而附和。

「那種人靠不住的呀，怎知道他是不是爲了活命，胡說八道一通！殺了他，不要聽他的！」一個人突然高聲大叫。

站在黎泰身後的蕭原馬上盯着那個人，低聲對站在他身旁的斑虎道：「那個人是誰？」

斑虎亦看着那個人，低聲答道：「他叫阿土。」

蕭原點點頭，只聽人羣響起一陣呼喊：「不要相信他！殺死他！」

可是有一小部份人却呼喊：「讓他說出那個秘密，看看是不是眞的，然後再決定饒他一命或是殺死他！」

「靜一靜！」黎泰揮動雙手喊叫。「應該聽聽他說出那個秘密，是眞是假，一查便知，他騙不了我們，也逃不了，是不是？何不聽聽他說的話？那對我們只有利，無害的呀！」

人羣不作聲，也就是說，沒有人反對黎泰說的話。

只不過，那個叫阿土的漢子不見了。

蕭原跟斑虎也在黎泰的背後消失了。

黎泰掃了衆人一眼：「沒人反對？就這麼辦！」

沒有人提出反對。

黎泰頓一下，繼續說下去。「金花寨孟哥揚言要侵佔咱們寨子，將咱們當牛馬使喚勞役，大家甘心嗎？」

人羣發出一陣怒吼聲：「不甘心，堅決抗爭到底！寧死也要保衛寨子！」

一時間，寨內羣情激動，激昂呼叫。

蕭原跟斑虎這時正伺伏在一間屋子的附近，監視着那間屋子的動靜。

＊　＊　＊

他倆是跟踪阿土返回家中的。

片刻後，阿土自屋內悄悄走出來，從後門鬼鬼祟祟的四下張望了一遍，看不到有人，才慌慌忙忙地向寨子的邊沿溜去。

阿土的肩頭上背着一個包袱。

斑虎跟蕭原交換一個眼色，悄然跟踪在阿土的後面。

阿土就像一隻老鼠那樣，慌慌急急地往寨沿竄去，要不是心裏有鬼，何用那樣鬼祟，不正大光明地向寨門走出去。

阿土走到寨邊的土墻前，回頭張望一眼，跟着爬上約半人高的土墻。

蕭原跟斑虎就在這時現身出來，向阿土喝叫：「站住！」

阿土聞聲一窒，但立刻聳身向土牆外跳出去。

蕭原就在那刹那開了一槍。

阿土應槍驚跌下去，跌回土墻內。

蕭原跟斑虎立刻飛撲前去，同時喝道：「別再跑！要不一槍便射在你的腿上！」

剛忍痛跳起身來，欲翻過土墻逃走的阿土頓時僵住。

——剛才那一槍就在他的耳側掠射過，那尖銳嘯聲刺得他耳皮仍作痛，何況，他也聽聞蕭原的槍法很準，驚嚇之下，那裏還敢逃。

斑虎衝上前去，一腳將阿土踢倒，口裏罵道：「吃裏扒外的傢伙，居然勾結金花寨的人害自己人！你他媽的沒有人性。」

阿土被踢倒在地，驚怕地哀叫：「我該死，我不是人，我知錯了，求你們饒過我。」

斑虎怒不可遏地又踢了阿土一腳。「饒過你！怎對得起死去的族人？」

蕭原道：「斑虎，將他押回去再說。」

斑虎上前一步，伸手抓住阿土的衣領，將他拉起來，叱道：「走吧！」推着阿土往回走去。

阿土可是名副其實——臉如土色。

走不了幾步，只見一大羣人喧叫着往他們跑來，阿土嚇得渾身直打哆嗦，垂下的頭臉無人色。

跑在最前面的是阿岩幾個青年，手上都拿着槍，神色緊張地問：「虎哥，原倌，發生了甚麼事？」

就這說話之間，那羣人已跑到面前，將蕭原三人圍住，七嘴八舌地說着。

斑虎一巴掌摑在阿土的後腦勺上，憤怒地道：「阿土這畜牲是奸細，勾結金花寨那些人，害咱們！」

衆人一聽，頓時羣情洶湧，憤怒地向阿土喝罵。「畜牲，還是人麼？」

「勾結外人害自己人，豬狗不如！」

「咱寨子怎會出了這個連畜牲也不如的人，氣死人呀！」

「殺了他！殺了那畜牲！」

人羣激動地往前擁去，爭先恐後要揍阿土。

阿土經已嚇得幾乎屎尿失禁，癱倒在地，抱拳哀叫：「我知錯了，我不是人，求你們饒過我吧！」

蕭原跟斑虎極力攔阻人羣衝前去，但怎麼也攔不住，不過眨眼間，憤怒的人羣將阿土掩沒了！

蕭原仍然大聲喝止，但却不成功，只好咬咬牙，向天開了一槍。「停手！」拚盡氣力吼叫一聲。

人羣被那一下槍聲震得全都窒住——停止了撲打，吃驚地看着蕭原。

蕭原大聲叫道：「不能打死他！族長還要盤問他做了那些壞事，你們打死他，怎樣從他口中得到族長要知道的事情？」

斑虎也大聲道：「原倌說得對，阿土這個畜牲對我們還有用，待問完他後，自會處置他！」

衆人聽了蕭原、斑虎的話，慢慢平靜下來，按捺着不再毆打阿土，皆以憤怒的眼光看着他。

阿土已被衆人揍得躺在地上，臉青鼻腫，手腳瘀傷，衣衫破裂。

斑虎一把將他揪起來，喝道：「別裝死狗了，快走！」推着阿土往前走。

人羣讓開一條路，讓斑虎走過，衆人向阿土身上吐口水。

將計就計　大敗强敵

黎泰當衆宣佈捉到金花寨的探子——阿古，「詢衆」如何處置阿古，並說出那番話，這是蕭原設計的主意。

蕭原希望用那個法子，試探出誰是寨裏的內奸。他估計，黎泰於說出阿古有條件供出眞奸是誰的話後，若眞有人做內奸，那個人必定沉不氣——心虛，露出馬腳。果然不出他所料，阿土第一個嚷叫，力言阿古胡說八道，要將他殺死！

蕭原就是這樣查探出誰是內奸的。

待阿土忽然在人羣中消失，溜回家收拾衣物欲溜出寨外，更加肯定阿土就是內奸。

一個人若不是心虛——懷着鬼胎，何須逃走！

在一間小屋內，黎泰、阿蘇，跟幾個父老均在場坐着，蕭原親自盤問阿土。另外，斑虎、阿岩、阿藍亦在屋內，看着阿土。

阿土知道事情經已敗露，隱瞞不了，便老老實實招供。

他供出，確是被金花寨的孟哥收買了，充當內奸，將寨內的事情暗中告知孟哥，因此，金花寨的人對青山寨內的舉動，可說瞭如指掌。

蕭原等七人到鳳山鎮去買槍械之事，就是他洩露給金花寨知道的。

至於金花寨給他甚麼好處，不過三十個大洋。

爲了三十個大洋，便出賣自己的族人，蕭原不禁在心裏搖頭嘆息。

黎泰跟阿蘇等人却很憤怒，怒罵阿土。

阿土被罵得低垂着頭，不敢作聲。

接下來，阿土爆出一件令到蕭原心驚的事情。

原來，那晚想攀墻潛入蕭原房間的「賊人」，就是他！不過，他不是作賊，而是想在窗外向房間內吹入一種毒粉，據他說，那種毒粉有種淡淡的香氣，人在睡夢中吸入後便會慢慢減弱呼吸，最後，會完全停止呼吸，死去的人表面上完全看不出致死的徵狀，就像死於自然那樣，令人看不出是中毒死的，自然不會懷疑到有人下毒手了。

那一晚阿土若是得手，死的不單止蕭原一人，還有麗珠！

那種毒粉，是孟哥給他的。

至於孟哥因何不用那種毒粉對付黎泰，阿土說，他不知道原因。

蕭原却猜到其中的原因，若毒死黎泰，寨裏可以馬上選出另一個人繼任，青山寨不過損失了一個族長，但却不會垮了，除非金花寨的人將全寨人毒死，否則，根本起不了甚麼作用。但是，毒死他便不同了，大概孟哥也知道他的厲害，只有除去他，才能打敗青山寨，要不，待他訓練好青山寨的防衛隊，金花寨便可能强不過青山寨，那時，便會被青山寨打敗，所以，孟哥才向他下毒手。

對於自己身不由己介入兩寨的宿怨仇殺之中，成爲金花寨首先要除去的目標，蕭原感到無可奈何。

阿土招供完後，跪地哀求：「族長，求你放過我這一次，我知錯了……」

黎泰鐵青着一張臉，怒喝道：「放過你？你害死了金波幾個人，死有餘辜，若放過你，怎對得起死去的金波等人？」

阿蘇也喝道：「你該知道，當初你答應做金花寨的內奸，出賣自己人，若事敗之後，是甚麼結果，就像漢人有句俗語：既知今日，何必當初，省口氣吧，就算咱們答應放過你，寨裏的人也不會答應！」

阿土臉如土色，癱在地上。

斑虎道：「族長，按照族規，將他處死！」

黎泰重重地點一下頭：「嗯！」

斑虎立刻對阿岩、阿藍道：「將他押出去，綁在廣場上，當衆處死。」

阿藍跟阿岩答應一聲，上前把差一點便嚇暈過去的阿土拉起來。

蕭原就在這時開口說道：「且慢，還有話要問他。」

阿岩阿藍兩人左右架着阿土，站着，好讓蕭原問話。

「阿土，你如何將消息傳出去？」

阿土翻翻眼，有氣無神地道：「每一日，於天亮前，將要傳出去的消息放在寨外面不遠處一棵大樹腳的樹洞內，他們自然有人去取。他們若有甚麼要知會我的，亦將之放在樹洞內待我去取，就是這樣聯絡。」

「我要你將一個假消息傳給金花寨，你答應嗎？」蕭原問。

阿土連聲答應，不過附帶一個條件：「只要饒過我這一次，不要說這件事情，就是做牛做馬，我也願意！」

蕭原轉眼望向黎泰。

黎泰重重地哼了一聲。「放過你，不成！」

阿土頓時像一個陡然充滿氣，瞬即又洩了氣的皮球般，頹靡下來。「那你們殺吧，我不會替你們幹任何事！」

「死不悔改！」阿蘇厲害罵道：「像你這種人，死後該下十八層地獄！」

蕭原兩步走到黎泰身邊，附耳向他說了幾句話。

黎泰聽完後，沉吟了一下，才道：「好吧，算你走運！若你將功贖罪，能使金花寨的人上當的話，我答應你，放過你這一次！」

阿土本來一片灰敗的臉色，頓現生氣。「多謝族長開恩，我一定竭力去做！」

蕭原對黎泰道：「阿爸，要盡快傳話下去，要寨裏的人不要將阿土事敗被捉住的消息傳出去，要不，我說的那個辦法便不靈。」

黎泰點點頭，對斑虎道：「阿虎，快去傳我的話，今日的事，不准任何人說出去！」

斑虎答應一聲，快步走出外面。

＊　＊　＊

阿土確實沒有騙蕭原和黎泰他們，他所說的那個地方，確有一棵大樹，在大樹腳上，有一個比拳頭略大的樹洞，斜伸入地下。

蕭原跟斑虎在黎明前，將一張捲成一團的草紙放入那個樹洞內，順手從洞內取出一個紙團。

那應該是金花寨傳給阿土的消息。

他們放入樹洞內的那個紙團，是蕭原要阿土依照他所說的話，寫在紙上，傳給金花寨的。

只有這樣，金花寨的人才不會懷疑那個消息是假的。

因爲，金花寨的人必然認出阿土的筆跡，因此，蕭原才要阿土將消息寫在紙上。

放入紙團後，蕭原跟斑虎並沒有離去，在附近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監視着那棵大樹下的動靜。

天亮了，仍然沒有人出現——

到大樹下取紙團。

蕭原很有耐心地等着。

斑虎性子有點急，開始顯得不耐煩起來。

日頭越爬越高了，仍然沒有人來取消息。

蕭原仍然沉住氣。

斑虎開始嘀咕了：「原倌，阿土被捉住的消息，會不會被金花寨的探子探聽到了，不再來取消息，要不，怎會這個時候還不出現？」

蕭原聽斑虎那麼說，信心開始動搖，口裏卻說道：「耐心等下去，若到午後仍不見有人來取，便作罷。」頓一下，省起從樹洞中取到的那個紙團，馬上又道：「斑虎，我敢肯定金花寨的人並不知道阿土被識破身份的事，要不，他們怎會還送紙團給阿土，叫他設法查出寨裏一共有多少新買的槍械，將消息傳給他們？」

斑虎聽蕭原那樣說，想想也是，點頭道：「赫！我怎麼想不到。原倌，還是你精細，想到那個紙團上面，從而推斷金花寨的人並不知道阿土被識破身份的事。」

蕭原沒有再說話，心裏却忽然生出一個想法：「有可能金花寨的人已知道阿土的事，仍然傳送消息給阿土，跟我一樣，來個將計就計？」

生出這個想法後，他決定在下一步的行動中，要作好反「將計就計」的安排。

晌午了，寨子裏的人該在吃午飯了。

四下裏一片安靜，只有雀鳥的啾鳴聲不時從樹上傳來，蕭原忽然間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寧靜。

驀地，斑虎輕輕碰了他一下。

其實，他早已看到有一條人影閃閃縮縮地向那棵大樹竄去！

那人終於竄到大樹下，蕭原跟斑虎清楚地看到，那人在大樹下張望了一會，確定附近沒有人，才伸手入那個樹洞內拿取紙團。

拿出紙團後，那人看也不看，便將之塞入身上的衣服內，然後四下張望一眼，才急急離去。

蕭原跟斑虎在那人離去了一會，才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互相看了一眼，各自伸出手互擊了一下，咧嘴一笑，返回寨子。

過了兩日，蕭原親自將一個紙團放入那棵大樹的樹洞內。

那個紙團上寫着金花寨的人要知道的消息——青山寨一共買了多少槍械。

當然，紙上所寫的數目並不准確。將消息寫上去的，也是阿土親筆寫的。

＊　＊　＊

這一日，蕭原帶了一半防衛隊到寨後一個山坡後面去作訓練。

——訓練防衛隊的攻防戰術。

山坡的後面，是一大片土丘地，長滿了草絲野樹，蕭原將三十個隊員分成兩隊，一隊防守，另一隊進攻。

他們當然不是眞槍實彈作演習，蕭原教他們怎樣防守與進攻。

阿岩他們都很認眞地練習，那片土丘地上頓時熱鬧起來，呼喊聲大作。

練習了一陣後，蕭原叫兩隊人休息一會，然後再掉轉過來再練習一次。

坐下來休息的時候，各人喝水的喝水，說笑的說笑，對那種攻防練習都顯得興緻勃勃，滿有興趣。

蕭原顯然對第一輪練習很滿意，那可以從他臉上的笑容看出來。

事實上，阿岩他們都對蕭原敬佩有加，歇了一會，他們便圍着蕭原，要他說說以往他追捕逃匪的事情。

蕭原不想炫耀自己以往的事跡，但又拗不過阿岩他們的一番糾纏，只好答應他們。

他揀了一個緊張刺激的故事——經歷——說給阿岩他們聽。

阿岩他們都聽得聚精會神，當蕭原說到緊張驚險處，每一個人皆心弦緊扣，魄動心驚。

驀地，一聲爆響聲驟然響起。

那是在右側那面的一個山崗側面響起的。

爆炸聲中，混雜着慘叫聲。

蕭原他們於爆炸聲響起的刹那，立刻迅速地散開來，掠竄撲向早已挑選好的掩蔽位置，而槍聲就在那瞬間激烈地響起來。

蕭原他們於撲到掩蔽體後，都望到三面——除了向着青山寨那一面的山坡外——槍火閃射——既有槍火向他們射來，亦有槍火向射擊他們的那些人開火射擊！

乍看起來，情形有點混亂。

不過，很快便能夠弄清楚形勢，有人自三面向蕭原他們襲擊，但是，另有一伙人自偷襲者的背後向他們射擊！

簡而言之，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說得正確一點，是襲擊蕭原他們的那伙人陷於腹背受敵的不利處境中。

而第一聲爆炸響起，是蕭原他們事先說好的訊號——若發現敵踪，於包圍完成後，立刻向偷襲者扔出一個自製的炸彈，通知蕭原他們應敵，免得在遭到突襲時，措手不及，有所損傷。

而蕭原他們那些人說穿了，作用是誘敵。

敵人果然上當。

而他們的敵人不用說，是金花寨的人。

總之，那全是蕭原一手導演的一齣好戲。

率領金花寨的人偷襲蕭原他們，那知道反陷於蕭原他們設下的圈套中的，是金花寨的頭人孟哥。

孟哥這一次一共帶了四十多人來偷襲。

他們的裝備——槍械比青山寨的人「精良」多了。

——那是相對於青山寨而言。

四十多個人，配備清一色的漢陽造步槍，另有五支短火——駁殼槍，比起青山寨一共只有十七支步槍，其他都是獵槍跟土槍，當然在裝備上佔了上風。

只不過，孟哥他們一點也佔不到上風，而且，在腹背受敵之下，情勢險惡。

因爲，自背後攻擊孟哥他們的人——青山寨的人，以土製炸彈對付他們。

那種土製炸彈的殺傷力比槍彈大多了。

是蕭原教防衛隊的人製造炸彈的。

帶領另一部份防衛隊自後面包抄突擊的，是斑虎。

一聲接着一聲的爆炸幾乎蓋過了激烈的槍聲與慘叫痛嚎聲。孟哥那隊人在斑虎他們的「狂炸」下，死傷了十多人，再加上蕭原他們的攻擊，很快便守不住，開始潰退。

阿岩他們雖然剛學會攻防戰術，而且馬上便應用上了，他們都應用得很好，照着蕭原教他們的方法，一部份掩護，另一部份向前躍進，藉着草樹及地形的掩蔽，勇猛地向三面的敵人撲去。

蕭原對阿岩他們的表現很滿意。

孟哥他們集中火力，掩護另外兩面的人，雖然死傷了五六人，終於能夠會合在一起。

其實，是蕭原故意讓他們會合，好讓自那一方面集中力量，將他們一舉擊潰！

孟哥於人手集中在一起之後，馬上下令向第四面——山坡那面——亦即是唯一沒有被圍堵着的那面——全力突圍。

——孟哥帶來的四十多人，只剩下不到三十人。

他之所以向那面突圍，不但那面是唯一可以突圍而逃的地方，亦是可以令到他可以一洩心頭之恨的地方！

因爲，翻過山坡後，便是青山寨！他要攻入青山寨內，殺他一個痛快，以洩心頭之恨！

據他估計，青山寨裏的防衛隊已傾巢而出，他只要能夠突圍而出，肯定能夠輕易地攻入青山寨內！

孟哥下令全力向山坡那面突圍。

蕭原跟斑虎兩撥人自然全力堵截追擊。

可是，由於斑虎他們人手分散，加上火力不夠猛——近三十人只有五支步槍，還要分散到三撥人的手上，加上自製炸彈已快用完，因此，無法阻擋得了孟哥他們的兇猛衝勢，被他們突圍而出，衝上山坡上。

才衝上山坡上，孟哥一眼望到前面坡下不遠處的青山寨，一雙狠眼瞪得幾乎突出來，咬牙切齒地揮臂厲喝一聲：「衝！殺入青山寨！殺他一個雞犬不留！」

其他的人暴吼一聲：「殺呀！」有如猛虎下山坡，往山坡下衝去。

斑虎跟蕭原兩撥人先後衝上坡上，孟哥那伙人經已衝下山坡，他們並沒有追下去，就在山坡上向狂衝向寨子的孟哥那伙人開槍射擊。

孟哥他們確實殺紅了眼，那知道才衝下山坡，便踩落陷阱中！

只聽一聲接一聲的爆炸聲接連響起，有如放鞭炮那樣，不過，聲音卻驚人多了。

於連串的爆炸聲中，孟哥等人「馬翻人倒」，血肉飛射，慘叫連聲。

蕭原他們於爆炸聲中，吶喊一聲，向下衝去。

——追擊於爆炸中倖存的殘敵。

那個「地雷」陣是蕭原教防衛隊的人預先佈下的，以引綫互連，只要引發其中的一個「地雷」，其它的「地雷」便會被引發——連串爆炸。

那些「地雷」當然是自製的！亦是蕭原教防衛隊的人製造的。

當然，自製的「地雷」威力不會很大，只能夠殺傷處於「地雷」方圓不到半丈內的人，但驚嚇的效果却很大，孟哥他們在連串的爆炸中不過死傷了七八個人，但是，他們都被驚心動魄的爆炸聲嚇得魄散魂飛，各自慌亂地抱頭鼠竄！

往下疾衝的蕭原他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殲敵的機會，各自找尋目標射擊，幾個被「炸」得暈頭轉向，不知東西南北像盲頭蒼蠅一樣向山坡這面竄逃的，立時被蕭原他們射擊！

孟哥居然沒有被炸死，但却受了傷——左手上流着血，帶着十多人，往左面鼠竄。

蕭原連開四五槍，由於距離頗遠，加上有樹木遮擋，只能夠射倒兩個人。

那兩個被射倒的人，沒有一個是孟哥。

孟哥在手下的掩護下，亡命奔逃。

蕭原帶着一部份人窮追不捨。

斑虎則帶着另一部份人，分別追擊那些四散竄逃的敵人。

這一戰，青山寨可說大獲全勝。

寨裏的人於爆炸聲及槍聲響起後，便嚴加防守——負責守寨的全是四五十歲的男人。不論男女老少全都湧到寨牆前觀看，看到金花寨的人被炸得東倒西跌，沒命四散鼠竄，寨裏的人全都拍掌歡呼。

黎泰跟阿蘇也在觀看，站在高高的哨樓上，看到孟哥狼狽地潰逃，兩人樂得直笑。「阿蘇，原倌出的主意果然妙絕，孟哥上當了！」黎泰笑得合不攏嘴。

阿蘇也笑道：「希望原倌他們一舉將孟哥殲殺，那就除去心腹大患，從此高枕無憂。」

黎泰摸着下巴，「就算被孟哥逃回去，他折損了那麼多人手，肯定元氣大傷，哈哈，以後他還憑甚麼跟我們爭鬥？他要是不服，我們大可以將金花寨攻佔，看他還敢不服？」

阿蘇咬牙道：「擒賊擒王。若孟哥不服，攻佔金花寨後，務必要除去此人！要不，他一定會不甘心，因而興風作浪。」

黎泰連連點頭。

麗珠也到寨沿——向青山坡那面觀看，她的心情可沒有其他人那樣興奮開心，因爲她一直擔心蕭原的安全，及至看到蕭原率領一部份人窮追大敗潰逃的孟哥及其手下時，她才輕鬆起來，不過，仍然有點擔心。

只有看到蕭原無恙歸來，她才能夠完全放心。

斑虎、蕭原他們先後回來了。大勝而歸，當然受到全寨人的熱烈歡迎。

斑虎他們捉到幾個金花寨的人，其中有兩三個受了傷。

蕭原他們却捉不到孟哥跟那些手下。

孟哥跟他的那些手下逃脫了。

雖然捉不到孟哥，寨裏的人仍然與高采烈，視蕭原、斑虎和防衛隊爲英雄。

還有一件事叫寨裏人——主要是防衛隊感到雀躍高興的是，寨裏的人在「戰場」搜索之下，撿獲了十多二十支槍支和一批彈葯。

那批撿獲的槍支彈葯，正好補充防衛隊的槍械之不足，大大加强了他們的實力。

寨子內洋溢着一片喜氣。

除了守衛寨子的人外，幾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廣場上狂歡歌舞。

不知那一個先拿來了酒，接着，陸續有人拿酒來，互相敬酒慶祝。

蕭原也喝了一碗，幸好那些酒並不烈，是一種用米跟香薯釀造出來的酒，不但醇，也甜。

看到所有的人都與高采烈的，蕭原也很高興。

對於今日的戰果，他感到很滿意，雖然未能將金花寨來犯之敵一網打盡，但已是令人歡欣鼓舞。

麗珠終於找到一個機會跟蕭原說話。「跟我來。」拉了蕭原便往外走。

自從蕭原回來後，她便一直想跟蕭原說話，可惜，蕭原一直被族人簇擁着，她根本就找不到機會走到蕭原的身邊。

蕭原邊走邊道：「麗珠，甚麼事？」

麗珠白他一眼。「要緊事啊！」

蕭原聽麗珠那麼說，不再說甚麼，跟着她擠出人羣外面。

麗珠一直拉着蕭原走到屋內，往門外張望了一眼，又拉着蕭原直往裏面走去。蕭原忽然間心頭一漾，想到那一回事，但他很快便否定了，看麗珠那緊張的神態，不像是那回事，忍不住開口問道：「麗珠，到底甚麼事啊？」

麗珠扭頭睨他一眼。「急甚麼，到了樓上，自會告訴你。」

樓上就是他們的房間。

上到樓上，麗珠放開蕭原的手，彎腰探頭往樓梯下張望一眼，又走到窗前往外張望一下，才走回到蕭原的身邊，蕭原見她那種神秘緊張的樣子，忍不住又問。「到底是甚麼要緊事，要這樣小心？」

麗珠將身子靠在蕭原的身上，急促低聲地道：「原倌，我替你拿到解葯了！」

蕭原一聽，雙眼頓時一亮，一把握住麗珠一隻手，疾聲道：「眞的？」

麗珠抿嘴一笑，點點頭。

「從阿爸那裏拿到的？」

麗珠又點點頭。「我乘阿爸跟阿蘇到哨樓上觀望的時候，偷偷摸入阿爸的房中，在那處阿爸用來藏放貴重東西的隱蔽暗格內，找到那種解葯，我拿了一顆。」頓一下，調皮地露齒一笑，說道：「阿爸收藏貴重東西的那處暗格連阿媽也不知道，他以爲我也不知道，那知道我早在十五歲那一年，便知道了，我是無意中看到阿爸將一些東西放入那個暗格，發覺那個地方的。阿爸作夢也想不到，我會知道他房內有一處隱蔽的暗格。」

蕭原高興得將麗珠摟住，親了她一下，「麗珠，妳對我太好了。」

麗珠甜甜一笑，「你是我丈夫，最親的人，我當然對你好啊！」

「你不怕阿爸發覺？」

麗珠搖搖頭。「一時間，阿爸不會發覺的，就算發覺了，也想不到是我偷拿的，別替我擔心。」

「妳不後悔？」蕭原心裏有一絲不安。

麗珠又搖搖頭。「爲了你，做甚麼我也不後悔！」

蕭原心裏一陣感動，也更感不安，還有一絲內疚，將麗珠摟得更緊。心裏在叫道：「妳對我這樣好，我不知怎樣做才好啊！」

麗珠忽然推開蕭原，「原倌，快吃下那顆解葯！」從身上拿出一團用草紙包着的顆泥丸，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將草紙打開來，裏面是一顆灰灰褐褐，氣味難聞，有龍眼那麼大的「泥丸」，不由皺皺眉頭，思疑道：「這就是解葯？」

麗珠點點頭。「看清楚，我才拿的，不會錯，放心吧。」說完，走去倒一碗水給蕭原。

蕭原接過那碗水，毫不猶豫地將那顆葯丸放入口裏，吞下，接連喝了大半碗水。

吞下葯丸後，他感到肚子內有點怪怪的，但又說不出來。

麗珠却緊張地一直看着他。

「覺得怎樣？」

蕭原苦笑一下，「肚子裏有一種怪怪的……唉，不知怎樣說出來……」

「聽阿爸說，吃下解葯不久，便會肚子痛……」麗珠神色很緊張。

「唷！肚子好痛！」蕭原忽然變色失聲叫出來，一手捂住肚子。

「不成，我要去茅厠！」話未說完，像一支箭般衝落樓下。

麗珠不但不再緊張，還開心地笑起來。

因爲，蕭原吃下解葯後的反應，跟父親所說的反應一樣。

也就是說，她沒有拿錯解葯。

蕭原終於返回樓上，已經是一刻鐘之後了。

麗珠急不及待問：「覺得怎樣？」

蕭原輕鬆地道：「很好。」向麗珠咧嘴一笑。

「去了那樣久，拉出些甚麼來？」麗珠好奇地問。

蕭原頓時露出噁心欲嘔的樣子，打個冷顫道：「蟲！拉出來的全是比頭髮粗不了多少的小蟲，越拉越心驚！拉出來的蟲蠕蠕而動，看得我頭皮發痲，直到肚子不痛，才拉完，我馬上跑回來，如今想起來，心裏也打冷顫！」

麗珠却一點也不驚奇，「那是阿蘇所養的蟲蠱！你已經完全解除了所中的蟲蠱！」

蕭原早已聽聞苗人善於下蠱，以前曾到過不少苗人居住的地方，從未見識過，亦未被下過蠱，想不到這一次終於領教過被下蠱的滋味。

想想，仍然叫他不寒而慄。

「麗珠，謝謝妳。」蕭原眞心實意地抓住麗珠的雙手對她說。

麗珠深情地看着蕭原。「我不要你謝，只要你對我好！」身子一軟，倒入蕭原懷中。

蕭原雙手一抱，將麗珠緊緊抱住，心裏却又苦又甜。

正所謂，最難消受美人恩，麗珠對他如此情深義重，他又豈能負情忘恩。所以，是去是留，令他難以取捨。

麗珠令到他沒有時間再想下去。「原倌，不會離開我吧？」

蕭原心頭震了一下，來不及思想，因麗珠目光殷切地瞧着他，只好答道：「不會，怎會呢！妳對我這麼好。」

麗珠依然瞧着他。「說的是眞心話？」

蕭原硬着頭皮點點頭。

麗珠將俏臉埋在蕭原胸膛，呢喃道：「愛我，我要你愛我……」

蕭原聽着，心頭一熱，再也按捺不住，將麗珠一把抱起來，在她唇上深深一吻……

* * *

對於是否「乘勝」追擊，攻打金花寨這個問題，阿蘇、黎泰跟斑虎等人，全都意見一致——「乘勝」打破金花寨，出一口氣。

事實上，全寨的人都主張徹底打垮金花寨，一來可以出一口氣懲在心裏多年的烏氣，二來除去心腹大患，免得日後金花寨元氣恢復之後，找他們算賬。

獨有蕭原一個人持反對意見。

他所持的理由是，雖然打垮了金花寨那一次的襲擊，並且重創了他們，但是古語有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狗急跳墻之下，仍有反噬之力。何況，金花寨的人眼見族人大敗而歸，死傷慘重，一定很悲憤，而悲憤有時候是可以化成力量的。若金花寨的人拚死抵抗，縱使青山寨能夠打敗他們，自己亦必傷亡慘重，元氣大傷，可能會得不償失。因此，他提議迫金花寨作城下之盟，召集當地各村寨的族長頭人，當衆跟金花寨孟哥歃血發下毒誓，兩寨之世仇一筆勾銷，從今後，和平相處，永不侵犯對方！

起先，阿蘇、斑虎等人一力反對，黎泰猶豫不决，後來寨裏的父老齊聲贊成蕭原的提議，加上蕭原力陳攻打金花寨之利害，阿蘇、斑虎等人才不再反對。

黎泰見沒有人再反對蕭原的提議，他當然不會反對，決定跟金花寨訂立城下之盟。

於是，由黎泰親自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金花寨，同時，亦分別派人到當地各個村寨，邀請那些族長頭人作見証。

* * *

孟哥接信，看過後，憤怒得哇哇大叫：「巴拉媽的！居然脅迫我

跟他們作城下之盟！我孟哥要是答應了，那裏還有面目活下去！」將那封信撕得粉碎。

其弟孟都忙問：「阿哥，發怒只會傷身，怒不垮青山寨的！信上到底寫些甚麼？」

孟都是金花寨的巫師，孟哥則是族長，兄弟兩人竊居了寨中至高之位，再加上安插了幾個近親擔當其他重要的職位。孟哥兄弟便掌握了寨裏的大權。他兩人要幹甚麼，寨裏的人都要聽從——事實上沒有人敢反對，除非他不想活或是甘願受苦。兄弟兩人可說是爲所欲爲。

兄弟兩人雖然長得一樣粗壯高大，但性格却不同。

孟哥性情暴躁，有勇無謀。孟都却是個深沉的人，善工心計。

唯一相同的是，兄弟兩人皆很兇殘。

兄弟兩人還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都野心勃勃，想在當地各村寨中稱王稱霸——獨霸一方。

「黎泰那老鬼在信上說，要我跟他當着各村寨的族長頭人面前，歃血發下毒誓：前仇一筆勾銷，從今後，和睦相處，各不侵犯！要是不答應，他們便攻打咱們，務必要咱們答應，若咱們仍不答應，便攻陷本寨，將咱們徹底打垮！」孟哥怒得脹紅了臉，噴着口水，一口氣將信上所寫的說給乃弟聽。

孟都聽完後，久久沒有作聲。

孟哥見弟弟不說話，煩躁地道：「說話呀，你認爲我們該不該接受？」

孟都看了乃兄一眼，慢慢道：「你急甚麼？」

孟哥瞪着乃弟，怒道：「不急才怪！那關係到本寨的興衰，我們的威名，還有……」

孟都擺擺手，阻止乃兄說下去。「你這麼搶着說話，叫我怎樣說？」

孟哥「哼」了一聲，閉上嘴巴。

孟都吐一口氣，說道：「答應他們，跟他們歃血盟誓！」

孟哥一聽，雙眼登時瞪得像牛眼那麼大，厲聲道：「你說甚麼？答應他們！」

孟都氣定神閒地點點頭。

「對！」

孟哥幾乎想揍乃弟一拳，吼道：「你居然要我答應他們提出的條件？不成！」

孟都笑道：「阿哥，你聽我說，包保你聽了後，不再反對。」

孟哥看着弟弟，狐疑地道：「孟都，你到底搞甚麼鬼呀？」

孟都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站起來，湊到乃兄的耳邊，低聲向孟哥說了一番話。「阿哥，現在你答應了吧！」

孟哥一拍大腿，興奮地道：「答應，怎麼不答應！」接一拳擊在乃弟的肩頭上，笑罵道：「雞巴蛋！想到這麼好的一個主意也不快快說出來，要我着急！阿媽怎會生了你這個古靈精怪的傢伙！」

孟哥道：「既然你同意我的主意，那我們就依計而行！」

孟哥點點頭。「我馬上派人去回覆他們！」

孟都擺擺手。「不要這麼快回覆他們。」

孟哥怔了一下，疑惑地看着乃弟。「怎麼？改變主意？」

孟哥搖搖頭。「這麼快便回覆他們，不但示人以弱，也會令到黎泰那老鬼懷疑我們其中有鬼，吊吊他們的胃口，過兩天再回覆他們，那才不會引起他們的思疑。」

孟哥連連點頭，拍拍自己腦袋。「這麼簡單的事情，我怎會想不到？我跟你是同一個阿媽肚子裏生出來的，怎麼你那樣聰明，我的腦袋却像石頭一樣？」

孟都笑道：「別怨天怨阿媽，其實，阿媽生下我們兄弟倆，一文一武，正好互補短長。咱兄弟倆合起來，文武雙全，正好幹一番事業。」

孟哥聽得哈哈大笑，用力拍一下乃弟的肩頭。「孟都，說得對！我武你文，合起來正好文武雙全。哈哈……太好了，阿媽眞會生！」

孟都也大笑起來。

* * *

兩天後，黎泰終於得到孟哥的回覆。

接受黎泰所提出的條件！

那雖非黎泰跟阿蘇所願，但能夠迫孟哥就範，總算佔了上風。

能夠將金花寨壓下去，在當地的各村寨中，無異是一方領袖，黎泰自不免沾沾自喜。

事實上確是那樣，在當地，就數青山寨金花寨的實力最強，一直以來，亦是金花寨跟青山寨在爭鬥，如今青山寨佔了上風，自然便蓋過金花寨，成爲當地力量最强的一寨。

黎泰馬上派人到各個村寨去通知那些族長頭人，定於五日後午時於將相台當衆跟孟哥歃血盟誓！

當然，他也將口信着那個孟哥派來的人捎回去給孟哥。

接下來，黎泰便着手籌辦那一日的事宜。

能夠迫金花寨的孟哥就範，蕭原也很高興。同時，他也得到另一個喜訊。

那對他來說，是一個既叫他驚喜，也叫他心裏更感不安的喜訊。

喜訊是麗珠告訴他的。

「原倌，我……有……」麗珠臉上又喜又羞，下面的話就是說不出來。

蕭原看到麗珠那個樣子，有點摸不着頭腦，心急道：「麗珠，妳有甚麼呀，說出來呀！」

麗珠含羞帶喜瞥了蕭原一眼，一頭偎入蕭原懷中。「我……有……有了你的孩子……」

蕭原一聽，整個人震了一下，驚喜得難以置信地一把拉住麗珠的雙臂，將她的身子推開一點，直視着她。「眞的，妳有了孩子？」

麗珠羞不可抑。「嗯！這種事，還有假的？」

蕭原呆住——太突然了，一時間，叫他接受不了。

麗珠看到蕭原直着眼，不說話，猜不透他心裏想甚麼，有點擔心地道：「你不喜歡我有孩子？」

蕭原心頭震了震，忙道：「不，不！我怎會不喜歡！妳有了我的孩子，我高興還來不及啊！」

「那你怎麼好像有點不開心……」

「我怎會不開心。」蕭原笑着親了麗珠一下。「開心死了！只不過，太突然了，令我驚喜得一時間不知所措罷了！」

麗珠聽蕭原那樣說，才展顏一笑。「原倌，我要給你生一個白白胖胖的孩子。」

蕭原口裏連聲說好，心裏却亂痲痲的。

他想起了未婚妻張鳳琴。

眼下弄到連孩子也有了，他不知該如何向張鳳琴交代，也不知如何取捨。

「原倌，喜歡我生男還是生女？」麗珠一臉幸福地笑問。

蕭原隨口道：「只要是妳生的，男女我都喜歡。」

「眞的？」

「嗯！」蕭原點點頭，突然問，「妳有將……告訴阿爸阿媽知道嗎？」

麗珠搖搖頭。「第一個告訴你！因爲你是我肚裏孩子的阿爸。」

蕭原雖然心裏很煩，聽麗珠那麼說，仍不免心頭一熱，將麗珠輕輕摟住，在她額上親了一下，「快去告訴阿爸阿媽吧，讓他們高興一下。」

他需要好好地，靜靜地想一想！

待麗珠走下去後，他眞的一個人在思考着那個很難找到答案，能夠妥善解決的問題。

* * *

麗珠越來越可愛，蕭原的心裏亦越加痛苦。

在麗珠未有「喜」之前，他已不忍心一走了之，如今麗珠有了他的骨肉，他更加不忍心。

何去何從，他傷透了腦筋。

懷孕中的女子似乎特別敏感，麗珠很快便發覺蕭原這兩日像是有甚麼心事似的，心裏自不免有點不安，終於忍不住問蕭原。「原倌，你好像心事重重的，不大說話，到底你有甚麼心事想不通，說出來，看看我能夠替你分擔嗎？」

蕭原勉強笑笑。「我沒有事，妳有了喜，別走動那麼多，聽說，會動了胎氣的。」

聽蕭原那麼關懷他，麗珠心裏甜甜的，笑嗔道：「瞧你，還不到一個月，便緊張成那個樣子！聽阿媽說，沒有那麼快動胎氣的，待兩個月或三個月後，要小心行動，不可太操勞。」

蕭原暫時拋開心裏的煩惱，伸手摸摸麗珠的肚子。「他有在妳肚裏動嗎？」

麗珠直笑。「傻瓜，你看不到我的肚子跟以前一樣，仍未漲起來嗎？阿媽說，起碼要四五個月後，才會感覺到在裏面動。」

蕭原將麗珠輕輕摟住。「你喜歡男還是女？」

麗珠整個人偎在蕭原身上，柔聲道：「你不是說過，是男是女都是我倆的骨肉，一樣喜歡，我跟你一樣。」

面對如此柔順的妻子，蕭原怎不心軟，禁不住親親她。「麗珠，要是我要妳做甚麼，妳也聽從？」

此刻，他心裏有了一個主意。

他不能讓自己的骨肉留在這種近似原始的地方，過這種艱苦的生活。他要自己的孩子長大後，做一個有出息，有作爲的人。

麗珠嬌柔地道：「我是你的人，你們漢人不是有一句話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無論你要我怎樣，都聽從。」

蕭原把心一橫，「妳願意跟我離開嗎？」

「跟你離開？」麗珠驚愕地挺直身子，瞧着蕭原。「爲甚麼？」

「爲了我們的孩子。」蕭原加重語氣說。

麗珠眨眨那雙閃閃的大眼。「我剛才不是回答了麼？」溫柔地偎靠回蕭原的身上。

蕭原用力摟住麗珠。「捨得阿爸阿媽以及這裏的一切？」

麗珠語帶傷感道：「當然捨不得，但是，爲了我倆，爲了我們的孩子，甚麼我也捨得。」

蕭原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只是摟住麗珠。

麗珠抬起頭。柔柔道：「原倌，打算甚麼時候離開？」

蕭原道：「還未決定，當然越快越好。我想……待阿爸跟金花寨的孟哥在將相台歃血盟誓後，便離開。」

麗珠點點頭。

蕭原想了一下，又道：「不要

對妳阿爸媽說，也不要洩露出來，要不，咱們便走不成。」

麗珠又點點頭。「我知道。」

蕭原親親麗珠的額頭。「離開這裏，我帶妳回南寧，那裏的生活比這裏好得多……」

麗珠道：「我跟你離開，不是貪圖外面的生活比這裏好，是爲了你是我丈夫，我要一生一世跟你在一起。」

蕭原連連點頭道：「我知道，我知道，麗珠，妳是一個好妻子。」

麗珠忽然流下淚來。

蕭原吃驚道：「麗珠，妳怎麼哭了？」

麗珠哭着道：「不是哭，我太開心，你終於肯說一聲：我是你的妻子。」

蕭原聽她那麼說，一顆心才放下來，感到一陣愧疚。「傻瓜，打從我跟妳成親那一天起，妳便是我的妻子。我一直視妳爲妻子，我不那樣對妳說，是因爲不習慣，也不好意思說出來。」

麗珠忙用手抹去臉上的淚水，甜甜地笑。

＊　＊　＊

午前，將相台上站滿了人，台下也站滿了。

台下的人當然比台上的人多。因爲，將相台不過是方圓約三丈許的土台，高約二尺許三尺不到。據說，很久以前，便是那樣的了，並不是人弄出來的。

台下，則是一大片平地，長着疏落的樹木。

台下站了九村十三寨的族長或是頭人，再加上在台上的執事人等，看上去站滿了人。

台上向南那面，擺放了一張木桌，桌上擺放了一個大香爐。香爐的前面擺放了三牲祭品與及水酒，香爐內香烟裊裊。九村十三寨的每一個頭人或族長來到，依例上一柱香，因此，香爐內插滿了香。

黎泰跟阿蘇早已到了，在台上與陸續到來的族長頭人招呼交談。

距午時不到半個時辰了。

金花寨孟哥仍未到。

九村十三寨，只差金花寨的人未到。

前來的九村十三寨頭人或族長皆帶了人來赴會，有的帶十個，有的帶八個，只有黎泰帶了十八個人來。

他是這一次「盟會」的當然「盟主」，自然要帶多些人來，以顯示青山寨的實力。

你說，九村十八寨前來赴會的那些人手站在台下的，是不是比台上站着的人多？

多很多。

蕭原也來了。

他沒有站在台上，跟青山寨的人站在一起。

他來，是想見識一下這一次「盟會」的盛況。

對於這種「盟會」，他還是頭一遭適逢其會，當然不會錯過這個一開眼界的機會。

距午前還有一刻鐘左右，孟哥終於來了。

他帶了十五個人來。

孟哥的到來，自然引起一陣騷動。

所有的人都想看看，孟哥是否還像以前那般狂妄自大神氣活現。

黎泰跟阿蘇聽說孟哥來了，頓時鬆一口氣。

黎泰雖是這一次「盟會」的發起人，若金花寨的孟哥不來赴會，盟會便進行不下去，因爲這一次的盟會主要是爲了青山寨、金花寨而舉行的，少了金花寨，等於缺了一個「主角」，那台戲怎唱下去？

孟哥在台下出現了。

九村十三寨的人都看到了，孟哥氣焰收斂些了，不像以前那樣神氣活現，咄咄逼人。

他大步走上台上，帶來的人則站在台下。

蕭原雖然已跟孟哥較量過，但却是第一次看到他的面目。

孟哥確實粗壯高大，比蕭原還要高出半個頭，皮膚褐黑色，銅鈴眼、獅子鼻、闊口厚唇、鬍子刮得青巴巴的，很自然的流露出一種凌人的氣勢。

大步走上台上，孟哥向黎泰翻翻眼，鼻子裏哼了一聲，一付目中無人的樣子，不去理睬黎泰，自顧自跟九村十三寨的頭人族長打招呼。

黎泰沉着臉，不作聲。

阿蘇的臉色也很難看。

九村十三寨的頭人族長雖然知道孟哥這一次敗在青山寨手下，如今是青山寨佔了上風，但懾於孟哥的淫威，都不敢不跟他敷衍一番。

孟哥雖是一個粗人，但他仍看出那些族長頭人在勉强應付他，幾乎氣炸了肺，暗自在心裏哼了一聲，恨得牙癢癢的。

午時終於到了。

阿蘇是這一次盟會的主持者，當下立刻大聲呼喝：「請各位族長頭人依次上香！」

於是由黎泰帶頭，依次向天地鬼神上香敬禮。

孟哥雖然戰敗，由於寨子跟青山寨一樣，比九村十三寨大些，所以，黎泰上香敬神後，便輪到他。

台上的頭人族長上過香後，阿蘇依照以往盟會的規例，呼叫歃血爲盟。

黎泰以「盟主」姿勢，第一個割指滴血——滴在一個盛了酒的大海碗內。

跟着是孟哥。

孟哥這一次有話說了。「黎泰，你以爲打敗了我孟哥，咱金花寨便要聽你的，向你俯首稱臣？」

所有人都料不到孟哥忽然「發難」，全都怔愕住，黎泰怒容滿面，厲聲道：「孟哥，你可是要反悔？」

孟哥那雙銅鈴眼一翻。「要是反悔，我孟哥便不會來！哼哼，我孟哥雖然敗了，要想我聽你黎泰的，發你的大頭夢吧！」

黎泰氣得臉青氣粗。「孟哥，你這個出爾反爾的反覆小人！簡直不將……九村十三寨的頭人族長放在眼內，要是讓你有翻身得勢的一日，還不被你踩在腳下……」

孟哥陡地張開大口，發出一陣狂笑聲。「黎泰，你還不是跟我孟哥一樣，想騎在九村十三寨的頭上，稱王稱霸，唯你青山寨獨尊！你跟我孟哥同樣不是好東西！哈哈……被我說中了吧！」

黎泰氣得說不出話來。

九村十三寨的頭人族長頓時起了一陣騷動，全都面露不豫之色。

阿蘇眼見情形不對，忙大叫道：「各位族長頭人，不要聽孟哥胡說八道，惡意中傷，本寨族長絕無此心！要不，怎會跟孟哥舉行盟誓——從此和睦相處，互不侵犯！」

黎泰終於按捺住心裏的怒氣，大聲說道：「各位，我黎泰要是心存大慾，天地不容，鬼神共誅！」

孟哥的聲音好大。「各位族長頭人，我孟哥雖然粗暴，但從來不隱瞞掩飾，不像黎泰，口蜜腹劍，各位要是相信他的話，將來後悔的會是各位！」

衆族長雖然沒有作聲，但從他們互相覷看的神色，顯露出對孟哥的那番話半信半疑。

黎泰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厲聲道：「孟哥，你別挑撥離間！我黎泰要是一心想騎在九村十三寨的頭上，何須舉行這次盟誓，向天地鬼神發誓，大家和睦相處！」

一頓，掃了衆頭人族長一眼，接着說道：「各位，我黎泰要是有那種野心，早已乘勝攻打金花寨！一舉將之攻佔，何須跟孟哥在此舉行盟誓。各位都知道，青山寨跟金花寨是最大的兩個寨子，本寨若打垮了金花寨，在當地便成獨大的寨子，那時可以稱王稱霸，我黎泰沒有那樣做，足以証明我根本沒有那種野心！各位都不是瞎子，有目共睹，一直以來，只有金花寨——孟哥有那種野心！」戟指直指着孟哥。

那些頭人族長當然不是瞎子，也不是渾人，他們剛才對黎泰起疑，確是因爲聽了孟哥那番話，而黎泰說的都是事實，他們當然相信自己眼見的事實，因此，他們都怒視着孟哥。

一個叫洪火的頭人第一個向孟哥怒叫：「孟哥，你別枉費心機，挑撥離間叫我們懷疑黎泰了！我們既不聾，也不瞎，你的所作所爲，我們都有眼見！若不是青山寨一直跟你孟哥的金花寨抗爭，不屈不服，你早已騎在我們九村十三寨的頭上了！呸！別枉作小人了！」

其他的頭人族長紛紛起哄附和洪火頭人的話，孟哥眼見勢色不對，羣情洶湧，頓時變了臉色，氣焰頓斂。

黎泰至此才暗中鬆一口氣，跟阿蘇交換了一瞥目光。

另一個頭人在其他的族長頭人靜下來後，破口向孟哥罵道：「孟哥，咱們九村十三寨的人一直以來都受你金花寨的欺壓！哈哈，已是惡有惡報！終於給青山寨打敗了！青山寨黎泰放過你金花寨，你居然不知好歹，竟然想挑撥我們對青山寨黎泰的不信任，你太陰毒了，你今日來此若不肯跟青山寨立下盟誓，咱們九村十三寨便聯合起來，跟青山寨一道將你金花寨踩平！」

其他的頭人族長一呼百應。

孟哥不但臉色變了，連說話的聲音也變了。「各位頭人族長，我孟哥既然來了，怎會不跟青山寨黎泰立下盟誓！我剛才不過是一時之氣，胡言亂語，大家不要當眞的。」

台上台下的人——除了孟哥帶來的十五人之外，聽着都忍不住哄笑起來。

孟哥那張臉變得更難看。

一直在台下看着的蕭原有一種在看戲的感覺，可是，他再前後想了一遍後，陡然覺得那並不好笑，可能會有事發生。

因爲，他覺得孟哥的舉動太戲劇化了，不像他那種人的所爲。

莫非其中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用心？

他越想越覺可疑，但一時之間又想不透孟哥所爲的其中之意，雖則心裏不安，但在無憑無據之下，無法指証孟哥，只好靜觀其變。

「孟哥，別做戲了！」連阿蘇也看出孟哥在做戲。「沒有人喜歡看你做戲！既然你願意跟本寨族長立盟誓，那就馬上舉行，午時經已到了！」

孟哥抬頭望望天，口裏喃喃道：「午時到了，嗯，確是到午時了，日頭已升上頭上。」

黎泰不耐煩地道：「孟哥，再不舉行，拉倒算了，本寨跟九村十三寨便以你爲敵，一起對付你！」

孟哥似乎有點焦急，抬起的頭

低下時，迅速地往金花寨所在的方向張望一眼，口裏忙亂地道：「舉行，馬上舉行，急甚麼呢，還差一點才到午時，再等等嘛！」

蕭原一直在注視着孟哥的舉動，剛才孟哥的舉動神態，他全看在眼內，令他更加肯定自己的想法，孟哥並不是眞的想來舉行盟誓，其實另有居心！

陡地，他想到一個可能，孟哥乘九村十三寨的人在此舉行盟誓，乘機進行一個陰謀！

他再也按捺不住，衝口大叫：「阿爸，孟哥並不是眞心來此跟你立盟誓！他另有陰謀。」

蕭原此言一出，不但孟哥臉色大變，所有的人都心驚色變，包括孟哥帶來的十五個手下。

所有人的目光皆射在孟哥身上，目光如箭。

孟哥沉不住氣了，慌亂地叫道：「別聽那人胡說八道！我孟哥有甚麼陰謀？你說，說呀！」顫着手，直指蕭原。

蕭原當然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因他所說不過是猜測之言。

所有的人都望向蕭原，等他說話。

驀地，金花寨所在的那個方向響起一陣像放鞭炮般的槍聲。

衆人頓時吃驚地往那面望去。

孟哥就在那時大笑起來，得意地大笑。

那陣槍聲響過後，便沉寂下去，只有孟哥的大笑聲仍在響着。

衆人自然將目光轉落回孟哥的身上，從他那得意忘形的笑聲，衆人都感到不安。

一定是有甚麼事發生了，要不，孟哥不會笑得那樣開心，那麼得意忘形的。

阿蘇第一個忍不住，怒喝一聲：「孟哥，你笑甚麼？」

孟哥並不理會阿蘇的喝叫，兀自笑了一會，才曳然停住笑聲，兩三步走到台邊，回身對怔怔地看着他的黎泰及衆頭人族長咧嘴笑道：「我忽然改變主意，不跟你們玩下去了！」話未說完，經已跳落台下，向手下揮手道：「走，回寨去！」

蕭原就在這時挺身而出，攔住孟哥。「走不得！」

孟哥色變欲動，右手摸向腰間的駁殼槍，但馬上僵住，睜大一雙兇暴的銅鈴眼，瞧着蕭原的右手。

蕭原的右手赫然握着一把槍，匣子槍，槍嘴對準了孟哥。

原來，蕭原拔槍的手法比孟哥快。

「說，那一陣槍聲是否訊號，通知你經已得手？」

一陣吆喝呼叫聲突然響起，蕭原閃眼瞥去，原來青山寨跟九村十三寨的人將孟哥的手下包圍起來，雙方皆亮出槍械互相指着，氣氛異常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黎泰跟衆頭人族長紛紛湧到台邊，七嘴八舌地向孟哥怒叫：「孟哥，你到底在搞甚麼把戲？那陣槍聲是甚麼意思？」

孟哥陡地爆出一陣大笑聲。「各位頭人族長，沒你們的事！一直以來，都是本寨之事，你們若不想牽涉入內，不想自己的家受到傷害，立刻帶你們的人返回村寨去！」

衆頭人族長聽聞後，莫不動容變色，互相覷看，發出一陣受驚的哄動聲。

「孟哥，你到底在暗中幹了甚麼？」黎泰怒喝。

孟哥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黎泰，你想知道？那放我跟族人走吧。」

「你不說個清楚，休想離開這裏！」

孟哥突然沉下臉上，兇狠地對黎泰道：「你敢？」

黎泰道：「何不試一試？」

孟哥冷冷地「嘿」了一聲，「就算你肯不顧女兒的生死，只怕你女婿，這個漢人不會答應！」

黎泰大驚失色，「你好陰毒！暗中派人捉了我女兒？」

蕭原就在那刹那一動，用槍戳在孟哥的肚皮上，怒不可遏道：「你們捉了麗珠？」

孟哥連眼也沒有眨一下，笑道：「是又怎樣？」

蕭原咬牙切齒道：「快派人回去，要你的人放了麗珠，要不，一梭子彈射爆你的肚子！」

孟哥依舊神色不變。「你若敢動我一根汗毛，你的妻子便會變成死人！」

一頓，又道：「不怕告訴你，若我和族人在一個時辰內未能返回寨子，他們便會殺死你的妻子，黎泰的女兒！」

阿岩忽然大叫道：「原倌，不要聽他詐言恐嚇，決不能放他回去！」

孟哥連聲冷笑。「我胡說亂言，嘿嘿，那你們盡管不放我回去！待你們看到屍體的時候，後悔已經遲了！」

那些頭人族長都不出聲，都顯出畏縮的神色。

黎泰驚怒得全身抖顫，「孟哥，你到底想怎樣？」

孟哥先用手撥開蕭原戳着他肚皮的槍嘴。才哈哈笑道：「若想知道我要怎樣，先讓我和族人回去，待我想到後，自會派人告訴你。」

蕭原吸口氣，咬牙道：「阿爸，放他們走！」

阿岩却道：「原倌，不能放他們走！用他們來交換麗珠！」

孟哥馬上兇狠地道：「哼哼，別作夢了，我們不會就範的！你們雖然人多，拚起來，你們佔不到多少便宜的！一樣會有不少人會死傷！」

一頓，又狠狠地道：「我孟哥既然敢帶人來，便不怕死！各位頭人族長，若不想日後雞犬不寧，就不要插手，要不我要你們村寨毀，人畜亡！」

那些頭人族長全都禁不住打個寒顫，紛紛退縮開去。

孟哥看在眼內，笑得更狂！

阿蘇生氣了。「各位如此膽小怕事，難道甘願以後受金花寨的欺壓勞役？」

衆頭人族長面面相覷，噤聲不語。

阿蘇氣得直吹鬍子。

孟哥氣焰更盛，咄咄逼人。「黎泰，再不讓我和族人離開返回寨子，可是不想你的女兒活下去？」

黎泰一張臉鐵青着，咬咬牙，揮手道：「放他們走！」

阿岩他們猶豫着沒有散開。

黎泰重重地頓一下腳，喝道：「聽到嗎？讓他們走！」

阿岩他們不敢不聽，不情願地讓開去。

九村十三寨的人早已在他們的頭人族長畏縮地退開去後，亦紛紛退開去。

孟哥志得意滿地掃了黎泰蕭原一眼，朝手下揮手。「咱們走！」當先往外走，十五個手下立刻跟着他走，手上仍然緊握着槍械。

蕭原忽然沉聲說道：「孟哥，我妻子要是少了一根頭髮，無論上天入地，我也會取你狗命！」

孟哥頭也不回，發出一陣狂笑。

那些頭人族長紛紛悄沒聲地紛紛離去。

眨眼間，將相台下，只剩下青山寨的人。

看着漸走漸遠的各村寨「人馬」，阿蘇氣恨得連連握拳頓地，忿忿道：「媽拉鳥子！氣死人了！那些沒骨頭的傢伙，全是縮頭烏龜，以爲怕了孟哥，便平安大吉！嘿嘿！待到孟哥踩上他們的頭上，他們後悔便遲了！」

黎泰擔心道：「不知他們會對麗珠怎樣？」

蕭原道：「咱們快回去在瞧瞧吧，說不定，孟哥那惡狗想脫身，嚇唬咱們！」

他確實希望孟哥只是唬他們。

「但願如你所說。」黎泰急急邁步走。「快回寨去！」

一行人懷着不安的心情，趕回青山寨。

* * *

孟哥並沒有打誑語。

他們確實捉走了麗珠。

叫蕭原他們感到驚訝的是，要不是他們趕回寨中查問麗珠的下落時，寨裏的人竟懵然不知她的下落。

換言之，寨裏的人根本不知道麗珠失了踪，被金花寨的人擄走了。

事實上，寨裏一直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自黎泰他們到將相台開始，他們便在寨子裏嚴加防守，他們又怎會發覺麗珠出了事。

在未完全確定麗珠眞的被金花寨的人擄走之前，蕭原要黎泰派人到寨內外全面搜尋麗珠的下落，希望可以找回麗珠。

蕭原知道希望很渺茫，但仍要盡一分人事。

搜尋的結果，麗珠確實不見了。

不過，也不是全無發現：除了麗珠外，他們還發現，有兩個跟麗珠最要好的姐妹也失了踪。

那兩個姐妹分別叫彩雀與阿花。

這個發現，令到黎泰他們心頭更加沉重、不安。

彩雀跟阿花的家人更是擔擾女兒的生死安危，哀求黎泰派人找回他們的女兒。

寨子裏的人聽說麗珠跟彩雀、阿花被金花寨的人擄走後，鼓噪起來，嚷着要傾全力攻打金花寨，救回麗珠彩雀阿花！

黎泰按捺着焦急的心情，費了一番口舌，總算將族人安撫下來。

蕭原自從確定麗珠被金花寨的人擄走後，擔心焦急得坐立不安，幾乎按捺不住，獨自去救人。

難怪蕭原會沉不住氣的，要知道麗珠已經有了身孕，一個人有兩條命，那怎不叫他憂急如焚，幾乎亂了方寸。

麗珠的母親聽說女兒被孟哥的手下擄走後，擔心得哭起來。

黎泰好不容易按捺下心裏的憂急，跟阿蘇、蕭原、斑虎商討應對之法。

掃了阿蘇、蕭原、斑虎一眼，黎泰開口道：「孟哥暗中派人將麗珠、彩雀、阿花三人擄走，不用說，要拿她們來威脅我們就範，接受他提出的條件。阿蘇，你說咱們應該怎樣應付？」

阿蘇沉吟了一會，才道：「只有兩個應付的辦法！一個是爲了麗珠三人的生死安危，答應孟哥提出的任何條件，一個是不理麗珠三人的死活，不理會孟哥的威脅，拚全力打垮他，救回麗珠三人。」

蕭原馬上反對：「阿爸，阿蘇所說的第二個辦法我不贊成，無論如何，也要顧及麗珠三人的生死，

阿爸，你也知道，麗珠有了身孕，等於有兩條命，說什麼也不能不顧麗珠的生死。」

一頓，又道：「第二個辦法肯定行不通，咱們若是全力攻打金花寨，孟哥一定會拿麗珠三人來威脅我們，縱使攻下金花寨，孟哥在惱怒之下，一定不會放過麗珠三人，殺死她們來洩恨。」

黎泰待蕭原說完，轉對斑虎道：「阿虎，你認爲該怎辦？」

斑虎看看阿蘇，又看看蕭原，搖頭道：「族長，我不知該怎辦。」

黎泰沒說什麼，轉對阿蘇道：「你認爲你說的兩個辦法，那個可行？」

阿蘇眼珠溜轉了一下，說道：「爲了全寨人着想，我認爲……我認爲……」下面的話就是說不出口。

黎泰不耐煩地道：「說呀，到底認爲那一個辦法可行！」

阿蘇吞了口口水，硬着頭皮道：「第二個辦法。」

「不行！」蕭原一口反對。「阿爸，不能犧牲麗珠三人，麗珠的肚裏有了孩子的呀！」

黎泰搖頭嘆氣道：「新郎倌，麗珠是我的女兒，她有了你的骨肉，我也知道。唉，我是一族之長，凡事當然要以族人爲先，不能爲了一個女兒，犧牲全族人，要他們受苦受難。」

蕭原的心第一次亂了，怒道：「阿爸，不可以想另一個辦法的嗎？爲何一定要聽阿蘇的話？」

阿蘇雖然沒有說話，臉上却閃過一抹慍色。

黎泰又嘆口氣。「我也想找到另一個可行的辦法，你想得出嗎？」

一頓，又道：「新郎倌，你不要心急動氣，好好想一下，或許可以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蕭原方寸已亂，那裏能夠好好地思想。斑虎忽然說道：「族長，在未得到孟哥的口訊……要咱們怎樣之前，不用這麼急便決定該怎樣辦啊！待知道了孟哥提出的條件後，再想對策不遲。」

斑虎很同情蕭原，所以，他才會想出那番話來說，目的就是想讓蕭原有時間冷靜下來，好好思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既可以顧全到族人的利益，又能夠讓麗珠三人活下來——最好能夠將她們救出來。

黎泰當然不想自己的女兒死，但他身爲一族之長，正如他所說，當然要事事皆爲族人着想，要不，那有資格作一族之長。因此，他是迫不得已，才那樣說的。如今斑虎那樣說，正好找到一個藉口拖延一下，當下點頭說道：「阿虎說的話也有道理，人在情急心亂之下，腦袋就像鷄窩一樣，滿是亂草，那裏想得出辦法來。新郎倌，你是個很會出主意的人，靜下來，好好用心想一下，一定能夠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蕭原想想，確實需要冷靜下來，好好地想想，於是說道：「阿爸，你說得對，我回房間躺一會。」

說完，離開堂屋，往後面走去。

情仇愛恨　永留心中

孟哥終於派人帶來口信，還有麗珠三人的物件：一條布巾——麗珠的，一隻銀手鐲——阿花的，還有一隻綉了花的布鞋——彩雀的。

由於蕭原會見過那條布巾，所以，他認出是麗珠身上之物。

彩雀跟阿花的家人也分別認出那隻布鞋和手鐲是自家女兒之物。

既然那三樣物件分屬麗珠三人所有，那麼，足夠証明麗珠三人落在金花寨的手上。

孟哥派來的人帶來的口訊是：要想麗珠三人安然無恙回去，必須接受兩個條件。

第一：要拿蕭原去交換麗珠三人。

第二：交還得自金花寨那一次「衝突」中，死傷人等手上拿去的鎗械。

如此而已。

條件不多，也不算苛刻——在一些人的眼中——阿蘇就是其中一個。

事實上，若是只有第二個條件，黎泰會毫不考慮便答應下來。可是，第一個條件太叫他爲難了，他不能拿蕭原去換回麗珠三人，蕭原若是落在孟哥手上，一定會被殺死，而麗珠知道後，由於太愛蕭原，極可能痛不欲生，一死相隨，那麗珠仍然活不下去，那何必交換？

阿蘇這次沒有說話，由得黎泰作主定斷。

幸好孟哥並不是要黎泰馬上答覆，有三日寬限期，若三日內不回覆或不接受條件，他便會先殺三女其中一個，將屍體送回青山寨。

彩雀跟阿花的父母家人當然希望黎泰一口答應孟哥的條件，救回女兒。不過，兩家人皆不敢對黎泰說。

黎泰對帶口信來的那個漢子道：「回去告訴孟哥，在期限之內，我會派人給孟哥一個回覆。」

那個漢子得了黎泰的口訊後，馬上返回金花寨回覆孟哥。

蕭原正是陷於關心則亂的情形之中，心緒如痲般亂糟糟的，就是不能平靜下來，好好思想。

在房間內躺了大半日，仍然未能收拾好心情，想出一個好辦法。

他甚至不知道孟哥已派人帶了口訊——條件來。

黎泰沒有告訴他。

他幾番衝動得幾乎按捺不住，想單人匹馬，去金花寨救人。

幸好，他的理智並沒有被泛濫的感情掩蓋了，並沒有做出傻事來。

忽然間，麗珠的母親上樓來對他說，黑牛找他有話說。

蕭原本不想見黑牛，回心一想，何妨聽他有什麼話說，不會有害的，便請岳母叫黑牛上樓來見他。

黑牛「咚咚咚」地跑上樓，一眼看到蕭原，窒了一窒，才脹紅了臉，大聲道：「原倌，你怎麼還不去救麗珠回來？」

蕭原料不到黑牛來見他，劈頭就說這句話，不由呆了一呆，說不出話來。

黑牛瞪大一雙眼，看着蕭原，等他說話，眼見他不說話，心裏一急，又大聲道：「你說話呀，說呀！你不是沒有膽量去救麗珠吧！」

蕭原終於回過神來，嘆口氣道：「黑牛，你別動氣，我不是不想去救麗珠，就憑我一個人？還有，我根本連金花寨在那裏也不知道，總不能像盲頭蒼蠅般去找。不要說是救人這種大事，就是做一件事，也要有個計劃的啊，要不，不但救不了麗珠，只怕還會白白送掉一命。」

這一次輪到黑牛呆住，但他很快便衝動地道：「原倌，你不曉得金花寨在那裏，我可以帶你去，還有，只要你夠膽去救麗珠，我跟你一道去，金花寨我曾經去過一次，寨內的情形，我還大致記得，我可以替你帶路。」

蕭原聽黑牛說，大略知道金花寨內的情形，不禁陡地心頭一動，想起一個人。

仍然被關押起來的金花寨探子阿古。

阿古是金花寨的人，不用說，對金花寨內的情形瞭如指掌。

他本來是坐在床上的，不禁拍床而起，興奮地道：「黑牛，我想到一個人可以幫忙去救人。」

黑牛驚喜地道：「原倌，那一個人？」

「被我們捉住，關押起來的金花寨探子阿古。」蕭原心裏已決定去金花寨救麗珠。

黑牛高興得用力一拍手掌，「對啊，我怎麼想不起那個傢伙！」

蕭原立刻往樓下走去。「我去找阿古。」

黑牛跟着蕭原急急往樓下走去。「我跟你去。」

* * *

阿古驟見蕭原跟黑牛走入關押他的那間小屋子內，本來坐在地舖上的，却像受驚的兔子般，一下子跳起身來，驚懼地看着兩人。「你們……不是……想將我怎樣？」

黑牛沉吟道：「你聽着，如今有兩條路給你揀，一條是生路，一條是死路，你自己揀吧。」

阿古急不迭道：「我揀生路，我不想死。」

蕭原道：「只要你答應帶我去救人，我答應你，放你走！」

黑牛接口道：「原倌，還有我，我一定要跟你去救人！」

蕭原含笑拍拍黑牛的肩頭，轉頭對阿古道：「怎麼樣，說話呀！」

阿古搖頭道：「不，我不能帶你去寨子救人，孟哥知道，他會殺死我的，一樣是死路一條。」

蕭原忙道：「你若是答應幫忙我們去救人，我擔保你死不了，要是你不答應，就算我們現在放你走，你回到金花寨，孟哥一樣不會放過你，他一定會將數日前大敗之責，歸咎於你洩露了寨裏的秘密，那麼，你何不搏一搏，無論能否成功救出人來，我答應你，給你一些錢，讓你去別的地方找生活，怎麼樣？」

阿古眼珠轉了幾轉，心動了。「眞的？」

蕭原點頭。「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好！我答應你。阿古眼裏透出一綫希望。

蕭原立刻一拉黑牛。「去找族長說。」一陣風般往外跑。

黑牛咧嘴笑着跟蕭原往外跑，不忘吩咐在門外看守的兩個防衛隊員道：「好好看着他，小心啊！」

黎泰聽蕭原說要去救麗珠，馬上搖頭反對。「不成，很危險的啊，一個弄不好，不但救不了人，還會害死麗珠的啊！」

蕭原道：「阿爸，不會的，無論我能否救出麗珠三人，他們在未達目的之前，不會殺害麗珠……」

黎泰打斷蕭原的話。「無論你怎麼說，都會很危險的，我不准你去。」

黎泰之所以反對蕭原去救人，原來他是聽了阿蘇的一番話後，決定犧牲蕭原的。

那是在孟哥派人帶來口訊後，阿蘇對他說的。

阿蘇說，既然麗珠已經懷了蕭原的骨肉，那黎泰便有後了，不用擔心沒有後人接掌族長之位。而蕭原畢竟是外人——漢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遲早都會留不住他的，萬一麗珠被他說動了心，帶了孩子一起逃離寨子，那就賠了夫人又折兵，連唯一的希望也斷了，那倒不如答應孟哥提出的條件，拿新郎倌去換回麗珠三人，那不但可以救

回麗珠三人，亦可令到麗珠對新郎倌死了心，絕了她可能會跟新郎倌離去的機會，並保証麗珠的孩子接掌你的族長之位，可謂一舉數得。

黎泰聽得連連點頭，但却提出一個疑問：若是麗珠生的不是男孩，那怎辦？

按照寨規族例，一族之長不能由女性接掌。

阿蘇馬上替他解決那個問題，麗珠還年輕，寨裏喜歡她的青年多着呢，叫她挑一個，不就有機會可以替你生個男的？

黎泰完全放心了，拿定主意犧牲蕭原——拿他來換回麗珠三人。

蕭原當然不知道黎泰跟阿蘇所說的那番話——決定犧牲他，着急地道：「阿爸，無論冒多大的險，我也要去救回麗珠。」

黎泰扳起臉，「新郎倌，我說不准便不准！在這裏，我說了的話便是王法。」

蕭原還是第一次聽黎泰以這樣的態度和語氣跟他說話，頓時呆住，不過很快便回過神來，大聲道：「麗珠是我的妻子，她肚裏的孩子是我的骨肉，說什麼，我也要去救她。」

黎泰的臉色變得很難看，厲聲道：「我已經答應了孟哥提出的條件，拿你去換回麗珠三人，你既然爲了麗珠和她肚裏的孩子，便聽我的話，打消救人之念，自動挺身去交換回麗珠三人。」

蕭原聽了黎泰那番話，有如當頭打了個霹靂，整個人驚震得呆住。

他可是萬萬料不到，自己說什麼也替寨子出過力，甚至可以說對寨子有恩，而且，還是他——黎泰的女婿，如今，黎泰竟然「忘恩負義」，要將他犧牲，那太叫他失望了。

「你……竟然答應孟哥的條件，拿我去交換，豈不是要我去死？」蕭原憤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就算你犧牲了我，換回麗珠三人，孟哥也不會放過你們，他一定會跟你們算賬，你這樣做，不但害人，亦不利己，待到孟哥又入寨子的時候，後悔已遲了。」

黎泰冷冷道：「那不用你替我們操心，我自有辦法應付。」

蕭原怒極反笑，很快便冷靜下來。「我不會讓你們拿我去交換回麗珠她們的，你既不將我當作自己人，我也不想留下來，我馬上離開，自己去救麗珠。」說完，重重地哼了一聲，大步往外走。

黎泰厲喝一聲：「站住！你以爲你還能夠走得了？」

蕭原一震，霍然轉身向黎泰望去。

黎泰的手上赫然握着一支短火——自金花寨那些死傷的人手上繳獲的一支駁壳鎗，鎗嘴對準了他。

蕭原很快便冷靜下來。「阿爸，原來你早有準備！」

黎泰很緊張，喝道：「別逼我開鎗，要不，就算拿你的屍體，一樣可以跟孟哥換回麗珠三人！」

蕭原身上雖然帶着一支藏在腿內側的勃朗寧手鎗，但在這種情形下，根本來不及取出來，所以，他不敢動。

「還不快來將他抓起來。」黎泰大叫。

如斯响應，自門外及裏間衝出七八個手握步鎗的自衛隊員，拿鎗指着蕭原。

那七八個自衛隊員中，其中有一個是阿岩，他的神態顯得很不自然。

若可以讓阿岩選擇，他才不願意拿鎗對着一個他很敬佩的人——蕭原。

事實上，他也不贊成拿蕭原去交換麗珠三人，他認爲有別的辦法救回麗珠三人。

其實，不單是阿岩，斑虎也不贊成那樣做，所以，黎泰沒有叫斑虎來捉拿蕭原。

蕭原面對七八支指着他的鎗口，毫不驚怕——更兇險的情形他亦經歷過，對於眼前這種陣勢，又怎會叫他驚怕？

「黎泰，你叫我好失望，你不配作麗珠的阿爸。」蕭原不但語聲冷厲，目光也一樣冷厲。

黎泰不敢跟蕭原的目光相觸，向阿岩幾人喝道：「將他押下去，關起來！」

一頓，又急急道：「搜搜他身上，看看是否有武器。」

阿岩雖然跟其他幾人答應一聲，却沒有上前動手捉住蕭原，持鎗站着，讓其他幾人動手。

蕭原對撲上來的幾個青年道：「不用搜，我自己拿出來。」接從腿的內側取出那支只有巴掌大小的勃朗寧手鎗。

再從身上取出一把約七寸長短的尖利刀子，扔在地上。

「你那支匣子鎗呢？」黎泰問。

「在房間內。」

「將他押出去。」黎泰揮手。

蕭原不用那幾個青年向他呼喝動手，已自己大步往外面走出去。

幾個青年緊張地押着蕭原走出屋外，往關押犯了事的人的那間屋子走去。

阿岩走在最後，對黎泰之所爲，大不以爲然。

蕭原走出屋外，一眼看到一直在外面等着的黑牛被兩個防衛隊員攔住，黑牛一眼看到他，忙張口叫道：「原倌，這是怎麼回事？你因

何被……捉起來？」

蕭原向黑牛一笑，沒有說話。

他是不想黑牛因爲他的關係，受到責備甚至處罰。

＊　＊　＊

蕭原被關押的地方就在關押阿古那間屋子的旁邊，都是用土石造的小屋子，造得很堅牢，大概是專爲關押人而建造的。

說起來，黎泰對他還算不太過份，沒有吩咐人將蕭原綑綁起來。

不過，屋外有兩個人在看守。

蕭原呆坐在屋內，氣憤得幾乎要爆炸，要不是一個勁在心裏對自己說：「冷靜，一定要冷靜下來，要不不但救不了麗珠，也救不了自己。」

半晌，他終於完全冷靜下來。

就在這時，阿蘇來了，隔着門旁墻上那個用來傳遞水飯的小墻洞，跟蕭原說話。

「新郎倌，還有十多日便到月圓之夜，不知你還是否需要解藥？本來，我給了麗珠三顆，你上次吃了一顆，還有兩顆，麗珠有否將剩下的兩顆解藥交給你？」

蕭原冷冷地道：「別貓哭老鼠了，有沒有解藥，還不是一樣——落在孟哥的手上，還不是死路一條，只怕未到月圓那一日，我已經沒有命了。」

阿蘇陰陰一笑。「新郎倌，別那麼說，我們也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族長要我來對你說，請你不要怪他，他不想的，答應孟哥的條件，還不是像你一樣，爲了要救回麗珠和你倆的骨肉，所以，無論怎樣，你要看在麗珠的份上，不要怪他，也不要……恨他！」

蕭原冷冷一笑。「你們是否怕我萬一沒有死在孟哥的手上，會找你們報仇？」

阿蘇假笑道：「不是，不是。你是麗珠的丈夫，而你又是一個好人，我相信你若是能夠在孟哥的手上逃得一命，一定會看在麗珠的份上，不會向我們報復。」

蕭原重重地冷哼了一聲，別轉臉，不再理睬阿蘇。

阿蘇臉色訕訕的，眨眨眼，自顧自開口道：「新郎倌，其實，我眞正要告訴你的……是……是……」

蕭原聽得大是不耐煩，沒好氣地道：「有屁快放！我沒有心情聽你囉嗦。」

阿蘇吸口氣，終於說出下面那句話，「族長要我告訴你，希望你看在麗珠的份上，不要爲了……活命，反答應孟哥，幫忙金花寨對付本寨。」

「沒話說了吧？」

阿蘇點點頭。

蕭原揮手道：「那還不走？」

阿蘇囁嚅道：「你還未答復我啊！」

蕭原沉聲道：「告訴黎泰，他雖然忘恩負義，我不是那種人。」一頓，又接着道：「你一來便提醒我身中蠱毒，大概是要告訴我，我的一條命仍然揑在你們手裏，因此，萬一我能夠從孟哥的手上保住一條命，我若想活下去，便不要妄想動你們一根汗毛，是不是？」

阿蘇乾笑兩聲。「你果然是個聰明人，那我不怕打開天窗說亮話，你要是從孟哥手上保住一條命，只要你跟麗珠一刀兩斷，發誓不報復，我便將解藥交給你，那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地方，過你以前的生活，找回你的未婚妻，跟她成親，忘了這裏的一切。」

蕭原直視着阿蘇：「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爲我們的族人，也爲了我們自己，亦爲了你！」阿蘇道：「你跟我們是不同的人，非我族類，你們漢人有一句俗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與其你遲早都會離開，不如快刀斬亂麻，落得乾淨。」

蕭原生氣道：「你們這樣做，有沒有想過麗珠會怎樣？」

阿蘇道：「早已想到了，你不用擔心，還是擔心一下你自己的死活吧。」

蕭原冷笑道：「生死有命，富貴由天。我自從幹上捕手這一行之後，便將生死置諸度外，你少替我操心吧。」

阿蘇哼了一聲，離開那個小窗洞，急步離去。

＊　＊　＊

躺在薄薄地鋪上的那堆乾禾草上，蕭原在動着腦筋——想辦法逃走。

這時候，天早已黑下來，寨裏的人早已吃過晚飯了。

外面負責看守的人亦早已送來飯菜，蕭原却沒有吃過一口飯。

他並不是不肚餓，他不吃，是怕阿蘇在飯菜內做了手脚——下蠱毒。那時候，他別指望能夠逃出生天了。

屋子很堅固，他早已用拳頭敲打過，那道門雖然不是鐵造的，但很厚實，在外面反鎖了，屋頂很高，足有一丈五尺高下，要爬上去，只怕不可能，外面又有兩個人在看守着，這情形，根本無可能逃出去。

蕭原仍然不死心，繼續動腦筋想辦法，他不甘心被人出賣，像貨物一樣被人交換。

未到完全絕望的境地，他決不氣餒放棄。

不知不覺間，夜已深了。

本來充滿生氣的寨子，漸漸沉寂下來，就連外面那兩個看守的人

的腳步聲，也聽不到了。

蕭原一直躺着，雙眼沒有闔過，睜大眼望着屋頂。

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吠聲，更顯得夜深人靜。

驀地，蕭原聽到外面响起一聲短促低悶的叫聲，起先他以爲自己聽錯了，因他再留神傾聽時，什麼聲响也聽不到，霍然挺起的身子失望地倒回下去時，他又聽到一下細微的聲响，才倒下去的身子立時像裝了彈簧般，又彈起來，雙眼定定地看着那扇關得緊緊的又厚又實的木門。

那一下聲响就是發自門外，這一次他敢肯定沒有聽錯。

又是一下輕細的聲音响起——是金鐵輕輕的撞擊聲。

蕭原一雙眼陡然大睜着，望定了那扇木門。

此刻，他已可肯定，有人偷偷開門進來。

那扇木門在他兩道灼灼目光注視下，果然輕輕地拉開來，跟着自拉開的門縫中，探入半邊臉。「原倌，快出來，我是黑牛。」

蕭原已聽出是黑牛的聲音，心頭跳動一下，立刻跳起身來，壓着聲道：「黑牛，你幹什麼？」

黑牛緊張得聲音有點顫抖。「我來救你出去，快出來啊！」

蕭原毫不猶豫，輕捷地向拉開一條縫的木門走去。

他沒有懷疑黑牛會害他，黑牛要是想他死，根本不用玩什麼把戲，只要他逃不了，落在孟哥的手上，肯定是死路一條。

兩三步搶到門前，外面的黑牛立刻將門拉開一點，好讓蕭原閃身走出門外。

蕭原才閃出門外，黑牛已一手拉住他，低聲道：「跟我走！」拉着蕭原，往左邊屋角後竄去。

蕭原當然跟着黑牛走，兩眼瞥到門前的地上，躺着兩個人——看守他的那兩個人。

跟着黑牛竄到屋角後，蕭原立時又瞥到另一個人。「阿岩，救出來了！」黑牛對那人說。

其實，黑牛不說，那人——阿岩也看到跟在他身後的蕭原。

蕭原却驚訝萬分——料不到阿岩會來救他。

「快走！」阿岩低低地疾說一聲，當先向屋後跑去。

跑到屋後，蕭原突然停下來，疾聲道：「慢着，我要去救一個人出來。」

阿岩跟黑牛一聽，急忙刹住身形，愕然道：「救誰？」

蕭原道：「關在另一間屋子的那個阿古。」

黑牛跟阿岩都心急道：「救他幹嗎？快跑啊，被人發現，便走不了。」

蕭原道：「要救回麗珠三人，非要那個阿古幫忙不可，一定要去救他。」

黑牛跟阿岩猶豫地互相覷了一眼。「眞的要去救那傢伙？」

蕭原點點頭，馬上向關押阿古的那間屋子竄去。

關押阿古的那間屋子距關押蕭原的那間屋子不到一丈遠。

由於相距頗近，因此，關押阿古的屋子沒有人看守，由看守蕭原的兩個人一併照應。

當蕭原、阿岩、黑牛三人撬開那道門走入屋內，阿古經已睡了，被撬門聲驚醒的阿古驟見有人闖入來，驚得霍然挺起身張口欲叫。

幸好蕭原向他噓了一聲，急急道：「別驚怕，我是日間那個漢人，來救你出去。」

阿古瞪大雙眼，怔呆地看着蕭原、黑牛兩人，「救我出去？爲什麼？你不是答應會放我走的麼？」

蕭原急道：「如今不是說話的時候，先離開這裏，逃出寨子後，我再慢慢對你說。」

阿古雖然心裏滿是驚疑，在這情形下，不敢多問，先逃出去再說，馬上跟蕭原、黑牛走出屋外。

青山寨雖然在這幾日加强了防衛，但在阿岩與黑牛的帶領下，蕭原跟阿古仍然順利地逃出寨外。

四人一口氣走出四五里外，在一處隱蔽的地方停下來，歇一口氣。

阿古第一個開口道：「你們爲何要偷偷救我出來？是不是放我？」

黑牛急急快舌道：「要是能夠光明正大放你出來，我們何需冒險救你，眞是多此一問。」

蕭原接口說道：「阿古，是這樣的，族長他們不答應我帶人去救人，我不聽他的，只好將你救出來，由你帶我去救人。」蕭原不想對阿古說得太多，所以，簡略地對他說。

「只有你一個人去救人？」阿古不相信地瞪大雙眼看着蕭原。「你不是想去送死吧？我才不陪你去死！」

黑牛開口道：「別慌，原倌說漏了，還有我跟阿岩，待會，還有三個人趕來跟我們會合，一起去救人。」

蕭原大出意外地道：「黑牛，你跟阿岩……還有三個人要跟我一道去救人？」

黑牛重重地點一下頭。

阿岩開口道：「原倌，我們一定要跟你去救人。」

蕭原激動地道：「爲什麼？」

阿岩道：「因爲我們都很敬愛你。在我們眼中，你是一個了不起

的英雄，加上我們都不喜歡族長跟阿蘇的所爲，他們太自私了，而且太不近人情，因此，我們決定救你出來，跟你一起去救人。」

黑牛道：「原倌，你曾經救過我，我要是見死不救，還是人嗎？」

頓一下，又道：「被你由大蟒蛇捲纏中救出來的阿白，等會也會來跟我們一道去救人。他說，你救了他一命，說什麼他也要跟你一起去救人，他不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蕭原聽得大是感動。「阿岩、黑牛，你們對我這樣好，我很開心。你們都是好人，我喜歡你們，不過，我不想你們跟我一起去冒險，更不想你們有什麼……意外，你兩個救了我出來，我已很感激，待會那個叫阿白的三個人到來，你倆跟他們一起回去吧，我會永遠記住你們。」

阿岩急急道：「原倌，我們不會回去，無論冒多大的險，跟定了你去救人。」

黑牛接口道：「我們離開寨子後，便沒有再想過返回寨子。原倌，我們都想跟你到外面的世界去闖一闖，不想老死在這裏，你不會不答應吧？」

蕭原想一下，若要他們回去，無異叫他們回去受罰，黎泰跟阿蘇一定不會放過他們，他若是堅持己意，無異害了他們，因此，他答應阿岩跟黑牛，讓他們跟他一道去救人。「好吧。你們要答應聽我的，救出人後，我會帶麗珠跟你們離開這裏，到外面去見識一番，替你們找生活。」

阿岩跟黑牛聽着，開心得幾乎忍不住歡呼出聲，互相擂了一拳，咧開嘴直笑。

一直沒有開口的阿古忽然說道：「你們一共只有六個人，便想去救人？連鎗也沒有一支，簡直去送死。」

黑牛不等蕭原說話，已挺起闊厚的胸膛。「阿古，我們是去救人，不是去趕墟，吃喜酒，不需要人多的，就我們幾個人已經足夠了。」

阿古眨眨眼，「有人沒有鎗，等如野貓沒有爪，如何救人？」

阿岩道：「阿古，你放心吧，等會阿白會帶鎗來，原倌那支匣子鎗也會帶來。」

蕭原待阿岩說完話，才對阿古道：「救人不同打仗攻寨，不需人多，人多反會誤事。你不用擔心那麼多，我對你說，只要你能夠帶我們潛入寨中，摸到囚禁人的地方，不是我誇口，一定能夠將人救出來。要是你願意，可以跟我們一起離開這裏，我一定會替你找生活。」

阿古轉着眼珠溜了蕭原一眼。「眞的？」

蕭原認眞地點點頭。「嗯！」

阿古眼中閃過一抹喜色：「好，我帶你們去救人。」

蕭原伸手拍拍阿古的肩頭，再握握他的手。

阿岩忽然道：「怎麼阿白他們還未到來？」下面那句「是否出事」不敢說出來，恐怕一語成籤。

陡地，黑牛疾聲道：「快看，寨子那邊火光點點，似乎發生了什麼事！」

蕭原等人一聽，急忙扭頭往青山寨那邊望去，果然望到青山寨所在的地方火光點點在移動。由於夜色頗黑，加上他們所在的地方是在山脚上的一塊很大的山石上，故此，雖然相隔三四里，他們都能夠望到。

「會不會是阿白他們出了事——被寨裏的人發覺他們盜鎗偷走？」阿岩再也忍不住，衝口說出來。

黑牛馬上道：「阿白他們該來到的了……看情形有可能出了事。」

阿岩失望道：「要是他們事敗被寨裏的人捉住，我們沒有鎗，怎樣去救人？」

蕭原那刹那心裏很亂，口裏說道：「就算沒有鎗，我一樣去救人！」

頓一下，安慰阿岩、阿古兩人。「別亂猜，再等一會，若阿白他們仍未到來，我們再作打算。」

阿岩跟黑牛點點頭，焦急地向山脚下望去。

等了大約一刻鐘，仍然未見阿白三人趕來，阿岩跟黑牛心裏既焦急，又不安。

「原倌，是他們沒有錯，我也要跟你去救麗珠她們。」黑牛忽然道。

阿岩也道：「我也是！」

蕭原感動得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只是緊緊地握着兩人的手。

阿古突然既緊張，又興奮地低聲叫道：「有人來了！」

蕭原三人一聽，驚喜不已，急忙扭頭往山下望去。「一定是阿白三人趕來了！」黑牛興奮得低聲叫出來。

黑牛沒有看錯，山脚下確是有人往上跑上來，不過，不是三人，而是五個人。

在人數上，跟阿岩、黑牛所說的三人(阿岩曾說，阿白跟另外兩個青年自願加入救人的行動)有出入，因爲，往上跑來的人不是三人，而是五人。

既然在人數上不對，那就有可能跑上來的五個人不是阿白等人。

換言之，有可能是來捉他們的人——黎泰派來的人。

蕭原跟阿岩、黑牛，還有阿古，頓時緊張起來，定定地望着那五個跑上來的人影。

阿岩扭頭對蕭原道：「要不要避一避？」

蕭原正想說話，跑上來的五個人影中，領頭的那一個突然開口叫道：「阿岩、黑牛，你們在那裏？」

「是阿白！」黑牛欣喜莫名，張口欲答，却被蕭原伸手掩住他的嘴巴。「別魯莽，看清楚再說。」

下面那五人聽不到回應，都停下來，四下張望着，跟着，又是阿白開口向上叫：「黑牛、阿岩，我是阿白啊！你們在麼？」語氣焦急。

另一個人也向山上叫道：「黑牛、阿岩，你們在那裏呀？」

黑牛再也憋不住，陡地張口向下叫：「阿白，我們在這裏啊！」

下面的五人聽到黑牛的回應，都驚喜不已，歡叫一聲飛快地往上跑。

蕭原驀地大聲喝叫：「阿白，站住，你們怎會多了兩個人？」

五個人聞聲停下來，阿白張口叫道：「另外兩個是阿希跟阿木，他倆說什麼也要跟我們來救人。他倆跟我們一樣，都不想回寨子，跟原倌到外面去找生活。」

蕭原聽阿白那樣說，一顆心才放下來。「阿白，你們上來吧。」

阿白五人立刻往上跑。

兩下裏會合之後，黑牛、阿岩興奮得跟阿白五人抱在一起。

蕭原看到阿白五人身上都背着鎗，其中有兩個身上背了兩支。

待阿岩他們高興過後，蕭原才開口問道：「阿白，你們怎麼來遲了？」

阿白道：「我們去偷拿鎗的時候，遇到阻滯，差點被族長跟阿蘇發覺，待他們走後，才能夠摸入屋子內拿鎗，所以來遲了。」

阿岩好奇地道：「族長跟阿蘇那麼晚還呆在放鎗的地方不去睡，一定在商量什麼事情，是嗎？」

另一個青年——阿呆搶先說道：「族長跟阿蘇在商量明天跟金花寨換人的事，還商量怎樣暗中說動九村十三寨的頭人族長，出其不意攻打金花寨。還有，族長跟阿蘇打算將交還給金花寨的鎗支上做手脚，暗中在鎗管內塞入鐵砂，金花寨的人要是使用的時候，一放鎗，鎗管便炸開來，不但殺傷不了別人，還會傷害自己。」

黑牛脫口讚道：「這麼妙絕的主意，一定是阿蘇想出來的。」

阿岩接口道：「只有阿蘇，才想得出這麼絕的主意。」

蕭原道：「阿蘇這個人主意多，不是一個好人，恐怕族長將來也會被他……算計！」

阿岩道：「寨裏不少人都看出阿蘇心術不正，無奈族長對他言聽計從，最信任他。而他又是寨裏的巫師，地位僅次於族長，所以，沒有人敢對族長說他的不是，免得自找麻煩。」

「有機會，一定要提醒族長，提防阿蘇。」蕭原道：「時候不早了，該去救人了！」

阿白馬上從身上取出一支短鎗，交給蕭原。「在你房間內拿出來的，你被搜去的那支小手鎗，族長很喜愛，拿了去。」

蕭原伸手接過那支匣子鎗，口裏說一聲：「謝謝。」忍不住撫摸一遍手上的匣子鎗，才插在腰間上。

阿白又拿出兩個彈匣，遞給蕭原。

阿岩跟黑牛這時亦從阿呆跟阿木的手上接過步鎗，背在背上。

蕭原抖擻精神，說一聲：「出發！」

阿古不等人說，已帶頭往山脚下走去。

蕭原一行七人跟隨在後面。

走下山脚，阿白忽然加快脚步走上去，來到蕭原的身旁，將一包東西塞給蕭原。「原倌，我帶了點乾糧出來，你吃點吧！」

蕭原正感肚子餓，拿着那包乾糧向阿白說一聲：「阿白，謝謝你。」

阿白笑了。「原倌，舉手之勞也說謝，那你救我一命，我不知要怎謝你。」

蕭原笑着拍拍阿白的肩頭。「你已經謝了我呀！」

阿白先是一怔，隨即恍然一笑。

＊　＊　＊

阿古既然是金花寨人，對寨裏的情形，當然瞭如指掌，老馬識途了。

一行人來到金花寨外，蕭原示意停下來，將他在路上想好的主意，對阿岩他們說出來。

阿岩他們聽完後，一致說好。

於是，蕭原便吩咐阿呆跟另外兩個青年留在寨外，留意寨裏的動靜，隨時接應他們。

然後，蕭原跟阿岩、黑牛五人在阿古的帶領下，潛入寨內。

潛入寨內後，阿古於路經處，指點寨內的防守情形。

一路上，阿古掩掩藏藏的，帶着蕭原五人掩到一處長了幾棵大樹的地方隱藏起來，然後指點着前面不遠處的一列三間屋子，對蕭原道：「那裏就是孟哥跟他弟弟孟都的住處，他的親信手下也住在那裏。」

蕭原在阿古說話時，睜大眼向

那三座房屋望去，打量着。

阿古頓了一下，跟着指向右邊距那三座「樓房」約十丈外的一列低矮屋子，低聲說道：「那幾間小屋子，就是孟哥用來囚人的地方，一共有五間，都是用泥灰石頭造的，若有人被關在那裏，一定有人看守。」

蕭原隨着阿古手指處往那列小屋子望去，看到那列小屋子很矮，只比人略高，但却看不到有人在看守。

他將心裏的疑問說出來。「看不到有人在看守，莫非那裏沒有關着人？」

阿古道：「不一定。看守的人有可能偷懶，在屋後睡覺。」

「除了這裏之外，還有別的地方用來囚人的嗎？」

阿古搖搖頭。「沒有了……不過，被捉去的人都是女的……孟哥是個好色之人，有可能他將三個女子關在自己屋內……」下面的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來，只要不是白痴，也猜到是什麼。

蕭原心憂麗珠三人是否遭孟哥汚辱了，眞想不顧一切，撲入孟哥的屋子，看看麗珠是否關在那裏，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妻子被人汚辱！

吸一口氣，他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先到囚人的屋子去看看，要是那裏沒有人，再作打算。」

阿古點點頭。蕭原吩咐阿岩跟阿白留在那裏不要動，留意孟哥那座房子及附近的動靜，他跟黑牛，和阿木往那列小屋子摸去。

在阿古的帶領下，蕭原三人悄沒聲地摸到那列小屋子的側面，四個人分作兩撥，一前一後掩向小屋子的前後兩面。

蕭原跟阿古向屋後掩去。

阿古剛才沒有猜錯，屋後一棵樹下，果然有兩個人倚樹而睡。

不用說，那是兩個負責看守的人，偷懶睡覺。

既然有人看守，那表示屋內有人被關着。

蕭原一顆心放下一半，向阿古打個手勢，示意他分開來，向樹下的兩個傢伙掩去。

倚樹而睡的兩個傢伙一無所覺，看樣子睡得很熟，蕭原跟阿古很順利地掩到樹下，迅疾出手，將兩個傢伙擊暈過去，順手將兩個傢伙的鎗拿去，立刻飛快地向前面竄去。

竄到前面，跟阿木、黑牛兩人會合，黑牛指着其中一間屋子，對蕭原道：「裏面有人。」

蕭原立刻往那間屋子撲過去，在門旁墻上一個小窗洞中往內窺望，裏面黑漆漆的，只能夠隱約看到兩個人影躺在地上，却看不出是男是女。

蕭原扭頭對挨在他身旁的黑牛問：「另外的屋子有人嗎？」

黑牛搖搖頭。

蕭原猶豫了一下——眼前已到無選擇餘地——也不容他猶豫，將頭湊到小窗洞前，低聲向裏面呼叫：「麗珠！麗珠！」

屋內頓時有响動——輕微的「悉索」聲，跟着，兩個隱約的人影翻身坐起來，黑暗中，亮起四點亮光——那是兩雙眼睛射出的目光。

「麗珠，麗珠！」蕭原緊張得聲音有點顫抖，再叫兩聲。

「原倌，是你嗎？」一個人影抖動一下，霍然跳起來，撲向小窗洞。

蕭原心頭劇跳一下——他聽出那是麗珠驚喜無限的聲音，他亦驚喜地低叫：「麗珠，是我呀，冷靜點，別大聲叫，小心驚動了寨裏的人。」

說話間，那人影已撲到小窗洞前，將臉湊近小窗洞。

蕭原跟窗洞內的面孔相距不到一尺，在如此近的距離下，縱使再黑暗，蕭原也看得到那張臉孔的輪廓。

那確是麗珠！

「原倌，果然是你！」麗珠驚喜地泣叫。

蕭原也驚喜地道：「麗珠，是妳！」欲伸手入窗洞內，摸一下麗珠的臉，想到救人出來要緊，忙又道：「等一下，我馬上將門弄開！」說完，閃到門前，察看門上是否上了鎖。

門上並沒有上鎖，用一根粗大的長木棍橫閂起來，木棍的兩頭有孔，跟墻上的孔貫通，孔中插着兩口大木釘，若要打開門，便要先將木棍兩頭孔中的大木釘拔出來，再拔起木棍，才能打開門。

黑牛快手快脚，幫忙蕭原將那根木棍拔起來，蕭原忙將門拉開，低聲向急步走向門口的麗珠道：「麗珠，快出來！」

麗珠邊向門外，邊扭頭對一個急急走前來的女子道：「阿花，走快點呀！」

蕭原緊緊拉住一步走出門外的麗珠的手，疾聲道：「還有一個呢？」

麗珠不答，一頭偎入蕭原懷中，輕泣着道：「原倌，眞是你，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救我的，你果然來救我出去，我不是作夢吧？」

蕭原禁不住緊緊擁住妻子。

「不是作夢，是眞的，別哭啊……」

黑牛在旁焦急地道：「原倌、麗珠，快走吧，有什麼話，離開這裏再慢慢說。」

蕭原忙放開麗珠，黑牛已拉着阿花往阿岩、阿白匿着的樹下跑去，阿古跟着，蕭原一手拉着麗珠便

跟着跑。

跑了幾步，他忽然省起麗珠還未答他剛才那一問，於是問道：「妳們不是三個人被孟哥擄走的嗎？還有一個呢？」

麗珠遲疑了一下，才答道：「彩雀被孟哥那畜牲拉到屋內，陪他睡。」說時咬牙切齒的。「原倌，一定要救彩雀出來呀！」

蕭原點點頭，拉着麗珠跑回樹下，一口氣還未透完，只聽黑牛憤怒地道：「原倌，你們快跑出寨子，待我去宰了孟哥那禽獸。」

麗珠憤憤地道：「原倌，孟哥不是人，他昨晚污了阿花，今晚又拉彩雀去陪他睡了……」

麗珠切齒道：「孟哥那色中餓鬼，要不是他忌憚我的身份——青山寨族長的女兒，又嫁了人，他連我也不會放過。」

蕭原一手拉住掙扎着欲衝出去的黑牛，正想說話，阿古着急地開口道：「救那個彩雀姑娘……慢一步再說，我們先離開寨子，要不，被寨裏的人發覺，不要說救人，只怕連我們也逃不出去。」

蕭原想一下，也認爲阿古所言甚是，當下對黑牛、阿岩四人道：「你們跟阿古先逃出寨子，我去救彩雀。」不知怎的，他有一種要殺死孟哥的衝動。

麗珠馬上說道：「原倌，你一個人去救人，很危險的呀！」

阿岩也不同意。「原倌，彩雀睡在孟哥那裡，要救她不容易，冒的險太大了，萬一救不了彩雀，連你也……叫麗珠和我們怎辦？」

蕭原道：「別替我擔心，我會見機行事的，若沒有機會，我不會亂來的。」接低聲對阿岩等人說了一番話，末了，說道：「你們只要按照我說的話去做，我縱使被發覺，仍然有機會逃出寨子。」

麗珠仍然不放心，勸阻他：「原倌，先離開這裏，再想辦法救彩雀吧。」

蕭原道：「麗珠，別替我擔心，打鐵要趁熱，無論救不救得出彩雀，我都會安全跑出去跟你會合的。」

麗珠還想說話，被蕭原阻止。黑牛忽然道：「原倌，我跟你一起去。」

蕭原看了黑牛一眼，點點頭。「你一定要聽我的話行事，知道嗎？」

黑牛點點頭。

蕭原對阿岩道：「阿岩，你們快走。」

阿古向阿岩招招手，第一個往來路跑去。

「原倌，小心啊！」麗珠叮囑一句，才跟阿岩他們急急追上阿古。

蕭原跟黑牛一直看到阿岩、麗珠等人跑得不見了，才轉過身，向孟哥所住的那座屋子掩去。

* * *

金花寨內沉寂如故。

換言之，逃出寨外的阿岩、麗珠等人並沒有被寨內的人發現，大概已順利逃出寨外。

蕭原跟黑牛同樣順利地掩到那三座房屋前，悄沒聲地竄到當中那座房屋前。

那就是阿古所說，孟哥居住的房屋。

三座房屋是連在一起的，據阿古說，除了當中那座由孟哥居住外，右面那一座是其弟孟都所住，左面那座則是其親信手下的住處。

三座房屋都是兩層的樓房，像青山寨那些房屋一樣，以竹木建造。

蕭原示意黑牛看着左面那座樓房的動靜，他則潛入屋內去救人。

出乎蕭原意料之外，他很輕易、順利便摸入屋內，樓下看不到有人，他向樓上摸去。

對於這麼輕易順利便摸入屋內，他不但不覺驚喜，反而加了小心。

憑他的經驗，眼下的情形，越加不能掉以輕心，否則，若有意外，會應付不來。

他像狸貓一樣潛上土樓。

他終於發現有人——一張床上，蜷縮着一個人。

怎麼樓上只有一個人？

蕭原心頭微動，馬上提高警覺，握鎗的手緊了緊，小心地向床前走去。

快走到床前的時候，他已經看出床上那個蜷縮着的人不可能是一個男人——更加不可能是孟哥，那顯得嬌小的身形明顯是一具女體。

孟哥去了那裏？

蕭原此念一起，立刻警覺地四下搜索——兩道目光對每一個他認爲有可能隱藏着人的地方，他都小心地搜視過，但却毫無發現。

他甚至可以肯定，床上那條蜷縮在布被內的人，就是彩雀。

雖則疑雲陣陣，教蕭原心裏很不安，他仍然一步竄到床前，一手揭開那人蓋在身上的布被，同時橫閃開去。

若布被下那人猝然發難，蕭原那一閃，足以躲避過去。

床上那人並沒有向他發難——根本就沒有動一下，亦沒有發出叫聲，但却令到蕭原幾乎驚叫出聲。

床上那人赤裸裸的，手腳被細綁起來，嘴裏也塞了一團布，怪不得動不得，也叫不出。

叫蕭原吃驚的，當然是那女子的裸體。

蕭原不敢看——非禮勿視，但不看又不成——總要弄清楚那女子

是否彩雀，因此，他只好看着那女體——幸好那女體是蜷縮起來，只是隱約露出緊要部位，他不至於太尷尬。

床上那女子在蕭原揭開被子時，已「驚醒」過來，苦於口不能言，一個身子驚怕地縮得更緊，抖得很厲害。

蕭原伸手拔去那女子口裏的布團前，低聲道：「你是不是彩雀？是便點點頭，我是原倌。」看到那女子點點頭，他才一下子拉去布團，口裏低聲道：「別叫，也別哭！要不，便救不了妳離開這裏！」

那女子點點頭，仍然止不住低低地哭泣出聲。

蕭原邊快捷地解開彩雀手腳上的細綁，邊道：「彩雀，孟哥去了那裏？他怎不在？」

眼前的情形，不用說，彩雀已被孟哥淫辱了，對彩雀的遭遇，蕭原感到難過，因此，他沒有問彩雀是否遭受了孟哥的污辱，免得令她痛苦。

彩雀泣道：「他走了，有人來叫他，匆匆將我綁起來……便走了。」

蕭原解開彩雀手脚上的繩索，立刻將布被蓋回她身上，轉身走開，背對着彩雀道：「快穿上衣服跟我走。」心裏在想着孟哥突然匆匆離開的原因。「什麼時候走的？」

彩雀立刻下床，撿回扔在床下的衣服匆匆穿上，「不久之前，大約……一支香左右。」

蕭原心頭一動——那不是救出麗珠、阿花兩人，跑回阿岩他們等着的地方的時候？」

「糟了！」蕭原心頭猛地一跳，「會不會孟哥的手下發現了在寨外接應的阿白他們，孟哥接報後，立刻帶人去圍捕？」

他越想越覺這個猜想有可能，頓時心急如焚，低聲催促彩雀：「穿好衣服了嗎？」

彩雀剛好穿好衣服。「穿好了。」

蕭原立刻道：「快跟我離開這裏。」

彩雀有如驚弓之鳥，跟着蕭原急急向樓下走去。

走出屋外，蕭原立刻向守在左邊那座房屋門外的黑牛噓了一聲，黑牛立刻驚覺地扭頭看一眼，輕捷地跑到蕭原身前。「沒有什麼動靜？」蕭原低問。

黑牛搖搖頭，蕭原立刻道：「走！」當先向十數丈外的那幾棵大樹下奔去。

彩雀緊跟在蕭原後面，黑牛押後。

才偷偷地溜出金花寨外，一口氣還未透過，蕭原、彩雀、黑牛便聽到不遠處的地方——阿白等人匿在寨外接應他們的地方，驀地响起一陣鎗聲及呼喝聲。

蕭原跟黑牛都大驚失色。「原倌，不好了，阿白他們一定被金花寨的人發現了，快趕去那裏。」黑牛驚叫。

蕭原比黑牛還要驚急，但却力持鎮定。「黑牛，別驚慌，聽我的話去做，千萬別魯莽亂來。」說完，急跑向鎗聲大作的地方。

彩雀、黑牛在後跟着。

* * *

蕭原的猜測沒有錯。

金花寨的人——孟哥的手下確是發現了阿白他們所在的地方，孟哥匆匆離去，正是帶手下趕去那裏，將那個地方悄悄包圍起來。

其實，孟哥的手下在蕭原他們在寨內出現時，便已經發現他們，之所以不聲張，並且任由蕭原他們偷入寨中救人，是想在寨外將蕭原他們一網打盡。

那個主意是孟哥想出的，不在寨內對付蕭原他們，是免得寨內遭受到鎗的射擊，引起寨內人的驚慌，造成混亂，給蕭原他們有機會乘亂逃脫。

原來，孟哥兄弟早已猜到青山寨的人會來救人，這兩日日夜都派了人在寨外高處守望，若有發現，馬上告知孟哥兄弟。

阿白他們匿藏的地方，鎗聲越來越猛烈。

孟哥跟孟都匿在一處地勢略高的地方，指揮手下攻擊阿白他們。

孟哥是在看到阿岩、阿呆、麗珠、阿花幾人溜出寨外，跟接應的阿白等人會合後，才下令攻擊的。

阿白、阿岩等人被圍困在那一小片樹叢內，拚命還擊。麗珠跟阿花躲在一棵樹下，縮着身子，躲避橫飛亂射的鎗火。

阿白他們只有六支鎗，雖然拚命反擊，由於人寡鎗火弱，開頭還可以抵擋一陣，很快便被四面射來的鎗火壓得幾乎無法還擊，龜縮在樹後，覷隙反擊。

孟哥的手下漸漸向阿岩他們據守頑抗的那小片樹叢掩逼過去，越逼越近。

孟哥兄弟亦跟着手下往前掩逼，滿心歡喜。

「孟都，你想出來的這個主意妙極了。」孟哥拍拍孟都的肩頭。「那個漢人果然忍不住來救他的妻子，哈哈哈，他們居然懵然不知咱們已經佈下陷阱讓他們鑽進去，將他們裝在甕內，哈哈哈……殺了那個漢人後，青山寨沒有那漢人撐腰，咱們就能夠一舉將青山寨鏟平，那時候，九村十三寨有誰敢不服咱們號令。」

「阿哥，先別太高興，那個漢人本領了得，不是那樣容易應付的

，待將他們全部射殺後，再高興不遲！」孟都不愧是個深沉的人。

孟哥點點頭。「嗯！不過，我只要殺死那漢人和所有的男人，三個女的我要讓她們活着陪我睡覺。」

孟都笑笑，沒有說話。

孟哥突然張口大聲叫道：「漢人，還有青山寨的狗崽們聽着！你們逃不了，我們已將你們包圍得密密實實，舉手投降吧，我答應不會殺死你們。要不，你們只有死路一條。」

阿岩他們沒有答話。

麗珠居然不擔心自己的危險，反而擔心蕭原。「阿岩，不知原倌跟黑牛怎樣了？但願他們不要跑來跟我們會合。」

阿岩低聲道：「麗珠，妳聽不到孟哥那禽獸的話麼？他以為原倌也在這裏，証明原倌沒有落在他們的手上，正如孟哥所說，原倌本領那麼大，他不會那麼蠢，自投羅網的。」

阿白接口道：「原倌既然沒有落在孟哥手上，他一定會想辦法解救我們的。」

阿呆道：「但願原倌能夠及時想到辦法，解救我們，要不……」

「漢人，青山寨的狗崽們聽着，再不舉手投降，我孟哥便要下令全力攻擊了。」

孟哥又向阿岩他們大叫。

阿白大叫道：「妄想！咱們寧死也不投降。」

孟哥大怒，大喝一聲：「殺！全部殺死他們！不！留下兩個女的。」

孟哥的手下立時發出一陣喊殺聲，本來疏落下來的鎗聲隨着那一陣喊殺聲，頓時猛烈起來。

阿白他們咬牙奮力抵擋孟哥那些手下的猛烈攻擊。

可是，由於人單勢孤，他們那裏抵擋得了，孟哥的手下越攻越近，距阿岩他們據守的那片樹叢不到三丈遠。

阿岩他們經已被猛烈激射的鎗火壓得連頭也抬不起來，遑論開鎗反擊了。

阿白問阿岩：「怎辦？」

阿岩咬着牙道：「寧死不降，就算我們投降，孟哥也不會放過我們，與其是死，何不拚他一個夠本，殺兩個有賺。」

麗珠伏在樹下着急地道：「阿岩，怎麼原倌跟黑牛還不出現？莫非他倆也出了事？」

一言提醒阿岩等人。剛才，他們只顧反擊，忘了蕭原和黑牛那件事，如今被麗珠一說，他們都不由生出一種希望。「原倌他們不會出事的，他和黑牛一定會來救我們。」阿岩充滿信心道。

其實，他不過在安慰麗珠他們，對於蕭原和黑牛的情形，他可說一無所知，在這時候，當然往好的方面去想，既安慰別人，也安慰自己。

有幾個孟哥的手下突然從西面衝向阿岩他們，邊開鎗邊狂呼大叫，聲勢嚇人。

阿岩他們大驚，冒死開鎗還擊，總算將那幾個傢伙擊退，但阿呆跟阿木都受了傷。

阿白眼見情勢危急，把心一橫，吼道：「橫豎是死，跟他們拚了！」陡地從地上竄起來，往外猛撲。

阿岩欲將他拉住，却慢了一點點，拉他不住，只好邊開鎗邊大叫：「阿白，快回來，那不是拚命，是送死！」

話口未完，於激烈的鎗聲中阿白才衝出幾步，便連中兩彈，大叫倒下，却死不了。

阿岩不顧一切向前竄去，欲將阿白救回來，但不成功，被橫飛直射的鎗火逼得退回去，左肩頭還被鎗火擦傷了，痛得他直抽涼氣。

東面，孟哥的手下突然呼嘯着攻撲上去，另外三面，孟哥的手下亦同時發動攻擊，阿岩他們只剩下五支鎗，那裏阻擋得了，但他們都不願束手受死，咬着牙拚命還擊，死也要拉幾個墊背的。

麗珠跟阿花也豁了出去，手上抓着石頭，準備跟攻上來的「走狗」拚命，寧死也不落在孟哥手上——遭其淫辱。

鎗聲與喊殺聲中，响起孟哥兇暴的大叫聲：「殺！給我殺個乾淨，除了兩個女的，一個不留。」

驀地，一下鎗聲打斷了孟哥的叫聲——跟着變成一聲尖厲的痛叫聲。

接下來，孟哥所在的地方响起一陣急劇的鎗聲和驚亂的呼喊聲。

孟哥的手下都被這突如其來的驟變弄得呆住，甚至驚慌失措，停止了攻擊，都想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阿岩、阿呆他們起先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不過他們馬上便想到是怎麼回事。「一定是原倌跟黑牛來解救我們了。」阿木歡呼一聲。

麗珠一聽，興奮得一下子從地上跳起身來，要不是阿呆手快一把將她拉住，按下，麗珠差點便被一顆流彈射中。

孟哥兄弟所在的地方鎗聲雜亂激烈，場面很亂，其他三面的手下都知道頭人——孟哥遭到襲擊，顧不了攻擊阿岩他們，紛紛撲回去救援。

阿岩他們頓時感到「壓力」驟減，鬆口氣，阿岩首先從地上跳起來

，高呼一聲：「殺啊！殺過去接應原倌跟黑牛！」

阿呆他們立刻呼應一聲，往孟哥所在的地方撲去，抽冷子向那些趕回去救援的孟哥手下開鎗射擊，被他們射倒了幾個。

孟哥的手下陣脚大亂。

陡地，一聲暴喝响起：「金花寨的人全都不准動，停下來，你們的頭人孟哥已落在我手上，要是不想他死，統通給我舉手扔鎗投降。」

「原倌！是原倌！」麗珠一聽便聽出是蕭原的聲音，興奮得忍不住歡叫起來。

阿岩他們都跟着發出一陣歡呼聲。

一支、兩支、三支……一連四支火把驀地燒起來，被人高高舉起，火光下，只見高大的孟哥像是矮了一截，被拿鎗抵着他太陽穴的蕭原一手揪着，黑牛在稍後的地方拿鎗指着十多個漢子，其中四個舉起燒着的火把，地下扔滿了刀鎗。

孟哥要不是被蕭原揪着，似乎便站不住，看清楚，原來他的左腿近股袴處中了一鎗，血流得一條腿殷紅，份外觸目，身上亦受了傷——左頭側盡是血，臉色灰白，就像一頭受了重傷的惡虎。

自左右兩邊撲回去欲救援的孟哥手下，看到火光下的頭人被蕭原拿鎗指着太陽穴，都不敢動，呆呆地站在原地，既不扔掉鎗，也不敢開鎗。

阿岩他們扶着受傷頗重的阿白飛快地向蕭原、黑牛跑去。「原倌，太好了！我們好高興呀！」發出一陣歡叫聲。

黑牛連連向阿岩他們揮手。

蕭原向孟哥喝道：「快叫你的手下扔鎗投降，要不，一鎗將你另一條腿射斷。」

孟哥哼了一聲，不作聲。

蕭原立刻將抵在孟哥太陽穴上的匣子鎗一下子移落孟哥的左膝上，便欲扣機開鎗。

孟哥全身陡地一震，突然張開嘴巴嘶叫：「還不將鎗扔掉，舉手投降？你們敢不聽我的話？」

那些手下平日對孟哥懼怕得不得了，聽孟哥那麼說，紛紛將手上的鎗扔掉。

「不要聽孟哥的話。」驀地，响起一聲吼喝。「他要你們投降，等如叫你們去受死，為了他自己的死活，不顧你們的生死，他已經不配做金花寨的頭人，快撿回鎗，跟那漢人和青山寨的人拚啊！咱們人多，他們拚不過我們的！」

金花寨的人聽着，神色突變，一副無所適從的樣子。

孟哥破口大罵：「孟都！你這個畜牲，居然想害死我？你還是人嗎？我是你阿哥啊！不但不救我，還想我死，真是狠心狗肺，我不會饒過你。」

孟哥聽得沒有錯，吼喝金花寨的人不要聽從孟哥的的，正是孟哥的親兄弟——孟都。

孟都竟然在這個時候喝叫金花寨的人不要聽從孟哥的說話，其惡毒居心，昭然若揭。

只聽孟都嘿嘿笑了幾聲，冷酷地大聲叫道：「阿哥！不是我想你死，是你的所為不配做金花寨的頭人，你要我們扔鎗投降，何異要我們去死，將金花寨上下老幼幾百口人的生命財產交給青山寨的人？斷送了全寨人的幸福，我不能夠眼看你為了自己，犧牲全寨人的幸福、生命，只好大義滅親。」

蕭原他們雖然看不到孟都，但都聽出他匿藏在七八丈外的地方——一塊大石後面。

本來，孟都跟乃兄在一起的，突然遭受到蕭原和黑牛的突襲，他雖然被擦傷了臂膀側的皮肉，却傷得很輕，發覺乃兄在那刹那連中兩鎗，發出慘厲的痛叫聲，嚇得他像隻受驚的兔子般，立刻竄逃，逃離「險地」。其實，他並不是全因為驚慌，有一半是存了乘機取代乃兄之位的私心。

對於乃兄那個頭人之位，孟都暗中窺覬已很久，苦於沒有機會，如今有了，他怎肯放過。

若孟哥一日不死，他一日坐不上頭人那個位置。

「孟都，你好惡毒啊！」孟哥目眥欲裂，若不是右腿中了鎗，走不動，他真會不顧一切撲前去，宰了孟都這個親兄弟，「我是你親阿哥，你竟然要我死，奪我位，你連畜牲也不如。」

頓一下，又嘶聲大叫：「孟都為了奪頭人之位，連親阿哥也要害死，將來他若是當上頭人之位，以他惡毒陰險的心性，你們會有好日子過嗎？還不是將你們視作豬狗！」

「別聽孟哥胡言亂語！」孟都大叫。「他自尊自大，作威作福的事，你們全都有目共睹，自他當上頭人後，你們可曾有好日子過？我答應你們，若我孟都當上頭人，一定讓你們有好日子過。」

「孟都！孟都！」突然有兩個金花寨的人高聲呼叫。

接下來，其他的人紛紛响應。「孟都！孟都！」的高呼聲响成一片。

「砰」一聲，高呼着的金花寨衆人中，有人向蕭原他們開鎗，接着，其他的人呼喊着，接連向蕭原他們開鎗射擊。

孟哥眼見手下全都背叛了他，又驚又怒，破口大罵，於鎗聲响起

後，蕭原拉他倒落地上，躲避鎗彈，他竟然奮力掙脫了蕭原的拉扯，狂叫着向自己人——本來是他手下——衝去。

令人驚奇的是，本來連站也站不穩的孟哥，居然狂衝出七八步，沒有倒下，可是，於雜亂的鎗聲中，他中了一鎗，身體搖晃了一下，仍然站着，沒有倒下，口裏嘶聲狂叫：「孟都，我死後做鬼也不會放過你，我要找你們算賬！」於狂叫聲中，伸手在受傷的腿上抹了一把血，往臉上抹去，抹得一臉是血，好不恐怖。

苗人中流傳着一個傳說：一個心懷怨恨慘死的人若在臨死前以自己的血塗抹在臉上，死後便會化爲厲鬼，向害他的人報復。

金花寨的人全都被孟哥的舉動看得呆住了，驚恐得不敢開鎗。

因爲，他們都相信那個活靈活現的傳說。

孟都突然從匿藏處標出來，口裏狂叫：「孟哥，你這樣做嚇不倒人的，我要叫你死了也做不成鬼，報不了仇！」一連向孟哥開了五六鎗，其中三鎗是射向孟哥的頭臉的。

孟哥頭臉連中三鎗，被射得有如一個被砸碎的西瓜般，整張臉破裂得一塌糊塗，重重跌倒下去。

「我破了他的法，大家不用再驚怕，他死了不能夠向你們作祟索命。」孟都瘋狂大叫。

孟都是巫師，他那樣說，金花寨的人自然相信他說的話——破了孟哥的法。因此，他們都大聲歡呼起來。

兩下鎗聲却震斷了金花寨人的歡呼聲，代之的是一聲慘厲的呼叫，一個人重重地跌倒下去。

金花寨的人全都呆住了。

因爲，中鎗倒下的，是孟都！

孟都倒下後，跟他的兄弟孟哥一樣，一點動靜也沒有。

一個人自孟都倒下的地方數丈外一叢草樹後站起來——是蕭原。

射殺孟都那兩鎗，就是他射的。

原來，他於孟哥掙脫他的拉扯後，伏倒下去，立刻向阿岩打個手勢，然後疾竄出去，欲掩到孟都藏身的石後，將他制住，脅逼金花寨的人投降。他才竄出一半，孟都已從石後標出來，射殺親兄孟哥，蕭原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臨時改變主意——瞄準了孟都一連向他開了兩鎗，將他射殺。

「孟哥兄弟已死，你們還不跑回寨子，還替誰賣命？」蕭原向驚呆住的金花寨人呼喝。

金花寨的人眼見頭人、巫師皆死了，等如無頭蛇一樣，被蕭原一喝，心頭震動一下，發一聲喊，紛紛地向寨子方向跑回去。

金花寨內的人早已被驚醒過來，寨裏火光點點，人影綽綽，不少人站在寨沿前緊張地觀望着——雖然望不到什麼。

蕭原鬆口氣，正欲向孟都走去，看看他是否死了，阿岩他們發出一陣歡呼聲，從伏着的地方跳起來，奔前去。

蕭原禁不住扭頭回望。

因他聽到麗珠狂喜的歡叫聲：「原倌，眞了不起啊！」

就在這時，三下鎗聲連續響起。

向前跑過來的人中，有兩個人應「鎗」倒下。

其他的人立刻散開，伏下。

蕭原大驚回望，只見一人抬起上半身，倏地又重伏下去。

他恨怒得咬牙連向那人開了五鎗。

那人被射得在地上震動了幾下，寂然不動。

那人竟然是中鎗後，倒地動也不動的孟都！

他剛才原來並不是眞的咽了氣，臨死也要找個墊背的，此人心腸眞是惡毒。

「阿呆，你怎麼哪！」

「麗珠！麗珠中了鎗呀！原倌！」

阿岩等人驚呼大叫。

蕭原心膽俱顫，慌忙向阿岩他們撲過去。

* * *

麗珠死了。

阿呆也死了。

麗珠是胸腹上中了兩鎗，阿呆則是胸膛多了個血孔。

阿岩他們驚慌忙亂地扶起麗珠跟阿呆兩人。

蕭原撲到麗珠身前，跪倒下去，一把將她抱住，嘶聲大叫：「麗珠，麗珠，妳醒醒，張開眼看看我呀！」

麗珠確是張大眼，不過眼珠已凝住，而且目光渙散，臉上露出的歡笑亦已凝住，並沒有回應蕭原的嘶叫。

蕭原的嘶叫變成狂叫：「麗珠！妳不要死，不能死的呀，我要帶你回南寧，離開這裏，妳會替我生孩子，我們開開心心過活……」

夜空中，蕭原的嘶叫聲淒厲地迴蕩着……

* * *

蕭原親手葬了麗珠，還有他倆的骨肉——還未出世的孩子。

對於這個地方，他一生一世也忘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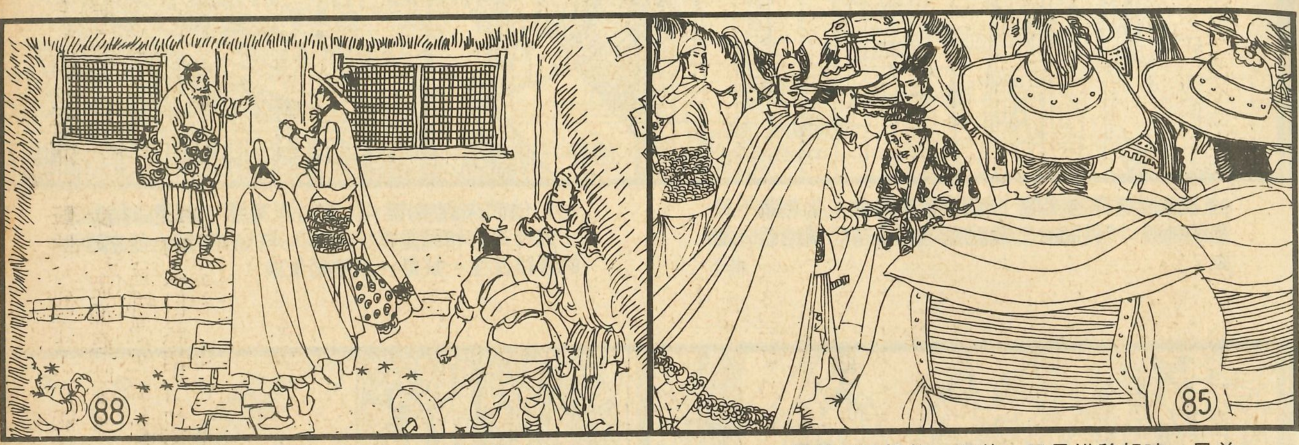
他木然離去，並帶同阿岩、黑牛、阿木、阿白等六人，離開了令他刻骨銘心的地方。

（完）

再生緣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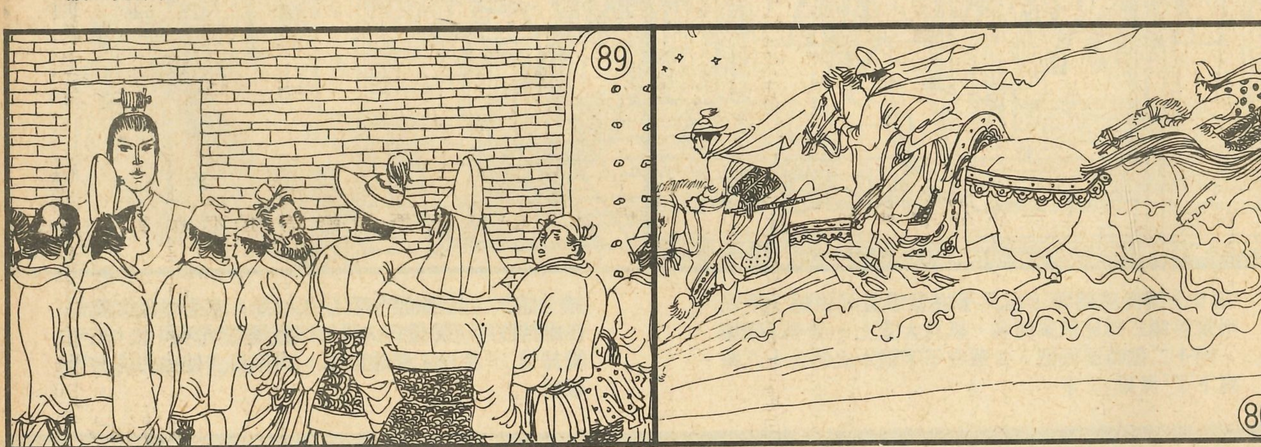
昏君試探（下）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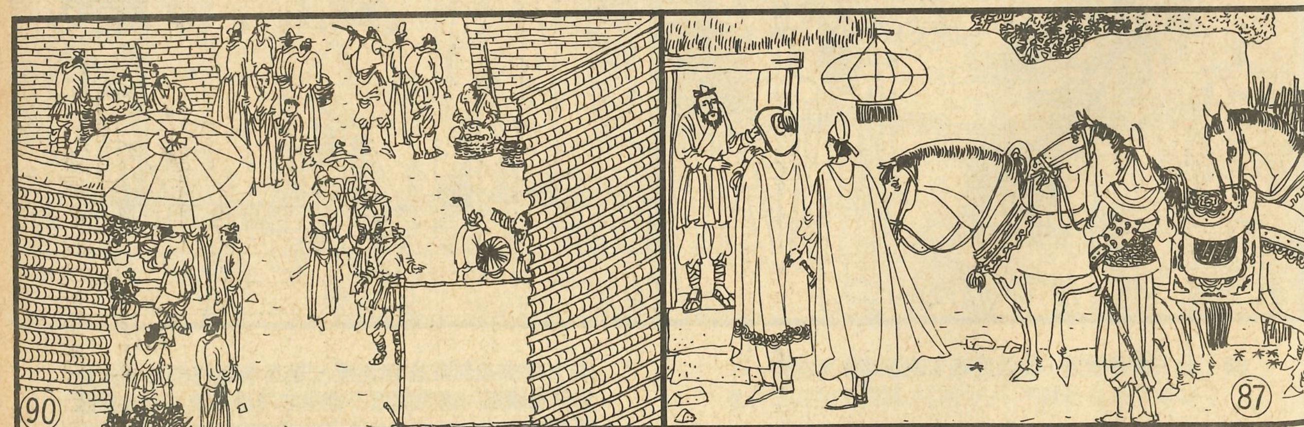
85　三兄弟結拜暢飲。酒後，已是雄雞報曉。兄弟三人拜別老夫人、長華以及各關口的頭領，揮淚啟程。

88　誰知高升客店也住滿了人，高老闆是個熱心人，見三個武生實在無處可去，便把自己的住房騰出來讓三兄弟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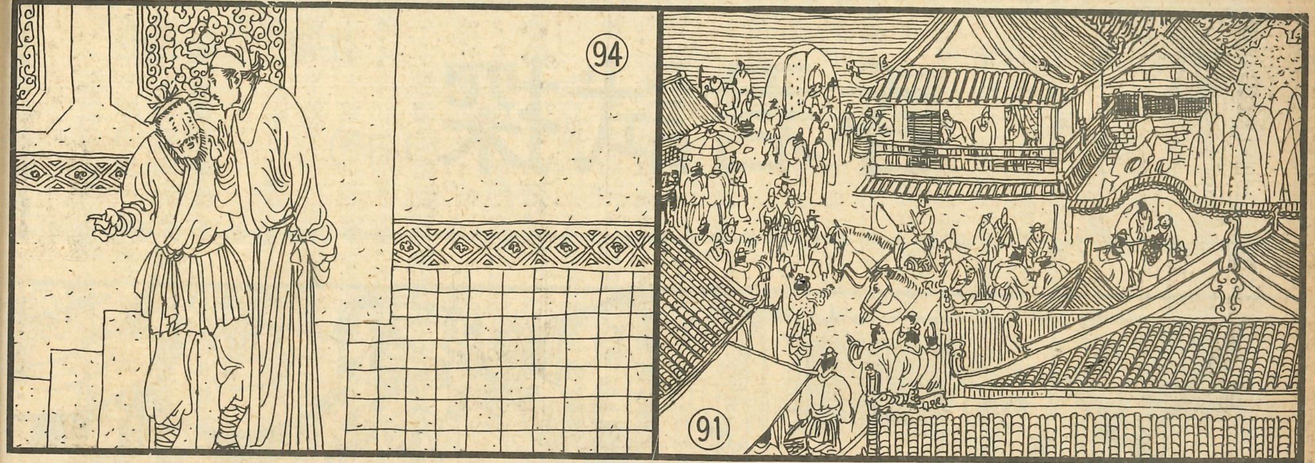
86　弟兄三人，披星戴月，馬不停蹄地向京城趕去。雖說到處張貼着少華的圖影，衛蛟又是女扮男裝，一路上却平安無事。

89　一切安排停當後，熱心的老闆又領他們三人到兵部衙門去報名。少華一眼看見城門上邊懸掛着緝拿自己的圖像，頓時緊張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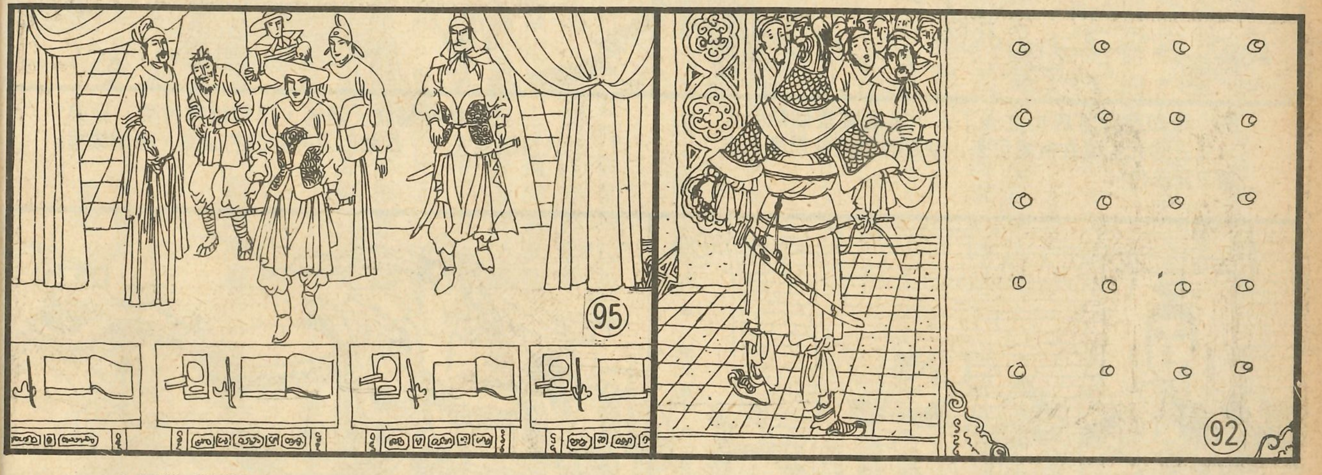
87　八月初十，弟兄三人到達京都彰儀門外，一連走了六家客店，家家客滿，住的都是前來趕考的武生。最後，他們在太平胡同找到了一家不大的客店，名叫高升客店，便想在此住下。

90　友鶴和衛蛟連忙擋住少華，三人擠在高老闆身後混進了城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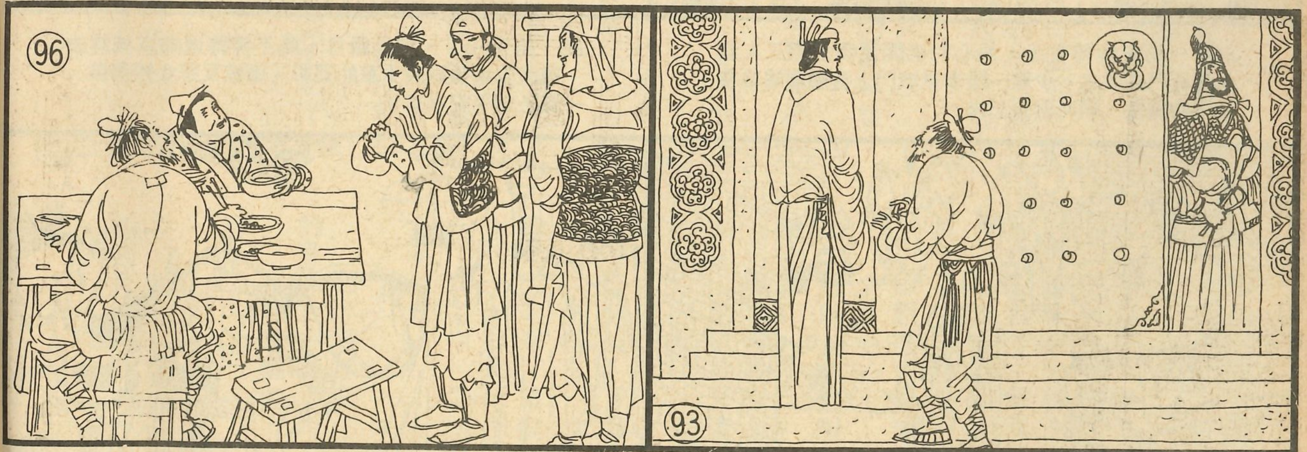
91 他們來到街市，祇見街道寬闊，兩邊店鋪繁多，還有茶館和說書場。城內人來人往，加上前來趕考的各路武生，眞是一派熱鬧景象。

94 金標見是高老闆，忙問他有何事？高老闆不好意思地說：「外面有三個武生，能否求您讓他們先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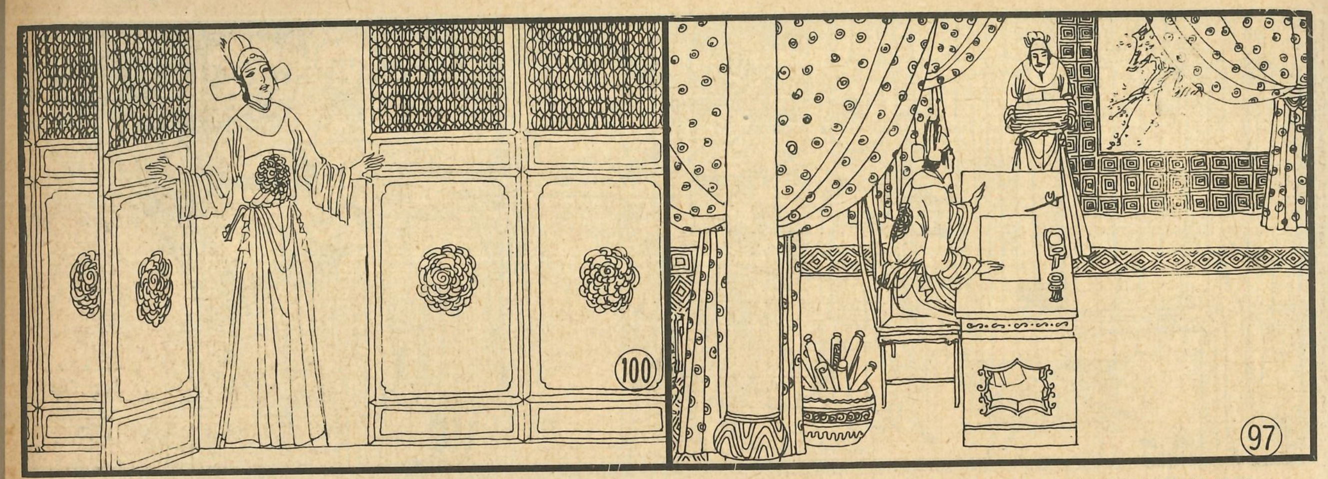
92 這天，兵部衙門前人山人海，當差的揮舞藤條在維持秩序。弟兄三人見此情景便想明天再來，高老闆却說：「每日人都這麼多，還是我去替你們通融通融吧。」

95 金標微蹙眉頭，但又不好意思當面拒絕，便吩咐當差領三弟兄前來報名。祇見大堂上一溜十二張桌，用十二個時辰編號。少華在子字號本上的九十八頁寫下了「黃華」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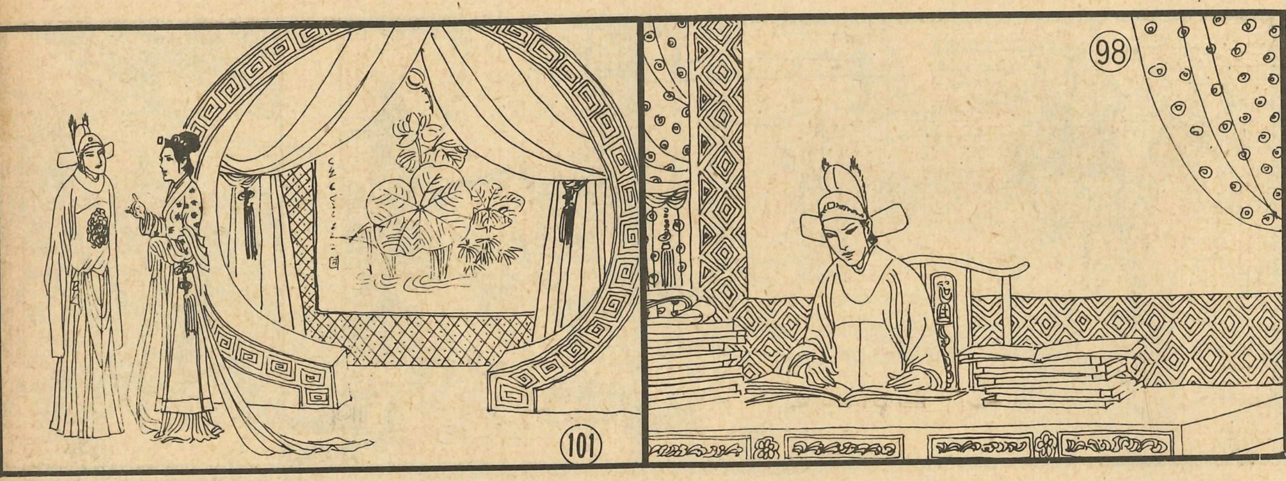
93 原來兵部堂諭官金標，是高老闆的街坊，此時正站在廳前。高老闆好不容易才擠過人羣來到金標面前。

96 三人辦完手續，回到客店，連連感謝高老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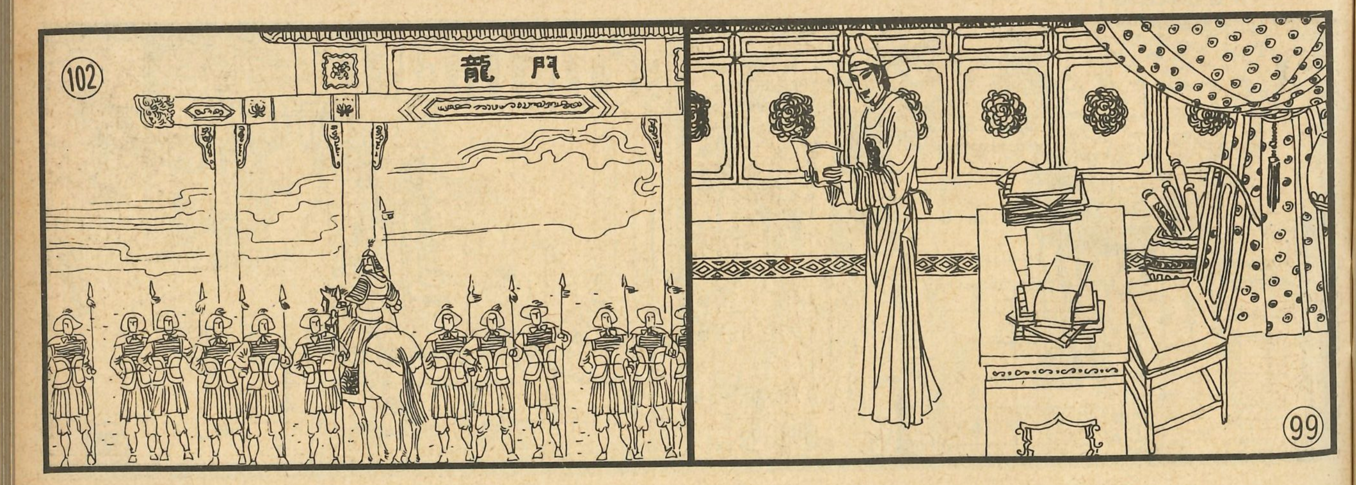
97 此刻，兵部主考孟麗君正坐在簽押房中等着金標送報名錄，連日來總不見皇甫少華的名字，她愁眉不展。

100 孟麗君轉而又想，自己並未見過皇甫少華，即使眞是他，也認不出來，不禁又發起愁來。



98 待金標捧上武生名錄，孟麗君滿腹心事，慢慢地翻看着。

101 孟麗君愁容滿臉坐轎回府，將對黃華的猜測告訴了映雪。映雪在當初少華比箭奪婚時是見過他的，便仔仔細細地將少華的長相講給麗君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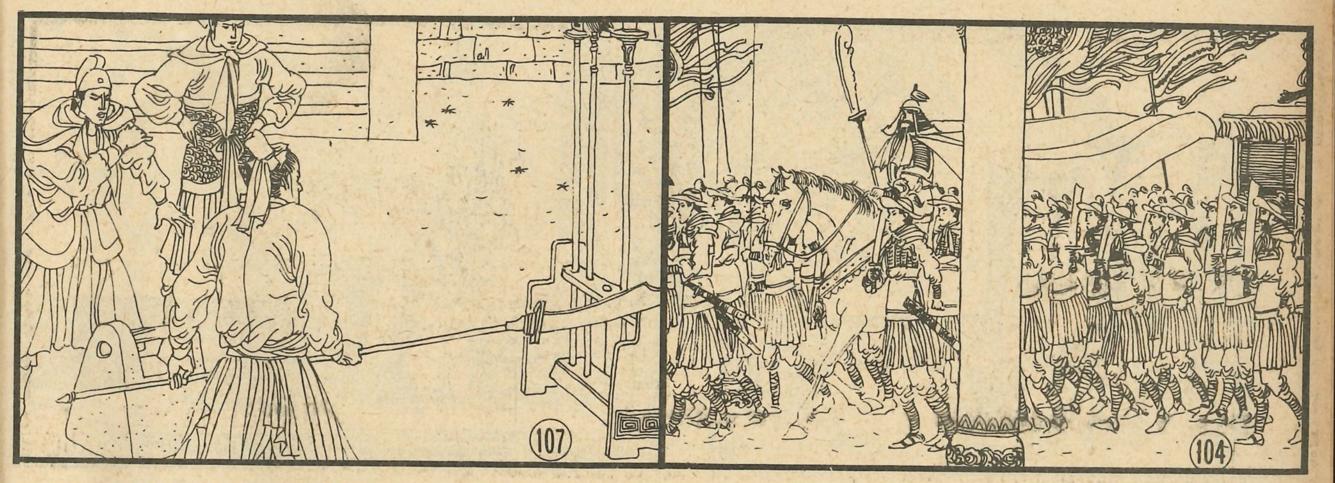
99 突然，她看見「黃華」二字，心裏不覺一動：若是在這二字中間添上「甫少」，不就是皇甫少華嗎？

102 轉眼已到八月中秋開考之前，十四日夜間武場大門敞開。這是個能容納幾十萬人的圓形御校場，內外有六千御林軍把守；周圍是給各地武生休息的帳篷和栓馬樁。考武廳前立一牌樓，上書「龍門」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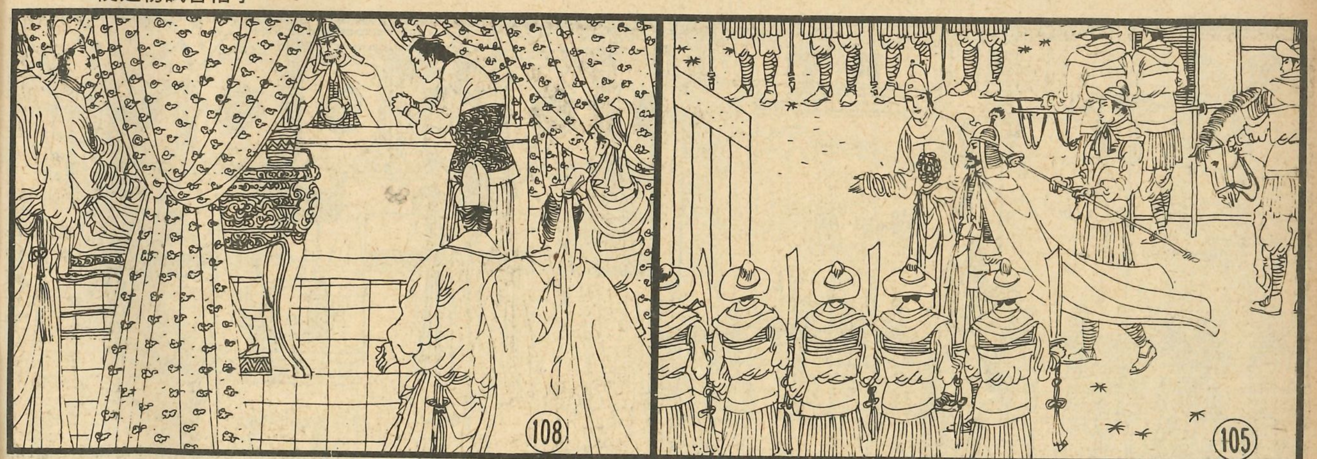
103 燈籠火把照得場內外如同白晝，顯得異常壯觀，友鶴弟兄三人來到南場門，下馬驗証入場。這時趕考的人已像潮水般擁進場來。

106 少頃，主考大人宣佈封閉場門，一聲炮響，場內外斷絕了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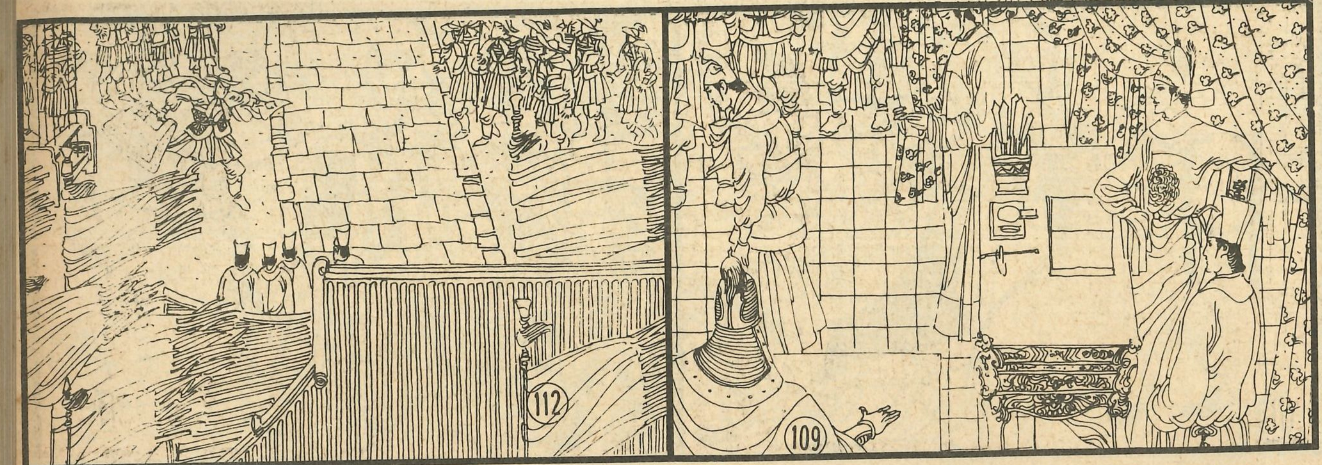
104 黎明時分，三聲炮響，主考大人乘坐大轎，副主考楊韜騎着一匹高頭大馬，前呼後擁，進入考場。

107 演武廳前已擺好考試時用的刀、槍、弓、箭等。武生要通過這樣三道程序：首先連續托舉三次千斤石；其次手握百斤大鐵刀，揮舞四方；最後要開鐵胎寶雕弓，連開三下，做到弓開滿月。考者通過這三試，便是初試合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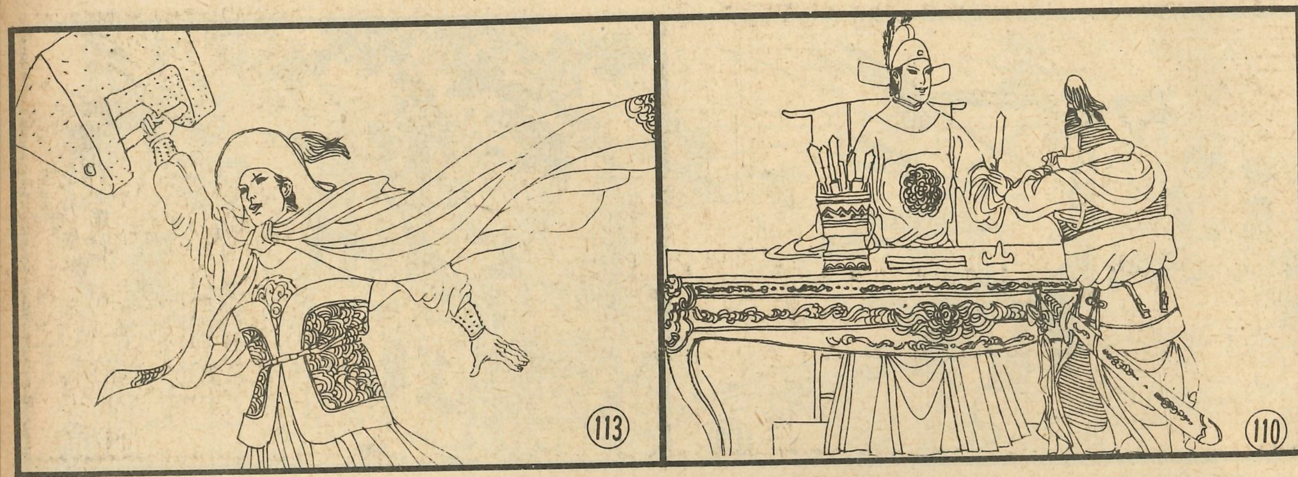
105 轎子直抬到演武廳前，正、副主考走上演武廳，主考在虎案後坐定，副主考坐在一旁的皮榻上，兩邊站着隨從武官，三班衙役，聲勢浩大，威風凜凜。

108 初試合格後，還要考射箭、步箭、馬箭，此項考試通過，由副主考考武生戰場經驗，最後由主考考兵書戰策、天文地理、軍事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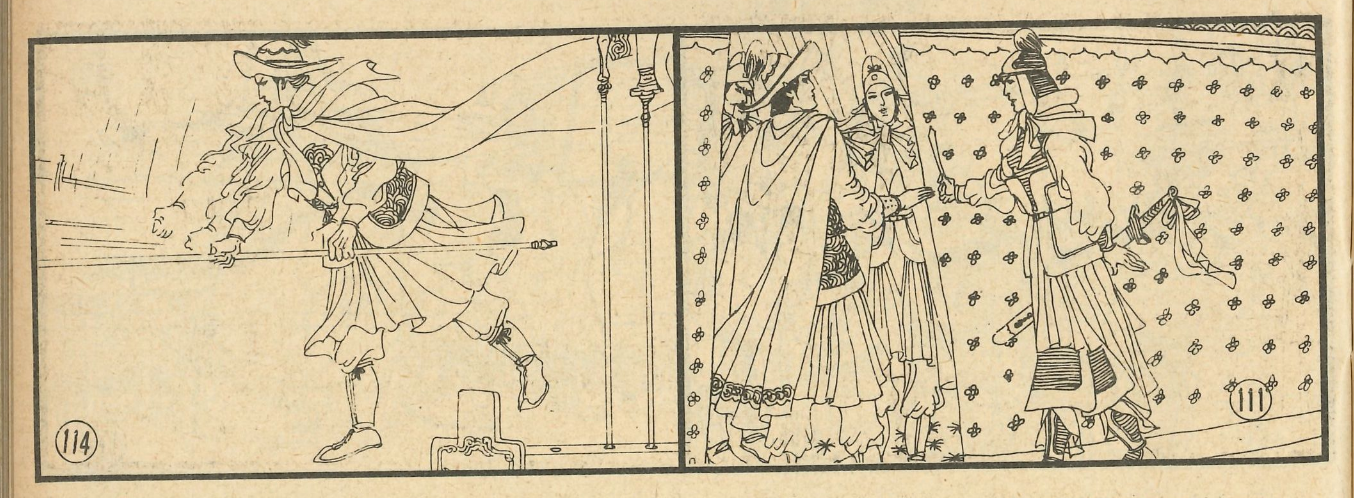
109 考試開始，孟麗君一心讓黃華早試，便沒有按部就班地點人，前後考了各地二十幾個武生，均因文不熟，或武不精而落第。

112 少華來到演武廳前，先向主考大人拱手致敬，又繞場一週向各路武生致意，然後挽起袖口立成騎馬蹲襠式，運氣兩臂，毫不費勁地抓起了千斤石，慢慢托過頭頂，站直身體。場下一片喝彩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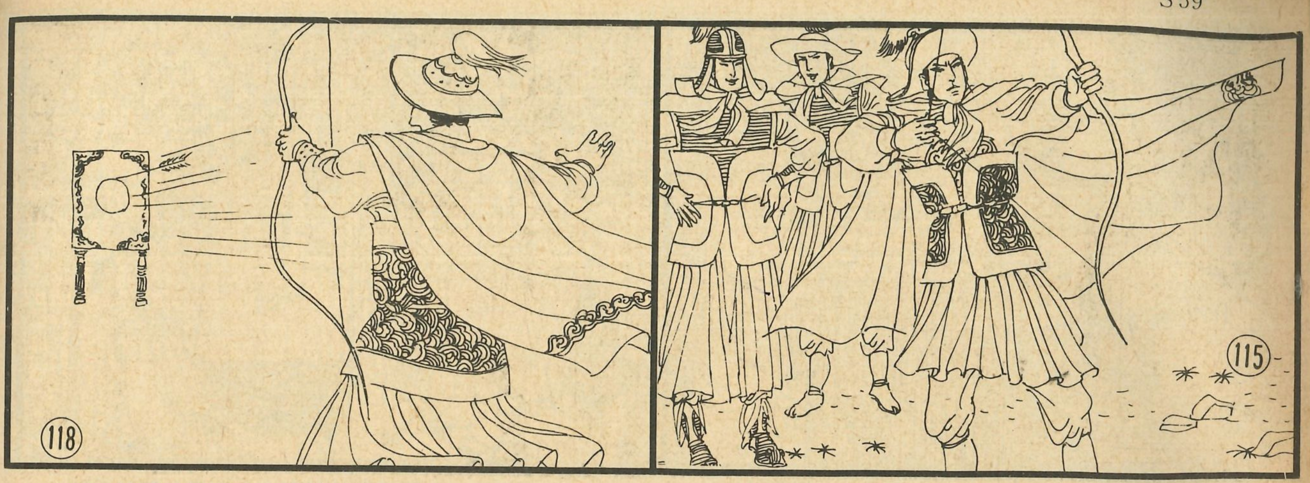
110 孟麗君見時機差不多，便傳令堂諭官帶黃華上。

113 然後，少華將千斤石慢慢放下，在離地一尺遠時重又托起，竟連續托了六次，場下人個個驚嘆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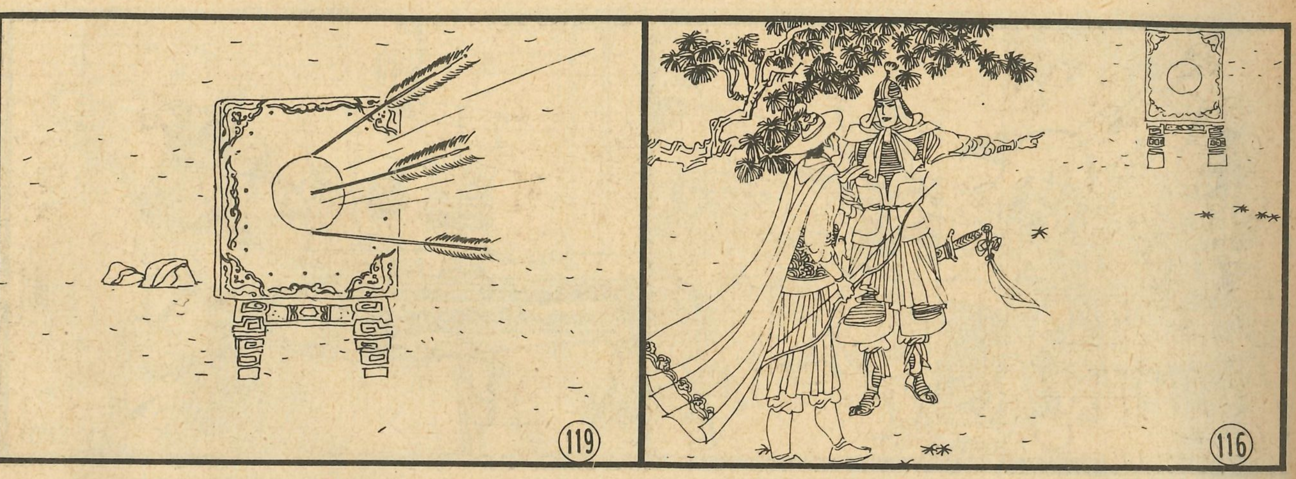
111 堂諭官一溜小跑來湖南篷下傳黃華考試。此時，少華早已憋足了氣，躍躍欲試了。

114 少華放下千斤石，又走到刀架前，抓起百斤大鐵刀，四面揮舞，輕鬆自如。



115 隨後，少華拿過鐵胎弓，擺好騎馬勢，連開了十下，每下弓開滿月，場下喝彩聲如雷鳴一般。

118 於是他的第一支箭就射在了紅心的上邊，場下頓時議論紛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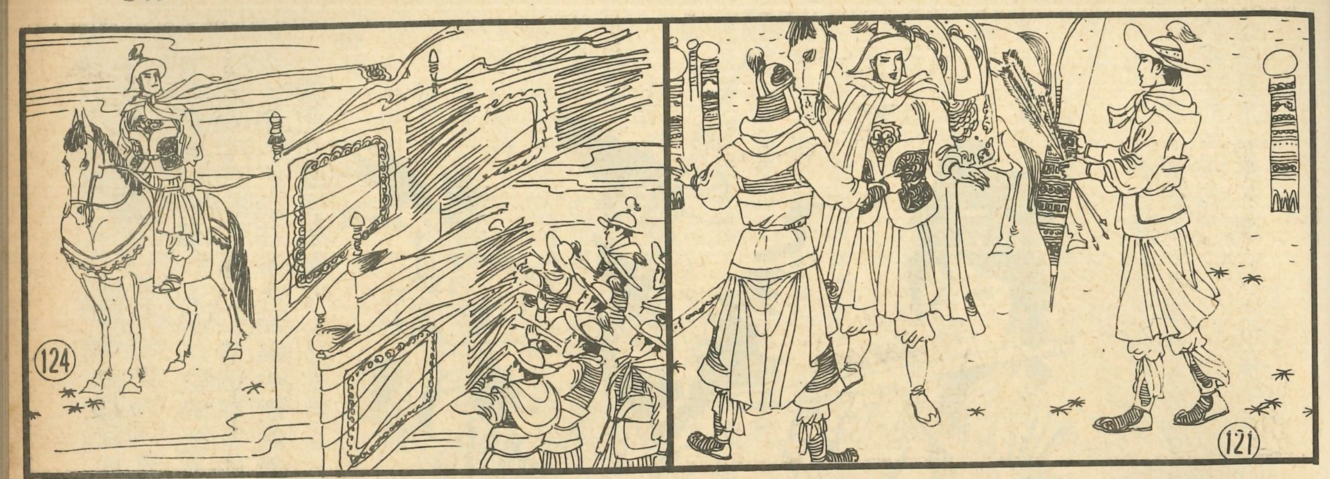
116 堂諭官也爲少華叫好，他興高采烈地領着少華來到射箭的地方，祇見百步外有一個牛皮做的箭靶，正中有碗口大一個紅心。

119 少華毫不驚慌，拉開弓射了第二箭，却射在紅心下面，正當場下嘩然時，他將第三箭射在了紅心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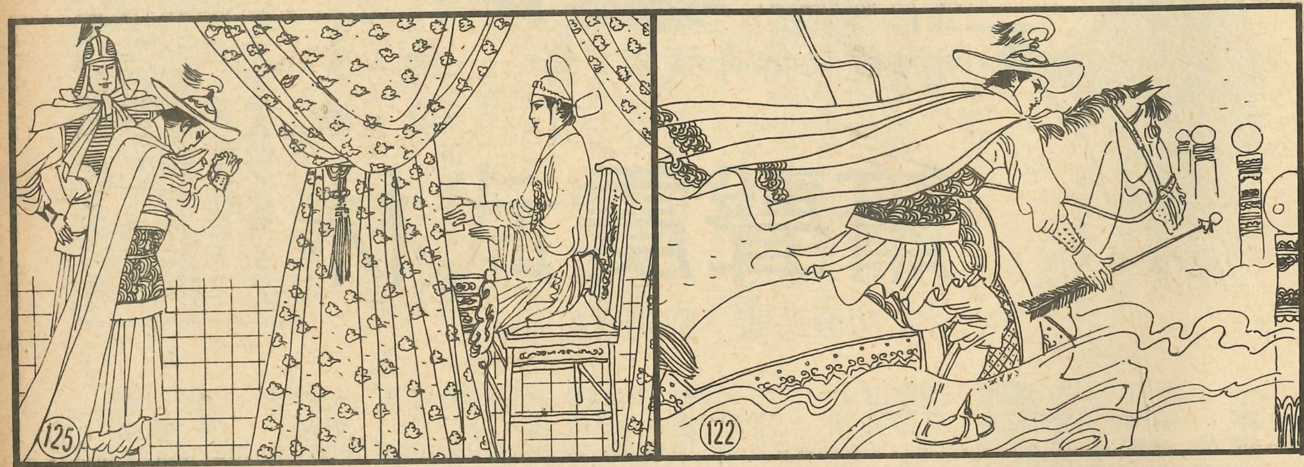
117 少華拉開箭心想：三箭要射中紅心太容易了，在師父那兒射一百五十步遠的箭法，還要射中香頭。讓我射個花樣給他們看看。

120 原來他的這種箭法叫三才箭，第一箭叫天箭，第二箭叫地箭，第三箭叫人箭。有了這三才箭法，在戰場上，上射敵眼，下射敵心，三射敵喉。大家無不爲之拍手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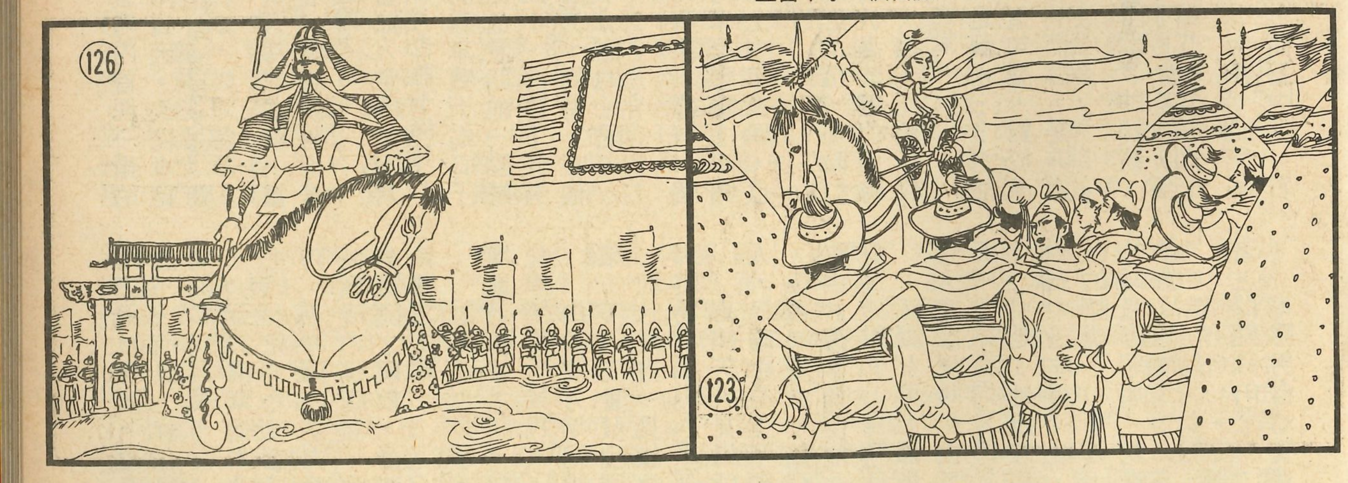
121 堂諭官又領少華來到馬箭道，此道有二百步長，每隔五十步立一木杆，上面釘一個黑皮球。騎馬人一路跑馬，需用三箭射中三個黑皮球。少華却領了一支箭，衆人十分詫異。

124 這一招看得在場的所有武生無不咋舌讚嘆，喊聲和鼓掌聲經久不息。號鼓手更是起勁地吹號擂鼓，場上歡聲雷動。



122 少華一手執弓一手拿箭，這種箭是特製的，箭頭用布包好，裏面裹上石灰。祇見他兩腿一夾馬肚，衝進跑道，說時遲，那時快，少華以箭扣弦，算準距離，噹！一箭正中皮球，又立時彈了回來，却在黑球上留下了一個白點。

125 堂諭官高興地領着少華來到演武廳前，廳前大小考官無不暗暗讚嘆。孟麗君努力掩飾着自己高興的神情，傳令讓副主考上場與黃華比武，一心想考考他的其它武藝。



123 待箭彈回來之際，少華已策馬趕到，伸手接過箭，又射第二隻皮球，然後以此方法再射第三隻球，這樣連射三箭，最後箭還在手中。

126 副主考得令，正一正黃金盔，踏蹬上馬，手提金背大刀，來到五彩牌坊龍門下。這楊韜官封大將軍，身經百戰，武藝高强。當差的都爲年輕的少華擔心，欲知少華能否過關，請看第五集《少華封王》。

（本段完）

上文提要：斷腸簫崛起武林是近幾年的事，但無人能知這吹簫者是怎樣的一個人，或男或女是個謎，只不過有人曾聽聞過此簫聲，其威力之奇詭令人膽寒。正值北國大明湖的仲秋夜，在那千佛山山頂上站着個駝背的青年人似有所待，遇到昔年知交之友，兩人正談往事，幽幽中聽到簫聲，同時也引來車家堡女少堡主，一場新仇舊恨展開了……



湖海詭秘傳奇故事／楊柳・文／可飛・圖

簫聲震武林

玄功廢惡寇　馭劍誅奸徒

車家堡是山東境內首屈一指的武林世家，堡主車嘯天，武功卓絕，佳名遠播，武林同道尊之爲「賽孟嘗」而不名。

「賽孟嘗」車嘯天功成名就，富甲一方，威震魯省，應該說得上是志得意滿，了無遺憾才對。

但天下事能盡如人意的並不常見，對車嘯天而言，也並不例外。

也許是上蒼認爲車嘯天的日子過得太舒服了，而故意給他一點缺陷，使得他年逾四十，而膝下僅有一個女兒——車勝男，同時，在他四旬華誕的那一年，他的元配夫人也因病而去世了。

車家堡偌大的事業，沒有一個承繼人，本已使得車家堡堡主車嘯天暗懷隱憂，再加上中年喪偶，自然使得他更爲消沉了。

就當車嘯天意志消沉，不時以酒消愁之時，卻由於湯紫烟的適時出現，使得他精神大振，而重新恢復了他以往的蓬勃生氣。

有人說：女人是禍水……水能覆舟，也能載舟，這句話，對於湯紫烟對車嘯天的影响而言，是非常之恰當的。

車嘯天既有「賽孟嘗」的綽號，自然是平常好客，門下食客數以百計。

當然，這些門下食客，都是學有專長的武林人物，而石中英、石中玉與林化民，也是車家堡的門客之一，而且，林化民與石氏兄弟之間的私交甚篤。

至於湯紫烟本是一個馬戲班班主的女兒，乃父由於賣藝途經歷下時，不幸因年老力衰，及昔年練功時所受內傷復發，而突死異鄉，馬戲班隨之解散，湯紫烟却成了流落異鄉之孤雛。

說來這也是孽，就當湯紫烟處境進退維谷之間，却被車嘯天的女兒車勝男所發現。

由於雙方年紀相若，也很談得來，不但不會發生同性相斥的現象，而且雙方一見如故，車勝男並立即將湯紫烟引入車家堡中。

車嘯天一見湯紫烟，即驚爲天人，而暗中滋生了納妾繼室的意圖，但由於雙方年齡相差太遠，同時也由於湯紫烟是他女兒的閨友，祇好將這點私心暗地深藏在心底下。

江湖女兒大都是不拘形跡的，進入車家堡後的湯紫烟，不久即與石中玉結識而感情也日益增進。

可是，她沒想到，車勝男早就對石中玉吃得死脫，視石中玉爲自己的禁臠了。不過，石中玉所傾心的却是湯紫烟，對車勝男，僅僅是虛應故事而已。

這情形，一被車勝男察覺，三者之間關係的惡化，自是難免。

車勝男自幼養尊處優，如果天上的星星能摘下來，乃父也會不計代價去滿足她的。

試想，像這樣一個嬌縱成性的千金小姐，怎能在感情上承受此種打擊。

但她雖因自幼嬌縱而任性，處事却頗爲冷靜，而且城府也極之深。

她深深明白，男女之間的感情糾紛，是不可能憑藉家勢，强施壓力所能解決的。

因此，當她發覺他們之間的三角戀情之後，却不動聲色，而先行獨自冷靜地想好了一個她認爲很絕也很妙的計劃之後，再去跟乃父商量。

由於車嘯天本人對湯紫烟早存有染指之心，儘管他對愛女的計劃認爲不光明，也太過殘忍，但在色令智昏的情況之下，他也昧着良心，予以支持。

於是石中英被藉故派往外地。

接着，石中玉神秘的病倒了。

石中玉的病，不但神秘，也很離奇。

因爲，由外表看來，毫無病容，一切都很正常，却就是昏迷不醒，因而使得羣醫束手，莫可奈何。

當然，此情此景之下，最着急的是湯紫烟和林化民兩人。

其次，車嘯天父女也表現得非常熱心，出錢出力「延醫」都不遺餘力。

但這些都無濟於事，石中玉仍然是昏迷不醒，最後由車勝男獻計，她認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建議乃父四處張貼榜文，祇要有人能治好石中玉的奇症，不計任何代價。

這一着，倒還管用，榜文貼出三天，就有人應徵。

那是一個白面無鬚，長得頗爲英俊的壯年江湖郎中，替石中玉檢查過脈象之後，即很有把握的表示，保証能藥到病除，但他所提出的條件却非常苛刻，那就是要湯紫烟嫁給他爲妻子。

這條件，湯紫烟當然不答應，但是爲了個郎的生命，並經車嘯天從旁開導之下，湯紫烟與那江湖郎中，雙方都讓了步。

那就是江湖郎中不再要湯紫烟下嫁，祇求一夕溫存，並可先行將石中玉救醒，祇要車嘯天出面保証能履行條件就行了。

而湯紫烟在無可奈何之下，也不得不含淚應允。

於是，石中玉的昏睡奇症霍然而癒，而湯紫烟却不得不履行諾言，忍受那個江湖郎中的蹂躪。

但事情眞是巧得出奇，就當湯紫烟忍辱含汚，履行那個江湖郎中的「一夕溫存」的諾言之時，石中英也適時趕了回來，而車家父女在石中英面前，却又是另一套說詞。

他們向石中英說，湯紫烟是一個喜新厭舊，水性楊花的淫賤女子，與石中玉要好的同時，又跟一個採花淫賊勾搭上。而且，戀奸情熱，對石中玉暗下慢性毒藥，欲將其置於死地。

這一套說詞雖然大出石氏兄弟的意外，但由於前有石中玉的昏迷不醒，後有目前的「捉姦成雙」，却也不由他們不相信。

不過，由於石中玉與湯紫烟僅係一對情人而並未正式成婚，因此，石氏兄弟當時並未採取捉姦的行動，僅於翌日由石中英出面，直率地向湯紫烟說明，石家清白家風，不能由一個已失貞的媳婦所玷辱，如果湯紫烟對石中玉的感情是出自一片眞誠，就應該成全他，不許再予糾纏，最好是悄然離去。

石中英根本不予湯紫烟任何解釋的機會，說完這些之後，立即揚袖而去。

湯紫烟滿腹辛酸，滿懷委屈，無處訴說，也無人可以訴說，甚至於她要求見石中玉最後一面也不可得，悲憤之下，幾乎痛不欲生。

也就在這時，車嘯天却獨自趕來，向她假情假義地，加以勸導，也表明自己的心意，願意收留她作爲繼室。

湯紫烟當然不會答應，但她自幼在江湖中成長，深知江湖上的險惡，也深知自己這離奇的遭遇，必然內有某種的陰謀，若處理不妥當，極可能會危及二條人命了，此時，她已懷了三個月的身孕。

按說，目前的寃屈，使她了無生趣，對本身的生死已看得很淡，但當她想到對方陷害她的陰謀時，一股强烈的復仇意念，使她決心要堅强地活下去。

因此，儘管她不接受車嘯天的要求，却不便堅拒，而不得不與他虛與委蛇，然後，藉機悄然離去。

當她隨乃父在各地賣藝時，曾經遇上一位老尼替她看相，但祇是搖頭嘆息，却不說出結果，經她一再求之後，那老尼才說：「三年之內，妳必然會遭遇到極難解決的困難，到時候，可到白石庵去找我，也許會對妳有點幫助的。」

所以，當她走投無路時，就想到了那位老尼的話。

最初，她祇想找一個棲身之所，將腹中的小孩生下再說，却想不到那位老尼却是一位身懷奇技，而不爲人所知的絕代奇人。

湯紫烟這一投奔過去，不但有了棲身之所，也成就了她母女倆的一身無敵武功。

當湯紫烟以一聲長嘆結束了她的談話時，石小玉却搖撼着乃母的肩膊道：「娘，他們使的是什麼陰

謀，您還沒有說明哩！」

湯紫烟苦笑道：「傻丫頭，妳平常的鬼聰明，到了哪兒去了。這故事很明顯，還用得着我另加說明嗎？」

「這是說，」石小玉連連眨動着大眼睛，「石中玉，啊！不，現在，我該叫他爹了，是嗎？」

「嗳……」

「當時我爹的病是他們故意弄的手腳？」

「不錯，當時，妳爹所中的，祇是一種普通的千日醉，所有經他請來的名醫，也是被他事先所收買的，所以才一致表示束手無策。」

話鋒略為一頓，又接着說道：「還有，連我當時接受他們的混賬條件，也是在一種半昏迷的神智下……」

石中英忍不住的截口問道：「他們也在妳身上作過手腳？」

湯紫烟道：「如非他們在我身上事先作了手腳，當時我不會接受那種條件，二位該相信我，該明白我，生死事小，失節事大，我既然深愛着石中玉，如果是在神智完全清醒之情況下，我是寧可一死殉情，也不會接受那種混賬的條件。」

石中英皺眉自語道：「他們為什麼要兜那麼大的一個圈子呢？」

林化民搶先接道：「這理由很簡單，就是為了使你這個糊塗蛋中計，便於石中玉心甘情願地，重行回到車勝男的懷抱中去。」

石中英一挫鋼牙，說道：「該死，我眞該死……」

林化民猛地灌進了一杯美酒，截口冷笑道：「你的確是該死，因為，你無形中成了他們的幫兇。」

湯紫烟長嘆了一聲道：「二位，事情都已過去了，不再提了。」

石中英長嘆一聲道：「紫烟，說實在的，如果妳能狠狠地罵我一頓，甚至揍我一頓，也許我會好過一點……」

林化民道：「不用罵你，也不用揍你，祇要你戴罪立功，陪我殺進車家堡去，先將你的弟弟解救出來就行了。」

石小玉皺眉問道：「林伯伯，難道我爹一直到現在，都一點也不知道這些情形？」

林化民道：「看情形，他是不知道，否則，如果他明知妳娘為他含寃忍辱，受苦受難，而仍然無動於衷，在車家堡享受他的溫柔艷福，那他就不算是個人了。」

接着，他又加以補充道：「當然，我認為妳爹還不知道，是有根據的，那就是經我這十多年來在暗中觀察所得，妳爹雖然貴為車家堡的嬌客，但却不過問堡務，也沒在江湖上走動過，而車家堡上上下下的人，口中所提到的，是堡主，少堡主，和辛總管，却從未有人提過這位乘龍快婿，這足以證明他在堡中並不得意，不得意仍然是呆在堡中，更足以證明他對過去的一切，還是一點都不知情，而更有力的直接證據，是方才車勝男決心要將你我殺死以滅口。」

石中英點點頭道：「對對……我也常常想，中玉不是那樣混賬的人，如果他已知道內情，就早該有所表示的了。」

林化民冷冷地接道：「對了，你既然早在十二年之前，就已知道內情，却為何不暗中向中玉說明？」

石中英苦笑道：「林兄，請原諒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常想，憑我石家兄弟，要應付車家堡採取行動，無異是以卵擊石，如果我提前把內情告訴中玉，可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我才不得不藉機遠遊，希望能找到紫烟和你老兄之後，再共商良策，想不到這一蹉跎就是十多年，一直到今宵，才算如願以償。」

林化民截口接道：「夠了，我越聽越惱……」緊接着，又向湯紫烟道：「紫烟，現在，妳是三軍司令，該如何安排，我們全聽妳的調遣。」

但湯紫烟目注窗外，幽幽地說道：「朋友，大方一點，進來坐坐吧！」

這一來，自然使得林化民、石中英二人臉色為之一變，心中暗覺慚愧不已。

但湯紫烟也是臉色微變地「唉」了一聲道：「好高明的輕功！」

同時，遠處也傳來一聲深長而又模糊的嘆息。因這嘆息聲已去太遠，也模糊，以致沒法辨別，這發出嘆息的人究竟是男人或者是女人。

石小玉一挑秀眉道：「娘，我去追……」

湯紫烟截口接道：「人家已到了百丈之外，而且那人的輕功決不在妳之下，不必白費精神了。」

石小玉道：「娘，妳早就發覺那斯在外面偷聽？」

湯紫烟道：「是的，我們一開始喝酒，那人就到了，但他很小心，不敢欺近十丈之內來。」

林化民接口問道：「紫烟，妳以為那是什麼人呢？」

湯紫烟道：「連他是友是敵，也沒有分辨得出，我又怎能審斷他是誰？」

石小玉道：「娘，莫非是車勝男？」

「很難說。」

「娘，方才，妳們沒有交手？」

「傻丫頭，說話沒頭沒腦的，妳說的是不是指我和車勝男？」

「是啊！」

「她連我的面貌都沒有見到過，怎會交手呢！」

「這是說，她的輕功比不上妳？」

「不錯，她的輕功比我略遜一籌，但她的武功却不一定比我差，而且車家堡中最扎手的人物，並非車家父女，而是他們的總管，也就是車勝男的姘頭辛超。」

石中英訝問道：「會有這種事？」

湯紫烟道：「這是絕對正確的，說起來，辛超的武功也是源出於白石庵的。」

「辛超居然會是跟妳同門？」

「不！那斯的武功雖然也是出於白石庵，但却不能算是我的同門，而且，我此番到歷下來，主要還是代恩師清理門戶，其次才是了斷我自己的恩怨。」

此時，天色已經大亮，滿桌的酒菜，絕大部份都進了林化民的肚子裡，酒足菜飽之餘，林化民一掌將桌頭燭火擊滅，含笑問道：「紫烟，既然妳與辛超不算是同門，又怎能用上清理門戶的字眼？」

湯紫烟笑道：「看來，我必須多費一點點唇舌才行了。」接着，却是輕輕一嘆的道：「在我入山之後，恩師收過一位綺年玉貌的俗家弟子，當然，現在說來，應該說是我的師妹，我那位師妹，資質特佳，成就比我高得多，但沒有機心，心地又太過善良，而且也缺少江湖閱歷，由於這些致命的缺點，藝成下山不到一個月，就遭辛超的暗算而死，她手中一本武功秘笈也到了辛超手中，這已經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

林化民「哦」了一聲道：「對了，車家堡倒行逆施，無惡不作的作風，也是最近五六年以來的事，看情形，必然是受了辛超獲得那本武功秘笈的影响。」

「不錯。」

「那麼，令師為何不早點清理門戶，而任由那姓辛的為害江湖呢？」

湯紫烟苦笑道：「林大哥，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

「好，駝子洗耳恭聽。」

「事實上，恩師是於我師妹被害一年之後，由於沒有音訊才親自下山查詢，但辛超的手腳乾凈俐落，毫無線索可尋，一直到第三年，也就是辛超仗着武功已有成就，而開始為患江湖時，我恩師才查出事實的眞相。」

「當時，令師為何不殺了那雜種？」

「因為，恩師已在佛前立誓，終身不開殺戒。」

「所以，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將這一副千斤重擔，交與你們母女兩人。」

「是的，但我很慚愧，入門比師妹早，成就比師妹差得多，所以，恩師雖然急於想清理門戶，我也急於想早日了斷私仇，却一直到三年之前，她老人家才很勉强放我下山，而且，行前還一再叮嚀，必須等小玉能作我的得力助手，才准採取行動，因為，辛超羽翼甚豐，憑我個人的力量，勢將難免顧此失彼，因而最近三年來，我祇好以斷魂簫的神秘身份在江湖上活動，一方面却全力培植小玉這丫頭。」

石中英禁不住長嘆一聲道：「紫烟，這十幾年的漫長歲月，可眞夠妳挨苦了。」

湯紫烟嬌笑道：「石大哥，我總算熬出頭了，小玉丫頭已夠資格作我的主要助手，現在，又得兩位大哥的協助，我更是放心了。」

「我們？」林化民苦笑道：「妳說我們兩個也可以協助妳？」

「不錯。」

「照昨宵在千佛山頂的經驗來說，我駝子祇能幫妳喝酒。」

「別長他人志氣，兩位大哥，我一定有辦法在一個月之內，使兩位成為我得力助手。」

石中英笑道：「紫烟，妳說得夠玄，但我却希望能成為事實。」

湯紫烟道：「一定的，我要求兩位大哥，在一個月內，練就一招劍法和一招掌法。」

「一個月的功夫，就祇練一招劍法和一招掌法？」

「是的，而且必須特別加緊研練才行，在這一個月之內，兩位大哥必須多多辛苦了。」

「祇要能有代價，辛苦一點，倒算不了什麼。」

「代價自然有的，一個月之後，像昨宵所遇上的枯竹客與矮冬瓜，兩位就自己有力量去收拾他們了。」

林化民忍不住的大聲笑道：「那眞太好了，祇是，一個月的時間，未免太長了。」

湯紫烟微笑道：「林大哥，十幾年的歲月都捱過了，再等一個月又算得了什麼。」

石中英點點頭道：「對，對，紫烟，急不如快，現在就請傳授我們絕招吧！」

「現在不行，這兒已被人發現了，必須換過一個地方才行。」湯紫烟扭頭向石小玉說道：「丫頭，收拾一下，我們馬上就走。」

＊　＊　＊

車家堡，位於歷下城東二十里的車家集。

甲第連雲，佔地廣達百畝，深墻高壘，就像一座具體而成的城池。

過去，它是北六省中，令人敬仰的有數武林世家之一，但如今，它却成了令江湖人側目的罪惡淵藪。

又是一輪明月夜——九月十五的月圓夜。

今夜，萬里無雲，星稀月朗，整個大地，都浸在如銀月色之中。

在冷月星輝之下，在冷冽夜風之中，車家堡是顯得那麼寧靜，那麼安詳，但它的寧靜與安詳，是表面上的，其實，暗中却是刁斗森嚴，如臨大敵，正所謂外弛內張，隨時都會掀起一場令人不敢想像的腥風血雨。

「咚！咚！」「噹！噹！」巡邏的堡丁，清晰地報出二更二點。

整個車家堡已是一片漆黑，祇有堡中央那高聳的建築物中，還透着燈光。

那是車家堡的神經中樞。此刻，少堡主車勝男正和她那身爲總管的姘頭辛超，在三樓上的一個小花廳中，品茗閒談着，但他們的臉色都很嚴肅。

辛超是一個身材頎長，面相清癯的中年人，由外表看來，一派斯文，不但看不出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黑道頭兒，甚至也看不出他是一個會武功的人。

他忽然站了起來，走向窗前，推着那糊着精美紙皮的雕花窗戶，凝望着高空的明月，像是自言自語地低聲說道：「已是整整地一個月過去了，爲什麼一點動靜也沒有？」

車勝男嬌笑道：「我想，多半是她們認爲力量不夠，自己知難而退了。」

辛超頭也不回的說道：「我可不敢這麼樂觀，勝男，請恕我說句洩氣的話，我們必須作最壞的打算。」

車勝男道：「你爲什麼有這樣的想法，她們充其量祇有母女兩個人。」

「不錯，她們祇有母女兩個人，但一個月以前的事，是妳自己親身經歷的，憑妳的身手，居然會讓湯紫烟逃脫了，這表示一些什麼呢？還有，憑那小丫頭制住了枯竹客等人時的手法乾淨俐落，如果換上妳也不見得比她更漂亮吧！」

「別老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始終認爲，她們再强也祇是兩個人。」

「妳怎能斷定她們沒有其他的幫手？」

「如果她們另有有力的幫手，就不至於遲遲不敢採取行動了。」

「也許妳說的有點道理，但我心中始終籠罩着一片不祥的陰影，怎麼也抹不掉。」

「你……你究竟是在胡想些什麼？」

辛超輕輕的一嘆道：「我在想，八年以前，白石庵那個老尼姑所說的話。」

車勝男一怔道：「你認爲湯紫烟就是那個老尼姑所調敎出來的徒弟？」

「唔……」

「我想，天下不會有這麼巧的事，何況，事隔多年，說不定，那老尼姑早已身登極樂世界了。」

「很難說，可惜的是，一個月之前，我不曾見到那母女倆的身法和招式。」

「別胡思亂想了，就算一切如你所料吧，我相信湯紫烟的成就也決不會高過你吧，何況，這些年來，爹也一直在閉關潛修。」

辛超忽然轉過身來，截口問道：「勝男，最近，石中玉的情況如何？」

車勝男微微笑道：「他也一直在閉關潛修，不過，他修的是睡功和醉功，清醒的時候，也還是猛唸金剛經，和猛讀武運大同篇。」

「也一直沒有出過門？」

「是的。」

「以前，他對克用的感情很冷淡，最近情況如何？」

「他明知克用不是他自己的骨肉，怎能好得起來！」

辛超皺眉接道：「勝男，我始終覺得石中玉這種消極和忍讓的態度，非常之可疑。」

「可疑？爲什麼？」

「如果妳和他易地而處，像目前這情形，妳會如何安排自己？」

「這個……」車勝男皺眉反問道：「你認爲他這種忍讓和消極態度，也是故意裝成？」

「非常可能。」

「即使如你所猜想，那又有什麼用，憑他原有的武學，即使瞞着我們潛修苦練，再練上半個甲子，也趕不上咱們目前一半的成就呢。」

辛超沉思片刻，接道：「勝男，對石中玉我想好了一個安排他的辦法，希望妳不要反對。」

「你的意思，我幾時反對過的。」車勝男微微笑着道：「但我希望能你知道，如何安排他。」

辛超道：「我要派人去『保護』他，必要時予以劫持，作爲與湯紫烟談判的人質。」

「你想得太可怕了！」

「這叫做有備無患，當然，誰也不希望情況會壞到那種程度，但俗語說得好，不怕一萬，祇怕萬一，先有了萬全的準備，才能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好，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

車勝男接問道：「你打算讓誰去『保護』他？」

「派八大護法中人。」辛超大聲嚷道：「來人！」

一個青衣使女應聲出現門口，道：「總管有何吩咐？」

辛超沉聲說道：「去請牛護法和計護法，叫他們馬上到這兒來。」

「是。」

半袋烟工夫過後，兩個年約半百的灰衣老者，緩步進入小花廳，兩人一同躬身施禮道：「參見少堡主、辛總管。」

這兩位灰衫老者，就是堡中八大護法中的牛冲和計全。計全是關外獨行大盜，牛冲則是橫行雲貴地區的盜魁，一如枯竹客、矮冬瓜，在江湖上都是響噹噹的一流好手。

同時，所有八大護法中人，他們的身手和在江湖上的份量都大致不相上下的。

按一般江湖組織的慣例，護法是很崇高的職位，除了該組的首腦人物之外，旁人是沒法指揮的。

至於總管，聽起來好像還是不錯，其實，不過是一個奴才頭兒，其地位，是不能與護法相提並論的。

但目前的情形却恰恰相反，身爲護法的人，居然用參見主子的禮節對待總管。

由這一點看來，也就不難想像辛超在車家堡中飛揚跋扈的情形。

也不難想見，辛超雖然還掛着總管的名義，但事實上，却早已成了車家堡的堡主了。

辛超點點頭，儼以主子的語氣說道：「請兩位來是有非常重要的任務託付，請坐。」

「謝總管。」兩位大護法在一旁坐下之後，由牛冲問道：「總管有何吩咐？」

辛超道：「從現在開始，兩位專責維護本堡駙馬爺石中玉大俠的安全，兩位都知道，本堡已處於特別戒備情況之下，敵人隨時都會發動突擊，搏殺一開始，我可能沒工夫對兩位指示機宜，所以，兩位必須現在記住，如果萬一情況惡劣時，兩位必須立即劫持石大俠，以石大俠的生命爲威脅，逼令對方撤退，到時候我會及時趕來處理，明白我的意思嗎？」

牛冲接口問道：「這是說，總管所說的敵人，就是石大俠的朋友？」

「比朋友的關係還親切得多。」

「這……我明白了。」牛冲與計全同時點頭的道。

「好，現在，兩位就開始執行任務。」

「是。」

牛冲、計全兩人躬身退走之後，車勝男苦笑道：「超哥，你……變了。」

辛超一愣道：「我哪一點兒變了。」

車勝男道：「以前，你豪氣干雲，目無餘子，連各門派的掌門人，你都不放在眼中，但現在，你却爲一個湯紫烟如此小題大作起來。」

辛超苦笑道：「但願我是小題大作，也但願我的料想是錯誤的。」

車勝男將她的嬌軀徐徐倚偎入他的懷中，媚笑道：「超哥，最近這一個月以來，我們很難得要好了，現在，你抱我到……到床上去……吧！」

她的熱情和媚態使他暫忘了一切的煩惱，很粗獷地，一把將她的嬌軀抱起，向裡間的寢室走去，並且在她的香腮親了一下，道：「妳呀！是一隻永遠餵不飽的饞貓……」

寢室的門兒關上了，關住了滿室春光。

可是，却關不住那放蕩的狂笑，若斷若續的呻吟，和重濁的牛喘聲，所譜成的令人聞之悠悠神往的樂章。

突然，一縷簫聲，劃破寂靜的夜空，也打斷了由寢室中透出的狂蕩樂章。

簫聲清越激昂，有如千軍陷陣，萬馬嘶鳴，充滿着金戈鐵馬的殺伐之聲。

那寢室的房門呀然而啟，辛超和車勝男兩人一面匆匆地整理衣衫，快步走出。車勝男更是髮亂釵橫，俏臉上的酡紅還沒有褪去哩！

辛超扭頭瞟了一眼，皺眉道：「勝男，先將頭上整理好再出來。」

車勝男白了他一眼道：「都是你。」

辛超苦笑道：「好，就算是我不好吧！妳這樣子怎能見人！」

車勝男瞪了他一眼，又返身向寢室中走去。

簫聲仍不斷的傳來。

石小玉、林化民、石中英等三人已進入車家堡的大門之內，對他們三人而言，車家堡的深溝高壘，森嚴警衛，已完全失去作用了。

林化民一馬當先，站在廣場中大聲疾呼地叫着：「車勝男，辛超，你們這對狗男女，快點出來領死！」

他的呼叫聲未完，「颼颼」連響，已捷如飛鳥起，縱落六個夜行人，將石小玉等三人困住核心。

這六個人，也就是車家堡中八大護法中的除了牛冲、計全以外的六個。當然包括已於一個月前，在千佛山頂，失去一隻耳朵的枯竹客與矮冬瓜在內。

很明顯，辛超已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願以等閒人物視之

，所以，一上來就是車家堡的一流角色。

枯竹客首先冷笑一聲，道：「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又有一批勁裝大漢蜂湧上來，爲數總在五十人以上。

俗語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敵不過人多，那批勁裝大漢，雖然是一些二三流角色，但勝在人多勢衆，却也是夠令人頭痛的。

因此，枯竹客的膽量也更壯大了起來，不等對方的人開口，又扭頭向矮冬瓜說道：「呂兄，你們五位纏住了那小丫頭，由我去索還一個月以前的割耳之恨。」

石小玉截口微笑道：「別那麼緊張，我可以暫時站在這兒不動，有本事你們儘先向林伯伯索還一個月以前的割耳之恨。」

林化民接着笑道：「枯竹客，林某人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你既然執迷不悟，一定要爲虎作倀，現在，我所要的，可就不是一隻耳朵啦！」

枯竹客怒聲道：「林化民，我不信你還能將我的……咬去……」

他的話沒有說完，眼前人影一晃，香風拂處，脆響連聲，已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而揍人的是石小玉，竟然像是根本不曾移動過似的，仍然傲立原地，寒着一張稚氣未泯的俏臉，連連冷笑着。

枯竹客就像被鬼怪揍了兩記耳光似地，心中一肚子的憤恨，却因他的主子還沒出場，也深知面前這小煞星是不好惹的，不敢再在口頭上開罪，祇好怒看石小玉道：「妳……說話算不算數？」

石小玉冷然接口道：「此話怎麼講？」

「妳說過，站那兒不動的。」

「哦！那祇怪你自己不說人話，懂嗎？」

枯竹客被兩記耳光揍昏了頭，直到石小玉點明，才知道是一句粗話惹的禍。

他對石小玉是無可奈何，祇好打掉門牙和血吞，却將怒火完全發洩在林化民的身上，而向着林化民唬吼一聲，撲了過去，並怒叱道：「林化民，老夫要撕下你的兩隻耳朵。」

林化民身形一閃，避過對方那含恨的一擊，並朗聲笑道：「沉住氣，再來過。」

話聲未落，枯竹客又像旋風似地撲過來。

這回，林化民沒再閃避，但現場中人，除了石小玉、石中英兩人之外，竟沒人看清林化民是如何的出手，而枯竹客已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掌。

這一掌，正中前胸，由於正好迎着枯竹客的前衝之勢，掌力也格外沉重，但聽「達」的一聲巨響中，枯竹客當場被擊得連退三大步，「哇」的噴出一大口鮮血之後，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徐徐萎縮，終於躺了下來。

一個月以前，不堪一擊的林化民，如今竟然一出手就斃了一個八大護法中人，這意外的變化，使得其餘的五個護法一齊臉色大變，而紛紛揮舞着兵刃，向林化民進攻。

石小玉嬌喝一聲道：「林伯伯，讓我來。」

她是劍及履及地，話出招到，一陣金鐵交鳴聲中，那五個護法已被她一招「橫掃千軍」逼出八丈之外。

林化民向石中英一使眼色，雙雙揮劍進擊，並沉聲喝道：「賢姪女，殺惡即所以行善，這批魔崽子都是死有餘辜的武林敗類，妳可千萬不要手軟。」

話聲中，慘號連連，五個護法中又倒下了兩個了。

石小玉微笑道：「林伯伯，我知道了！」

但見一道銀虹，繞場一轉，剩餘的三個護法，已被石小玉腰斬了兩個。

祇剩下了一個矮冬瓜，矮冬瓜本來也難逃石小玉那石破天驚的一擊的，但由於他個子矮，像一個肉球似的，貼地一滾，才暫時逃過一劫。

但他驚魂未定，林化民的長劍也抵着他的前胸冷笑道：「矮冬瓜，給你一個便宜，自己了斷吧！」

一聲洪烈佛號，劃空傳來道：「阿彌陀佛，林施主劍下留人！」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有如長虹經天似地疾射當場，現出一個身材高大，手持鐵禪杖的披髮頭陀。

此人人高馬大，滿臉橫肉，眼似銅鈴，手中鐵禪杖，估計至少也在八十斤以上。

這頭陀人未到就叫劍下留人，顯然是急於要救下矮冬瓜的一條命，却沒想到，反而發生了反效果。

性如烈火，嫉惡如仇的林化民，那本已抵上矮冬瓜胸前的長劍，順勢一擊，慘號聲中，飛起一腳，將矮冬瓜的屍體踢得帶着一蓬血雨，射落三丈以外。

那頭陀臉色一變之下，揮杖橫掃，並怒叱一聲道：「林化民，你欺人太甚。」

這同時，石小玉一面飛身支援，一面促聲喝道：「林伯伯不可輕敵。」

林化民仗着新練成的一招白石庵絕藝，得心應手地，連斃對方八大護法中人，心中感到無比痛快中

，的確有輕敵之意。

而且，他本來是背向頭陀的，聽到背後勁風襲到時，仍然依樣畫葫蘆，身隨劍轉地，一劍橫掃過來。

但也就在這當兒，聽到了石小玉的警告，也看到那頭陀的威力無比的杖勢，而臨時卸勁飄身，就着那旋身之勢，閃退丈外。

這也是林化民臨敵經驗豐富，應變神速所致，否則，這一招硬接下來，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因爲，姑且撇開其他的因素不談，光是那七八十斤重的鐵禪杖，憑蠻力橫掃之勢，也不是像長劍之類的輕兵刃所能抵抗的。

但那頭陀雖然人高馬大，身手却非常靈活的。

他，一杖落空之後，虎吼一聲，進步欺身，如影隨形，仍然是揮杖橫掃。

這些事說來雖然嫌冗長，但實際上，由那頭陀含憤進招到跟踪追擊，也不過是一刹那間所發生之事。

這時，石小玉恰時趕到，她居然單足踏在那橫掃着的鐵禪杖上，隨着那禪杖橫掃之勢，左手發出一股柔和之掌力，將那已勢難逃過攔腰一杖的林化民推出丈外，右手長劍却順着杖身疾削而下，口中並嬌叱一聲：「撒手！」

石小玉年紀雖輕，但她這一手却表現得十分的漂亮。

像她這種站在敵人杖頭之上，救人攻敵，於同一刹那間完成的絕學，固然令人大開眼界，而她攻敵的手法，也是妙不可言。

因爲她的長劍是貼着對方的杖身下削，使得對方如果不撒手放棄禪杖，則不但一條手臂要廢掉，生命也勢難以保存。

但那頭陀的身手也非常的高明，用心也非常狠毒，他不但不肯撒手，反而左手一揚，凌空一指，點向石小玉的「會陰」大穴。

需知婦人與女子對敵若攻向對方的「會陰」或「乳根」重穴，是爲人所不恥的下流動作，也是江湖上的大忌。

但平心而論，站在那頭陀的立場，要想化險爲夷，保存自己的顏面，却是不得不出此下策。

果然，他這一「絕」招，收到了他所預期的效果。

就當石小玉的長劍以寸許之差削在他的手腕時，忽然撤劍一個倒翻身，飛縱三丈之外，並怒叱一聲：「無恥老賊！」

那頭陀並未乘勝追擊，祇是呵呵大笑道：「小娘子好高明的身手。」

石小玉却扭頭向驚魂甫定的林化民問道：「林伯伯，這賊頭陀是什麼來歷的？」

林化民答道：「沒人知道他的來歷，由於他的左手祇有三個指頭，一般人都稱他爲八指頭陀，善用降魔杖法，練就一身鐵布衫功夫，一般刀劍，已沒法傷得了他。」

八指頭陀截口笑道：「那已是十年以前的事，現在，即使是寶刀、寶劍，也傷不了佛爺我啦！」

不等對方接腔，又目注石小玉問道：「小娘子，妳方才所表現的『柳絮飄風』身法，一定是華山白石庵百了老尼的……」

石小玉截口怒叱道：「混賬東西，我師祖的法號，也是你能叫的！」

八指頭陀冷笑道：「叫叫她的名字，算得了什麼？妳知道佛爺左手的兩個指頭，是如何失去的嗎？」

「難道是我師祖替你削去的？」

「不錯。」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已經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

「我師祖已於二十年前立誓不開殺戒，她老人家於立誓之後，仍然要削去你的兩個指頭，足證你是個罪大惡極，死有餘辜的人。」

「不錯，佛爺我早該死了，我能活到今天，爲的就是要找老賊尼報斷指之仇，本來，我是準備殺上華山去的，二十多天前，碰到這兒的辛總管，他說妳們師徒們到這兒來，所以，佛爺才等在這兒。」

石小玉截口笑道：「等姑奶奶超渡你？」

八指頭陀道：「不！我先要向妳化個緣，佛爺生平最大的嗜好，就是喜歡年輕而又漂亮的女子，妳雖然年紀還小……」

聽他越說越不像話，林化民截口怒叱道：「老賊閉嘴！」

八指頭陀冷笑道：「林駝子，不是佛爺過度輕視你，現在，你已不夠資格在我面前張牙舞爪。」

林化民道：「這個，我有自知之明，但目前，有我的賢姪女在，用不着我動手，我祇是問你幾句話。」

「可以讓你作個明白鬼，問吧！」

「看情形，這些年來，你矢志復仇，一直在閉關苦練武功，現在自認功力精進，夠力量復仇了？」

「你祇猜對了一半，我的武功精進，是另有奇遇，最近才功德圓滿。」

「車家堡的正主兒，爲何不出來？」

八指頭陀笑道：「你們三個，也不是正主兒呀，你聽，那簫聲時斷時續，顯示湯紫烟正被這兒的正主兒逼得在東躲西避哩！」

不錯，那隱含殺伐之聲的神秘

簫聲，仍在嫣嫣地傳來，不過，却不是八指頭陀所說的時斷時續，而是飄忽不定，像是發自你的身邊，也像是由四方八面發出，令人莫知其所而來。

很顯然，湯紫烟使的是傳音功夫中最上乘「六合傳音」之術。

還有一個奇異的現象就是那頭陀與業已伏誅的六個護法同來的五十多個勁裝大漢，已一個個像鬥敗公雞，也像是中了邪似的，以兵刄柱地，支撐着身子，顯得搖搖欲倒。

這情形，很明顯，那些人，已被斷腸簫的簫聲所制住了。

林化民、石中英兩人精目環掃，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是的，以神秘的簫聲，傷人於無形的奇跡，他們算是已經親眼見到了。

但八指頭陀却是臉色一變，旋即目注石小玉邪笑道：「小娘子，春宵一刻値千金，妳就早點對佛爺我佈施一番吧！」

「老賊找死！」

早已蓄勢待發的石小玉，隨着嬌叱聲，身隨劍進，祇見一道精虹朝八指頭陀疾射而去。

金鐵交鳴之聲連綿不絕，人影飛閃中，傳出八指頭陀的邪笑聲：「小娘子勁道十足，佛爺好開心呀！」

略爲停了一下，又邪笑道：「小娘子，令堂是一位大美人，佛爺對美人是最有胃口，我已要求辛總管莫侮了她，交由佛爺享用，人家說，先砍了竹子後挖笋，現在，佛爺我是先吃嫩笋再砍竹，哈哈……」

旁觀的林化民、石中英兩人，祇見到兩團人影飛旋着，感覺到勁風激盪，劍氣侵肌，至於誰佔了優勢，可根本看不出來，甚至於誰是誰的人影，也沒法分別出來。

但由於八指頭陀在不斷地說着邪話，而石小玉居然悶聲不響的情況中，不難想見，石小玉即使不是落了下風，也必然是由於所受壓力奇重，而沒法分神說話了。

這情形，自然使得林化民、石中英兩人暗暗心焦，可是他們却沒法幫忙，而祇有暗地祈禱，希望湯紫烟能盡快趕來。

八指頭陀的邪笑又起：「小娘子，別吊胃口了，給佛爺躺下來吧！」

「嗆」地一聲，石小玉被震得連退五大步才拿穩腳步。

八指頭陀一面一步步地進逼，一面邪笑道：「小娘子，妳不躺下，佛爺可要霸王硬上弓啦！」

這情形已很明顯，石小玉不是八指頭陀的敵手。

但一股女兒家的激動，却在支持着她不肯後退，仍在默運神功，準備拚命。

八指頭陀邪笑着，仍然一步步地進逼……

危機已逼在眉睫，使得林化民、石中英兩人已忘掉自己的份量，不自覺地一齊飄落在石小玉的身邊。

八指頭陀邪笑着道：「是啊！這種事，多少姑娘家想都想不到，又有些什麼可怕的，而且，佛爺雖然粗人，却很懂得憐香惜玉。」

「打！」一聲勁叱，打斷了八指頭陀的邪話。

祇見一縷黑影，帶着破空的銳嘯，向八指頭陀疾射而來。

八指頭陀揮杖一格，但聽「噹」地一聲，飄落一塊枯葉。

一片枯葉擊在鐵禪杖上能發出「噹」的響聲來，這一份的功力，已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因此，使得八指頭陀當場臉色大變地，沉聲問道：「什麼人？」

「魔魔尊者……」

隨着話聲，祇見一道人影，由十多丈外的一株參天古柏上有如天馬行空似地，疾射當場。

這位突然出現的怪客，身形乍落，不容許有人看清他的外表，立即悶聲不響地，展開一場搶攻，將八指頭陀圈入漫天劍影之中。

這一場惡鬥，比前片刻之那一場，更爲精彩激烈得多，不但石中英、林化民兩人更無法看清楚戰況的實際情形，連石小玉也禁不住張口結舌地呆住了。

少頃片刻，林化民才向石小玉悄聲問道：「小玉，那是不是令堂？」

石小玉苦笑道：「不是。」

「那麼，那是誰呢？」

「他不是自稱魔魔尊者嗎？」

「妳認識魔魔尊者？」

「不，我聽都沒聽說過。」

林化民向石中英苦笑道：「是啊！這麼高明的人物，怎麼我們都沒聽說過。」

石中英輕嘆道：「以江湖之大，身懷絕技，而不爲人所知的人物不少，你想想看，一個月前，你會知道有白石庵這麼一個所在嗎？」

接着又苦笑道：「不管他的來歷如何，他是友非敵，那是錯不了的。」

「廢話！」林化民搶白了對方一句之後，轉向石小玉問道：「小玉，妳要不要上去助他一臂之力？」

石小玉搖搖頭道：「用不着。」

「妳已看出那賊頭陀落了下風？」

「是的，而且我也看出這個幫我們的人，使的也是咱們白石庵的慧光劍法。」

「啊！那就更不可思議的了。」

「連我也都猜想不出他究竟是什麼人，兩位伯伯當然更是沒法猜測呀！」

那嫣嫣的簫聲忽然中止。

祇聽得辛超的語聲怒道：「湯紫烟，咱們不用捉迷藏了，妳如果是算一號人物，就該大大方方的站出來，咱們一刀一劍的當面解決。」

激戰中的八指頭陀忽然促聲說道：「辛兄快來幫我……」

辛超的語聲訝問道：「那是誰？」

八指頭陀道：「那是一個蒙面怪客，他自稱是什麼魔魔尊者。」

車勝男冷笑道：「好，我來幫你……」

沉沉夜色中，一道人影，由大廳屋頂上疾射而來。

一聲清叱：「老賊躺下！」

也不知是挨了一掌，還是挨了一腳？祇見八指頭陀那高大的身軀，被震飛七八尺高，飛向丈遠之外。他那根長大的鐵禪杖墜地時所發出的「嗆」然一聲巨響，使得剛剛射落在當場的車勝男，爲之掩耳不迭。

八指頭陀當場被擊斃，林化民等人總算已看清了這神秘魔魔尊者的外表。

那是身材修長，身穿青布短裝，頭上戴着黑布套，祇有一雙精目露在外面的怪人。

這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但他却沉穩如泰山似地站在那兒，動也不動。

石小玉首先打破寂靜，向他躬了一躬：「多謝這位伯伯……」

魔魔尊者精目連閃，目光中異彩飛揚，凝目注視着石小玉揮揮手，却沒說話。

車勝男叱道：「拿下你的鬼布罩。」

魔魔尊者搖搖頭，仍不說話。

車勝男怒聲道：「你是啞巴？」

魔魔尊者的目光烱烱地凝視着車勝男，還是沒開口。

車勝男冷笑道：「你以爲不說話，老娘就奈何不了你？」

這回，魔魔尊者輕輕地嘆了一聲。

「好，老娘先揭下你這個鬼布套……」車勝男說話之間，身形捷如鬼魅似地，一晃而前，五指箕張地，向魔魔尊者的頭部抓下。

但魔魔尊者竟視如未見地，仍然靜立着，一直等到對方五指即將抓下時，才身形一閃，同時雙手一式「分花拂柳」，向外一撥。

原來車勝男作勢要想抓下對方的布套，是虛招，而實在她的手指業已接近對方頭部時，忽然冷笑一聲，雙手改抓爲掌，倏地一沉，擊向對方的胸前。

車勝男這一手，算得是既狠且毒。

但魔魔尊者似乎看透了對方的心思，也對對方的招式極爲瞭解，因而很從容，也很巧妙地那麼雙手一撥，就將對方的攻勢化解了。

依常情來說，車勝男的用心被看破，招式被化解了，她的處境也非常之危險，因此心頭一驚之下，本能地向後疾退三丈。

但更令到她感到意外的是，魔魔尊者並未把握有利的時機，乘勝反擊，仍然靜立原處，祇是莫測高深地，又輕輕的嘆了一聲。

這情形，自然使得車勝男滿不是味道地，一張俏臉由紅變白，由白變青，片刻之間，變了好幾副顏色。

終於，她怒羞成惱地，雙目寒芒電射，「嗆」地拔出了肩頭上的長劍。

祇見她劍光上光芒吞吐，有如蛇舌，向對方沉叱道：「見不得人的東西，亮兵刄。」

魔魔尊者搖搖頭，仍未開口。

一個纖巧的身形，疾奔而來，並邊走邊叫道：「啓稟少主，大事不好。」

那是一個勁裝佩劍的青衣女郎，祇見她俏臉煞白，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當她到達車勝男身邊時，竟像脫力似的倒了下來。

車勝男臉色微微一變道：「什麼事？」

那青衣女郎道：「少主……本堡所有男女鐵衞，都像中了邪，全數都癱了。」

車勝男銀牙一挫道：「我知道，妳再辛苦一趟，回去告訴牛護法和計護法，聽到我的嘯聲時，立即帶人到這兒來。」

「是……屬下爬也要爬回去……」

那青衣女郎對車勝男很忠心，也很倔强，儘管她是受了湯紫烟的簫聲禁制，又被廢了功力，却仍能趕來報訊，並且仍然掙扎着站了起來，踉蹌地向裡面奔去。

魔魔尊者又輕輕嘆了一聲，轉身緩步離去。

車勝男怒叱一聲道：「給我站住！」

魔魔尊者倒眞還聽話，竟然聞聲止步。

不過，他站是站住了，却仍未開口，甚至也沒有轉過身來。

車勝男精目中厲芒一閃，突然振劍疾撲。

但魔魔尊者却像是背後長着眼睛似地，當對方的劍芒臨體的剎那間之前，突然橫移二丈，長身疾射而去。

車勝男怒叱一聲：「留下命來……」

怒叱聲中，也飛身追撲過去。

但她身形才起，大廳屋頂上却傳來辛超的急促語聲道：「勝男快來幫我……」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兩道人影如流星趕月似地，疾盪廣場。

車勝男那凌空騰射的嬌軀，半途一個折轉，橫裡截向後面追趕的人。

「嗆」地一聲巨震過處，車勝男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這時，石小玉等人才看清楚，最先瀉落廣場上的是辛超，追在後面，一劍將車勝男震退的却是湯紫烟。

湯紫烟凜若天神似地傲立當場，俏臉含霜，精目在對方兩人身上一掃，披唇一哂道：「車勝男，不用急，既然來了，總得作一個了斷。」

車勝男冷然接道：「湯紫烟，過去，車家堡待妳不薄。」

湯紫烟冷笑一聲道：「也包括故設圈套，以下流手段，汚我清白，奪我丈夫嗎？」

車勝男怒聲道：「妳眞不要臉，誰是妳的丈夫？」

「妳知我知，在場的人都知道，石中玉是我事實上的丈夫，這兒還有他的親骨肉。」湯紫烟表現得很平靜地，接着說道：「不錯，有一段時間，車家堡的確是待我很好，也爲了眷念這一點香火情，今宵我不殺妳，但這個危害江湖的組織，却必須剷除，妳車勝男得自白石庵的武功，也必須追回……」

一個蒼勁語音聲截口冷笑道：「湯紫烟，妳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語到人到，一道人影，像天虹倒掛似地，疾射當場，現出一個身材魁偉，髮鬚皆白的灰衣老者來。

此人就是久已不問堡務，閉關苦練武功的車家堡堡主車嘯天。

湯紫烟淡淡地一笑道：「堡主別來無恙？」說罷微一欠身。

車嘯天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道：「托福！托福！」

湯紫烟接口道：「既然堡主覺得我的話很好聽，我就索性多說幾句。」

車嘯天冷然接口道：「事到如今，我想已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湯紫烟道：「一定要說的，比方說，方才我跟令嬡所說的話，也同樣適用於堡主你。」

「那麼是說，妳也可以饒我一命？」

「不錯。」

「盛情心領了，湯紫烟，老夫勸妳還是替妳自己安排後事吧！」

這當兒，在一旁的辛超，精目溜轉，忽然冷不防地，騰身而起，向堡外疾射而去。

林化民忙喝道：「紫烟，快截住那斷！」

但湯紫烟却一點也不急，居然淡淡地一笑道：「這賊子逃不了的……」

她話聲未落，圍牆上忽然冒起一道人影，揮掌向辛超迎頭痛擊，並沉叱一聲：「回去！」

「蓬」地一聲巨震，辛超那凌空激射的身形，被震得凌空三個觔斗，瀉落地面。

那截住辛超的人，竟然是那神秘的魔魔尊者。

他，卓立圍牆上，戟指着辛超，冷然叱道：「辛超，作得像男子漢一點，快退回去！」

辛超冷笑道：「見不得人的東西，你以爲辛大爺想逃走嗎？」

魔魔尊者道：「你是不是想趁機開溜，你自己心中明白。」

辛超怒聲道：「我是警覺有人潛伏在這兒，才特地趕來一看究竟的。」

魔魔尊者道：「是嗎？本尊者不會走，現在，你可以退回去。」

這位很少說話的魔魔尊者，此刻居然一下子說出很多話來，但他的嗓音很不自然，顯然是故意裝出來的，而不是他本來的聲音。

這時，車勝男手下的那個青衣女郎去而復返，向車勝男低聲說道：「少主，那……那個人不見了。」

車勝男一怔道：「妳說的是誰？」

青衣女郎道：「屬下說的是……姑爺。」

車勝男臉色一變道：「怎麼會不見了？」

「屬下不知道。」

「牛冲和計全呢？」

「他們被制住穴道，屬下沒法解開。」

「妳下去。」

「是。」

車勝男陰晴不定沉思之間，辛超已回到她身邊，悄聲道：「勝男，妳看出那個蒙面人的來歷嗎？」

車勝男一怔道：「你是說，蒙面人就是……」

辛超道：「我敢斷定，九成是石中玉。」

他們的交談，雖然用的是最低的音量，但由於在場的人都是內力精湛的武林高手，兼以又沒人打岔，因而都能聽得很清楚。

因此，辛超的話聲一落，所有的目光都一齊向魔魔尊者投射過去。

不！也有一個人是例外的，那唯一例外的人，就是湯紫烟。

湯紫烟像是早已知道了魔魔尊者的眞實來歷，當現場中所有的目光都投射過去時，她却狀如未覺似的，仍然靜立着，祇是俏臉上的肌肉在不停地在抽搐着。

車勝男注目魔魔尊者，口中慢應道：「不錯，經你提醒，我也有此同感。」

辛超苦笑道：「我早就提醒過妳，設法將他除掉了，可是妳却不同意……」

車勝男截口接道：「可是，他整日裡喝醉後蒙頭大睡，目前這身高明的武功，又何以而來的呢？」

辛超道：「一定是白石庵那個老賊尼在暗中搗鬼……」

「唔……」車勝男點點頭，道：「讓我來問問他。」

一頓話鋒，目注仍然卓立圍牆上的魔魔尊者，揚聲問道：「你就是石中玉嗎？」

魔魔尊者的嗓音忽然變得自然地道：「不錯，不過那是多年前的姓氏，現在，我叫魔魔尊者。」

由於他的嗓音已恢復正常，現場中，凡是過去認識石中玉的人，都已聽出那的確是石中玉的嗓音。

而現場中除了湯紫烟、石小玉兩人之外，全都身軀爲之一震。

其中，激動得最厲害的是林化民、石中英兩人，但他們兩人都强忍着，沒出聲招呼。

車勝男沉聲喝道：「石中玉，揭下你頭上的布套！」

「可以。」

石中玉應聲將頭上的黑布套揭了下來，現出一張清癯而略顯蒼白的臉孔，但頭上却是牛山濯濯，而且戒疤都是新炙成的。

車勝男冷然道：「你是何時出家的？」

石中玉道：「這是今宵天黑以後的事，主持受戒的是百了神尼……」

「你的武功，也是那個老賊尼傳給你？」

「勝男，神尼雖然不計較妳，但妳該留點口德，不錯，我的武功是神尼傳授，而且，遠在十年以前，當她老人家發現八指頭陀落腳在這兒時，就開始了。」

「你的保密工夫，可夠出色了。」

「……」石中玉輕輕嘆了一聲。

「那麼，對於過去的一切，你也早就知道了？」

「不！對於過去的一切，我雖然暗中懷疑，却沒人將內情告訴我……」

「這是說，你還不知道？」

「現在我已經知道了，那是今宵受戒之前，當着神尼面前，由紫烟親口告訴我的。」

「你相信她一面之辭？」

「我相信事實。」

「百了神尼傳你武功，爲的是對付我？」

「不！我的主要任務是對付八指頭陀，至於對付車家堡和辛超，是湯紫烟的事，我不過是站在輔助的立場。」

這時，在一旁的林化民、石中英兩人，總算已解開了心中一些疑團，原來湯紫烟已和石中玉面談過，知道有石中玉暗中協助，所以方才，才肯讓石小玉獨膺艱鉅，她自己却放心大膽地在暗中戲弄車家堡的人，並乘機以簫聲毀去了堡中人次要人物的功力，一則避免那些人礙手礙腳，再則可以減少殺孽，算得上是一舉兩得……

車勝男一挫銀牙道：「石中玉，我一向待你不薄，想不到你却暗中計算我。」

石中玉由圍牆飄落當場，首先向石小玉深深的盯了一眼，然後向林化民、石中英兩人微笑道：「林兄、大哥，請原諒我，待會兒再作詳談。」

林化民、石中英兩人，都默然的點了頭。

石中玉才向車勝男正容說道：「勝男，妳的確有過待我不薄的時候，這一點我非常承情妳的。」

車勝男冷笑道：「現在，你幫我的敵人來對付我，這就是非常承情的表示？」

石中玉臉色一沉地道：「可是，你們父女故設圈套，玷汚紫烟清白，拆散我跟紫烟的婚姻，陷我於忘恩負義之境，無顏見人而不得不進入空門，這份隆情厚意，我却消受不起！」

車勝男默然垂首無語。

石中玉長嘆一聲道：「至於妳的額外贈品……綠頭巾一頂，我倒並不計較。」

車勝男截口怒道：「住口……」

這時，一直在一旁發呆的石小玉，忽然挨向乃母身邊，悄聲問道：「娘，他……他就是我爹？」

說着，並抬手向石中玉一指。

湯紫烟點點頭道：「是的。」

石小玉皺眉道：「他爲什麼要當和尚？」

湯紫烟道：「方才，他自己不是已經說明了嗎，他負疚太深，無顏見人。」

石小玉說道：「可是，這不是他老人家的錯啊……」

湯紫烟道：「但站在他的立場，却不能不引疚自責。」

石小玉搖着乃母的手臂道：「娘！您不肯原諒他老人家？」

「沒有呀！」湯紫烟長嘆了一聲道：「事實上他也是被害人之一，我又怎能怪他呢？」

石小玉含淚嬌笑道：「娘，妳眞好，待會，我一定要求爹立刻還俗……」

湯紫烟截口苦笑道：「傻丫頭

，眞是孩子話……」

祇聽石中玉沉聲道：「勝男，我正要告訴妳，我和紫烟都珍惜妳們父女過去的一點香火之情，都不願過爲已甚，祇要毀去你們一身功力就行了……」

車勝男截口冷笑道：「我眞該感謝你們的仁慈……」

石中玉道：「車家堡變成目前這等爲害江湖的藏汚納垢之所，追根究底，辛超實爲罪魁禍首，首惡必誅，車家堡更必須徹底改革……」

辛超挺身而出，截口怒叱道：「放屁！」

車嘯天道：「小雜種，你辦得到嗎？」

車勝男揚聲說道：「爹！別跟他廢話了，咱們先聯手宰了這個忘恩負義的匹夫！」

石中玉苦笑道：「兩邊都是忘恩負義，我眞成了猪八戒照鏡子，裡外都不是人啦！」

這時，湯紫烟向她愛女石小玉悄聲吩咐着道：「孩子，先幫妳爹爹支持五百招，記着，三人中，以車勝男功力最低，莫讓其他兩人硬拚……」

祇聽得車勝男怒叱一聲，道：「你本來就不是人……」

石小玉疾射乃父身邊，低聲說道：「爹，玉兒幫你！」

石中玉臉上的肌肉抽搐着，以左手撫摸着他愛女的如雲秀髮，輕輕一嘆道：「孩子，爹對不起妳。」

石小玉美目中淚光閃爍，却是仰臉嬌笑道：「爹，你沒有什麼對不起我，對不起我們的是他們。」

說着，並抬手向車家父女和辛超等三人一指。

車勝男冷哼一聲道：「小雜種乳臭未乾，何苦要强行出頭。」

石小玉也冷笑道：「車勝男，別廢話了，你們三人聯手上吧！看我們父女倆能不能超渡你們三人！」

車勝男厲聲笑道：「好，看老娘先把你解決了！」

緊接着，扭頭沉喝一聲：

「上！」

「上！」

「上」字出口，人已當先揮劍進襲，車嘯天、辛超兩人也幾乎是同時出手撲出，一場無比的激烈的惡鬥，也隨之展開了。

三對二，在人數上，當然是車家堡方面佔盡了優勢。

而且，論個別功力，車嘯天與辛超都並不比石中玉差了多少，而車嘯天更是比石小玉要强上二三籌。

因此，惡鬥一經展開，連林化民、石中英兩人也看得出來，石中玉父女所受的壓力是相當沉重的。

但他們也看得出來，石中玉父女雖然處於劣勢中，但他們防守相當嚴謹，並且間或還能伺機反擊，所以短時期內，不致有什麼危險。

在一旁押陣的湯紫烟，靜立原地，顯得氣定神閒，對目前這場罕見的惡鬥，似乎漠不關心，就像她是一個局外人似的。

石中英殊感不安地，拉了一下林化民的衣袖，悄聲問道：「林兄，紫烟她是怎麼啦？」

林化民悄聲答道：「我想……她是方才以簫聲廢除堡中數以百計的人功力時，消耗眞力太多，目前是在借機會調息。」

石中英連連點頭道：「唔……有道理，有道理……」

林化民輕嘆了一聲道：「可惜你我都太差勁了，在這緊要關頭，却沒能幫助。」

石中英頗自信地道：「不要緊，再過一年半載，總有你我揚眉吐氣的時候。」

林化民道：「你還好意思要他們傳授武功嗎？」

石中英笑道：「他們好意思不教嗎？」

林化民道：「目前是特殊場面，才顯得我們太差勁，其實，有着這一個月以來的成就，你我都應該滿足才對。」

「你忘了，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慾望，是永無止境的。」

「眞如你所說，一年半載之後，你我可沒用武之地了哩！」

石中英不禁一怔，問道：「林兄，你此話怎講？」

林化民笑道：「到時候還會有夠份量的壞人，讓你去殺嗎？」

石中英禁不住也啞然失笑道：「哦！你原來說的是這個。」

林化民笑問道：「怎麼？我的顧慮沒道理嗎？」

「有道理！」石中英含笑接道：「但你儘管放心，天下壞人，就像是專供宰食的猪仔一樣，永遠殺不絕的。」

他們口中談笑着，目光却始終不曾離開過鬥場中，他們偶而向湯紫烟投過匆匆的一瞥。

此時，正邪雙方惡鬥愈二百多招，但戰況却仍然是拉鋸式的膠着狀態，石中玉父女固然不會扭轉劣勢，車家堡的人也沒法佔更多的優勢。

對石中英、林化民兩人而言，目前這場惡鬥，固然是見所未見的激烈，同時也還另有一個可持之處，那就是正邪雙方的劍法，都是源出於白石庵的慧光劍法，不過，石中英父女所使的，便經百了神尼改良過的，招式顯得更爲玄妙出色而已。

至於湯紫烟，早已長劍拄地，正式在閉目養神起來。

當雙方惡鬥快要近五百招時，石家父女長劍運轉已顯得遲滯起來。

車勝男一面加緊進攻，一面冷笑道：「看你們還能支持得多久！」

湯紫烟雙目忽張，黑夜中看來，有如電炬似的目光向鬥場上一掃，沉聲喝道：「辛超聽着，善惡到頭終有報，祇爭來早與來遲，現在，我要替我的師妹和屈死的千千萬萬寃魂向你討還！」

辛超縱聲大笑道：「湯紫烟，妳儘管將妳的渾身解數使出來。辛大爺一定伺候得妳淋漓盡致就是……」

湯紫烟冷笑一聲：「不知死活的東西，死到臨頭，還要逞口舌輕薄！」

緊接着大喝一聲，道：「中玉、小玉，你們閃開。」

石中玉父女應聲虛晃了一招，倒縱五丈之外。

在此同時，一道精虹騰昇三丈多高，以無比快速之勢，繞場一匝。

祇聽得車嘯天驚呼一聲：「馭劍術……」

像刀切似地，車嘯天的語聲戛然而止。

那繞場精虹，也忽然地消失。

那罪魁禍首的辛超已身首異處，橫屍當場。

那無頭屍體的四肢，還在抽搐着。

車嘯天、車勝男兩父女滿臉沮喪，無比委頓地站立當場，各以長劍拄地，支撐着那搖搖欲倒的身體。

湯紫烟則是一臉肅容，仰首凝視着月朗星稀的長空，默然無語。

她的臉色是蒼白的胸脯也劇烈地起伏着，很顯然，方才這石破天驚的一劍，固然發揮了無與倫比的威力，却也使她消耗了太多的眞力了。

這刹那之間，現場之中一片死寂，空氣也如凝結了冰似的。

少頃之後，石小玉悄然挨近乃母身邊，悄悄地叫了一聲：

「娘……」

湯紫烟收回凝注天空的目光，手撫愛女香肩，凝注車嘯天父女沉聲說道：「堡主，我再說一遍，爲了顧念過去的一點香火情，我已替兩位保留一成眞力，希望兩位革面洗心，找一處隱蔽所在，好好的安渡餘年。」

接着，又轉向石中玉說道：

「中玉，這兒的善後事宜，還得請你費神，我已請了石大哥、林大哥兩位，暫時在這裡幫助你，玉兒也暫時留在你身邊，讓她領略一下渴望了已久的父愛……」

石小玉截口訝然問道：

「娘……妳不留下來嗎？」

湯紫烟苦笑道：「娘是苦命，也是勞碌命，今宵這一戰，還祇能算是拉開序幕，以後，還夠忙哩！」

抬手一指辛超和八指頭陀的屍體，輕輕一嘆道：「這兩個人的師門，都大有來頭，也最護短，今後的麻煩勢必接踵而來，所以，諸位武功不但不能放下，而且務必隨時隨地，利用機會進修……」

聽到這裡，林化民、石中英兩人禁不住互相投以會心的一笑。

石小玉苦笑一聲：「娘，現在您要去那兒呀？」

湯紫烟道：「我現在要去見妳師祖，爲了上述的事情，向她老人家請示機宜。」

「幾時回到這兒來？」

湯紫烟道：「我想，最多半個月一定回到這兒來的。」

這時，車勝男以無比怨毒的目光凝注着湯紫烟，切齒恨聲說道：「湯紫烟，妳不殺了我們父女，總有一天，妳會後悔的。」

湯紫烟微笑道：「車勝男，僅憑妳這句話的用心，我敢斷定，將來後悔的，必然是妳自己。」

接着，目光環掃全場，揚聲道：「諸位，湯紫烟暫時告辭，再見。」

話落，長身而起，像經天長虹似的，在夜空中畫上一個美妙的半弧，一閃而消逝於沉沉的夜色之中……

（完）

上文提要： 蕭丹對香姑馭風而行術感興趣，更對她的桀傲性格生愛，便與之戲耍，不覺中被香姑引導到河南境內的中牟縣，滿城到處皆可見到各路英雄趕來參與濬河，耳際聽到的無不是讚揚聲，謂河洛雙劍乃受命於人，這濬河善舉動輒百萬金均來自情俠丹丘生，情俠取不義之財而獻作造福萬家之舉，使情俠之名揚播武林天下……



情俠希夷故事

文・巴人　圖・可飛

綠野俠踪

當街戲弄驢上人　易容擺脫小香姑

好一個嫩寒轉煖，朝陽璀璨，陣陣風軟，也陣陣幽香滿庭院的早上。

連一朵小花兒也沒有，却陣陣花氣襲人，院中又何來朝霞乍現？却又似乍然彩鳳飛翔。

小小庭院，旅棧客舍，何來彩鳳？

原來是一個姑娘，綵衣飄飛，好快的身法，出來進去，快得看來似乍現倏隱的一隻彩鳳。

顯然是不妥、焦急，只見她焦急地在房門口，和階前的窗戶之間，轉來轉去。

那是中牟縣，仕宦下馬的客棧，三間上房，一明兩暗，一個暗間，門窗緊閉，而太陽已爬上了屋脊，洒了滿院的朝陽。

「大哥哥，你在裡面麼？該起身了。」

那宛若彩鳳的姑娘，輕聲呼喚，昨日，還不過人兒似花嬌，衣衫樸素，還是那麼天眞無邪的姑娘，今日綵衣艷麗，似彩鳳，人兒更比花嬌。

天眞無邪的姑娘，一日之間，竟然愛美起來，衣錦不還鄉，何如衣錦夜行，人比花嬌，衣更添艷，為悅己者容，一大早了，偏無人欣賞。

花兒與採花的蜂蝶之間，人兒為悅己者容，天地萬物，生態自然，一吻之下，昨日仍是天眞無邪的小姑娘，一日之間，今日已變懷春的少女了。

原來壞死了的封雷大哥哥騙了她，情俠怎會是姑娘，怎會瀟洒風流，不過年少多情，比姑娘俊美，那倒是眞的。

昨日害羞得淚眼婆娑的香姑，今日却嬌嗔得噘了嘴兒，因為，她等待讚美，而房中的大哥哥，竟不出來欣賞，等待得越來越不耐煩了。

且慢，太陽已爬上屋脊了，練武的人，習慣早起，而且感覺銳敏，雖然她只是輕聲呼喚，若是在房中，不會聽不到的。

心下一動，可急了，霍地撞開房門，床上有人，却蒙頭高臥，不怪聽不到了。

不，撞開房門，那是多大的聲啊！怎麼蒙頭的人動也不動一下？

霍地走近，揭開被褥，氣得她一跺脚，敢情上當了，被褥中不是人，而是一個枕頭。

却聽一聲噯唷，倒嚇了她一跳，啊呀！只聽話聲從床下發出，說：「你踩痛了我。」

可不是蕭丹從床下爬了出來，痛得她搓着手，咧了嘴兒。

原來香姑一脚，重重地踩在她手上。

「你你……」

蕭丹大大打了個哈欠，分明是掩飾她的尷尬，昨晚被封十三娘追趕得亡魂失魄，慌忙中，月色下，不辨東西南北，只不過見有院子，就跳下房內躲藏，那知，慌不擇路，竟回到住宿的院子來，忙溜進房，緊閉了房門，緊閉了窗戶。

這一夜，那敢瞌一下眼兒，倒是不怕騎驢兒的封十三娘的飛越數丈高的城牆，但……簡直邪門，那封雷竟是無處不在，更邪的是甚麼乾坤大挪移，眨眼間，床上竟多了一疊衣服，竟不知從何而來；想想連一個活生生的人也被挪移，昨日明明是香姑，那知一抱之下，竟換成了封雷，簡直神乎其技，不，應該說邪乎其邪！

她那敢瞌一下眼兒，那敢躺在床上，蹲在窗下，瞪着眼兒，直到東方將白，黎明的脚步爬上了窗櫺，但仍不敢躺在床上。

有了，偽裝像是蒙頭熟睡，床下足可容人，那知這一睡，幾乎一瞌眼，那眼皮兒就再也睜不開來了，想想在大風沙中奔馳了一日，千方百計，竟不能從封十三娘身邊逃脫，前一晚已是睜着眼到天亮，這一日夜又不能瞌一下眼兒不說，這一日一夜之間，發生了多少事故，引起了多少驚駭，又是多大的羞辱，被封十三娘追趕得魄散魂飛。

嘿！任那甚麼乾坤大挪移再邪惡，那話是怎麼說呀？她記起來了，不錯不錯，嘿！任你賊小子奸似鬼，也教你喝老娘的洗脚水。

她得意的笑了，倒自己啐了一口，黃花大閨女怎麼自稱起老娘來，但心中一樂，心下一鬆，那眼兒一閉上，就再也睜不開來。

甚至，香姑霍地撞開房門，轟然一聲響亮，竟也沒把她驚醒。

那麼，她不怕在睡夢中被挪移，那賊小子眞邪門得緊。

無邪的香姑就是天眞，用不着蕭丹找詞兒來掩飾，已跺起脚兒來，叫道：「原來你也是壞透了的……壞透了的……」

「大哥哥。」蕭丹嘻嘻一笑。

「你又寃了我。」

香姑竟不知蕭丹提心吊膽到天明，一夜不曾瞌眼兒的原因，竟以為蕭丹又是在作弄她。

本來尷尬的蕭丹，一見是她，閃電般在她噘起的嘴兒上捏了一下，說：「啊呀！還當是九天仙女下凡來，嘖嘖。」

香姑竟不躲閃，蕭丹也讓她在手上打了一下。

香姑不就是在等待讚美！笑了，噘起的嘴兒一笑，眞像綻開了的花兒，那心上的花兒也朵朵開，說：「瞧你土臉灰頭，差點兒認不出你來了，還不盥洗，換過衣服。」

蕭丹已迅速瞧明白了，那麼，是她白躭心了一夜，封十三娘沒前來，只有眼前這香香的妹妹。現在，她不更換衣衫也不行了，雖然明知那是封雷送來的。

她從不携帶包袱，衣衫該換了，莫不是就地買來，情俠風流，翩翩風度，久而久之，竟成了金字招牌，倒被香姑一言提醒，差點兒認不出來了，還不過是灰頭土臉，襤衣髒服，登時心中有了主意。

香姑寸步不離，封雷在暗，無處不在，封十三娘的驢兒快如風，休想脫逃，妙極，法兒只有一個，教他認不出來。

改裝易容，教他們認不出來，那還不容易。當下盥洗已畢，換過衣衫。

昨日從狂風沙中來，這又在床下躲藏了一夜，灰頭土臉，而今洗盡了全身風塵，換上了繡服新衣，容光煥發，故意在香姑面前邁着萬步兒，自是翩翩少年，風流更瀟洒。

香姑看得直了眼兒，輕輕地啊了一聲，蕭丹說：「可眞難為你那大哥哥了，不知他何來這江南衣冠？」

江南魚米之鄉，北人樸素，衣着自是有異，當眞，那封雷若不是早已替她備下了，何來這江南衣冠，可見慇懃意，蕭丹非但不感動，還心下哼了一聲。她從小就作為男孩兒來養大，江湖闖蕩，灑脫又風流，早已忘記自己是女兒身，那來芳心，即使封雷替她揚了名兒，即使再慇懃些，沒有芳心，豈會為其所動。

即使揭穿了她是女兒身，又如何，但是……想起來她就會啐一口，她不蠢，豈會不明白，封十三娘要她作媳婦兒，呔！這封雷賊小子，又何事慇懃？她若要揚名兒，她也就不會改名換姓了，雖然人人稱頌，生佛萬家，澤及江湖武林，即使贏得有如那老道、武林名宿亦讚揚敬佩，因人成事，她才不稀罕哩。

「可眞難為你那大哥哥了。」

蕭丹讚道，其實心下哼了一聲。

當眞是佛要金裝，人要衣妝，香姑打扮起來，眞成了個小美人兒，蕭丹盥洗了，換過衣衫，容光煥發，又復是翩翩佳公子。

九天仙女下凡來，香姑被讚得飄飄欲仙，讚得本是天眞無邪的姑娘，也會搔首弄姿起來，心下如何不喜，跟在蕭丹身邊，她已不是村姑丫頭，竟以為仍像在開封府一樣，亦是那河洛雙劍安排的。

「不行，」蕭丹說：「打前門出去，我必被人家認出我來，你打前門走，咱們在西門外會合。」

「當眞，」香姑說：「誰教

你……人家一見，就知你是誰了。」

聽得蕭丹一笑，那自是說：美少年，風流又瀟灑。

香姑又道：「你可快些兒來，休想逃走。」

蕭丹嘻嘻一笑，心下忽然想到齊女，却倏地一上步，在香姑臉上擰了一下，說：「從今以後，咱們是一根線兒上的螞蚱，跑不了你，走不了我，誰教你是仙女下凡來，啊唷！」

蕭丹沒躲，任她抛手得快，却躲不開，被香姑在她手上重重拍了一下，跳起來，笑道：「瞧你還敢不敢動手動脚。」

香姑跳起來，一溜烟跑了。蕭丹不敢怠慢，躍房而出，找到一家估衣店，不過剛剛走進大門，說是把身上簇新的繡服綿衣，換一身粗衣布裳，店家如何不歡喜，蕭丹溜去灶下轉了一轉，出來時，如花的容顏，已成了黃中透黑，這已不是第一遭了，有老江湖的齊女教導，多次易容，再也找不出破綻來。

走在街頭，可不是和身邊的少年一般無二，若然有異，只不過本來大眼，而今更粗眉，仍難掩那股粗獷之氣。

想到在西門外痴痴的等的香香的妹子，久等她不到，必然噘高了嘴，說不定又跺起脚兒來了，不由她不心下大樂。

香姑雖然天眞可愛，說不得了，怨只怨她娘與大哥哥，蕭丹不去西門與香姑相會，倒走了回頭。

回到那客棧，嘿嘿，任你會乾坤大挪移，蕭丹已再不怕了，而今更不會被人認出她的眞面目來。

她已在暗，嘿嘿！一咬牙兒，昂然走回客棧來。雞鳴早看天的人客，多已上了路，店堂中，一大早，自是清清冷冷，那會有人來招呼她這個窮小子。

啪的一聲，蕭丹掏出一個銀菓兒來，在桌上一放，說：「好酒……」

且慢，那有一大早喝酒的，忙改口道：「有好吃的，只管取來，走了一夜路，餓得慌。」

那倒是眞的，昨兒夜裡滿桌的酒菜，海味山珍，她連筷子也沒動過，是眞餓了，有了銀子，見錢眼開的夥計，不怕不來侍候。

那店堂中，倒是有幾個遲些起身的旅客，可就是不見封雷。

這兩日來，本來印象自然已鮮明起來，啐！即使他化了灰，她也認得出來。何況……

想到昨日竟抱着人家親嘴兒，雖然只是一瞬之間，但那麼近，面對着面，那印象又如何不深！狠狠地啐了一口，那臉兒登時熱辣辣的。

就在那瞬間，忽聽街上發起喊來，原來街上一隻巨大的彩鳳飛舞，而且把街上的人撞得人仰馬翻，可不眞是聲聲嘶鳴。

原來是香姑久等不耐，回頭找來。心急，更有些惱，那管街上人多。

那喊聲來得近了，兩個剛走到門口的客人，一聲啊呀！被撞得跟跟蹌蹌，但只不過眼前一暗，連人影也沒有看清，那香姑早奔入後院去了，只驚得那店家夥計目瞪口呆。

但香姑奔入得快，出來更快，拍着桌子，問道：「我那大哥哥，那去了？」

那店家夥計也才看得明白，原來是個花朵兒一般的姑娘。

總算那店家認出她來了，搖搖頭，道：「只見姑娘外出，却是不見那相公。」

當眞，分手時，說明蕭丹打後面走的，香姑一跺脚兒，一時沒了主意。

蕭丹嘻嘻一笑，說：「好香，你必是香香的妹妹了。」

啊呀！倒是蕭丹自己嚇了自己一大跳，她易容改妝扮，豈不是不打自招！那香姑噘起嘴兒來，嬌嗔無限，實是天眞得可愛，旋風般從身旁掠過，進去又出來，那香風陣陣，又如何不濃烈，那心兒就不僅大樂，而且醉醉的，忘了香香的妹妹，只有她才這樣稱呼，竟衝口而出。

更是花氣襲人了，驚覺想逃，却已被香姑堵住了去路。

瞪大了眼兒，說：「你……是誰？」

前無去路，香姑堵住了門口，蕭丹非沉住氣不可了，說：「眞香，那相公說：要認出她來，容易之極，甚至閉着眼兒，你也認得出她來……」

「那……相公？」

「是呀！」蕭丹直轉眼珠子，已有主意，說：「一個錦衣繡服的相公，嘖嘖……」

「錦衣，繡服？在何處？說！快說，慢些兒，我……宰了你！」

蕭丹啊呀一聲大叫，那香姑只不過一圈臂，彎彎的短劍便已在她手中，而且指正了她。

啊呀！原來那彎彎的短劍藏在袖中，不過是恍然大悟，倒像是嚇得大叫了，將計就計，眞像嚇得腿兒軟了，若不是抓住桌邊，眞像會嚇倒在地。

若是香姑的彎彎短劍眞往前一送，她的手已按在桌邊，已可借力。

那知香姑啐了一口，倒把刀垂下了，說：「說！你這髒小子，說了，我就不宰你。」

髒小子，可不眞像個街邊流浪的頑童，那麼，一點兒也認不出她來，也絲毫不疑，蕭丹更是心定了些，眼珠子轉得兩轉，便有了主意，拍了拍胸膛兒，說：「掄刀動劍的，這麼兇幹嗎，可嚇死我啦。」

「快說！」

「喏！」蕭丹指着桌上的銀菓兒，說：「那相公給了我個銀菓兒，說：只要我給他帶個信兒，就把這銀菓兒給我。」

怎麼說啊？可得想想，倒不是故意拖延，可急得香姑跺脚兒，却又怕嚇了她。

「先前我說到那裡呀？是了。」蕭丹又嘖嘖兩聲，一雙眼兒直在香姑臉上身上打轉，說：「眞是好一個俊俏的相公，也眞只有你這個花朵兒一般的香香的姑娘，才配得上她，也不怪你這麼心急了。」

那香姑一瞪眼，嚇得蕭丹一大跳，當然不是眞嚇壞了，却把桌子撞得嘩啦一聲響。

香姑呸了一口，說：「敢情是個沒用的髒小子。」

「誰教你對我瞪眼兒？」

當然不是怕她瞪眼兒，而是怕被她瞧出破綻來，作賊者是難免心虛的。

「好吧，」香姑雖然心急，眞也拿她沒法兒：「快說，我不瞪眼兒就是。」

「還有……」

「呔！」

却是香姑掉開頭，因爲她不但又瞪了眼兒，而且挑了眉兒。

蕭丹說：「我怕……你不把劍兒收起來，我心裡發慌，可就記不起那相公說甚麼了。」

不轉眼兒的蕭丹，可瞧得清楚了，寒光一閃，那彎彎的短劍眞縮回她袖管中去了，說：「哎呀！敢情你還會變戲法兒。」

有了，心中着急，氣不是，恨不得，又不敢惱的香姑，一招手，可眞像變戲法兒一樣，桌上的銀菓兒竟飛入她手中了，說：「不快說，這銀菓兒就不給你。」

蕭丹可眞嚇了一跳，這是甚麼功夫？看來却像嚇慌了，忙道：「我說，那相公要我到這店裡來，說，要我飽餐一頓，我說，沒銀子呀，於是，那相公就給了我這銀菓兒，相公，說，有個姑娘原和他約定，在西門處見的，他有事要去轉一轉，那姑娘等不到他，必回頭尋來，我可就說了，我不認得呀，那相公說，不用認，那姑娘身上有異香，你閉着眼睛也能認得出來，啊呀！眞香！」

「你找死！」

蕭丹閉上了眼兒，往前一湊，直向她身上嗅來。香姑可不僅瞪眼了，而且揚了手兒。

蕭丹嘻嘻笑了半聲，說：「咱們說好不許瞪眼的。」

氣得香姑直跺脚，道：「你是誰，還不趕快說！」

「我在說呀！」蕭丹只笑了半聲，還是眞怕她惱了，道：「那香香的姑娘絕世無雙，眞是九天仙女下凡來，普天之下，也找不出第二個來。」

香姑有些兒飄飄然，香香的妹妹，九天仙女下凡來，那麼眞是他了，情俠眞風流，可不是一再這麼讚美她的。

「果然，我這裡才坐下，可不是你就來啦，可不是不用瞧，我已認出你來了，可不眞是個人見人愛的美人兒，啊呀！你爲甚麼打我！」

香姑可不是一圈臂，打了她一個嘴巴子。其實，會有人不喜歡讚美麼，喜在心頭，那一個嘴巴子雖打得脆生生的，却不是眞打，也不痛。

蕭丹摸着臉兒，說：「又不是我說的，那相公這麼說呀，爲甚麼打我，還說……還說……」

「髒小子，還說甚麼？你……笑甚麼？」

「說了，你可不許打我，還說，要你先走一步，潼關見，不見不散，那時……說好，你不許打我的，那相公說，你別惱，說你喜歡親他的嘴兒，那時任你親，任你咬……啊呀！說好你不打我的。」

不過香姑這一巴掌，却打在她揚起來的掌上，羞得香姑轉身就跑。

蕭丹在她身後叫道：「還說，你可得快些兒，他已先上了路。」

眨眼間，香姑已去得無影無踪，蕭丹忍住了，才沒哈哈大笑，但可怔了怔，那飛入香姑手裡的銀菓兒，又已在桌上，邪門，這端的是甚麼功夫？香姑年紀輕輕，不，這絕不是甚麼內家功力，莫非，這就是馭劍之氣？

她不是說謊，要知已知彼，得從香姑身上着手，香姑天眞無邪，不難偵探出來。而且，她眞喜歡香姑。

只不過，非得給封雷這賊子點顏色瞧瞧不可，說甚麼也嚥不下這口氣，只要她佔了機先，香姑不也被一再作弄戲耍了，之所以縛手縛脚，不過是她在明，人家在暗。

嘿嘿，而今，她已由明轉暗，可不是香姑面對了面，也認不出她來了，信心更是大增，當眞，老虎不發威，被當作病貓了，說甚麼也要給封雷一點顏色瞧瞧，教他知道，無名山莊的武學，亦博大淵深。

當務之急，得先找出封雷那小子來。

那知等了又等，把中牟縣找遍

了，非但無封雷的踪跡，甚至連封十三娘也不見露面，封雷也罷了，封十三娘騎着驢兒，怎生也不見？

來到東門，城門在望了，那城門口仍然圍着不少人，顯然是在圍觀那懸掛的榜文，蕭丹正想前去聽那般人說些甚麼，驀聽蹄聲得得，打城門外進來一騎，蕭丹心頭一凜，正是封十三娘！

蕭丹已是驚弓之鳥，但轉身尚未溜，忙又收住了脚步，香姑面對面，也認不出她來，不信驢背上的封十三娘，會認得出她來，倒是她若慌忙溜走，反倒會引起封十三娘的注意。

忙又轉身，反而向封十三娘迎了上去。

那封十三娘顯然亦被城門口的一羣人吸引了，蕭丹眼珠子一轉，妙極，她身後恰有一老一少兩個漢子向城門口走去，少年背着包袱，還是眞沉重，分明非金即銀，而且兩人一身勁裝，分明是武林中人。

妙極，故意放慢了脚步，容兩人從身邊走過，那十三娘竟然勒住了驢兒，像是在聽那羣人在談論甚麼。

說身遲，蕭丹霍地一掠身，搶了那年輕漢子包袱就跑。

那年輕的漢子竟楞了楞，像是大街之上，稠人廣衆，竟有人當街搶劫不說，竟敢向他打劫。

那年長的漢子怒吼一聲，竟哈哈狂笑，說道：「好小子，可眞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邊，你竟敢拔毛了！」

縱身一躍，一躍兩丈顯是不把蕭丹放在眼裡，是以慢得一慢，可不是蕭丹雖然飛身一掠，搶了包袱在手，却沒把輕功盡量施展出來，令人看來，不過是身手靈活的狡猾賊而已。

說時遲，那漢子五指箕張，而向蕭丹抓到！

蕭丹大叫一聲，啊呀！脚下一跟蹌，險險的被那漢子抓到了，像是嚇得慌不擇路，斜刺裡一竄，不料那正是封十三娘聞聲回過頭來，正一帶驢兒，蕭丹竟一頭向那驢兒撞去，可成了兩下裡凑上了，任她是封十三娘，人在驢兒背上，驢兒又恰好在轉身，如何不撞個正着。

封十三娘不由一皺眉兒，本是想伸手向蕭丹一托的，那知，撞來的小子溜滑之極，眼看已撞上了，竟一旋身，滑到驢兒後面了。

只聽那驢兒一聲嘶鳴，必是這小子一頭撞在驢兒的屁股上了，而且還是眞重，那驢兒竟兩蹄離地，往前竄了出去。

說時遲，那追來的漢子抓了個空，怒吼一聲，滑步轉過身子，好快的身手，竟又向蕭丹撲去，恰好和受驚竄來的驢兒，撞個正着，那蕭丹却已踪跡不見。

好漢子，霍地一個鯉魚打挺，揚身、蜷腿，只一翻身，硬生生收住了勢子。

好漢子，好快的身手，點地一斜身，已把正是封十三娘的驢兒抓住了，那驢兒一聲嘶鳴，兩蹄離了空，驢背上若不是封十三娘，必被掀下驢兒來。

那漢子已大吼一聲，怒道：「好個賊婆娘，當眞是太歲頭上動土了。」

那原是眨眼間，變生突然，突然之間，幾乎撞着兩個人，不驚，却也楞然了。

啊喲！聽得漢子叫她賊婆娘，才發覺懷裡多了個包袱，正因適才一亂，一手按在包袱上，竟不自覺，不由瞠了眼兒，道：「你……說……」

那漢子兀自抓着驢兒的口，呵呵笑道：「你這賊婆娘可是膽生毛啦，要不，也吃了老虎心，豹子膽，連熊耳雙英濬河濟貧的銀兩也敢搶。」

封十三娘一怔楞，說：「熊耳雙英……濬河濟貧，你是說……這包袱！」

當眞，那包袱好不沉重，可知是金銀了。

城門口，大街之上，本就人多，這工夫，早圍攏了來，裡三層，外五層，圍了個水洩不通。

那漢子道：「包袱中的金銀，不少也不多，恰是三千兩，嘿嘿，老子們雖也打家劫舍，但殺的是汚吏貪官，土豪惡霸，劫的是不義之財，好個賊婆娘，今日把那賊小子交出來便罷。」

賊小子！是了，封十三娘省悟過來了，是一個小子忽然斜刺裡竄出，幾乎撞着了驢兒，是了，她伸手一托的瞬間，那瞬間……

封十三娘可樂了，就在一亂的瞬間，被那小子把包袱塞在她懷裡，只因雖在懷裡，却又是在鞍上，覺不出那沉重來，跟着驢兒前蹄離地前竄，就差那麼一點兒，便撞上了這漢子，竟然忽略了。

這才是眞眞正正，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好個狡獪賊小子，她！正是封十三娘，竟然上一個小小子的當，封十三娘笑了，而且一聲噗嗤，笑出聲來。

可明白了，那小子搶了這漢子的包袱塞入她懷裡，自己却脫身溜了。

好一個精靈的小子，封十三娘道：「且慢，熊耳雙英，名頭响噹噹，豈會被一個小小子搶了包袱？」

那漢子呸了一口，說道：「賊婆娘，你可聽着了，熊耳雙英，那是咱們的大當家、二當家，不此次

過是派我二人先送這三千兩銀子前來開封府，若不是由我這夥伴背着，豈會着了那賊小子的道兒，趁早兒還我包袱，交出那賊小子來，再向老子叩個頭兒，這番前來，咱們是做好事，不想開殺戒。」

封十三娘聽他一口一聲賊婆娘，不由心頭火起，面色一沉，道：「你們兩個大漢子，倒被一個小小子搶了包袱，熊耳雙英的英名，可被你們這兩個沒用的東西掃了地，竟還口出不遜，還敢發惡？」

那漢子大怒，吼道：「好個賊婆娘……」

封十三娘也大怒喝道：「看在熊耳雙英面上，此來又是共襄善舉，且饒過你們。」

說時遲，那漢子抓住轡頭的手一帶，只一側身，另一手已向封十三娘懷中抓去，那知封十三娘倒把包袱向漢子臉上擲去，啪的一鞭，已抽在那漢子抓住轡頭的手上。

那漢子痛得哼一聲，一縮手，那包袱已砸在他臉上了，三千兩銀子，雖然金多銀少，但亦不輕，那漢子仰面便倒。幸是年輕的漢子在他身後，慌忙把他扶住了，才沒倒地，但已是眼前金星亂冒。那包袱落地，一時金光銀光閃閃，金銀洒滿了一地。

封十三娘一催驢兒，已跑了下去，回過頭來，說道：「給我傳個口信，說封十三娘要你那大當家、二當家的，好自爲之。不知者不罪，今日不與你們計較。」

那兩個漢子只覺地轉天旋，宛若晴空打了個霹靂，熊耳山近着華山，豈有不知封十三娘的，傳聞劍俠飛仙，聞名却未見過面，不料這女子……

那漢子魄散魂飛，他罵不絕口的賊婆娘，竟是封十三娘！

那年輕的漢子跺脚道：「你眞是火遮眼了，我早發覺那驢兒神駿得出奇，好險。」

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熊耳雙英是江湖上罕有見過封十三娘眞面目者之一，曾一再告誡手下人衆，若遇到騎一匹神駿之極的驢兒的女子，衣着平常，徐娘半老却秀麗，便要小心，必是封十三娘無疑。

兩個漢子不自覺摸着脖子，好險，頭顱倒還在脖子上。

那封十三娘却已不急不徐，走下去了，那料又是一個小孩兒竄了出來，封十三娘正在街上的行人中搜索，不禁皺了眉頭，好一個精靈狡猾的小子，三十老娘，不料今日倒繃了孩兒，不，這絕不是偶然！

正想：這小子必有來頭，端的是無意，還是有意？那小孩兒霍地跑出來，幾乎又被驢兒撞上了。

那驢兒實是神駿，封十三娘從不用韁繩的，只是膝蓋一緊，便停下來了。

只見那小孩兒揚着手，說：「驢背上的媽媽，有人叫我捎個信兒。」

那小孩兒手上可不是揚着一張紙條兒，封十三娘俯身取過一看，可就不由怔住了。

只見字條上寫道：媽媽受驚了，罪過罪過。丹丘生再拜

後面分明又添上了一句：戲弄人者，人亦戲弄之。

封十三娘笑了，因爲字蹟潦草，顯然添上這一句的人又覺不對，再又在後面添了一句，可見此人不但寫得匆忙，而且調皮之極，是個遊戲江湖，到處戲弄人的。寫道：來而不往，非禮也。

封十三娘莞爾而笑，眞是見字條，如見其人，丹丘生，躍然紙上。

適才驢前那孩兒呢？不過十來歲，分明是街邊的頑童，早已跑走了。

不料封十三娘的靴跟才那麼一勾，踢在驢腹上，那驢兒一聲龍哈，兩隻前蹄人立而起，不過是催驢前進，任她是封十三娘，也沒防到這頃刻的變化，差點兒落下驢來。

街上稠人廣衆，午後正是行人衆多的時刻，那驢兒像是發了狂，駭得近處的人，轟然發起喊來，四散逃避，人擠人，人推人，早倒了幾個，於是人踏人，那遠處不知究裡的，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故，人也嚇人，登時大亂！滿街的人，滿街奔跑。

原來封十三娘的驢兒屁股上，被錐了一下，那驢兒負痛，發起狂來，那麼神駿又溫馴的驢兒，竟失了駕馭，連跳了幾下，狂奔起來。

還會是別人麼，必是她看字條時，那小孩兒悄不見，溜到身後，錐刺驢兒。

封十三娘可笑不起來了，雖不牙癢癢，却也咬緊了牙兒，幾乎跑了大半條街，才把驢兒控制住了。

來而不往，非禮也。這必是恨她昨晚騎着驢兒，南北及東面，跑到那裡，總把蕭丹截住，駭得蕭丹魄散魂飛，獨留西方城中的一面。

滿街是發喊奔跑的人羣，人羣之中，那兒去找蕭丹？明知蕭丹就在人羣中，也不能回頭，一口氣奔出了城。

嘿！任你封十三娘是劍俠飛仙，也着了她的道兒，蕭丹好不得意，塞了塊銀子在那跑回來的頑童手中，拍了拍手兒。

樂得那頑童咧了咀兒，說：「前面有個岳王廟，敢情你還是個好主兒，要找我，去那廊下啦，十個八個，我即刻就能給你找來。」

「好主意，」蕭丹說：「我正要

多找幾個人，帶路啦。」

穿過橫街，可不是有座廟，年久失修，已有些破敗了，廟前也還有個小小的場子，蕭丹說：「還忘了問你，叫什麼名兒。」

那小小子年約十四五歲，說：「人家叫我小侉子。」

蕭丹忍住笑，心想：可不是俗兮兮的。說道：「小侉子，你沒家？」

「誰說我沒有，還有個爹。」

蕭丹已看得明白，廊下有丈許寬，有石欄圍住，破破爛爛，堆了些被褥，幸好，遮雨不遮風，否則必然臭氣衝天，蕭丹打量着四處，道：「怎麼有家不回，住到這個地方來？」

小侉子恨恨的說道：「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

「你說些什麼？」

「前兩年，我娘死了，那婆娘就搬進我家來，三天兩天就打我一頓。」

「你是說，你爹娶了後娘？」

小侉子狠狠地吐了口口水，說：「有一天，火遮眼，血也像火一像紅，遮了眼睛，我抓起刀來，狠狠地扎在那婆娘腿上，從此，就再沒回家了，啊呀！青竹蛇！」

那小侉子一縮身，就躲在蕭丹背後。蕭丹看時，來的不是婆娘，而是一個漢子，後面還跟着兩個人，那漢子說道：「這廊下最好，你們說是不是？」

小侉子在蕭丹背後說：「那漢子叫青竹蛇，在開封府存身不得，來到咱們中牟縣。我和小順子，還有嘎嘎兒，在這裡住了兩年啦，他們以大欺小，要侵佔我們這地頭，趕我們走，咱們打不過他們，嘎嘎兒昨日被這青竹蛇打得頭破血流，不料今日又多帶了兩個來。」

蕭丹說：「別怕，你不是也帶我來啦，我替你趕走他們。」

蕭丹一晃身，上去就是啪啪兩個嘴巴子，飛起一脚，旋身又一脚，把兩個漢子踢倒在地，說：「你叫青竹蛇？一聽名兒，就知你不是好東西，竟敢欺負我的小兄弟，趁早兒滾得遠遠的，休被我見到。」

旁邊跳出來的不僅是小侉子，還有個個頭小，脚短身子大的小子，用布包着頭，不像個嘎嘎兒，不用說，另一個是小順子了，奔了來，揮舞着齊眉短棍，向三個漢子照頭就打。

那三個漢子年長，見過世面，蕭丹一現身，就被人家打倒了，就知是練家子，那還等三個小小子奔來，爬起身來就跑，唯那青竹蛇像是還有些不服氣，走得慢了一步，着着實實，狠捱了幾棍子，早已頭破血流，嚇得飛跑去了。

小侉子揚着頭兒，說：「小順子、嘎嘎兒，還不拜見龍頭大哥！」

兩個小小子向蕭丹唱了個大喏，倒把蕭丹愣住了，說：「我是龍頭大哥？」

小侉子嘻嘻一笑，說：「了不得，熊耳雙英的包袱也敢搶，更把那兩個漢子戲耍了，我就說：就是你了，故爾，就從城門口跟定了你，義氣搏義氣。」

敢情不是她找人家，而是這小侉子找上了她，可知也是個鬼精靈，不怪要他跳出去截住封十三娘的驢兒，竟一口就答應了不說，還錐了那驢兒，人家替她賣了命，不怕她不義氣搏義氣，替他們趕走青竹蛇。

蕭丹可樂了，她竟成了小要飯的龍頭大哥，成了花子的頭兒。也登時有了主意，拿出銀子來，吩咐他們去買和她身上一式一樣的衣衫，也在頭上挽了個髻兒。

樂呵呵的蕭丹，把小侉子、小順子、嘎嘎兒，逐個兒瞧了又瞧，若是瞧背影，雖然都比她年幼，高矮都差不了許多，若是擠在人叢中遠些看來，眞還分不出來。

蕭丹一揚眉兒，說：「小侉子聽令，即去西門遊蕩，專擇那人多之處，必要揮金如土，不論人家問與不問，都要揚言：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丹丘生便是。」

拿出三個金菓兒來，分給三人，即又對小順子和嘎嘎兒說：「你兩個去南北兩門，把金菓兒換成銀子，限你們在日落前花光……」

樂得三人眉開眼笑，嘎嘎兒還是眞聰明，說：「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若問小爺名和姓，姓丹名丘生。」

小侉子不認輸，搶着說道：「龍頭大哥吩咐，人家不問也要自報名姓，小爺丹丘生便是。」

蕭丹說：「揮金如土，記住了，不把銀子花光，不准回來，快去快來。」

一個金菓兒，換得數十兩銀子，那年頭，十年八載，祇怕也賺不到的，三個小小子如何不樂得脚底下擦油，一溜烟跑去了。

賺錢難，花錢還不容易，不到一個時辰，轟動了中牟縣，揮金如土的丹丘生，簡直無處不在，不免引來一羣羣大混混、小混混討好跟隨，越聚越多，簡直成了蜂湧，又豈少了髒小子，同樣高矮的，不下數十個之多，自然也滿城皆是丹丘生。

（未完・六）

丐幫少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賞罷峨嵋仙山景　結識江湖二俠士

上文提要：展玉翅與高橋悻悻離開武當，為尊師命，只得奔青城報訊。往青城途中遇華山派弟子亦往報訊，因此結識華山掌門之女萬千秀及其師兄陸劍鳴。展玉翅與高橋返回成都，於酒肆中見一蓄有山羊鬍的漢子手執拐杖，原來是江湖上惡魔之一的董萬峯，展玉翅見其行徑可疑，便悄悄尾隨，果然張雄一家無故被殺，屋內只餘灰燼……

展玉翅道：「第二件是晚輩有件事要問師太的……」

靜玄和藹地道：「施主但問不妨，只要貧尼力所能及，必然坦誠相告。」

「晚輩有一位家侍，姓高名橋，本來與晚輩同行，因在成都遇到惡魔董萬峯……未知他是否已到貴派？」

靜玄搖搖頭，道：「看來高施主尚未抵達，小施主不妨先在敝寺盤桓幾天等他！」

展玉翅着急地問：「他眞的還未來？」

靜玄笑笑。「眞的，一者假如他已上山，必然傳達張三奇重出江湖之事，則縱使他未見到貧尼，貧尼亦會知道此事，施主不用急，也許你離開了南城門來敝寺，他才出南城門。」

展玉翅像熱鍋中的螞蟻，片刻也坐不住，不斷地搓手。「不會的……莫非他已遇險……」

靜玄又再笑笑：「小施主不用心急，富貴生死天註定，急也急不來，敝寺有頗多值得遊覽及觀賞之事物，貧尼派人陪你。」她傳出命令找個口舌靈巧的小和尚陪伴他。

峨嵋山的確有許多值得遊覽之處，且不說峨嵋天下秀之名字，單只萬年寺內的琴蛙，已教展玉翅大開眼界。那琴蛙是一種生於水邊之蛙類，叫聲彷如琴音，十分悅耳，寺內有幾個養生池，池中青草長及尺餘兩尺，琴蛙棲於其間，羣蛙齊叫聲，有如百琴齊鳴。

展玉翅到底是少年心性，在池邊消磨了半日，一時之間已忘記了高橋失踪之事。俄頃，雲烟籠罩，天昏地暗，竟然下起雨來。

小和尚帶着展玉翅跑去「萬行莊嚴」殿，這是供奉普賢菩薩之大殿，普賢騎白象，那佛像高逾丈，全是黃銅精鑄，打磨得金光閃閃，令人不禁心生虔誠。展玉翅拜在武當青石門下，並非對道教有什麼瞭解，只志在學藝，同樣對佛教亦無甚瞭解，不過此刻，他亦不由自主，隨信徒們上前上香。

兩人在「萬行莊嚴」內消磨了一陣，抬頭一望，天又漸漸開了，山上氣候變化極大，乍雨還晴，有如少女之心情，小和尚道：「道兄，待小僧帶你到外面走走。」

出了萬年寺，順石級而下，兩旁全是販賣靈芝、川芎等藥材之小販。小和尚問道：「道兄願意走小路否？」

展玉翅料他這樣問，必有原因，乃道：「小路雖險，料還難不住我。」小和尚微微一笑，折入林叢小徑，沿途樹木參天，抬眼望一片青翠，草木經過雨水沖洗，似翡翠般可愛，葉上水珠，在斜陽下，猶

如珍珠，遠處傳來隱隱約約之水聲，空山顯得更爲幽靜，近處松濤鳥語，只道已然成仙。

「小師傅，那水從何而來？」

「由天上來。」小和尚健步如飛，含笑道：「小僧欲帶道兄到卧雲寺遊覽，到那裡，自然明白。」

走了兩頓飯工夫，前頭豁然開朗，只見萬綠叢中，露出一角朱樓，兩旁山岩之間有皚皚白煙騰升，那朱樓就似是建在雲端中，更添幾分仙家之氣。

清音閣背靠牛山嶺；右爲「黑龍江」，左爲「白龍江」，兩道山溪自山上奔瀉而下，至此忽爾合二爲一。兩溪合流之處，矗立着一塊一丈見方之大石，形如心臟，故稱爲「牛心石」。

溪流湍急，飛越牛心石，發出震耳响聲，濺起一片冷霧。溪旁岩石處，豎一小亭，名爲「牛心亭」，幾個遊人在亭內歇脚，均輕撥紙扇，狀甚悠閒。

忽爾澗間現出一輪彩虹，小和尚拉展玉翅過去，原來那是黑龍江及白龍江山水擊在黑黝黝的牛心石上，激浪翻騰，水霧在陽光照射下，產生彩虹。

所謂黑龍江，乃因山溪之岩石均是黑色的(玄武岩)，而白龍江之岩石則是青白色的。展玉翅看到的，便是著名之「黑白二水洗牛心」之奇景。

卧雲寺(清康熙初年，未明和尚重建，改名清音閣)乃建在二江之間的山梁上，閣後及兩側，均是參天之杉樹，盡顯古雅。

寺內只有兩名老和尚，供應清茶。展玉翅靜坐於扶欄上，任由山風吹拂，隨着水聲之輕重，神思逸飛，如在夢中，師恨家仇，盡皆消褪。

小和尚再引展玉翅上山，俯視全峽，但見碧玉紅檐，綠樹清溪，黃橋灰路，白烟紅花，有如一幅佳妙絕倫之山水畫卷，不愧是峨嵋十景之一，展玉翅忍不住讚嘆道：「古人均謂峨嵋乃仙山，誠不我欺！」

展玉翅直至興盡方歸，小和尚道：「道兄若還有興緻，小僧明天再帶你到九老洞及洗象池賞玩！」

展玉翅道：「小師傅若不帶引，在下也會自己尋路去！」小和尚微微笑不言語。到了萬年寺，一位中年和尚突然向小和尚招招手，兩人耳語了幾句，中年和尚請他去見靜玄。

靜玄含笑問道：「聞說少俠去了卧雲寺，不知能否稱心？」

展玉翅見她雖然面帶笑容，却覺得她笑得有點勉强，但仍不以爲意，喜孜孜地道：「卧雲寺果然名不虛傳，峨嵋亦不愧有仙山之稱，師太召晚輩來，不知是否已有高橋之消息？」

靜玄搖搖頭道：「不是，咱們已接到消息，張三奇已經到山下，敝派亦將戒嚴，因此實在不能再留少俠了，貧尼之意，少俠明白麼？」

展玉翅微微一怔，道：「晚輩明白，如今便告辭！」他心頭有點不悅，言畢隨即轉身告辭。

靜玄道：「少俠請勿怪，日後仍歡迎少俠來盤桓，屆時貧尼若有暇，將親自陪你上金頂！」展玉翅丟下一個謝字，匆匆下山去。

他在路上還眞怕會遇到張三奇，但到了山脚，心思又動了：「靜玄爲何態度大變？就算張三奇眞的來了，也不該如此……這是甚麼原因？哼，也許女人都這樣的，尤其是尼姑……」

他自己覺得很得意，便重到報恩寺借宿，但等了兩天都不見張三奇，也不見高橋，展玉翅再也耐不住，又馳回成都，到處打聽高橋之消息，但一無所獲，他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回合肥。

假如高橋不幸死在董萬峯手中，則等下去也無結果，若他尚在人間，則他去峨嵋找不到自己，必會返回合肥！不錯，他曾經說過，去了峨嵋便回合肥報仇！

一想到報仇兩個字，展玉翅再也坐不下去，次日一早，便結賬離店，他此刻身上已剩不了多少銀子，是以暗中告誡自己，不可揮霍。

不想尚未出城，他忽然見到那位「劉義」，當下心頭一動，暗中跟着他。

那「劉義」行動神秘，不時偷偷回頭觀察四周的人，似害怕讓人認出來般。只見「劉義」來至一條小巷裏，前後看了幾眼，便迅速閃了過去。

「劉義爲何這般鬼祟？莫非董萬峯還在成都？」展玉翅把馬托給一家商店看顧，自己亦閃進小巷，巷內有個女人在門口洗衣服，那裡還有「劉義」踪影？

展玉翅走前問她，那女人見他長得斯文，便往前面那屋一指，然後把衣服連木盆全都拿進自己屋內。

展玉翅走至那間屋前，隱約聽見裡面有聲音，他輕輕躍上屋頂，伏耳瓦上靜聽，下面有個沙啞的聲音道：「老白，咱們兄弟一場，俺才勸你，唉……女人誰都喜歡，尤其是漂亮的，但這女人可是燙手的山芋，你還記得上次青竹門的事麼？若不是張老大出面掩護你，你跑得掉麼？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嘛，哼哼，出了事又有老大替我出面，是以不必擔心太多，你們不敢動她，俺自己來，

有事我自己負責！」

展玉翅忽然覺得這聲音很稔熟，心道：「原來這些都不是好東西，既然有良家婦女失陷於此，被我撞見，自不能袖手旁觀！」

那漢子道：「老白，你張老大如今自顧不暇，還能替你出面？玩女人也得看對象，爲了一個女人，便得喪命，劃得來麼？」

「劉義」惱羞成怒地道：「你們這麼害怕，便由俺一個人幹！」

「別忘記，她師兄弟可能已認出你來！」

「劉義」大笑，「那幾個雛兒，能認得出咱？若是如此，『千面老人』製的人皮面具還有人要？」

那漢子又嘆了一口氣：「老白，你不聽勸，咱們兄弟便退出，由你獨自享用吧！那時候，咱們聽你的話動手，乃因不知她是華山派萬點梅的女兒……嘿嘿，你惹得起青竹門，能惹得起華山派？」敢情他們還不知道華山派已被消滅。

「劉義」不由猶疑起來：「若放了她回去，後果不是更加不堪設想？」門板聲响，展玉翅眼尖，看見兩個漢子穿巷而去，那屋內只有「劉義」一個人，展玉翅「颯」地一聲跳了下去。

「劉義」乍見有人自天而降，吃了一驚：「誰？」

展玉翅哈哈笑道：「閣下眞是善忘，在下還記得你在董萬峯面前，自稱叫劉義哩！當然，如今在下已知你姓白，只是尚未知大名而已！」

「劉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問道：「閣下來此有何指教？」

「哈，你還未答少爺的問題，反倒問起我來了！」展玉翅道：「少爺向來光明正大，此刻是來救人的！」

「救人？」劉義裝出一副惘然不解的神態。「未知閣下要救的是什麼人？」

展玉翅一字一頓地道：「這人是萬點梅的女兒，萬千秀。閣下擄了她，囚困於此，希望你臨危勒馬，放了萬姑娘，則萬事皆休，在下也可以替你隱瞞一下，否則……」

劉義問道：「閣下是什麼人，在下一點也不知道，如何相信你的話？」

展玉翅不由猶豫起來，若報出師門，自己已被逐出師門，實在有愧，當下道：「在下展玉翅，後進末學，名不經傳！」他突然走前一步，運功於臂，一掌揮出，廳內的椅桌，隨着掌風而退！

這一着把劉義嚇住了，他這種人色膽雖大，但膽量不大，見狀立即換上一副面孔：「原來是頂頂大名之展少俠，失敬失敬，既然少俠出面求人情，在下如拒人於千里，未免不近人情，不過少俠可別食言！」

展玉翅知其所指，忙道：「放下屠刀，回頭是岸，在下不會做得太絕，閣下放心，請把人交出來，否則在下可不客氣！」

劉義倒是十分光棍，一掌震開房門，只見床上倒臥着一位少女，手脚緊綁，嘴巴裡還塞了一塊黑布。定睛一望，正是萬千秀！

「閣下請吧！」

劉義拱拱手，忙不迭地溜了。展玉翅替萬千秀解開繩子，只見她滿面通紅，扯下塞在嘴裡的黑布，聲如蚊吶地道：「多謝少俠……」

「不必客氣，姑娘身子無碍吧？」

萬千秀粉臉又是一紅，輕輕搖頭，展玉翅道：「那眞是不幸中之大幸！」

萬千秀眼圈兒一紅，道：「這次若非遇到少俠，小妹……眞是不堪設想……」說着盈盈下拜，展玉翅慌了手脚，連忙將她拉起。

過了半晌，展玉翅才乾咳一聲：「姑娘還是趕快去找令師兄吧！」

萬千秀嗚咽地道：「也不知他們去了何處？教我去那裡找他們？」

「這個……」展玉翅道：「那麼先離開這裡再說吧！」

兩人聯袂走出大街，展玉翅取了馬匹，問道：「姑娘要去何處？在下急着回家報仇……」

萬千秀未待他說畢，兩道淚珠已垂了下來，「小妹不知道……只能在成都到處找一找……只怕遇到那斯。」

展玉翅心有不忍，只好道：「如此在下陪你找一找吧！」兩人在成都城轉了兩匝，那裡找得到人，最後逐家客棧找，在一爿客棧處，找到她小師弟白興安。

「師姐，你沒事啦？」白興安看了展玉翅一眼，欲言又止。

萬千秀問道：「師兄他們呢？」白興安道：「小弟也跟他們失散了，因身上……沒有銀子，付不起賬，掌櫃又不許小弟離開……」

萬千秀看了展玉翅一眼，道：「小妹身上的銀子，也教惡魔全搜去了。」

展玉翅只好取出一些銀子來，道：「對不起，在下跟你們情況一樣，那銀子都放在高叔叔處，這一點心意，先解決了眼前窘境再說。」他便將銀子塞在萬千秀手中，霍地跳上馬背，催馬而去。

耳際却聽白興安道：「若非爲了師姐，才不要這小子的髒錢。」

展玉翅勃然大怒，回心一想：「男子漢大丈夫，要幹頂天立地的事，跟這種人一般見識，豈不侮辱了自己。」他心中有氣，使勁揮鞭

，不料那馬兒吃驚，人立而起，把路邊的兩個漢子嚇倒於地。

忽然兩個大漢跳出路中，喝道：「站住！」

展玉翅用力將馬拉住，問道：「兩位有何指教？」

左手那漢子皮膚黝黑，不到三十的年紀，怒道：「你在鬧市裡亂鞭馬匹，心中還有別人沒有？剛才若是踢着那兩個小孩，你如何賠償？」

展玉翅自知理虧，拱手道：「對不起，在下因有急事，是以一時魯莽，並非有意，尚請見諒！」

右首那一個蓄着三綹短髯，面色青白，看來比較斯文，道：「兄弟，瞧他也不似壞人，也許眞有急事。」

左首那人問道：「小子，你有什麼急事？」

「在下家破人亡，趕着回去報仇。」

「你是本地人？趕着去何處報仇？」

「在下合肥人，因奉師命到青城及峨嵋辦點事，如今事已辦妥，是以趕着回去。」

右首那個輕哦一聲：「你是合肥人？可認識『五鳳拳』易驚覺易老前輩？」

「當然認識，他以前是合肥第一高手，在下認識他多年，兄台也認識他？」

左首的人問道：「你剛才那句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合肥如今來了什麼强人不成？」

「不錯，便是殺了我一家，如今又霸佔寒舍財產之惡人羅賓鴻！」展玉翅說得咬牙切齒，「照推測那廝武功應在易老前輩之上！」

左首那人對右首同伴道：「大哥，看來咱們該跑一趟合肥了，嘿嘿，小子，看來你走運了，咱們可結件而行！」

展玉翅正愁旅途寂寞，聞言大喜，抱拳道：「如此敢情最好，只是尚未請教兩位兄台大名！」

右首那人道：「在下魏守信，那是我拜弟凌鐵城！」他招呼其拜弟，一齊上馬，向東馳去。

展玉翅初出江湖，對一切人與物均十分感興趣，「兩位大哥在江湖上可有外號？」

凌鐵城道：「有人稱咱們爲『親兄弟』，也有人稱『鐵血兄弟』！小子，你叫什麼名字，咱們還不知道！」不管是那個外號，都可知他倆感情很深，展玉翅十分欽羨地望了他們一眼，然後報出自己之名字。

魏守信問道：「展少俠藝出何門？」

「不瞞兩位，家父以前也是武林中人，小弟自幼隨家師學藝，後來在偶然機會下，也得一位武當道長指點。」

凌鐵城輕噫一聲：「如此說來，小兄弟你年紀輕輕，已身兼兩門之長了！不知那位武當派的道長如何稱呼？」

展玉翅乾咳一聲，道：「青石道長因下山配藥，恰好住在寒舍，閑時指點一二，也不讓小弟叫他師父……唉，僅懂皮毛，如何說得上兼甚麼兩門之長！兩位大哥在江湖上，必然是响當當的人物？」

魏守信微微一笑：「江湖中，臥虎藏龍之輩極多，有名頭的人，比天上星星還多，咱兄弟算得了甚麼？」

快出城時，凌鐵城抬頭望一望天色，道：「咱們先備點食水乾糧，吃過午飯再出城吧！」

魏守信看看附近便有一家酒樓，乃道：「二弟，咱們先進去，你且去準備乾糧食水，記着，替展玉翅多備一份！」展玉翅連忙致謝。

由於離午飯已有一段工夫，是故酒樓內之食客不多，兩人找了張靠窗的座頭坐下，魏守信點了四個小菜，都是平常之物：「不知少俠吃得慣否？」

展玉翅忙道：「小弟並不偏食！」一頓又問：「不知魏大哥有否聽過董萬峯這個人？」

魏守信微微一笑：「在江湖上跑過幾天的人，誰不知道！」

展玉翅再問：「這魔頭武功眞的很高？」

「那當然，據估計，他是宇內五大高手之一！」

展玉翅興緻盎然：「宇內有那五大高手？」

魏守信沉吟道：「是少林寺之方丈至上禪師，一是張三奇，一是董萬峯，一是苗小小，另一是盧多財！」

「前面那三人，小弟也聽人提過，後面那兩個又是甚麼大人物？」

「苗小小是個女人，外號『南海仙子』在南方活動比較多，盧多財則是個乞丐！丐帮弟子多年來，一直要推他爲帮主，但他從不承認是丐帮弟子，自稱只是一位一無所有之叫化子，不過盧多財却是受丐帮上下之推崇，他本身對丐帮有很大之影响力！苗小小也喜獨自修行，但南海七十二島島主，都肯聽其命令！」

這些武林掌故，展玉翅從未聽過，是故興緻勃勃：「除了至上禪師之外，其他的都不是好人？」

魏守信微微一笑：「好人壞人有時很難分別，很多時候，好人也有缺點，壞人也有優點，尤其是大人物，更加難以評論！」他思索了一下，又道：「就一般人之看法，

至上禪師和盧多財是善良俠義的，張三奇和董萬峯則是邪惡狠辣的，苗小小介乎正邪之間，聽說她脾氣不好，又善變，行事但憑好惡，好事壞事都做。」

展玉翅問道：「除了宇內五大高手之外，還有那些高手可稍望其項背的？」

魏守信又沉吟了半晌方道：「這就更加難以評論了……嗯，隨便舉幾個例：刀、劍、鞭、槍各有一位表表者，或稱王或稱仙，或稱聖的，等於已有四個，南海七十二島總島主『南海龍王』龍從海、中原水旱七十二寨總瓢把子『橫掃千軍』陸源、武當之凌虛、青城之古月等九大門派掌門人，較年輕的則有『黃河大俠』黃北山……」

他話未說畢，突有人插腔：「還有一位『鐵血大俠』魏守信！」

展玉翅抬頭望，原來凌鐵城已至，手上提着三口袋子：「原來魏大哥還是位高手，小弟眞是失敬！」

魏守信瞪了其拜把兄弟一眼：「別聽他胡說！」不管如何，展玉翅還是認定魏守信是高手之一，不由又深深看了他幾眼。

「來一壺酒！」凌鐵城回頭道：「武林中高手如雲，即使昨天你勝過我一刀，也不敢說明天你還能勝我。還有一位『四髮婆婆』鐵指十分厲害，我前日看她怒殺怒江七妖，只在二十多個照面之中，頂尖高手該算她一份！當然，還有『飛刀杜七』、『神偷金猴兒』、『七指神劍』、『湘江女俠』、『双劍合璧』等等，那一個誰敢說不是高手？」

「兩位大哥閱歷豐富，見識高人一等，說武論俠，如數家珍，使小弟茅塞大開，當眞是與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

凌鐵城瞪了他一眼：「看不出你還會掉書包！」

恰好小二送酒上來，展玉翅伸手接去，先替他們斟酒，然後舉杯道：「小弟借主人之酒，先敬主人一杯！」

凌鐵城大笑：「好，小子有意思！」

「日後還得請兩位大哥多多指教，多多提携！」

凌鐵城大笑，魏守信道：「小兄弟，你剛出道，很多事不知道，時日久了，便不會說這種話了，江湖之中，有何提携之可言，一切只憑兩個字：實力！有實力那裡都去得，說甚麼都有人聽，否則縱使你說的是公理，也無人响應！你還年輕，多花點工夫在武功上，對你絕對有好處，別看我倆東奔西跑，練武這回事，從不敢有荒廢一日！」

「請問練武有何秘訣？」

凌鐵城道：「學武者除了天賦之外，便是一個勤字！成功與否機緣亦很重要！至於打鬥，最重要的是靈活，因勢施招；第二點是膽大心細，面對甚麼高手都不能失去自信心，第三點，發揮己之短；抑制敵之長：第四點，切不可輕敵，未把對方打倒之前，絕不能鬆勁；第五點，必須捕捉任何一個機會，並爲自己製造取勝之機會，這是凌某的幾點體會！」

魏守信笑道：「我二弟武功雖不高，但論打鬥經驗，不亞於任何一位高手！」

店小二把菜全送上來，魏守信要了三碗飯，三人邊吃邊說。展玉翅道：「兩位大哥，目前武林中，除了九大門派之外，還有那些大帮派？」

魏守信道：「武林帮派，江湖門教有如河沙，比較著名的有青竹門、五毒教、千蛇谷、五虎門、長龍帮、天水帮、天佑教，還有武林五大世家、全眞教……眞是數不勝數！至於好壞只能由你自己憑眼光和見聞去判斷了！」

展玉翅第二次聽人提及青竹門，忍不住問道：「那青竹門勢力很大？」

「青竹門掌門柳青青接掌三年，這三年來聲勢比以前弱了許多！」凌鐵城道：「門下弟子全是雌兒，咱向來不喜與女子交往，故所知有限！」

魏守信道：「前任掌門『竹中仙』，雖是個女人，但武功、智略、見識均勝人一籌，在川東雲貴一帶，聲勢好大，門下弟子漢夷相雜，女子可以從夫，但丈夫不能加入青竹門，該門分八堂，還有八個分舵……」

話未說畢，突聞有哨聲傳來，一陣緊似一陣，魏守信和凌鐵城臉色均是一變：「眞是說曹操，曹操就到！」

「這是青竹門的……」展玉翅又驚又喜，細聽之下，哨聲抑揚頓挫，不脫尖銳之聲。

魏守信臉色一變：「這乃是發自竹管的。小兄弟，萬一青竹門的人到來，千萬不要插腔，看來她們似有重要之事要解決！」

「這哨聲還有分別麼？」

「發自竹葉的乃一般集會或約見、報訊；發自竹管的，便是有重要的事了……」說着竹哨聲已到門外，魏守信又低聲道：「只可看，不可插腔，以免惹禍上身！」

展玉翅唯唯諾諾，一抬頭，只見一行淺綠衣少女走了進來，把酒樓內之座頭全佔用了，隨後又見兩位衣衫顏色稍淡，年紀稍大的女人進來。

掌櫃慌了手脚，忙哈腰道：「姑奶奶們，小店本錢不多，如

果……嘿嘿，可否請姑奶奶們到別處去？」

一位年紀較大的女人道：「掌櫃不用擔心，到時若有損壞貴店一絲一毫，咱們加倍賠償！」她一點頭，一位少女把兩大錠銀子擱在櫃台上，「這是壓驚費，掌櫃若害怕的，可先到後堂去躲一躲。」

「是……謝謝！」大概掌櫃對她的話未敢全信，恐怕到時不肯賠償，便伸出顫抖的雙手，把銀子收了，又匆匆退回後堂。

那女人又向展玉翅他們三人走過來，「三位可慢慢吃，吃飽之後，便請離開，賬便掛在敝門處，敝門並非要趕三位，只是不希望殃及池魚。」

凌鐵城道：「你放心，你不叫咱們走，咱們也要趕路！」他一抬頭，突見那女人一對眼睛直勾勾的望着魏守信，心頭不由一怔，「大哥何時跟這女人有交情？」

只聽那女人問道：「這位大俠可是魏守信？」

魏守信微微一怔，道：「不錯，在下正是魏守信，堂主認識在下？」

那女人高興地道：「當然認識，我是你表妹羅香蓮！」

「羅香蓮表妹？」魏守信抓抓頭，眼睛不斷地望着對方，似乎對她沒有什麼印象。

「蘇州那位表妹，羅香蓮。小妹記得我十二歲那年跟娘親去過你家！對，你們家在淮安，小妹沒有記錯吧！」

魏守信輕拍一下腦袋，「虧你還認得出我，我記得過了一年多，我與家母去你家，你蘇州老家只剩下一個廢墟，還道你們都遭不幸了，想不到今日在此，還能見到你。」

「你終於記得了，當年我才十二歲，你已經快三十歲了，我認得你，你不認得我，那絕不奇怪！」

魏守信點點頭，「表姨身子還健壯吧？」

羅香蓮神情一黯，道：「家母就是在那場怪火中死的。小妹若非家師相救，也被燒死了。」

「未知令師是那位高人？」

「便是『竹中仙』，敝門始創掌門，表哥，你怎會在此？有幾個孩子啦？嫂是哪位女俠？」

兩人居然在這裡談起家常來，只見魏守信羞澀道：「愚兄終日東奔西跑，那裡顧得了成家，表妹妳呢？」

羅香蓮紅着臉道：「像我這般老太婆，還有人要！」

她手下都笑了起來：「咱們堂主眼界太高，十個男人來找她，她都教人吃閉門羹！」

羅香蓮罵道：「死丫頭，不許胡說八道。」

魏守信乾咳一聲道：「你們今日來此，所爲何事？」

羅香蓮壓低聲音道：「要跟千蛇谷的人解決一件事。表哥又不是外人，小妹告訴你，他們門下弟子先後搶了敝門不少人！」

「是以約在此決戰？」

「有此準備，不過先說說看，他們不肯道歉及放人的，只好手底下見個眞章。」

凌鐵城接腔道：「千蛇谷的蛇兒十分厲害，你們能對付得了麼？」女人天生怕蛇，他可問到點子上去了。

羅香蓮秀眉一皺，「咱們是有了準備，若不是顧忌他們那些長蟲，敝門那會容忍至今，稍後敝門還有人來，表哥，你們還要趕路麼？」

「愚兄曾受過『五鳳拳』易老前輩之恩惠，上次他娶媳婦，本應去道賀，却因被『洪湖三蛟』纏住，脫不了身去不了，後來去了，他又不在家，是故近日事畢，準備登門謝罪！」

「反正是這回事，又不急的，待咱們這裡解決了，小妹還有話跟你說。」羅香蓮指一指斜對面。「稍後敝門主到了之後，你們三個就到那邊去。」

凌鐵城問道：「那是什麼地方？」

「這是敝門一位弟子的親戚開的醬料店！喂，表哥，萬一咱們不敵，你可得助咱們一臂之力。」羅香蓮雖已年過花信，但到底尚未嫁人，說至俏皮處，仍帶着少女之嬌態，她手下都成了掩口胡蘆。

凌鐵城道：「咱們兄弟是帮理不帮親，若曲在對方者，咱們就帮！」

「哼，誰要你插腔！」羅香蓮眼角一瞥，指一指展玉翅，「這位是誰？」

「是新交的朋友展玉翅，剛出道，跟武當沾點邊緣，不是千蛇谷的人！」

展玉翅突然道：「羅堂主，據在下所知，貴門弟子似乎不單止落在千蛇谷之手，難道你們沒有預防之法？」

羅香蓮道：「本門弟子衆多，很多武功都不高，即使規定出外須三五成羣，有時仍難却敵……」她又嘆了一口氣，「當年家師成立本門，意欲保護弱女子，是故初時加入本門的，很多都不識武功，後來發現此法行不通，有所改變，但鑄下之錯誤，難免要惡補，三位明白我的意思麼？」

就在此刻，外面又傳來一陣蘆笙的樂聲，羅香蓮道：「掌門來了，你們三位的銀子不必付了，快走吧！」

可是鈴聲已至大門外，羅香蓮回頭望去，便見一頂小轎如飛而至，四位吹蘆笙的，四位搖銀鈴串的少女，已分列兩旁，羅香蓮沒奈何，只好向魏守信搖搖手，自己先上前迎接。

布帘一動，裡面走出一位面掛綠紗，身穿淡綠色衣裙，裙上還以金線綉着竹子圖案的女人。羅香蓮行禮，「屬下恭迎掌門大駕！對方還未見有人來！」

綠衣少女柳青青點點頭，抬步走了進去，突然發現三位陌生男人，不由住了足。羅香蓮忙道：「掌門，那年紀較大的，是屬下之表哥，失散十幾年，今日才在此遇到，屬下已問過，他們與這件事完全無關。因爲屬下料不到掌門來得這般快，因此沒有催他們吃飯！」

柳青青又看了他們一眼，頭一轉，往正中那張座頭坐下，展玉翅心中暗道：「這婆娘架子頗大！」

羅香蓮連忙向他們三個打手勢，示意他們從速離開，她送他們到門口，又向一位站在門外守街的手下打了一個眼色，她那手下便悄悄帶他們到斜對面去。

醬料店已上了門板，她拍開了門，引他們進去，裡面已有好幾名男女，却不穿青竹門之服飾，「這三位是羅堂主的朋友，答應在適當的時候，協助青竹們對付千蛇谷！」言畢退了出去。

凌鐵城問道：「千蛇谷的毒蛇，可不是鬧着玩的東西，你們可有準備？準備得如何？」

一個男人道：「咱們準備了好些硫磺、雄黃，還有一批細長的長刀，用以亂斬長蟲。不知三位有何建議？」

凌鐵城嘆了一口氣：「除非你們的長刀手已訓練得很好，又除非你們準備犧牲一批人，否則單憑這些恐怕不足以剋制那些毒蛇！須知千蛇谷的蛇有兩種：一種是未經訓練的毒蛇，另一種是曾接受過訓練的！你們的辦法，也許可以對付第一種毒蛇，要對付第二種毒蛇，十分困難！」

那些青竹門的弟子面面相覷，一時之間作聲不得。

展玉翅心有不忍，轉頭望着魏守信，「魏大哥是否有妙策？」

魏守信搖搖頭，道：「暫時想不到什麼妙策，屆時再說。」

忽然外面傳來三道尖銳而又短促的竹哨聲，一個女弟子緊張地道：「他們來了！」大家都跑到門板後，從縫隙處偸窺。

男弟子道：「小心，別讓人發現咱們的行踪！」展玉翅亦忍不住上前窺望，此事雖然與己無關，但他從未見過江湖幫派仇殺，更未見過蛇陣，是以緊張情況，竟不亞於青竹門弟子。

俄頃，便聽到一陣沙沙之聲，鼻端聞到一陣腥風，中人欲嘔，過了一陣，外面已佈滿了數百條大小不一之蛇兒，蛇兒在石板上游動，來回盤桓。

一道長笑傳來，哨聲一响，那些蛇兒便停止游動，並慢慢靠攏，耳際又聞有人道：「想不到女人比男人還準時！」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另一個道：「大哥，這些姑娘比以前咱們見過的還漂亮，抓些回去給他們配成對吧！」一聽便知此戰難免！

對面飯館內傳來一道嬌叱：「閉嘴，眞是狗嘴裡長不出象牙！」

街頭上一位長髮披肩，身穿一襲洗得發白的藍布袍子，高高瘦瘦的漢子，冷冷地道：「你娘在生之日，都不敢這般對我說話，你是甚麼東西！罷了，瞧在你是後輩的份上，不與你計較這許多……」

過了半响，柳青青方顫聲道：「你，你這惡魔，胡說甚麼……」

高瘦男子便是千蛇谷的大谷主霍長春。「我說錯麼？江湖上有點份量的，尤其在西南一帶走動的，誰不知道，若非如此，你能當上掌門？老實與你說吧，令堂曾經當我的面承認你的身份。」

「胡說！」柳青青頓了一頓，又道：「不錯，我是我娘的私生女又如何？」

霍長春和其弟弟霍長虹相顧大笑。柳青青被他倆肆無忌憚笑得心頭火起。「你們兩個惡鬼笑甚麼？」

「你可知令堂爲何這般短命？」霍長虹身材比乃兄矮了大半個頭。「我不說，你年紀輕輕的，自然不懂！那是因爲她長期陰陽不調，慾火太盛，燒乾腎水……」話未說畢，青竹門弟子已紛紛大罵起來。

霍長春大笑。「閒話說過，你們約我來此，到底是爲了何事？不過，令堂在五年前，的確秘密到千蛇谷找過我，還跟我談及你之身份，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武林中能人雖多，但膽敢隻身闖我千蛇谷的沒有幾個人，尤其是女人，令堂是普天下第一個，霍某十分欽佩，不但沒有爲難她，而且厚禮待之！我這句話你聽明白麼？」

柳青青冷冷地道：「不明白。」

「眞是少不更事！」霍長春一頓又道：「如此，咱們到一個沒人的地方說話如何？」

柳青青冷笑不已。「你以爲本座是三歲小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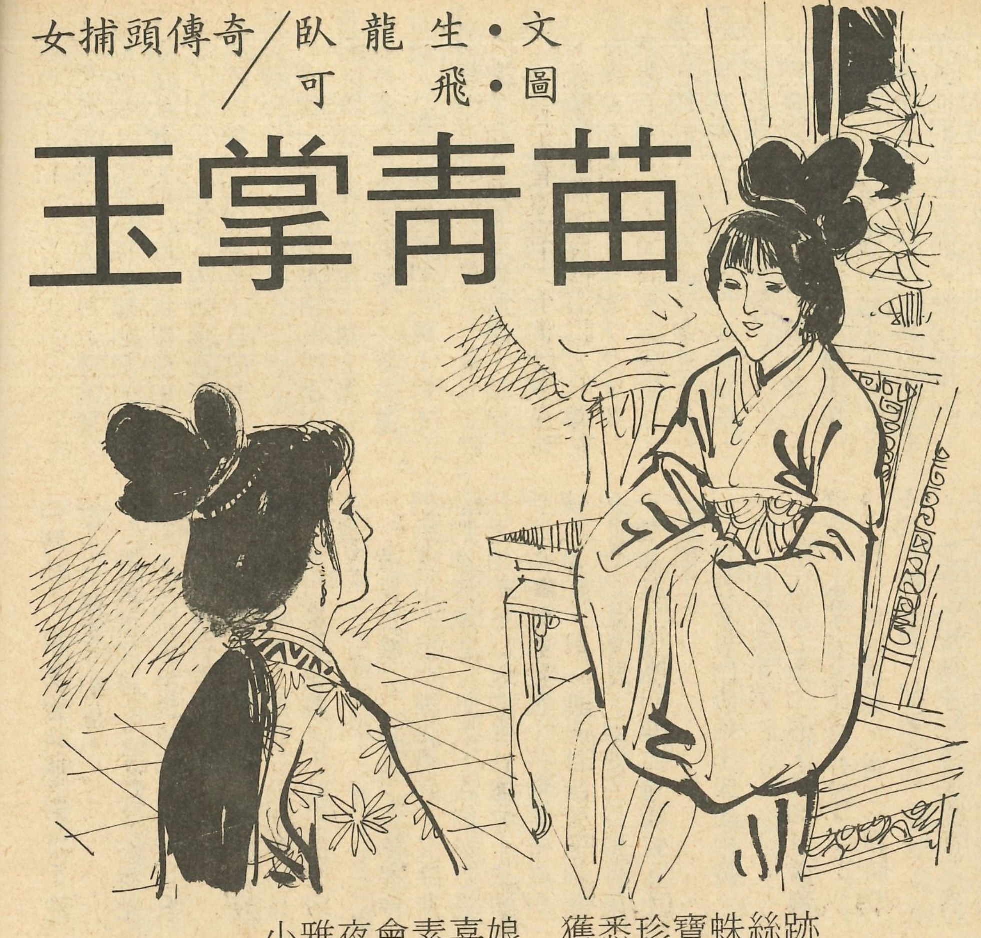
霍長虹怒道：「小丫頭，你以爲咱們要殺你，需用卑鄙手段麼？我大哥只是想顧住令堂的顏面而已！」

（未完・六）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上文提要： 言侍郎被殺，毒已消退無跡可尋，這令數十年的邊老仵作爲難稱奇。言侍郎平生喜歡收藏玉器古玩，尤對玉中之寶特別鍾愛，家中亦設藏寶室。臨死前，掌中有「青苗玉」三個字。刑部總捕頭程小蝶以此爲線索，召來得力女捕手小文與小雅，以及副總捕頭郭寶元共謀對策，研究破案……



小雅夜會素喜娘　獲悉珍寶蛛絲跡

張百通道：「屬下全力以赴，有問題，立刻會向總捕頭報告，恭請裁示，屬下這就告退了。」

望着張百通離去的背影，程小蝶緩緩說道：「我們好像和江湖中隱匿的殺手撞上了，這個案子，一定要破，走！先回刑部去問問素喜，明天，我們再親自拜訪言夫人，也聽聽十二歲的言公子有什麼高見發表?」

＊　＊　＊

小雅刻意的修飾一番，才着人把素喜帶入了雅室之中，繡簾低垂，紅燭高燒，紅漆小方桌上，早已擺好了四樣精緻的佳餚，一壺烈酒，兩雙小巧的白銀筷子。

有些精心設計的擺設，就能讓人生出强烈的反應，素喜看看佳餚美酒，目光才落到小雅的身上，一件藍緞子束腰短衫，繡花垂地大羅裙，掩住了雙足，但也更突顯蜂腰秀肩的窈窕身裁，兩條油光大辮子，分垂雙肩，臉上薄施脂粉，看上去十分的素美動人。

小雅姑娘本就美，是那種濃裝淡抹總相宜的美人胚子。

素喜有點驚艷了，雙目凝注在小雅身上，打量了好一陣，道：「妳是誰?找我來幹什麼?」

「陪我喝酒，」小雅看清楚了素喜之後，暗道：張班頭有一點言過其實，害得我薄施脂粉細梳裝，準備秀色爭短長。

敢情，自負有點才貌的女孩子，除了鬥智謀、鬥武功之外，也很注重鬥美麗！

本來嘛！天生麗質難自棄啊！

「我祇是一個囚犯，身份低微的丫頭，」素喜道：「妳能在刑部中如此作爲，定然很有權勢。」

「說得不錯，所以，才能把妳請出來，陪我喝酒，請坐吧！」小雅道：「主、客，祇有我們兩個人。」提起酒壺，斟滿了兩隻酒杯。

「蓮花白，是烈酒！」素喜道：「如此對一個囚犯體惜，必有要求，姑娘請問吧！我能回答的，不會推辭。」

「不忙，不忙，我先敬一杯。」小雅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纖纖玉手，櫻桃小口，一口吞下了一杯烈酒，頗有女中丈夫氣概。

素喜緩緩端起酒杯，就唇一口，乖乖，也乾了。

她舉止輕巧，但喝酒的能耐、豪氣，絕不在小雅之下。

小雅呆了一呆，道：「好酒量！」雙目又盯注在素喜臉上。

「言大人喜歡好玉，也愛喝幾杯，最愛喝蓮花白，婢子跟着他，也就練出了喝烈酒的本領。」

這是自己找上正題了，用不着

主人費心機，小雅笑一笑道：「痛快！誰說紅粉不英雄?坐，酒逢知己千杯少，今晚上咱們要喝一個不醉勿歸。」心中却是暗暗忖道：不簡單啊！這丫頭似是見過世面，經過風浪的人物，別要偸雞不着蝕把米，栽倒在她的手裏。

心中多了一份警惕，就更加謹慎起來。

「言大人的酒量很好……」

「不好！」素喜打斷了小雅的話，接道：「三杯之量，再多喝，就胡說八道了。」

「酒後有德吧！」小雅已感覺到，人家已準備好自行招認，但胸有成竹，必作保留，小雅希望素喜借酒意，說出一些眞正的秘密，所以，用詞很小心，不願詞鋒尖銳，傷害到素喜。

「酒後有德的男人，我沒見過啊！」素喜提過酒壺，倒了一杯酒，一口喝下去，接道：「憑心而論，言大人不能算好色的人，祇是他吃我的機會太多了，一天能過，十天也好過，但一年多，就不容易逃過去了。半年前，他喝了酒，有點醉意，就在書房裏，吃了我。事實上，我也早有了心理準備，夜夜陪着他賞玉侍酒，能夠逃得了麼?他能擺了我半年，食指不動，也算是不容易了。」

「妳有過什麼打算?」小雅道：「準備作小，還是求他放了妳?」

「沒有打算過，小時候，我媽替我排八字，說我命裏犯桃花。」素喜道：「就女人命理而言，是不能從一而終，賣入言家作丫頭，又被言大人挑到身邊侍候，這命運早已註定了，所以，我沒有哭過，也沒打算過借機會訛詐一下言大人，事實上，他非常寵愛我，祇要我撒撒嬌，敲他一筆銀子，並非難事，但我從沒有這樣想過，我不知道是不是眞的喜歡上他?」

「言大人快五十了吧?」小雅道：「那裏可愛呢?」

「言大人今年四十七歲，我才十九，」素喜道：「論年紀他似乎是大了一些，但言大人另有他可愛的地方，他的死，我心最苦，但我又不能表現得太明顯。」

小雅暗暗吁一口氣，忖道：這丫頭能言善道，條理分明，不能被她蒙住了，心裏盤算，人却笑一笑，道：「言大人那裏可愛呢?」

「學問！」素喜道：「尤其是玉石方面的知識，眞是淵博啊！一般人縱然讀過萬卷書，也沒法到達他那種境界，同樣是一塊美玉，別人祇知道它的成色好，硬度强，却不知道它還有別的作用，但言大人知道。」

小雅有些吃驚了，這種意外的收穫，使她對素喜，要另作估算，不禁又看了素喜一眼。

這一看，又是一驚，幾杯烈酒下肚，素喜的人完全變了，祇見她臉泛桃紅，浮動着一種媚態，媚得人想伸手去把她抱入懷中。

小雅是女人，就有這種感覺、衝動，如果是男人，絕對難逃這一道色慾之關。

這麼一個天生妖媚的女人，擺在了言侍郎的身側，伸手可及，張臂能抱，要他聲色不動，豈非緣木求魚?

小雅相信了，言侍郎，確非好色之徒。

「素喜姑娘，也學會了一些識玉的本領了?」小雅盡量使心情不波，語氣平靜的說。

「時間太短了，祇學得一些皮毛，」素喜道：「倒是聽他談起過一些玉中奇珍。」

「例如呢?」小雅道：「言大人收藏了千件以上的珍貴玉器，應該有幾件稀世之寶了。」

「聽他提過一兩件，」素喜道：「有一塊移墨玉，能使墨漬消失，不傷絹料、紙張。」

「好寶貝，不知它現在何處?」小雅道：「可是言大人收藏之物?」

「我祇是聽他說過，沒有見過，」素喜道：「不過，移墨玉已被言大人收藏起來，絕不會錯。」

小雅提起酒壺，斟了兩杯酒，又吃了幾口菜，笑道：「還有麼?如聞仙樂，如歸故鄉，聽得令人神往啊！」

「還有一件避毒玉，色如潑墨，寒透肌膚，」素喜道：「能避毒，也能吸毒，聽說是人間至寶，可惜，我也沒見過。」

但小雅見過了，不是那隻黑色的蟾蜍麼?就放在言府庫房的木架上，那裏存放着千件以上的珍貴玉器。

這個訊息，使得小雅有着很難抑制的激動，連續換了兩口長氣，吃了兩口菜，喝了一大杯蓮花白酒，才穩住了震動的心情。

不是嗎?武林中人，夢寐難求的避毒蟾蜍，竟然在一個不會武功，和武林中人全然無關的官員手中，也不知他收藏了多久的時間?

看到了，也摸過了，總捕頭還把它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却不知道是價値連城的避毒蟾蜍！

還會有些什麼呢?言侍郎究竟收藏了多少名玉?

素喜乾了面前杯中酒，道：「可惜呀！可惜，姑娘也是女兒身！」

看着素喜動人的妖嬈媚態，小雅怦然心動的笑一笑，道：「如果我是男人呢?」

「我會忍不住投懷送抱，」素喜道：「言大人生前讚過我一句話。」

「說些什麼？」小雅道：「是否又一件驚人的奇玉珍品？」

「這一次說的是人，」素喜理一理鬢邊散髮，笑道：「我不是人間的美女。」

小雅忖道：這倒是說的實話，妳祇能算是一個滿討人喜歡的女孩子，說妳是美女，就有些言過其實了，小文和我，都比妳長得好看，就別說天仙化人的總捕頭了。

「但說我是天生媚骨的女人，祇可惜我的雙頰上顴骨高了一些，」素喜道：「掩去了天賦媚態，必需要借酒力，才能稍作發揮，但如經過改造，那就完全的不同了。」

「倒也不錯，」小雅忖道：妳幾杯烈酒下肚，臉上嬌媚橫生，春情蕩漾，能逃過這個情關的男人，大概不多。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改造？怎麼個改造呢？天生父母養的，難道去換個腦袋？」

「換個腦袋，就沒有媚骨了？」素喜道：「言大人說的話，都已成明日黃花，不說也罷！」

「說出來聽聽又何妨？」小雅道：「天生媚骨的女人，又能怎樣？」

「那是萬中無一的奇骨，它會使男人陶醉，衆生傾倒！」素喜道：「祇要我改過面相，就會千嬌百媚隨着來，一顰一笑，都將令男人瘋狂。」

「聽一聽就讓人醉了，」小雅道：「任何一個女人，也受不住這種誘惑，言侍郎可眞會欺騙女人。」

心裏却暗暗駡道：胡說八道啊！人世間那會有這種事情？動個易容手術，就能改變命運，讓男人拜倒在石榴裙下。

「那是大手術，不但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也冒着很大的危險，」素喜道：「當然，還得有一位手術精湛的大夫操刀，這位大夫並不難找，而且，他就在北京城中。」

小雅聽得心中冒上來一股寒意，道：「看來，妳很想試試這個變人形貌的手術？」

「當然想，雖然要忍受極大的痛苦，冒着生死的兇險，但想想看，一旦改造成功，成爲傾倒衆生的美女，那份滿足和快樂，身爲女人，有什麼能夠取代呢？」素喜神馳回憶，無限嚮往的說：「此情已然成追憶，言大人死了，這一切都成了過眼雲烟、笑話。」

小雅微微一笑，帶點諷刺的意味說道：「如果，妳當時就要求言大人早動手術，也許，現在已經是媚骨暴露，男人瘋狂，爭相拜識的美女了。」

「不是美，是媚，」素喜道：「美如天仙，人間絕色，也許能令人讚歎、崇愛，但不會使人瘋狂，但媚字則不然了，它使人心生愛戀，不惜生死要一親芳澤。」

「高明啊！」小雅嘆息一聲，道：「妳還知道眞多呀！我得甘拜下風。」

「蓬門碧玉農家女，那知茅屋育佳麗，這些話都是言大人生前說的，」素喜道：「我能奉告的，祇有這麼多了，送我回到監房去吧！」

說走就走，站起身子，向外走去了。

「不用急啊！說得傳神極了。」小雅嬌軀一晃，攔住了雅室門口，道：「我聽得心神嚮往，連正經事也忘記談了。」

「還未說入正題啊！」素喜道：「可是，我已經盡吐所知了。」

「這些都是閒話，無助案情，」小雅道：「妳祇要據實回答我的問話就行。」

變臉了，擺出了女捕快的面孔。

素喜點點頭，退回到原位坐下，不知是要冲洗心中的緊張，還是酒癮難熬？抓過酒壺，一口氣連喝了三杯烈酒。

「話接前情，言大人喜歡妳酒後的嬌媚，大夫就在京城，爲什麼不讓妳早些易容。」小雅道：「是不是心存憐惜，怕妳受到了傷害？」

「妳眞想知道？」素喜道：「這又和案情何關？」

「妳據實回答就好，」小雅道：「我不會躭誤妳太多時間，而且，我可以答應妳，以後每天供應蓮花白烈酒一斤。」

「我可以說，但妳未必會懂，」素喜道：「我也是問了半個月，才問明白，言大人學問之博，已到了學究天人的境界，祇可惜，死於人暗算之下，不但使我的美夢成空，也是人間的一大損失，再給他幾年時間，我相信他眞的會找出延人壽命的藥物。」

「素喜！」小雅接道：「言侍郎被人謀殺了，帶着他卓然有成的知識，抱恨泉下，也留給妳一簾幽夢，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替他報仇，找出兇手，對不對？」

素喜點點頭。

「妳是他最親近的人，能不能提出幾個有嫌疑的人，當然要說出他們的身份姓名。」小雅道：「算妳報償言大人對妳的知遇恩情，也幫了我們一個大忙，這是兩全其美的事呀！」

「太高估我了，說穿了我祇是言大人身邊的丫頭，」素喜道：「他如說一句要我上床，我那裏敢不聽從，祇不過他是個讀書人，擧止文雅一些，我能聽到的，也都是他自已想說的話，他從未和我談起過他的朋友，我不能問，也不敢問，因爲，我祇能作一個乖巧的聽衆，我這丫頭的身份，不是他論事、談心

的對象。」

回答得曲折有緻，但却是全無內容，小雅立刻火冒三丈，忖道：滑頭得很啊！看來，不能再對她客氣了，臉色一變，似想發作，但却又突然放下臉，笑道：「說得也是，身份懸殊嘛！他不談，妳就不好問了，今夜先回牢房中委屈一下，過幾天，我想法子，把妳安排個雅房獨居，咱們談得投機，一見如故啊！」

雙手互擊兩掌，兩個佩刀的捕快，走入雅室，帶走了素喜。

素喜很沉着，點頭笑一笑，隨着捕快離去，未發一言。

小雅掩上房門，程小蝶和郭寶元已由暗室中轉了出來。

原來，這是一間經過特別佈置的雅室。

「總捕頭，素喜刁得很，我幾乎被她蒙過去了，」小雅道：「爲什麼不讓她吃點苦頭呢？」

原來，隱在內室的程小蝶施傳音之術，阻止了小雅姑娘的發作。

「妳和她相對而坐，看得清楚，」程小蝶道：「妳說她會不會武功？」

小雅呆了一呆，道：「小婢瞧不出來，姑娘可有發現？」

程小蝶搖搖頭，道：「我也看不出來，所以，才可怕呀！但她應對得從容流暢，似是早已有了成算，一個侍候人的丫頭，怎會有此氣勢？尤其是臨走時那份沉着，完全沒有把妳放在眼中。」

小雅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對！她心中全無畏懼，應付審訊，似是和朋友叙舊談心一般。」

「但她還是洩漏了很多秘密，」郭寶元道：「至少，我們知道了避毒蟾蜍和移墨玉，收藏在那些玉器之中。」

程小蝶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但小雅看出來了，低聲說道：「姑娘可是有所懷疑？」

「希望賞玉大會上，能夠鑑識出來，」程小蝶道：「如若素喜說的眞話，用心何在呢？」

「也不像全是假話，」郭寶元道：「她透露出言大人的識玉才識，就不是全無瞭解的人能編得出來。」

「對！她透露出了言侍郎招來殺身之禍的原因，」程小蝶道：「他得了一塊青苗玉，也知道了它的珍貴之處，別人既怕他追查失物，又怕他洩漏了青苗玉的秘密，祇好殺了他。」

「姑娘，素喜她目的呢？」小雅道：「她在幫助誰？名爲丫頭，實已爲言大人的侍妾，難道她沒有一點情意，還有她說的那段鬼話，什麼生具媚骨，萬中無一，小婢也是個女人啊！如是存心誘惑我，豈不是用錯了方法？」

「言侍郎認玉的知識淵博，也可能通曉醫理，」程小蝶道：「但他絕不會要素喜去動易容的手術，開發出她的媚骨。」

「果然是一片鬼話，小姐，不用心存仁慈了，」小雅道：「讓她受些皮肉之苦，順便也可証實她是否身具武功，我不信她眞有輕淡生死的定力，大難臨頭時，她還能深藏不露？」

「小雅，冷靜點，」程小蝶道：「言大人生前如沒有告訴她，一次手術能讓她變成天下至妖至媚的女人，男人們爭相拜倒她石榴裙下，那番話，就是她自己編造的了。」

「不會吧！她應該想不到開刀改容的事，」小雅眼珠轉動，顯是在用心思索，良久之後，才展顏一笑，道：「對啦！別人告訴她的，那個人就用這一套鬼話，騙得她心悅誠服。」

郭寶元一掌拍在大腿上，道：「好見識，找出那個人，就找出兇手，破了這件茫無頭緒的複雜命案。」

「是姑娘在指點我，」小雅嬌柔一笑，道：「姑娘一向利用旁敲側擊的辦法，在提升小文和我的推理能力。」

郭寶元道：「總捕頭，如果素喜不是一個身負絕技的人物，怎能如此的處變不驚呢？」

「因爲，她相信那個人一定能及時的救她性命，」程小蝶道：「也可能誤認了小雅是那個人派來的人，所以，她洩漏了一些秘密是求救，也是威脅，如果不能早日救她脫險，她可能說出胸中秘密。」

「但她發覺了我不是，」小雅道：「所以，就不再多說，他們之間，一定有一種連絡的信號，但目前最重要的事，還是先想法子証實一下，素喜是否有一身武功。」

「素喜如果有一身高明武功，」程小蝶道：「這就是一件深謀遠慮的謀殺了，素喜根本就是派在他身邊的殺手。」

「隱伏了兩年多，現在才出手殺人，」小雅道：「爲什麼？」

「因爲，言侍郎找到了一塊青苗玉。」程小蝶道：「懷璧其罪呀！」

「素喜是兇手，」郭寶元道：「那就逼她招出內情。」

「沒有證據，如何定罪？」程小蝶肅然道：「三木之下逼出的口供，十九是冤枉好人，刑部不能再這樣因循舊習，也要通令各州府刑事班頭，這毛病一定要改，寧可破不了案，也不能抓個人逼供充數。」

郭寶元欠身應道：「是是是！屬下立刻把總捕頭的德意，轉達各地刑事班頭，一體遵照。」

「郭叔！這不是德意，是品格，」程小蝶道：「天下刑吏、刑捕，都具有這種品格，才能使刑政清明。」

「是是是！寶元這兩天就和劉侍郎文長兄研商出一道嚴厲的令諭，呈奉尚書大人後，頒佈下去，要求各州府刑吏班頭，不得再嚴刑逼供，寃枉好人，違者嚴辦不貸。」

「郭叔，你多諒解，體惜小蝶，這也是我不惜拋頭露面，出入江湖的最大心願。」

「寶元明白，小姐的犧牲感召，連從事二十年幕賓刑案的文長兄，也有些感動了，多次告訴我說，要不計成敗的爲老百姓作點事情，人在公門好修行，不修今世修來生。」

「好極了，」程小蝶高興得流出了眼淚，道：「文長叔熟悉法政，如肯下工夫，修正一些苛民的律例，我一定全力求皇上頒佈聖諭，通令全國，一體遵行，那眞是全民的福祉，比我們破上幾件大案子的價值，要高過千數百倍，感激兩位叔父的支撐，小蝶先謝謝郭叔，過兩天，再抽時間，當面向劉文長叔父致謝。」

說完話，深深一福，輕提羅裙，就要跪下去。

郭寶元急急攔住了程小蝶，道：「姑娘，使不得啊！論公，妳是總捕頭，寶元是下屬，論私，妳是尚書千金，寶元是尚書大人一路提携上來的從屬，程大人是寶元的恩主。」

「姑娘，我好感動，」小雅舉手拭着滾下的淚水，道：「妳是化身人間的救世菩薩，我和小文早已暗中立誓，今生今世追隨姑娘，水裏去，火裏行，萬死不辭，把我們身受的痛苦，目睹的慘事，盡力剷除，我們要全力投注，追查兇案，不惜任何犧牲。」

「我好高興有了妳和小文幫助我，」程小蝶道：「這一年多來，我眼看着妳們拚命練武，日夜不懈，也恭喜妳們有了極大成就。」

「是啊！是啊！」郭寶元道：「中、南、西、北，四大名捕，是何等高傲人物，他們目空四海，自負武功、機智，都是一等一的高明，但他們對妳和小文，可是讚譽有加，佩服得很。」

「是吳大俠教導有方，小姐不吝指點，」小雅道：「最要感激的是那位田長青田大公子(見拙著王妃之死)，解去了我們身上的禁制，我和小文的技藝，才能有今日的成就。」

目光一掠程小蝶，接道：「姑娘，吳大師說過今年要來看我們，可有消息?」

「過年前吧！」程小蝶道：「還有半年多的時間，希望我們能盡快破了言侍郎的兇殺案，到時候，也好抽出時間，陪他老人家逍遙悠閒的，遊一遊北京風光。」

「總捕頭，」郭寶元道：「如果素喜祇是人買通的丫頭，會不會遭對方殺人滅口?」

「會！」程小蝶道：「我已派小文暗中保護了，你再選一些武功好，有頭腦，面生的捕快高手，暗中監視，不要攔截，祇要暗中追踪他們的落脚地方。」

「良材難求啊！」郭寶元道：「我請求各大門派，推介他們門下年輕弟子投入刑部，入京之後，再加以訓練，擔任班頭職位，並許以厚奉重酬……」

「成績如何呢?」程小蝶接道：「這辦法好極了，可以讓武林中各大門派的年輕高手，借重官方身份，除奸懲害，也避開了俠以武犯禁的規戒，豈不正是各大門派訓練弟子，衞道江湖的用心。」

「推介入京的人數不少，但眞正出色的人材，却是有限得很，」郭寶元道：「屬下挑來挑去，適合我們要求的人，祇有一個，降格以求，也祇能多選出一個，另外選出了六個身手尚可的人，已撥入刑部各隊，充任副班頭，先增長他們一些辦案歷練，再以班頭任用，兩個特選出來的人，已經召入刑部，聽候總捕頭的傳見。」

「傳見的事，以後再說，」程小蝶道：「今夜你先派他們出動，在暗中監視素喜，追踪敵踪，踏定了，回來報告。」

郭寶元應了一聲，退出雅室。

他非常留心程小蝶保護素喜的佈署，心中不太相信，年輕輕的程小蝶，怎會一下子如此的思慮週詳，所以，很用心的查看四週。

沒有發覺保護女牢的佈署，也沒有找出任何一處保護素喜的埋伏、暗樁。郭寶元心中大感奇怪。

唯一被郭寶元選上的高手，是出身少林門下的俗家弟子，汜水陳家寨的陳同，汜水縣古名成皐，地多丘陵，農產稀少，以生產柿餅、柿霜爲主，陳家溝却是汜水縣中極少的富沃地區之一。

陳同本爲陳家寨寨主門下的弟子，陳寨主出身少林寺，是少林派俗家高手，訓練寨中青年弟子，以禦外侮，見陳同是一位上好的練武材料，破例把陳同送入了少林寺中，習練少林的高深武功，陳同既肯用心，又肯苦學，極得寺中兩位傳授藝業長老的喜愛，原本祇准留寺兩年的限期，竟然破例留在寺中五年，不但打下了雄厚的內功基礎，也練成了少林不少絕技，刑部飛函要人，就被少林寺推介入京。

這種身入公門的事，總不能派

個和尚來，祇好由俗家弟子承擔，陳同適逢其會，代表少林弟子進入刑部。

郭寶元降格選出一個，是出自南太極門的張重，此人一手太極劍法，已有九分火候，十二顆鐵蓮子百發百中，年齡雖然不大，但因常隨師父在江湖上走動，見聞甚多，人又極爲聰明，如論隨機應變之能，是一位非常難得的人材。

祇因陳同刀法、拳掌，十分出色，看上去，別人就相形失色了。

兩人奉派在女監外面，監視素喜。

這辰光，就看出張重的經驗了，打量過四週景物，又抬頭看看天色，才低聲說道：「陳兄，刑部戒備森嚴，膽敢夜入刑部的人，自非等閒人物，如若我們在這裏轉來轉去，不但很難發現敵踪，反而幫了敵人一個大忙。」

陳同常住在少林寺中，樸實渾厚，那裏瞭解江湖事務，但他是個很用心的人，沉思了良久，仍是無法明白，才嘆口氣，道：「怎麽說呢?」

「咱們在這裏繞來轉去，無異告訴敵人，此處特別重要，」張重道：「省了他們不少尋找的工夫。」

陳同道：「對，張兄有何高見呢?」

「咱們的任務是追查來人的行踪，自然不能讓敵人發現，」張重道：「祇能在他離開時，暗中追踪，找出他們的落脚之處。」

「對，」陳同道：「兄弟不解的是，爲什麽不把他一舉拏下，審問出他們的下落呢?」

張重略一沉吟，道：「也許怕咱們失手殺了他，也許怕他吞藥自絕，上面既然吩咐了，咱們就照命行事，兄弟已經相度好一個地形，咱們祇要坐在那裏，就可以監視整個女監的範圍。」

陳同道：「好！有勞張兄帶路吧！」

他同意了張重的主意，但口中却嘆息道：「這附近，沒見到保護女牢的埋伏，咱們又不能出手攔截，來人如衝入牢中，殺了那位女囚犯，豈不是大大的失策了。」

張重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事實上，他心中也在思索着這個問題，直待隱入了一處屋頂的暗影中，才低聲說道：「陳兄，也許上面早有安排，咱們第一次受命行動，總不能抗拒令諭，還是遵照着上面的吩咐辦事才好。」

陳同一面點頭，一面搖手示意張重，不要再說下去，似是已發覺了警兆。

張重吃了一驚。暗暗忖道：此人武功，果然强我甚多，單是耳目的靈敏，我就望塵莫及，當下凝聚精神，耳目並用，一面全神傾聽，一面四下探視。

但仍然未能發覺到警兆何在?忍不住了，低聲問道：「陳兄，有警麽?」

「是！兩個輕功卓絕的高手，到了左近，」陳同道：「伏在三丈外那座大廳上的屋脊後面，兄弟正難作決定，他如突襲女牢，祇要兩個飛躍，就可以衝進去了，咱們該不該出手攔擊呢?」

張重凝聚目力，向大廳屋面望去。

「他們隱身在屋脊之後，」陳同道：「潛伏不動，就很難發覺他了。」

「最好不要出手，」張重道：「也許這是總捕頭佈下的餌，咱們一出手打草驚蛇，反而壞了大事，叫咱們追踪跟監，現咱們就遵命行動，一旦出了事，也怪不到咱們頭上。」

「張兄說得是！總捕頭和副總捕頭，都是老公事，老江湖了，咱們能想到的事，他們自然是早會想到，」陳同道：「兄弟是看戲掉眼淚，替古人擔憂了。」

「郭副總捕頭，是老公事，確實不錯，但總捕頭，就不是了，不但是女的，而且，年紀比我們還要輕一些。」張重道：「聽說還是位貌如春花的大美人呢！」

「我也聽到過這個傳說，總捕頭武功高强，機智絕倫，就任不到一年，就破了韓貴妃的移花接木奇案，也扳倒了權傾朝堂、領袖東廠的太監汪直，」陳同道：「可眞是巾幗不讓鬚眉！一年時光，就名滿朝野，實非易事！」

「中、南、西、北，四大名捕，都是非常自負的人，技藝精絕，智謀百出！」張重道：「各自雄居一方，破了不少奇案，聽幾位刑部老班頭說，調他們入京之初，參與偵辦韓貴妃的案子，四人發覺了總捕頭是位姑娘家，心中不服，提出了口頭辭呈，但偵破韓貴妃一案之後，四大名捕對美人上司生出了十分敬服之心，各安現職，再也不提辭職的事了。」

「張兄，咱們這樣交談，讓來人聽到，豈不是暴露咱們的隱身所在?」陳同道：「要再小聲一些才好。」

「兄弟一直未發現來人行踪，」張重低聲道：「足見來人高明，但咱們交談的聲音，三丈外絕不可能聽得很清楚，除非他已練成天通耳，事實上，這也是一種策略，咱們不停交談下去，他們就無法想到，陳兄已發覺了他的行踪。」

陳同點點頭，道：「張兄高明……」

（未完・三）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八劍揚威

上文提要：江青嵐將聶小紅救離地火窟，只見火窟已被樓一怪用掌擊崩崖石使倒塌，便遵照銅椰老人指示，將聶抱往「珍珠泉」療治火傷，並飲了「銅椰露」才清醒過來，銅椰老人派二小鬟帶引江、聶離開石洞，來到靈磁峯和遲老殘、樓一怪相會，此時樓和銅椰老人正在鬥內力，可能會兩敗俱傷，遲老殘暗示江用「先天眞氣」將二老分開……

銅椰干戈化玉帛　孝女奉命訴冤仇

銅椰老人盤膝趺坐的身子忽然平飛而起，往八角亭中落下，一面怒聲道：「好一個中間人，這姓江的娃兒，怎會使出你獨門絕學『先天眞氣』來？」

這時江青嵐已隨着樓一怪走入亭中，銅笛仙查元甲、赤脚仙李乘風，方才雖被「先天眞氣」震出，但並未負傷，也和食菰仙一同走入。

大方眞人遲老殘呵呵笑道：「司馬老兒，你眞是少見多怪，這姓江的娃兒，可以說還是我遲老殘的唯一傳人哩，『先天眞氣』那有不會之理？」

銅椰老人目露驚奇的道：「這娃兒不是崆峒門下，又記名崑崙，怎會又是你大方老兒的傳人？」

樓一怪嗔目道：「這有甚麼不可以的，他還是我老樓的小兄弟呢！」

銅椰老人氣憤的道：「原來你們是成羣結隊，存心到屠龍島滋事來的？」

樓一怪大聲道：「是又怎樣？」

銅椰老人鬚髮鼓動，厲聲道：「樓一怪，咱們方才沒有輸贏，你是不是還想繼續分個高低？」

樓一怪點頭道：「老樓就是這個意思！」

遲老殘連忙搖手道：「你們不用再比了，只要聽我證人評判就是，不然，我也不會叫娃兒出手攔阻了。」

銅椰老人和樓一怪同時一怔，自己兩人分明功力相等，誰也沒有贏誰，遲老殘怎會說已經不用再比？

兩人不由同聲問道：「老殘廢，你說是誰輸了？」

遲老殘呵呵笑道：「你們兩個都輸。」

樓一怪道：「那麼誰贏了？」

遲老殘道：「也是你們兩個。」

銅椰老人冷嘿道：「你眞是胡說！」

遲老殘哈哈笑道：「司馬老兒，你應該承認你走火入魔，九轉玄功，尚未修復，和老樓這場比拚，不過仗着百年修爲强提眞氣而已，時間一長，難保不輸！」

樓一怪聽得連連點頭。銅椰老人怒氣叱道：「但老夫並未落敗！」

遲老殘嘻的笑道：「但這也是你贏的地方啊！」

樓一怪圓眼一瞪，大聲道：「難道老樓輸了？」

遲老殘點頭道：「正是！」

樓一怪道：「何以見得！」

遲老殘笑道：「試問你和我比鬥了幾十年，有沒有輸贏？」

樓一怪道：「老樓就是這點不舒服，咱們幾十年來，一直半斤八兩，誰也贏不了誰。」

遲老殘道：「這就是了，咱們

比鬥了幾十年，沒有分得出高低，但咱們可沒人走火入魔呀！司馬老兒眞氣不能流注下盤，你還不能贏他，只比了個平手，難道不是你輸了？」

樓一怪想了一想，忽然點頭道：「老殘廢，你說得有點道理，司馬老兒雙腿不廢，老樓也不見得會輸給他，不過今天他確實吃了點虧！」

遲老殘孩兒臉上露出得意之色，笑道：「如何？我這證人還說得公道罷？」

銅椰老人嘿了幾聲，但面色顯然稍霽。江青嵐連忙上前拜見救助之德，一面替黑衣崑崙摩勒、崔文蔚夫婦、蘭兒、白玫、聶小紅諸人引見。

樓一怪却指着蘭兒，向遲老殘道：「老殘廢，你知道這女娃兒是誰？」

遲老殘瞪目問道：「這娃兒是誰？你說！」

樓一怪敞聲笑道：「她？哈哈，她就是你的外孫女，也該叫老樓一聲公公。哈哈！公公，咱也沾光做了公公！哈哈哈哈！」

遲老殘一雙細小眼睛，驟然精光暴射，盯在蘭兒身上，詫異的道：「她是一雙孽畜的女兒？」

江青嵐被他一語提醒，連忙接口道：「老前輩，她就是符前輩和遲前輩的女兒。」

一面忙道：「蘭兒，妳還不快叩見外公？」

蘭兒瞧着遲老殘，果然走前一步，跪下去叩頭道：「外公，蘭兒給你叩頭！」

遲老殘一張嬰兒臉上，忽然露出慈藹之色，一把摟着蘭兒，笑道：「乖兒，你爹娘不孝和你無關，唔！好乖兒，資質倒眞不錯！」

黑衣崑崙道：「遲老前輩，蘭兒妹子，還是師傅的記名弟子呢！」

遲老殘搖頭道：「你師傅眞也神通廣大，幾個資質較佳的娃兒，都被你們崑崙收羅了去，哼！記名弟子，你師傅給了她甚麼好處？」

蘭兒抬頭笑道：「師傅他老人家要大師兄傳了蘭兒一招劍法！」

遲老殘呵呵笑道：「傳了一招劍法，就算記名弟子，那麼妳外公不知要收多少個記名弟子哩！唔！妳有時間，可以跟那女娃兒……」

說着用手指了指紅綃，又指着江青嵐道：「和小兄弟練練，外公的看家本領，都傳了他們！」

蘭兒聽得心中高興，眨着眼珠道：「外公，你說嵐哥哥、紅綃姐姐？」

樓一怪咧開大嘴，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外公的小兄弟，外孫女的哥哥，這筆賬如何算法？唔！還有，崑崙老人的記名弟子，你老殘廢的外孫女，那麼崑崙老兒，不是也比我老樓矮了一輩，哈哈哈哈！」

樓一怪說得高興，笑得更響，不但震耳欲聾，彷彿連山石都要被他震裂。

「咕咚！」一條人影，就在他笑聲中栽倒地上！

大家回頭一瞧，那是聶小紅，她臉如金紙、雙目緊閉，人已昏了過去。

紅綃和她站得較近，趕忙把她抱住，一面急急的向遲老殘道：「老前輩，聶妹妹怎麼啦？」

遲老殘莫明其故，正待察看。趺坐中間的銅椰老人，長眉一皺，目光向江青嵐瞧來，徐徐問道：「小娃兒，你方才可曾依老夫所囑，把她放在靈泉之中，浸上半個時辰？」

江青嵐惶恐的道：「晚輩因潭水甚是寒冽，她浸得全身冰冷，恐怕太涼，才……」

銅椰老人太息道：「功虧一簣，她內臟地火熱毒，未能盡祛，又過了這許多時間，致火毒慢慢集中，潛入心臟。」

江青嵐聽得大急，忙道：「晚輩一時不愼，致有此失，還望老前輩賜救！」

銅椰老人搖了搖頭，並未作答。

遲老殘道：「司馬老兒，難道這區區火毒，你也沒有辦法？」

銅椰老人搖頭道：「萬年地底陰火之毒，在尚未攻入心臟之前，本山珍珠靈泉，正是唯一解毒之物，再加服下老夫的『銅椰露』自可無事，如今毒業已攻心，縱有靈藥能解，但一時也無處可求。」

樓一怪嗔目道：「都是你這火窟害人！」

江青嵐聽得心如刀絞，俊目含淚，道：「那麼求求老前輩可有另外辦法？救她一命。」

銅椰老人遲疑有頃，道：「除了天材異寶的曠世靈藥，要清除這女娃兒攻心火毒，那只有施用老夫空心銅椰針，洞穿她十二死穴，宣洩火毒，才能保得性命，只是一身武功，全付東流，而且從此以後，也不能再練武功了。」

大家聽銅椰老人說得如此嚴重，不由全都面面相覷。

江青嵐更是悔恨交迸，憂心如焚！驀地，銅椰老人一句「天材地寶」之言，觸動靈機，右手向懷中一陣亂掏，摸出一個小小包裹，急着問道：「老前輩，你說的天材地寶，不知是甚麼靈藥？晚輩身邊尚有一株千年參王，和大雪山的雪蓮子，不知是否有效？」

邊說邊解，把千年參王和冰魄

夫人所贈三顆雪蓮子，一起放到白玉枱上。

銅椰老人陡的目射奇光，微微點頭道：「崑崙門下，當眞人傑地靈，哈哈，老夫要早知少俠身懷大雪山上的雪蓮子，根本就用不着把她浸入『珍珠靈泉』了。」

江青嵐大喜過望，又道：「原來老前輩說的靈藥就是雪蓮子？」

銅椰老人拂髯笑道：「你要她們女娃兒用純陰眞氣度入，收效更速。」

江青嵐毫不怠慢，把一粒雪蓮子遞給白玫，她就依着銅椰老人指點，度入聶小紅口中。不多一會，聶小紅身上的熱氣蒸蒸，汗如雨下，臉色也逐漸轉好過來，驀地大叫一聲：「熱死人了！」

人已霍然甦醒，她瞧到自己躺在紅綃懷中，大家都圍在她四週，不由心中大奇，眼波骨碌碌一轉，問道：「咦！嵐哥哥，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紅綃接口道：「聶家妹子，妳醒過來了，快再歇一歇再說！」

江青嵐心中一喜，方想開口，忽聽遲老殘細如游絲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司馬老兒爲了修練『靈磁眞氣』走火入魔，雙腿僵化，二十年來，雖然利用本島地火靈泉，調燮坎離，總嫌爲時太久，你身邊的成形參王，正是修道人走火入魔，修復玄功的主要藥物。此時如能送他三片，不但屠龍島這場過節可以從此化解，而且對你也大有好處。」

江青嵐知道這是遲老殘傳音入密，暗中囑咐，當下不好回答，只微微頷首。一面雙手拿起藏參錦盒，走到銅椰老人身邊，說道：「晚輩厚蒙老前輩指點，慨賜『龍角膠』，妹子聶小紅，又多承救助，晚輩衷心銘感，無以爲報，區區千年參王，伏望老前輩哂納。」

銅椰老人望了他手中錦盒一眼，面露微笑，忽然搖手道：「千年參王，百世難得，修道人煉丹合藥，尤視同珍品，老夫雖有所需，但那能要你娃兒的東西，還不快快收起。」

江青嵐還想再說，遲老殘已接口道：「哈哈！司馬老兒，你別再客氣，小娃兒是奉他記名師傅指點前來，如果說明了要以千年人參王換你『龍角膠』，依你這牛脾氣，寧可再在地底火窟熬上二十年，也不肯破壞屠龍島陋規，所以才要小娃兒身入火窟取到『龍角膠』，再奉上千年人參王，作爲投桃報李之贈，既符合你『入陣自取』的規定，又可使你減少活烤二十年，早日修復玄功，豈不一舉兩得，依老殘看來，你還是收下的好。」

遲老殘這一番話，果然說得極爲動聽。銅椰老人悠然長歎了聲，笑道：「崑崙老人算無遺策，咱們眞是望塵莫及！老夫修復玄功，所需千年參王，三片已足，那麼老夫就收下三片，其餘的仍由江少俠收起，留備後用罷！」

遲老殘點頭道：「小娃兒，司馬老兒既然如此說了，你就這麼辦罷！」

江青嵐應了聲是，就打開錦盒，取出千年參王，切了三片。食菰仙面露喜色，接過之後，便仔細的收入玉盒之中！

千年參王果然不同凡品，小亭之中，滿室淸香，沁人心脾，大家只覺精神爲之一淸！

銅椰老人微微點頭，一面抬手道：「震九，你去取一樽『銅椰露』來，江少俠行走江湖，或許有用。」

食菰仙領命退下。這一陣工夫，天色已是大亮。白玫心中惦念着那柄短劍，此時秀眉微皺，輕輕蹩近江青嵐身邊，低聲說道：「嵐哥哥，咱們的寶劍還吸在磁石峯上呢，你還不求求銅椰老神仙，他一定有辦法的！」

她聲音雖細，如何瞞得過銅椰老人，只見他頷首道：「乘風，你到峯下把他們兵器取來。」

赤脚仙躬身領命，就往峯下走去。白玫瞧得暗暗奇怪，這赤脚道人，武功比自己並不高明到那裡，自己連搖撼都搖撼不動，他那能取得下來，也許他們另有辦法？

她心中想着，食菰仙已取了一樽「銅椰露」回來，含笑遞到江青嵐手上。江青嵐也不再客氣，向銅椰老人道謝之後，就自收下。接着赤脚仙李乘風也捧了幾人的兵器上來，大家紛紛接過，佩到身邊。

銅椰老人呵呵笑道：「你們這些兵器上，經靈磁峯吸了一日一夜之久，全已沾染有靈磁之氣，今後對敵，還能吸取對方偷襲來的小暗器！」

樓一怪道：「你要是小氣的話，誰還稀罕這點磁氣？」

銅椰老人修眉微皺，道：「你這老怪物，五十年不見，脾氣眞是一點也沒改。」

樓一怪嗔目道：「你的小氣樣子，幾時又改了？」

遲老殘呵呵大笑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咱們彼此彼此！」

* * *

山嶺上一輪火紅的太陽，已射盡了它最後的光芒，帶着疲乏，落向天邊，滿天雲霞也逐漸失去色彩！

齊魯古道上，正有一人一騎，向北疾馳，敢情急於趲程。夕陽雖然褪去了光輝，但斜照着馬上騎士，却依然紅霞如火，艷麗照人。原來馬上的，可並不是燕趙豪俠，那

是一位身穿紅色勁裝，頭包紅絹，足蹬小蠻靴的紅衣女郎。

只要瞧她背插長劍，懷抱鐵阮咸(阮咸琵琶之屬)，控韁縱馬的勁兒，就可知道這妞兒身手不凡，準是巾幗英雌。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漸漸緩慢下來，一人一騎，進入了鎮甸，停在一家招商客棧門口，飄然下馬。

不知是她艷麗照人呢，還是她下馬時的身手矯捷，把店伙瞧得直了眼，楞楞地，有點目瞪口呆，紅衣姑娘臉若寒霜，鳳目之中隱隱射出兩道冷電，店伙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戰，慌忙迎着上去，接過繮繩，一面領着她進入上房。

他知道這種單身行走江湖的女郎，可待慢不得，惹得姑娘家性起，吃不完，就會叫你兜着走。

何況她兩道眼神，尤如冷電，一時顚着屁股，送茶送水，十分巴結。

紅衣姑娘盥洗之後，就砰的關上房門，她把長劍掛到床頭，吁了口氣，獨個兒懶洋洋的倚在窗口，敢情長途跋涉，免不了困乏！

突然房門輕啓，閃進一條黑影，而且還隨手掩上房門。紅衣姑娘陡地柳眉一豎，心中暗暗哼了聲：「想是找死！」她身形如電，右手一探，往來人肩頭扣去。

那人似乎被嚇了一跳，滑步晃肩，居然一下閃出身去。

紅衣姑娘微一怔神，冷哼了聲，玉腕疾翻，青葱似的纖指，彷若蘭花，正待拂出。忽然那人輕聲叫道：「姐姐，快請住手……」

那是一個嬌嫩的聲音，紅衣姑娘又是一怔，猝然停手，縱目瞧去，只見自己身前俏生生站着一個十七八歲的玄衣少女。她那嬌若春花的臉上，還帶着慌張之色。不由心中奇怪脫口問道：「妳……是誰？」

那少女掠了掠鬢髮，輕聲說道：「我叫柳琪，啊！姐姐，因爲有人在追我，妳就讓我躲一躲罷！」

紅衣姑娘瞧她那份嬌憨模樣，稚氣未脫，心中不期大有好感，還沒開口，只聽門外走廊上，響起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

柳琪輕聲叫道：「來啦！來啦！」

一個身子，翩然往牀後躲去。

「蘭姑娘，蘭姑娘，妳又躲到那兒去了，眞把老婆子找苦啦！」

一個老嫗的聲音在門外傳來，接着房門上起了剝剝之聲。房門呀的推開，探進頭來的是一個六十來歲，滿頭白髮的老婆婆。

紅衣姑娘先前還當追柳琪的是什麼江湖敗類，那麼自己正好出手懲戒。如今瞧到原來是個白髮婆婆，心中不由感到納罕。

白髮婆婆瞧到房內是紅衣姑娘，臉上也不禁一怔，連忙陪笑道：「啊！姑娘，眞對不起，老身找錯了房間啦！」

說到這裡，忽然又輕歎了聲，自言自語道：「咳！人老了，可眞沒用了！老身明明看她躲入這間房來的，怎麼弄錯？」

她一雙精光炯炯的眼睛，邊說邊向紅衣姑娘一陣打量，忽然她目露驚奇，笑着問道：「啊！這位姑娘，老身好生眼熟，不知貴姓？」

紅衣姑娘淡淡一笑，輕啓檀口的道：「我……我叫周綠雲。」

「妳……妳……叫周綠雲？」

白髮婆婆突然走近幾步，顫聲說道：「綠雲……妳是綠雲？唉……孩子，妳是江南大俠周天驥的女兒？妳媽媽還健在？」

她一張老臉，突然悽楚，眼角上隱含淚水！

「孩子，妳長得這麼大了，難怪老身覺得十分面善，妳……妳眞像妳娘年輕的時候！」

周綠雲聽得渾身一震，急急問道：「老婆婆，妳……妳老人家……」

白髮婆婆欷歔道：「孩子，妳總記得妳娘還有一個苦命的同胞姐姐，老身就是石門洪氏。咳！老身問妳，妳娘呢？還有妳姐姐輕雲，現在那裡？」

周綠雲突然撲入老婆婆懷中，嗚咽的道：「姨媽，原來是你老人家，娘……娘……」

洪氏抱着甥女兒，老淚縱橫的道：「乖孩子，別哭！妳娘怎麼了，快說！」

周綠雲嗚咽的道：「她老人家死了！」

洪氏渾身一震，老淚順腮而下，一面問道：「那麼妳姐姐呢？」

周綠雲道：「姐姐和姐夫還在江南。」

洪氏詫異的道：「那麼孩子妳又到那裡去？」

周綠雲切齒道：「甥女去找姓祝的老賊報仇！」

洪氏驚道：「報仇！妳已經知道殘害妳父親的仇人？好！老身拚着這條老命，也要和妳同去！」

周綠雲抬起頭來，緩緩叫了聲：「姨媽！」

接着又流淚道：「母親在世之日，始終不曾告訴過甥女，先父是遭惡賊殺害的，是以甥女認爲只要奉養母親，就盡了孝道。那知母親去世之後，大師兄黑衣崑崙告訴甥女，說甥女還有個姐姐，叫做紅綃。最近大師兄又給甥女帶來兩封師父的手諭，一封是說出甥女身世，和先父遇害經過，另一封是要甥女親自送上北海，面呈玄靈叟，讓他主持公道，俾甥女得手刃仇人。」

洪氏驚問道：「殺害江南大俠的，原來是北海門下？」

周綠雲道：「這惡賊叫祝士愕，據說是烈火門逐徒，後來改投玄靈門的。」

洪氏點頭道：「妳是說神行無影？唔！此人已有二十年不在江湖走動了！」

周綠雲停了一停，凝眸道：「姨媽，妳老人家找的是誰？」

洪氏搖頭道：「咳！說來話長，當年妳母親因妳父遭人毒手，起因於『辟雷鐲』，惟恐帶在身邊，再遭仇人覬覦，才託老身代管，此後就一直沒有音訊，妳姨父是吃鏢行飯的，那一年因保了一筆紅貨，遭北方黑道圍攻，重傷而死，老身得訊趕去，雖然力劈當時主謀的河北五虎，和關東一梟，但自己也身受重傷，差幸遇到天狐遲琇，救上析城，老身這就在析城山一住十八個年頭，這次爲了她女兒蘭兒，又逃下析城山來，這孩子嬌縱慣了，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恐她招惹是非，才由老身和符奇立夫婦分三路找尋，要不是爲了找蘭兒，咱們娘兒也碰不上面呢！」

「啊！老婆婆既然找的是蘭兒，那爲什麼不早說淸楚？」躲在床後的柳琪，突然跳出身來。

洪氏楞了一楞，喜道：「蘭姑娘，妳……」

柳琪退後一步道：「我叫柳琪，我不是蘭兒咯！老婆婆，妳別弄錯！」

洪氏跟着跨近一步，嘻的笑道：「蘭姑娘，妳是老身一手養大的，石嬷就是老眼昏花，也昏不到這程度呀！」

柳琪急道：「蘭兒確實和晚輩長得一模一樣，妳碰到了蘭兒，就會知道，啊，周姐姐，妳就是紅線女，小妹認識黑大俠黑衣崑崙，他可以替我證明咯！」

她早從周綠雲口中，聽出她是黑衣崑崙的師妹，那麼她就是名馳江湖的紅線女了。記得嵐哥哥也對自己坦承說過，爲着她千里追踪，一片痴情，自己這次原爲找嵐哥哥來的，只要他知道紅線女去了北海，也一定會追來，那麼這機會自己怎能錯過？她話一出口，一雙杏眼，只是瞧着周綠雲。

洪氏(石嬷)還是將信將疑。

周綠雲却笑着道：「原來柳妹妹還和大師兄相識，嗯！我叫紅線，當日原是爲了怕仇人追踪，先母把她老人家的姓氏，改作紅字罷了，我還是最近讀了恩師手諭，才改名的。」

柳琪心中暗喜，忙道：「周姐姐，小妹也跟妳到北海去好嗎？」

周綠雲還沒回答，洪氏接口道：「柳姑娘要去，咱們多個伴也好！」

她還是不信天下有這麼相像的人，連一顰一笑，都和蘭兒一模一樣，是以希望柳琪同行，一路上好從旁觀察。

柳琪笑了笑，就把當日自己被燕山雙傑偸放「絕情針」，自己師傅三眼比丘沈師太和天狐大打出手，後來多蒙黑衣崑崙相救，還敎了自己「紫羅十二式」，擇要說了一遍。

當然這段故事，她不敢詳細的說，而且也沒提到嵐哥哥。她怕引起紅線誤會，會不理嵐哥哥，那麼嵐哥哥也會不理睬自己。雖然她說的並不詳盡，但洪氏和周綠雲，還聽得不住點頭，這是因爲她說的有時間、有地點，還列舉了許多人物，自然不假。

於是洪氏決定暫時放棄找尋蘭兒，周綠雲也答應柳琪作伴同行，三個人在客店住了一宵，第二天就向北趲程！

＊　＊　＊

玄靈叟隱居北海老鐵山，(老鐵山在遼寧南端，渤海北濱)，地當朝鮮半島，當時是高麗的範圍，往西就是契丹國界(即今熱河遼北等地)，周綠雲等三人，由河北蓬萊入海，(唐代劃山東之西爲河北，山東之東爲河南)橫跨渤海海峽，直達老鐵山，自然比繞道山海關要近得多。

她們一行三人，捨舟登陸，只見迎面羣峯矗立，不知老鐵山主峯究在那裡，這就循着荒徑，向山中走去。

中午時分，她們走到一個雙峯交錯的山口，洪氏手柱鐵拐，領先轉入一道雙峯挾持的山谷入口，只覺這條山谷，約有五十多丈遠近，似是經過人工開鑿，心中一動，回頭叫道：「綠雲，妳們快隨老身來……」

說着急急向前疾走，甫奔出谷口，遙聞一聲長嘯傳來，立有兩個黑袍道人，如飛而來，眨眼工夫已到洪氏前面。

這兩人大約都在五旬以上，左面一個，面如重棗，肩頭露出一柄護手長鈎，右面一個，頷下留着一部蒼髯，背插五柄短叉。他們斜瞥了三人一眼，那棗紅臉的道人，已冷冷問道：「老婆子，妳們難道沒聽說過天廻嶺北海禁地，沒有玄癸宮信物，不得妄入嗎？」

洪氏細看這兩個人，似乎在那裡見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聞言微微一怔，暗想：敢情這山谷已是玄靈門入口，自己一行，既有崑崙老人親筆函扎，須以禮請謁爲宜。心念轉動，立即回頭道：「綠雲，妳向兩位道長，說明來意罷！」

周綠雲答應一聲，連忙趨前一步，斂衽道：「兩位道長請了，小

女崑崙門下周綠雲，奉師長崑崙老人之命，前來老鐵山面謁玄靈老前輩投書，還望兩位道長代爲稟報。」

兩個道人一聽來人是崑崙門下，果然臉色稍霽，棗紅臉的右手一攤，開口道：「那麼姑娘請把崑崙老人書信拿來。」

周綠雲道：「小女子奉命而來，恩師書信，必須面呈。」

右面一個微微一哂，作色道：「天廻嶺豈容外人擅入，姑娘取出尊師信件，還不知老神仙是否延見，貧道答應妳代呈書信，還是瞧在崑崙老人面上，否則如無玄癸宮所頒入山信物，爾等進入此谷，已是犯了禁忌。」

洪氏聽這兩人一開口，猛然一個電光般念頭在腦際閃過，一張滿佈皺紋的臉上，現出激動之色，雙目精光閃動，盯在兩個人臉上出神。突然問道：「兩位道長，可是昔年人稱勞山雙惡的赤面星君和青鳥道人？」

紅臉道人聽得臉色微變，獰笑道：「老婆子果然有些眼力，貧道兩人，二十年未履江湖，居然被妳認了出來！」

右邊一個陰惻惻的說道：「妳既然還能認出貧道兩人，想必也是中原道上朋友，何妨亮個萬兒？」

洪氏這一陣工夫，臉上殺氣陡露，右手緊握鋼拐，顫聲笑道：「哈哈！如此說來，兩位眞是故人，不知兩位可還記得十八年前那段公案，老婆子就是石……」

勞山雙惡是何許人！洪氏這般神色，他們那會瞧不出來，兩人沒等對方說完，突然人影分開。左邊赤面星君倏地從肩頭掣出淬毒護手鈎，厲聲笑道：「原來妳是飛龍拐石友三的妻子，嘿嘿！當年要沒有天狐架樑，恐怕妳連骨頭都找不到啦！」

洪氏怒喝道：「不錯！當日老婆子總算命長，沒死在毒鈎之下，今天不是送上門來了？」

她話聲未落，鐵拐驟捲，一招「橫斷巫山」，猛劈而出！

赤面星君成名多年，一見拐勢凌厲，那裡還敢怠慢，身形斜退，一下轉到洪氏側面，淬毒吳鈎「引弓射鵰」，向右出招。

洪氏廿年宿願，仇人對面，一招才出，眼看對方避重就輕，反向自己攻到，直氣得白髮飄動，脚下疾轉，鋼拐隨勢上挑，硬向護手鈎砸去！

那知赤面星君也並非易與，鈎發一半，倏化「神龍廻柱」，藍光砸地，橫腰掃出！

「來得好！」

洪氏厲喝聲中，拐勢驟變，不容對方換招，鋼拐連綿，風雷併發，直把赤面星君逼得接連後退。

青鳥道人一看情形不對，右臂一振，嗆郎郎鋼叉響處，人已跟着逼近，厲聲喝道：「老虔婆，妳原來假冒崑崙之名，到天廻嶺尋釁來的，嘿嘿，這眞是找死！」

紅線女周綠雲和柳琪兩人，因洪氏已和赤面星君動上了手，而且雙方一出手，就可看出洪氏要比赤面星君高出一籌，是以只靜靜的站在一旁觀戰。此時青鳥道人居然不顧江湖道義，伙叉而出，兩人同時嬌叱一聲，迎着上去。

柳琪慌忙叫道：「周姐姐，這雜毛道士，讓小妹打發他咯！」

姑娘見獵心喜，早已有些手癢，她旁觀了一會，覺得洪氏對付赤面星君，甚爲輕鬆，還當這兩個道人，也不過如此！她可不知道天下之事，有很多瞧來容易，等輪到自己的時候，就並不容易，洪氏少說也有三四十年的苦練，武功不在三眼比丘沈師太之下，柳姑娘這點年齡，那能和她比擬，何況勞山雙惡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她這一念輕敵，差點就吃了大虧！却說柳姑娘纖腰一扭，急着搶出，一下就掠到青鳥道人面前，手中長劍一挺，嬌聲喝道：「老雜毛，眞不要臉，你想兩打一？來！接姑娘一劍！」

劍字出口，一點寒芒已向青鳥道人心坎點去。

「哈哈！小丫頭，妳遲早免不了死，道爺這就先成全妳罷！」

青鳥道人右腕在抖，鋼叉發出郎郎之聲，對準刺來長劍托去！他出手如電，奇快無比，柳琪瞧見鋼叉鎖來，她不敢和人家硬砸，要想撤劍，已是不及，只聽噹的一聲，叉劍相接，自己右臂驟麻，長劍差點脫手，心頭大驚，急忙後退。

青鳥道人可也被她這一劍震得脚下浮動，大感震凜，不自主的後退了兩步。

他想不到眼前這十七八歲的黃毛丫頭，內力有恁地深厚，自己這一招，用了七成力道，就是江湖上成名高手，接得了自己鋼叉一震的，也爲數不多，她居然若無其事。

他可不知道柳姑娘前次身中燕山雙傑「絕情針」之後，因禍得福，服了一片千年參王，後來再經離火眞人以純陽眞氣，打通她全身經絡，又吃了一粒雪蓮子。

這該是武林中人難得的奇遇，光是打通全身經絡一樣，普通練武之人，就非一二十年苦練莫辦，何況又服了大補眞元的兩種靈藥，功力自然倍增。

就在青鳥道人驚愣之際，柳姑娘那管自己右腕還有點痠麻，劍尖顫動，帶着一聲淸叱，一片青虹，向青鳥道人身前衝到。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方振遠、孟小月、小高提出加盟鬼王帮的條件，苗飛都答應了。答應入帮不用宣誓，但一定要喝加盟酒，酒內有迷失神志之藥，方、孟事前拉攏副帮主宗奇協助換酒，宗奇只換了兩杯，結果一杯毒酒給小高喝了。孟小月和方振遠商議拯救小高，利用苗帮主提出要娶自己爲帮主夫人之機，又假向宗奇獻媚，宗奇被惑，暗中協助他們，也想拉攏利用他們爲自己打算……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議救小高出險　發現寶籙失踪



方振遠道：「這倒是個問題……」

孟小月道：「如果宗兄眞肯幫忙，小妹倒有一策。」

「好！好！祇要辦得到，宗某一定盡力。」

孟小月道：「宗兄回見帮主，就說和方兄及小妹相談甚歡，方兄還提出了開拓帮中實力的大計，一時間，宗兄不便開口……」

宗奇道：「好辦法，以後呢？」

孟小月道：「宗兄可以向帮主請示，如果蛇娘子回絕了，應該如何應付？」

宗奇笑道：「好辦法，讓他自己說出個中之秘。」

方振遠道：「對！但宗兄千萬要及早把消息通知我們。」

宗奇點點頭。

孟小月道：「如果苗帮主一旦知曉了宗兄暗作調換藥酒的事，會有什麼結果？」

宗奇臉色一變，道：「那就很痲煩了！」

孟小月神情肅然地道：「宗兄，不論痲煩多大，小妹一定和宗兄聯手，老實說，小妹能被江湖道上稱作三大毒人之一，也不是省油的燈，眞要鬧得兵戎相見，小妹自有反擊手段。」

方振遠接道：「宗兄，方某人和蛇姑娘是同舟共濟，禍福同當。如果事情逼得我們活不下去，也祇好寧爲玉碎了。

「力拚之後，我們如能倖存，咱們擁立宗兄爲一帮之主。」

「不敢，不敢……」宗奇雖謙遜，臉上卻浮出了笑意，道：「苗帮主很精明，除了對女色無法控制外，其他的，都能顧慮週詳，方兄和蛇姑娘確是鬼王帮開拓江湖大業的助力……」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再說，苗帮主已熟讀鬼王典，玄功將成，放眼天下，能和他相抗衡的人，怕也不多了。」

這番話有兩種含意，一是說明了苗飛武功非同小可，就算三人聯手，也未必是其敵手，所以必須忍耐。二是點明了不相信蛇娘子有克制苗飛的手段。不過，對兩人的好意，還是很感激，隱隱約約答允了三人結盟的意思。

事情做到了這一地步，方振遠已經很感滿意，笑一笑，道：「宗兄說得是，動手拚命，那是最後的手段了。智取勝過力搏，宗兄才智過人，必有應付之策。」

「我盡力而爲……」宗奇站了起來，道：「我先告辭，兩位最好少做活動，暫時別和小高見面，在下儘快傳來消息。」

起身離去。

方振遠輕輕嘆息一聲，道：

「小高服了藥酒，可能已在苗飛的某種手段控制之下，藥酒未解之前，不能共商秘密，以免洩露。此刻，咱們處境險惡，必得小心才行。」

孟小月點點頭，道：「方兄，你看那宗奇是否可靠？」

方振遠淡淡笑道：「他頗有和咱們結交的誠意，但變化難料，不能太信任。」

＊　＊　＊

七、八兩號石室，中間有一道可以通過的石門，但要到九號石室，卻必須通過甬道。

小高身中怪毒，已爲苗飛控制，孟小月雖然關心，卻是無可奈何。

幸好，春蘭對小高照顧得很好。

她是個聰明的姑娘，一度也極得苗飛的喜愛，她心中熟記了鬼王帮中很多秘密。

她自己武功不成，要在這地下秘室中生存下去，必須多用心機。

她留心每一個細節，也熟記這地下形勢。

她發覺了苗飛的臥室中有一道石室控制的泉水，可以流入浴池，整個地下密室的用水，也由這一處地下泉水供應。

春蘭留心尋找，終於被她發現，這道泉水的源頭，在九號石室的後面，從這裏經過了人工開鑿的秘道，分送各處。

小高確實飲下了加盟酒，在一種奇怪的毒藥控制之下。

春蘭早知苗飛有一種控制門下的藥物，也知道那藥物收藏在苗飛臥室中一個堅牢的秘廚中，幾次想動手竊取，都未得逞。

她希望把腦中知曉的秘密，告訴小高。

但小高的表現，卻使她大失所望。

原來，自飲下加盟酒後，小高似乎變了另一個人般，春蘭幾度暗示，他竟恍如未覺，卻從身上取出一個秘本，一面閱讀，一面比劃，全神貫注，春蘭進進出出，他也不聞不問。

看小高奇怪的神情，春蘭也不敢說出心中之秘。

一連兩次，全是如此，春蘭如果不叫他吃飯，他竟連飢餓也不覺得，完全沉醉在習練武功之中。

第三天，春蘭實在忍不住了，照顧小高吃過飯後，道：「小高，你怎麼不問問我，爲什麼要你住九號石室呢？」

小高噢了一聲，道：「有什麼關係呢？住在哪裏不都是一樣！」

春蘭嘆口氣，道：「小高，你想不想見方爺和孟姑娘？」

小高道：「想啊！他們好吧？」

春蘭道：「我今天去看過他們，他們很好……」

「那就不用見了。」

春蘭怔了一怔，道：「小高，你可覺得哪裏有點不舒服？」

小高道：「沒有啊！我覺得自己變得很聰明，過目不忘，這冊子上記的東西，我都已記在心中了。而且，練起來進展很快，眞的，春蘭，我從來沒有那麼聰明過。」

春蘭突然有種想哭的感覺，但她强自忍了下去，伸手取過三清寶籙，瞧了一瞧，道：「這上面記的什麼武功？」

小高道：「天下最好的武功。」

春蘭道：「這上面的武功，是不是强過帮主鬼王典上的武功？」

小高沉吟了一陣，道：「我沒有見過鬼王典，但這上面的武功十分精奇博大，應該是天下最好的武功。」

春蘭心中一動，道：「這麼寶貴的東西，你怎麼隨便亂放。」

小高道：「我已經熟記上面的口訣、要義，這本書，要不要都不重要了。」

春蘭緩緩把三清寶籙合起來，道：「你練好了這上面的武功，要做什麼用？」

小高似是突然遇上了什麼難題，凝神思索了良久，道：「我要幫助一個人……」

春蘭道：「誰？是不是你的孟姐姐？」

小高搖搖頭，道：「不是……」

「那是方爺了……」

「也不是……」小高沉吟道：「一種聲音，我聽了就知道了。」

春蘭心中一動，忖道：一種聲音？聲音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難道苗飛是用一種特別的聲音，控制服下藥物的人？

她讀書不多，對事物的瞭解，也非有經驗，但她肯用心，處身惡劣的環境中，使她成熟，也增長了心機。

「小高，你還記起些什麼？」春蘭指著自己，道：「記不記得我說過些什麼話？」

小高淡淡一笑，道：「很多事都成過去，已經不重要了。」

「什麼？小高，你準備長住在此了？」

「是啊！這裏有什麼不好？」小高望著春蘭，笑一笑，道：「我要練武功了。」

不再理會春蘭，他開始揮動拳腳。

片刻之後，春蘭突然感覺到石室中潛力激蕩，而且，暗勁迴轉，又如一種亂流般在石室旋轉不息。

春蘭也見過苗飛練功，但卻沒有小高這種迴流轉折怪勁。

她雖不知道這是什麼武功，但

想來必是一種很高明的奇技，暗中用力抗拒迴流力道，退出石室，卻把小高那本三清寶籙，也悄然地帶了出去。

她祇感覺到小高神智上受到了一些損傷，已經沒有能力保護這本奇書，這本書不能落入別人手中，尤其是苗飛，祇有暫時把它收藏起來了。

* * *

孟小月一直掛念小高，幾次要來查看，但都被方振遠所攔阻。

宗奇離去之後，竟未再來過，方振遠暗暗估算，應該三天以上的時間，心中狐疑不定，幸好，一切都無變化。

直到四天之後，宗奇才突然駕臨，一進門就連連道歉，道：「兄弟奉命出去了一趟，剛剛回來，這幾天未來探望兩位……」

孟小月急道：「你再不來，小妹眞要出去找你了。」

宗奇哈哈一笑，道：「蛇姑娘……」

孟小月接道：「我叫孟小月。」

宗奇微笑道：「孟姑娘當眞是想念兄弟嗎？」

看他目中奇光閃動，顯然也是個別有用心的傢伙。

唉！美色撩人，敢情宗奇也爲孟小月的美色所動。

孟小月心中明白了，接近她的男人，十之八九會被她的美色所誘，這既是一種力量，何不利用一下？

宗奇心中既有色念，短期之內，大概還不敢明顯的表達出來。

心中念轉，嫣然一笑，道：「宗兄，難道認爲小妹是負情忘義的人嗎？」

宗奇哈哈一笑，道：「這麼說，我宗某人比帮主有希望了？」

孟小月心中暗罵，口中卻笑道：「日久生情，小妹也非草木，但如恃强逼迫，非出至誠，小妹至死亦不願屈服。」

方振遠冷眼旁觀，暗道：「孟小月越來越厲害了，這一碗迷魂湯，祇怕灌得宗奇迷迷糊糊了。」

宗奇笑道：「宗某對姑娘……」

目光一掠方振遠，接道：「和方兄交代的事，確也盡力而爲了。」

宗奇神色一整又道：「苗帮主說得不錯，鬼王帮確有一股强大的實力……」

「不在這地下墓穴之中？」孟小月道。

宗奇點點頭，低聲道：「另一個秘密是，凡是飲下加盟酒的人，武功進境也特別快速。」

方振遠奇道：「爲什麼？」

宗奇道：「兄弟也不清楚原因何在。」

孟小月掛念小高，忍不住問道：「能不能取到解藥？」

宗奇道：「這一點是苗帮主最大的機密，恐非短時間能夠辦到。」

方振遠道：「在下這幾天費了不少的心思推敲，但卻想不通苗帮主用什麼方法，能夠控制那些人？」

宗奇苦笑道：「這一次，兄弟很留心在觀察，一直看不出原因何在，但是兄弟倒是從那些人的身上，看出了一些特殊的情況。」

孟小月道：「什麼情況？」

宗奇道：「鬼王帮在另一處秘密的所在，訓練了不少的人才，有很多竟也是江湖上極有名的人物，兄弟過去見過他們。」

孟小月道：「現在和過去有所不同嗎？」

宗奇道：「對！他們的武功更有進境，但好像神志上受到了傷害，不似以往那般靈活。」

孟小月吃了一驚，道：「小高呢？將來會不會變得跟他們一樣？」

宗奇道：「當然一樣。」

方振遠道：「這就奇怪了，如果一個人的神志受到了傷害，怎會在學習武功上，有特別的幫助呢？」

宗奇道：「這就是苗飛的秘密。」

語聲一頓，又道：「有一點，可以告慰孟姑娘的是，在下費了不少口舌，暫時說服了帮主，短時間內大概不會再逼迫孟姑娘的婚事了。」

方振遠點點頭，道：「宗兄，咱們想去看看小高。」

宗奇沉吟了一陣，道：「好，不過，不能和他多說什麼，他在帮主的控制之下，恐怕已經沒有保守秘密的能力了。」

看看孟小月，又道：「帮主還在等我，有事商談，我先告退了。」

轉身大步而去。

孟小月皺皺眉頭，道：「方兄，你看宗奇是不是有些不對？」

方振遠道：「不錯，他神情之間，流露出害怕，好像忽然間怕起苗飛來了，看來，這苗飛是個表面粗豪，內心細微的人物。」

孟小月道：「宗奇會不會出賣我們？」

方振遠道：「靠不住！但如妳肯用點手段，把他套住，也許可能穩住局面。」

孟小月冷笑道：「咱們先去看看小高吧！」

方振遠道：「孟姑娘，不論小高發生了什麼事，妳一定要沉住氣。」

孟小月點點頭。

* * *

小高的神情很愉快，看到了兩人，立時停下習練武功，站起身子，笑道：「方兄、孟姑娘。」

孟小月笑道：「小高，你叫我什麼？」

小高怔了一怔，道：「姐姐。」

孟小月果然發覺了他和過去有些不同，不禁心頭黯然，道：「小高，你還記不記得蠍子、蜈蚣？」

小高笑道：「當然記得，我還記得他們兩人傳我武功。」

孟小月道：「還記得什麼人？」

小高道：「柯老大、陳三哥……」

方振遠接道：「宗副帮主呢？」

小高點點頭道：「記得，還有苗帮主，還有那種……」

突然住口，凝目思索起來。

大體上，小高很正常，但孟小月看得出來，他缺少了那股隱現眉宇間的智慧、聰明，不禁一嘆，道：「方兄，你看出來了沒有？」

方振遠道：「看出來了，他心中已沒有了那股對人的熱誠，似乎是一種無形而奇異的力量，把他隔絕於另一個天地中。」

「對！」孟小月道：「這就是那種藥物的力量。」

小高眨眨眼睛，道：「你們在說什麼？我現在學會了很多武功，要不要我施展出來給你們瞧瞧？」

孟小月攔住了小高，道：「不用了，你坐下休息一會。」

想他一個神志受到傷害的人，能學會什麼武功，孟小月實在不忍看他出醜。

方振遠沒有阻止，但也沒有讓小高施展一下瞧瞧。

小高看看孟小月，依言坐下。

方振遠笑道：「小高，你當眞是越來越聰明了，我瞧，你身上都有些什麼東西？」

伸手在小高身上搜查起來了。

孟小月心知方振遠在找三清寶籙，但卻沒有阻止，小高遭遇了這種事，三清寶籙留在他身上，實在是危險得很。

方振遠動作快速，很快搜查完小高全身各處，立刻臉色一變，道：「不見了！」

孟小月吃了一驚，道：「看他牀上、衣服……」

方振遠站起身子，走近木榻。

這時，他們如果問問小高，也許小高會想起來，但他們沒有問。

小高呆坐著看兩人。

方振遠迅速地找了一遍，仍未發現三清寶籙，心中震動不已。

這時，春蘭匆匆奔入，道：「方爺、孟姑娘，夫人來了！」

方振遠離開木榻，一個白髮黑衣的婦人，已快步走入石室。

正是那青塚上和兩人動手的黑衣婦人。

方振遠一抱拳，道：「護法方振遠見過夫人。」

孟小月借機打量了一下，祇見她除了一頭白髮之外，並非很醜，祇是瘦得厲害，祇餘下皮包骨，就算全身的肉都剔下來，祇怕也沒兩斤。

「我知道，你們都加入了鬼王帮……」白髮婦人冷冷地道：「誰讓你們住在這間石室中？」

孟小月道：「帮主吩咐的。」

「哼！他大概被妳的美色迷暈了頭……」

方振遠道：「夫人的意思是……」

白髮婦人道：「不准住在這裏，立刻給我遷出去！」

孟小月道：「爲什麼？」

「因爲，我要住這裏！」目光一掠春蘭，道：「把他的衣服搬出去。」

「是！」春蘭很快整理好小高的衣服，道：「夫人，搬在哪裏？」

白髮婦人道：「十五號石室。」

春蘭應了一聲，低聲道：「高爺，走吧！」

小高望望那黑衣婦人，又望望孟小月和方振遠，跟在春蘭身後，走出石室。

孟小月心頭突然間冒出一股無名火，冷冷說道：「咱們是聽帮主的，還是要聽夫人的？」

「兩個人都要聽……」白髮婦人雙目中神光閃動，盯注著孟小月道：「至少，現在妳還要聽我的。」

孟小月道：「如果我不……」

宗奇閃身而入，接道：「孟護法，這是帮主夫人，不可忤逆！」

孟小月强忍下一口氣，道：「副座，帮主吩咐的事，帮主夫人卻要下令更改，我們……」

宗奇接道：「除了帮主之外，連本座也要聽從夫人令諭，夫人要高武士遷出去，自有道理，帮主如果怪罪下來，自有夫人承擔。」

轉身對白髮婦人一抱拳，道：「孟護法不知帮中規律，夫人不要生氣。」

白髮婦人揮揮手，道：「你們退出去吧！」

宗奇一躬身，道：「是！」拉著孟小月向外行去。

方振遠卻對白髮婦人一抱拳，道：「屬下告退！」緊隨兩人身後，走出了九號石室。

* * *

宗奇端起方振遠遞來的一杯香茗，喝了一口，道：「九號石室中不宜住人，也難怪夫人把高武士趕出去。」

孟小月道：「爲什麼？那祇是一間普通的石室，佈置也不算豪華，還不如我們住得安適……」

「因爲……」宗奇沉吟了良久，道：「那裏是泉眼，這裏全部用水，都是那座水道供應。九號石室是唯一可見水道的地方，所以，夫人不放心高武士住在那裏。」

孟小月道：「那十五號石室在什麼地方？」

宗奇道：「不太遠，距此不過五六丈遠……」

孟小月冷笑道：「這整座地下秘室通道能有多長，五六丈還不算長？祇怕帮主把他殺了，我們還不知道。」

宗奇微微一笑道：「整座地下秘室通道，東西十二丈，南北九丈六尺，三座大廳，一座做爲停棺之用，還有兩座大廳，六座複室，二十八座單人房，分編爲二十八號。」

孟小月道：「什麼叫複室？」

宗奇道：「室中有室，一明兩暗，我們稱爲複室。」

孟小月道：「都是什麼人住在複室中？」

「在下住了一座，夫人住了一座……」宗奇低聲道：「餘下四座相連一處，都有門戶可通，爲帮主一人所佔。」

孟小月道：「副帮主對這裏很清楚哦！」

宗奇道：「這地下秘室之內，除了帮主和夫人之外，在下是知道最多的一個了。」

孟小月冷冷道：「除了帮主和夫人之外，你也是最有權勢的一個？」

「不錯……」宗奇凝視孟小月道：「孟姑娘似是對宗某有所誤會？」

方振遠急道：「不會，不會，宗兄多心了！」

孟小月心中一動，忖道：此時此境，開罪了宗奇，不但對我不利，對小高更是危害萬端，縱然心中有千萬怨恨，也要忍下去才行。

她江湖閱歷豐富，洞徹人性弱點，方振遠點了一下，立刻瞭然，輕輕吁一口氣，道：「宗兄，多心了！小女子祇是覺得我那位表弟，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日後怎得見我姑母，故此心中焦慮……」

「原來如此……」宗奇笑道：「孟姑娘在江湖上搏得三大毒人之名，想來定然有些手段，但對令表弟卻是如此愛惜。」

孟小月心中罵道：「你姓宗的對我又安了什麼好心？你說我有手段，姑奶奶就施一點手段出來，讓你瞧瞧。」

她人本生得美麗，行走江湖之上，遇上了不少登徒子，對付好色之徒，本也有些手段，當下微微一笑，道：「副座說得不錯，我蛇娘子在江湖上行走，手段稍嫌毒辣一些，也正因爲如此，除了方兄之外，接觸我的人，大都別有用心……」

宗奇道：「妳那位小高表弟呢？」

孟小月嘆息一聲，道：「他自幼和我在一起長大，雖屬表親，但卻和手足姐弟一般，祇有他和我相處時心無邪念，我也一直把他當弟弟般照顧。」

宗奇點點頭，道：「這就難怪了！」

輕輕咳了一聲，又道：「不過接觸孟姑娘的人都是別有用心，這話是否說得太武斷了些？」

孟小月嫣然一笑，道：「小妹也不是三貞九烈的女子，但男女交往，總要雙方相悅才成，小妹恨的是那些自命不凡，偏又故作多情、瀟灑的人……」

「有理，有理，男女交往總要兩情相悅才成，但不知孟姑娘對宗某人的看法如何？」

孟小月道：「副帮主的意思是……」

宗奇接道：「在下的意思是想請孟姑娘指點一下，區區在孟姑娘心中的地位如何？是恨，還是不恨？」

孟小月忖道：還以爲你是隻老狐狸，沒想到竟是全無道行，說不到三句話，就露出尾巴來了……口中卻道：「宗兄，要小妹直言嗎？」

「對！咱們江湖中人，最好是直來直往，宗某人洗耳恭聽。」

孟小月道：「副帮主對小妹幫助很大，老實說，在我心目之中，副帮主的份量，重過帮主許多了。」

宗奇的臉上泛起一抹笑意，低聲道：「兄弟榮寵萬分，不過，此事祇能藏在心中，萬萬不能讓帮主知道，那不但對兄弟不利，對孟姑娘也不太好。」

孟小月心中冷笑，臉上卻帶著不悅之色，道：「副帮主既對帮主十分畏懼，那就不該問小妹的心事了。」

宗奇四顧了一眼，低聲道：「孟姑娘不要誤會，在下暗中調換過藥酒之後，和方兄、孟姑娘已經是一條船上的人了……」

孟小月道：「不！不能把我表弟丟開。」

方振遠在一旁敲邊鼓，道：「對！孟姑娘的表弟，也不能算外人。」

宗奇點點頭，道：「好！把小高也算上。」

孟小月道：「可是他中了毒啊！」

宗奇道：「我相信在三個月之內，在下一定能爲令表弟找到一顆解毒丹藥。」

孟小月喜道：「眞的？」

宗奇道：「在下言出如山，如何會欺騙姑娘？」

「我就先代表弟，謝過副帮主了！」

宗奇道：「自換藥開始，兄弟已誠心結交你們幾位朋友了。從此以後，咱們要同心合力，禍福與共。」

方振遠道：「那當然，咱們是唯宗兄的馬首是瞻。」

宗奇目光一掠孟小月道：「宗某人自然是想盡辦法保護孟姑娘了。」

「多謝宗兄！」孟小月道：「我是個知道感恩圖報的人……」

礙著方振遠在場，雙方如果再深談下去，宗奇覺得非常不妥，故立刻接道：「有姑娘這句話就夠了。」

「令表弟的事，包在我身上，在下會儘早謀取解藥，以解姑娘心中之結……」他突然放低聲音道：「那酒中之藥，不知是何物配成，凡是飲下這種酒的人，對帮主絕對效忠，不論帮主問什麼，必會盡吐胸中所知。因此，令表弟中毒未解之前，方兄和孟姑娘最好不要和他談話太多，尤其是關係重大的事。」

世上竟有如此神奇的藥物，孟小月和方振遠聽得都爲之一楞。

宗奇緩緩站起身子，道：「苗帮主外表粗豪，內心秀緻。雖然，他吩咐宗某人多和兩位交往，以拉攏兩位的向心力，但他心中實又不放心我們太過接近。

「在下對此深具警惕，每次交往之後，亦必向苗帮主有所陳明。兩位對此亦要警惕……」

方振遠接道：「宗兄，飲下毒酒之人，每逢帮主問話時，可有什麼特異之徵？」

「方兄果然高明！」宗奇道：「這一點，兄弟亦要說明。就兄弟觀察所得，凡是飲下藥酒的人，每和帮主交談，雙目注視帮主，神情間有微微痴呆之徵，有問必答，且語氣肯定。」

方振遠道：「多謝指點！」

宗奇告退之後，孟小月有些奇怪地道：「方兄，世上眞有那種奇妙的藥物嗎？」

方振遠道：「孟姑娘，這裏不是簡單的地方，無論如何要多加小心。苗飛不但是粗中有細，而且武功詭異。看來，鬼王典中記述的可能不止武功一項。」

孟小月道：「我也感覺到了，這裏不是簡單的組合，我們幾乎是看走眼了。」

方振遠笑一笑，道：「宗奇這小子還在動妳的腦筋，我的看法是苗飛早已掌握他的一擧一動。」

孟小月吃了一驚，道：「這麼說來，他暗中調換藥酒的事，苗飛也知道了？」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這一點，我還不能肯定，但宗奇被苗飛玩弄於股掌之間，絕不會錯。」

孟小月道：「咱們應該怎麼辦呢？苗飛如果想要咱們服下藥物，可以在飯、菜、茶水中下藥，那就防不勝防了。」

方振遠道：「我想苗飛可能正在練功的緊要關頭，有些事就算明明知道了，也故意隱忍不發。咱們既然發覺不對，現在應該正是離開的最好機會，問題在那本三清寶籙不知流落何處？」

孟小月也是老江湖了，觀察入微，心中明白方振遠的話並非危言聳聽，霍然站起身子，道：「我去找他一起離開！」

方振遠一橫手，攔住了孟小月道：「去找小高？」

「是……」孟小月道：「咱們決定要走了，就不能留下他不管。」

「第一，他身中怪毒，對苗飛十分忠實。」方振遠冷冷說道：「帶著他，無疑是把咱們一切的行動，都暴露在苗飛的眼前。

「第二，如果苗飛下令要他對咱們出手，姑娘要如何應付？」

孟小月怔了一怔，道：「這個，難道咱們棄他於不顧？」

方振遠道：「祇怕是顧不了這許多啦，眼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設法取得三清寶籙，等咱們練成上面的武功，再來救他。姑娘也許不贊成在下的看法，但這是唯一的辦法，小高已飲下了藥酒，不會有什麼危險……」

「不行！」孟小月斬釘截鐵地道：「我一定要救他出去！」

「那就不如留在這裏了，咱們小心一些，見機行事。苗飛雖然在玩弄宗奇，但短時間內，他還要借重宗奇，暫時會維持著一個微妙的平衡局面。」

孟小月痛苦地道：「方兄分析得是，小妹也不能逼你冒險，不如你先走一步吧！」

方振遠接道：「孟姑娘呢？」

「我留下來，照顧小高。」

方振遠道：「有一件事，姑娘也許忘了，當妳被逼服下藥物之後，就會變得跟小高一樣，除了對苗飛忠實之外，什麼也不記得了。」

孟小月心中一震，黯然道：「方兄，咱們總不能不管小高啊！」

方振遠嘆一口氣，道：「情字誤人，像妳孟姑娘這樣的人物，竟也爲情字所累。這麼吧！爲了表示在下和姑娘交往，確出於誠意，在下願陪姑娘暫留此地。但有兩件事，姑娘一定要聽在下的意見。」

「好！你說吧！」（未完・十五）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上文提要：在王府花園書房內，欽差大人、繼任的鎮西王李思和他的妹妹紅玉郡主也在座，大哥大從老王爺的起居、官場恩怨、權力衝突的範疇內問不出甚麼，兇手的動機不明，目前能夠綜合的就是老王爺因好色而致喪生，但死因不明，大哥大只好從小潑皮等人處找尋綫索，大哥大跟踪懷疑是兇手的少女，却未查出甚麼，反遭到涼州惡勢力的人物閻五干涉……

大哥大繼續查案　閻惡霸出面干預

說是敬酒，實則是潑酒，水酒化作一股水箭，射向大哥大。

小祖宗亦非庸手，非但不怒，還笑臉相向，從容自如的將水箭張嘴吸入口中。

吳化神采飛揚的道：「這是涼州名酒『十里香』，香醇濃郁，十里聞香，滋味如何？」

水箭力道強勁，足可穿腸破肚，使咽喉碎裂，沒料到阿寶却毫髮未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張口一噴，立又回敬過去，道：「小祖宗不善飲，吳朋友留着自己喝吧。」

更快、更猛、更強勁，吳化話畢，正大笑不止，水箭登堂入室，順喉而下，喝完自己那一杯水酒不算，還外加一口濃痰，嗆得吳化連聲大咳，滿口是血。

牛興睹狀七竅生煙，順手撈起一雙象牙筷子，道：「別光喝酒，吃菜呀。」

象牙筷當作暗器用，疾取大哥大的雙目。

去勢如風，彼此又近在咫尺，出手就到，換了旁人怕不當場瞎眼才怪。可是却絲毫奈何不了小祖宗，只見他隨手比劃了一下，象牙筷倏地由前進轉爲後退，倒射回去，譏誚道：「小祖宗不吃眼珠子，愛吃牛耳朵！」

不是虛言恫嚇，當眞神準無比，而且用力恰到好處，射穿耳墜便停下來，不明原委的人會以爲是姓牛的故意拿象牙筷子當耳環用。

五虎將出師不利，連傷四員大將，顏面盡失，殺機陡熾，一陣鏗鏘鏘的金鐵交鳴之聲傳處，全部亮出了傢伙，打算硬拚。

牛興道：「不要客氣，放手去幹，宰了這個雜種，咱們今天要吃人頭砂鍋。」

吳化的話也不好聽：「據說人肝人心也不錯，正是佐酒的好材料。」

五個人一條心，動如脫兔，眨眼工夫便將阿寶團團圍住。

一場惡戰眼看已無可避免，閻五忽然出言阻止道：「住手，咱們不能以大欺小，以多欺少，張揚出去叫五爺我如何見天下英雄？這位小兄弟是明理的人，相信會認眞考慮的。」

大哥大軟硬不吃，聲洪而又氣壯：「考慮甚麼？」

「離開涼州，撒手不管。」

「抱歉，案不破，人不走。」

「這是一樁奇案，遲早會知難而退。」

「小祖宗的字典裡沒有『難』字。」

「話不要說得太滿，案子若是好破，那還輪得到你來揭皇榜。」

「五爺，叫區區來就是爲了說這些？」

「言出肺腑，盼能三思。」

「還有沒有？」

「言盡於此。」

「如此，咱家要告辭了。」

「請便。」

「再見。」

抱拳爲禮，轉身就走，看得五虎將牙癢癢地，想要截殺，又不敢違閻五的令諭，只好眼睜睜的看着阿寶大步離去。

的確，這是一樁奇案，小祖宗有理由相信，與活閻王閻五必定或多或少有所牽連，否則，不會千方百計的逼自己離開涼州，但不知涉案的程度到底深淺如何？

是元兇？

是從犯？

是命案的關係人？

是單純的知情者？

還是……

或是……

* * *

大哥大邊走邊想，始終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却見自己的酒席已被人霸佔，換了新主人。

是個老頭，一個衣衫不整，蓬頭垢面的老乞丐。

細加觀察，似非俗類，頗有幾分仙風道骨之氣。

食量驚人，酒量尤佳，菜餚報銷一大半，二斤老酒已被他喝光。

阿寶先是惱怒，繼而好奇，接着又覺得很好玩，存心想逗逗樂子，笑嘻嘻的道：「老人家要請客？」

老丐已有四五分醉意，雙眼泛紅，瞄了小祖宗一眼，道：「沒有，就我老人家一個人。」

「一個人吃這麼多菜？」

「不多，吃不完看着也舒服。」

「常言道得好，一個人不喝酒，兩個人不賭錢，在下作陪如何？」

「好啊，請坐，有菜大家吃，有酒大家喝。」

小祖宗毫不客氣，坐在老丐對面，提起酒壺搖一搖，道：「可惜沒有酒了。」

老丐答得很爽快：「小事情，再叫。」

「菜也涼了，再添幾個熱菜吧？」

「可以，娃兒愛吃甚麼就叫甚麼。」

「你請客？」

「當然。」

「那就請拿銀子來吧。」

老丐囊空如洗，那裡有銀子，偏偏又想充殼子，道：「跟櫃上招呼一聲，掛帳。」

大哥大指着貼在牆上的字條道：「老人家沒瞧見，人家風雪樓『恕不賒欠』！」

老丐虎目暴睜，吐字如刀。

「告訴風雪樓的大掌櫃，說掛帳的人是洪四海，他如敢說半個不字，風雪樓明天就變成平地。」

「洪四海」三字，風雪樓的大掌櫃沒聽見，先震住了小阿寶，恭謹有禮的道：「老幫主，失敬，失敬。」

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丐幫素稱天下第一幫，人數衆多，遍佈全國，老幫主想必是個大忙人，今夜怎麼有空駕臨風雪樓，身邊又無高手護衞，涼州的分舵主該打屁股。」

丐仙洪四海長歎一聲，道：「別提了，丐幫早已毀宗滅派，七十二分舵全部被挑，幫中弟子死的死，散的散，如今差不多就剩下老叫化子孤家寡人一個了。」

如此驚天動地的大事，久居陰山野人洞的小祖宗一無所知，臉色大變道：「是誰幹的？」

洪四海吐出來三個字：「黑衣教！」

大哥大歉然一笑，道：「眞不好意思，在下出道未久，見聞有限，不知道武林中有黑衣教這個門派，敢問這是個怎樣的組織？教主是誰？位於何處？有多少門徒？」

丐仙洪四海長吁短歎道：「這是一個秘密組織，心狠手辣，殘酷至極，視殺人放火爲賞心樂事，至於教主是誰，位於何處，有多少門徒，到現在依舊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阿寶道：「可有人挺身而出，與黑衣教一爭短長？」

「有是有，奈何如燈蛾撲火，皆死於非命。」

「放眼武林，難道就無人能制得住黑衣教？」

「據我老人家所知，大概只有三個人。」

「那三位？」

「武林三怪。」

「哦？」

小祖宗表情怪異，僅「哦」了一聲，未多言。

洪四海雙目半睜半開，搖頭晃腦的吟起詩來。「情僧無垢一身垢，狂道杜非滿肩非，天不怕來地不怕，獨行俠客古來稀。這首打油詩聽說過吧？」

大哥大笑道：「此詩流傳甚廣，盡人皆知，當然聽說過，是武林三怪情僧無垢、狂道杜非與獨行俠古來稀的最佳寫照。」

「能否進一步解釋一下？」

「不敢，洪幫主見多識廣，區區願洗耳恭聽。」

「情僧無垢，生性好色，到處留情，雖身在佛門，却結交了不少紅粉佳人，留下不少風流韻事，故曰情僧無垢一身垢。」

「怪啊！」
「狂道杜非，是非不明，善惡不分，行爲乖張，狂妄自負，雖有痛改前非之心，終因積習難改而失敗，故曰狂道杜非滿肩非。」
「怪啊！」
「獨行俠古來稀的性情更孤僻，一向我行我素，獨來獨往，對人不假詞色，對事獨斷獨行，幾乎得罪了所有的天下英雄，可謂天上無雙，人間少有，故曰獨行俠客古來稀。」
「怪啊！」
「當然怪，不怪怎會合稱武林三怪。」
阿寶道：「武林三怪的武功怎樣？」
丐仙洪四海換上一副嚴肅的面孔，鄭重其事的道：「用登峯造極，爐火純青來形容，說三怪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指功力修爲而言。」
「三怪彼此的關係如何？」
「不好，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武人也不例外，尤其是情僧無垢與狂道杜非，簡直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最後終於演變成一場史無前例的生死決鬥。」
「狂道對情僧？」
「對。」
「獨行俠沒參加？」
「他是唯一的見証人。」
「後來呢？」
洪四海神情肅穆，一臉淒感。
「武林三怪，一去無回，十幾年來始終杳無音訊，誰勝？誰敗？是死？是生？生在何處？死在何處？皆不得而知。正因爲閻王不在，小鬼開始作亂，黑衣教差不多就是在那個時候才從江湖上冒出來。」
言語間，小祖宗命人又沽來三斤酒，換了一桌菜，這時俱已上桌，丐仙邊吃邊道：「大掌櫃答應老叫化子掛帳了？」
「在下已經付過了。」
「啊！老弟今天要請客？」
「事實上已經請過一次。」
「你是說剛才那一桌？」
「是咱家叫的。」
「眞不好意思，我還以爲是那個敗家子故意擺闊，老叫化子好心好意的收拾殘局，原來是小老弟要吃的，心裡邊一定在罵我這個老不死的和尚趕廟公——喧賓奪主。」
大哥大笑道：「那裡，能與洪帮主同桌而飲是在下的榮幸。」
洪四海重新打量一下阿寶，道：「小伙子看來好像很有錢？」
小祖宗的答覆坦率。「不多，身上只有千二八百兩而已。」
「赫，千二八百兩還說不多，老弟小小年紀那來這麼多銀子？」
「別人送的。」
「那個二百五出手這麼大方？」
「皇上！」
一句「皇上」提醒了洪四海，道：「我老人家明白了，你就是揭了皇榜的那個大哥大、小祖宗？」
阿寶頷首表示同意，未出言。
丐仙古道熱腸，憂人之憂，急人之急，聲沉語重的道：「娃兒太毛躁，事先欠思量，這件命案別人摸都不敢摸，老弟竟敢獨自扛下來，人命再賤也不至於只值一千兩銀子吧？」
這話若是別人說的，阿寶定會嗤之以鼻，但話出丐仙之口，份量自又不同，大哥大正容道：「洪帮主的意思是案子很棘手？」
「豈止棘手，簡直燙手，一個不小心就會把小命賠進去。」
「能否提供一些情報？」
「情報沒有，但老叫化子有一種預感。」
「請明示。」
「兇手來頭不小，案情內幕重重，雙方都不是省油的燈！」
小祖宗朝雅座那邊望一望，道：「這個咱家知道，揭皇榜的目的就是想向自己的能力挑戰，而且已有一點點眉目。」
「有何眉目？」
「兇手是個女的，活閻王閻五或多或少有牽連。」
「這只是表象，可能尚未搔到癢處。」
「前輩另有高見？」
「沒有，老叫化子寧願你做個失信人，早離這個是非之地。」
「奇怪，洪帮主怎麼跟閻五一個調調兒？」
「是怕你命喪涼州，還不曉得怎麼死的。」
「放心，咱家死不了，任務未完之前絕不輕言離去，但不知黑衣教有無插手的可能？」
「命案未破之前，人人有嫌疑，而線索也不見得條條是眞，人心險詐，江湖路艱，願老弟好自爲之。」
話畢，人已站起，準備離開。
「前輩要走了？」
「酒已足，飯已飽，是該去辦事的時候了。」
「辦什麼事？」
「一則查探黑衣教的底細，再則看能否找到幾個本帮的殘餘弟子，以便重振旗鼓，東山再起。」
「祝前輩好運。」
「老弟也好運。」
「但願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　＊　＊

風雪樓。
西跨院。
臘梅盛開，環境清幽，是阿寶居住的地方。
屋外風雪仍大，屋內的火爐子熱烘烘的倍覺溫暖。

多日來數今天回來得最早，伸伸懶腰，烤烤雙手，有一種說不上來的舒暢感。
雖是來自塞外大漠，不見半點土氣，很懂得享受人生，泡了一壺上好龍井，從櫃子裡取出幾樣可口的小點心，坐在窗前，一面賞雪，一面品茗，藉以整理一下紛雜的思緒與見聞。
無意中却發現對面東跨院裡的燈也亮着，隱隱約約中有一個女子的倩影在燈下踱着。
對面芳鄰是誰？幾時搬來？由於天天早出晚歸，小祖宗並不清楚。
默視片刻，心念三轉，決定登門拜訪，一探究竟。
阿寶乃正人君子，不屑偷窺，兀自行至門前，「篤！篤！篤！」叩門三響。
馬上傳出一個燕語鶯啼般地嬌柔聲音：「怎麼現在才來，姑娘我候駕已久，涼州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話至此處，門已打開，當她發現不是自己要等的人時，花容登時大變，就要關門拒客，大哥大反應敏銳，一側身强行擠了進去。
果然是個女的，一個身穿淡綠色緊身衣，身材苗條，曲線玲瓏，清麗脫俗，花容月貌，年約十七八歲的妙齡少女。
茶几上有茶兩盅，還冒着熱氣。
衣架上有衣，是一件貂皮大衣。
帽架上有帽，是一頂虎皮帽子。
一條狐狸皮圍脖則放在梳粧台前。
貂皮大衣，虎皮帽子，狐狸皮圍脖，小祖宗一眼就認出正是傍晚時所追嬌客的身上之物。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苦追不着，以爲已遠走高飛，結果却近在眼前，毗鄰而居。
阿寶不露聲色，搭訕道：「姑娘好像在等人？」
綠衣少女冷冰冰的「嗯」了一聲，沒開腔。
「等甚麼人？」
「你管不着。」
「親戚？朋友？情人？同路人？合夥人？」
「反正不是你。」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少女面籠寒霜，打開房門，做了一個逐客的手勢，冷言厲語道：「你問得太多了，姑奶奶不歡迎冒失鬼，請吧。」
小祖宗偏不走，索性坐下來，道：「既然來了，有幾件事好歹也要問清楚。」
綠衣少女好烈的性子。「有屁快放！」
「咱家小祖宗，外號大哥大，妳也可以叫我阿寶，芳駕如何稱呼？」
「彼此素不相識，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
「姑娘說那裡話來，一次生，二次熟，我們已經見過兩次面了。」
「鬼扯！」
「別忘了，前不久我們還捉過迷藏哩。」
「本姑娘聽不懂你在說甚麼。」
「妳敢說咱家追趕的女子不是妳？」
「姑奶奶一整天都不會離此一步。」
大哥大指着衣、帽、圍脖道：「有物証在此，咱家所追女子的衣服就是這三件。」
「哼，不是你信口開河，就是巧合。」
「巧合？只有一件相同還說得過去，不可能三件都一樣。」
「這是你少見多怪，在涼州街頭我就至少見過十個與本姑娘衣着相同的少女。」
「可知她們的身份來歷？」
「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訴你。」
少女態度强硬，阿寶怒火中燒，揚眉道：「老王爺命喪牙床，兇手是個身材苗條的妙齡女郎，大概就是芳駕這個樣子……」
言猶未盡，綠衣少女已動了肝火。「閉上你的烏鴉嘴，休得含血噴人，人命關天，殺人是要砍頭的，姑娘我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殺王爺。」
「這話可是眞的？」
「信不信由你。」
「可知是誰殺了鎭西王？」
「本姑娘如果知曉，就輪不到你去揭皇榜了，一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小祖宗怔愕一下，道：「妳怎麼知道是咱家揭了皇榜？」
綠衣少女銀鈴也似的聲音道：「有一個叫大哥大、小祖宗的塞外小毛頭揭了皇榜的事，早已轟動全城，想不知道也不行，不過……」
「不過怎樣？」
「此舉無異自尋死路，你踢到鐵板，踩到陷阱，掉進棺材裡去了。」
「何以見得？」
「命案發生多久了？」
「快一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可以跑多少里？」
「數千里。」
「這就是了，時日已久，逃亡的時間很充裕，兇手又不是泥人木頭，只有白痴才會留在涼州，說不定早已到了天之涯，海之角，上了

崑崙山啦。」

這話很中肯，一針見血，事實也確是如此，一個月的時間可以跑很多路，只有白痴才會等着別人來抓。

綠衣少女當然不像白痴。

兇手還在涼州嗎？

誰會是這個白痴？

是甚麼原因使她留下來？

期限一到，抓不住兇手，阿寶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弄得小祖宗心煩意亂，六神無主，如負千斤重擔，心情更加沉重，滿懷失望而去。

少女却在大哥大去後不久，接到一個由店小二轉送來的信封。

信封火漆密封，顯係機密大事，而且據此推斷，發信者亦非等閒人物。綠衣少女避開店小二，以最快的速度打開封套，取出一張信箋。

信箋上面只有簡短的八個字：「因故爽約，另約時地。」既無題款，亦未落款，發信者身份如謎，只有少女心裡明白。

少女顯得有些惱怒而又焦急，問那店小二：「是甚麼人送來的？」

「一個少年。」

「人呢？」

「已經走了。」

綠衣少女更怒更急，咬一咬銀牙，跺一跺脚，目注西跨院，語冷如冰道：「你來時可會被西跨院那個小子撞見？」

「沒有。」

「沒有就好，此事就你我二人知曉，不得對外人言，倘若風聲走漏，姑奶奶唯你是問。」

「小的知道了，保証守口如瓶，打死我也不敢隨便亂說。」

爲了封小二的口，少女塞給他一錠銀子，又叮嚀了幾句，這才如釋重負的叫他離開。

＊　＊　＊

阿寶回到西跨院，房內已有人候着。

是賴皮賴文龍，以及他身邊的兩個小混混鐵牛、猴子。三個人很聽話，俱已換上新裝，精神煥發。

小祖宗以略帶責備的語氣道：「天這麼晚了，雪又大，不睡覺跑出來作甚麼？」

賴皮道：「替別人跑腿辦事，順便來看看老大。」

「辦甚麼事？」

「送一封信來風雪樓。」

「給誰？」

「給店小二轉交他人。」

「轉交那一位？」

「住在東跨院的房客。」

綠衣少女就住在東跨院，阿寶大吃一驚，急聲追問道：「信在那裡？」

鐵牛道：「早已交給店小二。」

「可知信的內容？」

「火漆密封，我們不敢亂拆。」

「是誰把信交給你們的？」

「一個糟老頭。」

「相貌如何？」

猴子堆下來一張苦瓜臉，道：「老頭很神秘，帽子很低，又戴着口罩，鬼鬼祟祟的，沒看清楚。」

「曉得他的住處嗎？」

「不曉得。」

「以前可會見過？」

「這是第一次打交道。」

大哥大氣得牙癢癢地道：「太可惜了，一條重要的線索就這樣斷掉了。」

賴文龍道：「別洩氣，找不到糟老頭，可以去找收信的房客，憑老大的本事，就算是江洋大盜，殺人魔王，也逃不出大哥的手心。」

阿寶搖頭道：「對面房客是個母的，咱家剛去過，很扎手，一問三不知，很難從她口中得到任何消息。」

鐵牛道：「沒有關係，放長線，釣大魚，總有一天會抓住她的小辮子，今後若再遇見那個糟老頭，一定五花大綁交給老大。」

事已至此，急又何益，小祖宗換了一個話題，道：「對活閻王閻五你們知道的多不多？」

猴子道：「很多，很多，少說也有一籮筐。」

「閻五的爲人怎樣？」

「不怎麼樣，是個惡霸、流氓，專門欺壓百姓，魚肉鄉里，姓閻的雙手血腥，天曉得他幹了多少喪盡天良的壞事。」

「既非善類，官府爲何不抓？」

賴皮氣忿忿的道：「別提了，閻五長袖善舞，出手又大方，官府跟他交情深厚，王府也經常進進出出，交遊廣闊，根基穩固，天王老子也奈何不了他。」

「可有家室？」

「有一妻三妾。」

「小老婆年紀多大？身材如何？」

「最小的也三十出頭了，很胖。」

「有年輕貌美的女兒嗎？」

「兒女是有，沒見過，不知美醜。」

鐵牛道：「老大可是懷疑閻五把女兒送上床，殺了老王爺？」

阿寶道：「黑道人物，詭計多端，不排除有此可能。」

「老大爲何有此想法？」

「因爲姓閻的逼咱家離開涼州，別再管老王爺喪命一案。」

三小互望一眼，齊皆一怔，賴文龍道：「另外，小弟踩到一條線，不知是否有用。」

大哥大坐下來，喝了一口茶，叫他說下去。

賴皮道：「有一個叫花非非的名女人，手上養了一批年輕貌美的女子，在涼州城名頭响亮，不知瘋狂了多少達官巨富。」

「開妓院？」

「不是妓院，是歌舞院，在花非非的親自調教下，據說這些女子個個能歌善舞，看過的人都叫好，大把大把的銀子往裡送。」

「可會公開表演？」

「從未對外公開。」

「顧客從那裡來？」

「清一色全部都是涼州城的達官貴人，豪門巨賈，偶而也會應邀到大官人的府中去獻藝，小弟得到消息，鎭西王、河西節度使、涼州刺史、活閻王閻五等人，都曾是花非非的常客，長安來的貴客，西域來的商旅，也不時光顧，生意好得很。」

阿寶眉尖一挑，「醉翁之意不在酒，依我看這些傢伙並非眞的喜歡聽歌看舞，而是尋芳獵艷，想挑選一個鍾意的妞兒上床睡覺。」

鐵牛道：「老大說得對，歌舞只是幌子，說穿了花非非其實是個皮條客，專門拉皮條，做的是高級妓院的生意。」

小祖宗聽到這裡，心底又亮起了希望之燈，喝光了杯中茶，給三小一人塞了一把小點心，起身道：「咱們走！」

三小同聲道：「到那兒去？」

「去找花非非。」

「這消息重要嗎？」

「重要得很。」

「天黑了，外面又下雪……」

「下刀子也要去。」

＊　＊　＊

一條小巷。

巷底有一個大院。

院門深鎖，從外面看起來與一般民宅無異。

裡面的陳設却十分富麗，竭盡其奢侈之能事，尤其是後院的大花廳，寬敞、豪華、壯觀，琉璃燈、紅地毯、雕花椅、玉扶手，每一樣都是精品，每一樣都極精緻，比王府毫不遜色。

花廳內，有一羣女子正在引吭高歌。

另有更多的女郎，則在隨聲翩翩起舞。

歌聲嘹亮，好似出谷黃鶯。

舞姿曼妙，更似天女下凡。

好像到了瑤池仙境。

又若人在溫柔鄉中。

都是豆蔻年華的少女。

都是傾國傾城的美人。

環肥燕瘦，不一而足。

輕顰淺笑，勾人魂魄。

任何人到此，都會神魂顛倒，忘掉祖宗八代。

任何人到此，都會心猿意馬，不禁想入非非。

負責在旁指導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細皮白肉，狐媚妖嬈的美婦。的確很美，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國色天香，婀娜多姿，全身散發着一種與衆不同的成熟美，充滿了令人窒息的吸引力。

歌聲繞樑，麗影翻飛，人比花嬌，美不勝收，彷彿到了美人國。

舞者起勁，歌者賣力，全都進入渾然忘我之境，大雪天，衣着又極單薄，衆嬌娥居然累得香汗淋漓，濕透了羅衫。

不久，一曲歌畢，舞步亦戛然而止。

美婦人拭一下汗水，站在一隻繡墩上，嬌喘咻咻道：「大家先休息一下，擦擦汗，喝口水，然後換班再練，新編的歌舞務必要精益求精，盡善盡美，不少有錢的大爺們正急着要聽，要看，新歌新舞一旦推出，準會一炮而紅，叫那些猴急的老色鬼聽得六神無主，看得眼花撩亂，一個個像偷腥的貓兒饞嘴的狗兒猛流口水。」

話未完，紅粉羣中乍然有人驚呼道：「有人偸看！」

是有人。

在門口。共是兩個。

一個是阿寶，一個是賴皮，鐵牛、猴子則留在外面掠陣。

（未完・三）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鳳馭龍

急奔峨嵋探師傅　山中邂逅小王爺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這句話還眞不差，只不過這只是對一般人而言，如果身具武功的人就不同了。

尤其當急事纏身的人而言更不一樣了。

此刻就有兩個人直往山道下奔行如飛。

這兩個人遠從峨嵋來，仔細看却是兩個三十出頭的尼姑，兩個人好像在比賽輕功似的看誰奔跑得快。

這二人不是別人，乃脫凡師太的兩個徒弟了緣與心緣二人是也。

這二人爲甚麼發瘋似的一路狂奔？

從她二人奔行的方向看，這二人是奔向寶雞的。

她們只過了大散關，才聽得了緣對心緣道：「師妹，你看，咱們這一路奔行三天整，寶雞總算到了。」

心緣道：「還不知道小師妹會不會聽咱們的話。」

了緣道：「她可以不聽咱們的，但師父的話她能不聽嗎？雖說她如今的武功比師父高，但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的道理，她能不聽？」

心緣道：「眞是的，當初咱們誰會想到她會成精呀。嗨，她心中氣死我二人了。」

了緣道：「這次前來，咱眞是硬着頭皮，要不是師父那麼痛苦，我才不來求她的。」

心緣道：「師姐，見了面咱們怎麼對她說？」

了緣道：「還能怎麼說，實話實說呀！」

二人就是邊說邊奔行，却也引得路人側目。

那了緣與心緣兩人還是頭一回入秦川，過了渭水河便來到了寶雞。

那了緣取出來時繪的圖來，一路問人才找到半坡那條小街上。

有個男娃正在大元堂藥舖門口，抱了個小狗在逗弄着，忽見兩個灰衣尼姑走來，立刻嚇得往店內奔去。

「娘，娘……」

大元堂中一邊的桌子上坐着一對夫妻，嗨，可不正是史水樂與金娘子二人在閒話。

那娃兒奔到金娘子身前，引得金娘子抬頭看，不由一怔，道：「你們……」

了緣與心緣已奔入店中來了。

那了緣立刻稽首，對金娘子道：「金施主，貧尼師姐妹二人前來打擾你了。」

金娘子當然認得脫凡師太的兩個徒弟。

一邊的史水樂不認識，他問金娘子：「娘子，她們是誰？」

「峨嵋脫凡師太徒弟，玉兒的兩位師姐。」

史水樂却冷冷的道：「又來了，太平日子才過了幾天。」

金娘子瞪了史水樂一眼，便拉過了緣，笑道：「也算稀客，二位師父這是……」

了緣開門見山的道：「金施主，咱師姐妹二人是奉師父之命前來的。」

「爲了小玉兒？」

一邊的心緣已急問：「金施主，小玉兒呢？我們小師妹在家嗎？」

金娘子臉上一片黯然之色。

這光景看得兩個尼姑心頭一冷，了緣急問：「小玉兒師妹她不在？」

金娘子道：「她在……」

此言一出，兩個尼姑臉上有了笑意。

了緣對心緣點點頭，道：「咱們總算沒白來。」

心緣道：「不辱師父之命了。」

金娘子把手一擺，對兩個尼姑道：「看二位師父必是兼程趕路而來，且請稍歇。」

了緣急搖手道：「金施主，貧尼想先見見小師妹。」

金娘子道：「二位師父，老實說一句，便是我也已有半月未見玉兒了。」

了緣一驚，道：「剛才金施主還說玉兒師妹在家呀！」

笑笑，金娘子道：「她在，只不過她不出來見人，她把自己關在她住的暗室中不出來。」

史水樂道：「有時候一天都不吃東西哩！」

心緣道：「玉兒師妹爲甚麼要這樣？」

金娘子道：「也許她受了幾次江湖打鬥之事刺激，心中不高興，也許……嗯，她在練甚麼吧！」

了緣道：「可否對她說，峨嵋來了兩位師姐要見她？」

金娘子道：「有甚麼事定要見玉兒？」

了緣嘆口氣，道：「都是練功害人，我師……」

心緣道：「我師父好痛苦喲！」

金娘子大吃一驚，道：「脫凡師太她……走火入魔？」

了緣道：「看來比走火入魔還要痛苦。」

金娘子看看史水樂，道：「玉兒不會看病呀！」

史水樂道：「有病痛該找我呀！」

了緣尼姑搖搖頭道：「我師父交代，定要玉兒師妹前往峨嵋一趟。」

金娘子怔怔的道：「要我玉兒去峨嵋？」

了緣尼姑道：「我師父以爲，只有玉兒師妹前往，師父才有希望。」

金娘子道：「你們師父練的甚麼功夫？」

了緣道：「我師父說，有一本小冊子是玉兒交給她的，好像是甚麼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吧！」

史水樂冷笑道：「原來這老尼姑把咱們玉兒的武功秘笈弄回峨嵋，她關起門來自己練了，哼！」

金娘子總是忘不了脫凡對小玉兒的栽培，她對史水樂道：「別這樣說話！」

金娘子轉而再對了緣尼姑道：「我這就去問問看，如果小玉兒願意去……」

她起身往二門走去，這時候有個伙計已送上素食點心招待兩個尼姑一邊坐着。

史水樂拉過兒子史天生道：「兒子，咱們去河邊，爹爹帶你抓魚去。」

他不管兩個尼姑了，拉着史天生便走了。

這父子二人連回頭看一眼也沒有。

* * *

金娘子走進邊廂放草藥的屋子裡，她從暗道走到洞室外面，先是拍拍石門，道：「玉兒，娘來看你啦！」

「娘，我不要出去。」

「玉兒，有人來看你了。」

「我不要見任何人。」

「玉兒，是你的師姐，她二人遠從峨嵋來了。」

「她們找我何事？莫非被我師父趕下山來了？」

「你開門，她們是奉你師父之命前來的。」

「呀」的一聲，木門拉開了，這才幾天呀，小玉兒幾乎變了，變得不但漂亮，也似乎高大不少。

這光景便金娘子也是驚喜得忍不住笑了。

「喲，我可愛至極的女兒呀，幾日不見你又長高了。」

她忍不住上前摟住小玉兒。

小玉兒並不愉快，她淡淡的道：「娘，人總是要長大的，這本是平常的事。」

掙開金娘子的懷抱，小玉兒道：「娘，我出去見她們，唉，不知道師父又有甚麼交代。」

她對於脫凡師太在妙手幫「空空兒」丁香那裡弄走許多銀子的事，她一直耿耿於懷，當然，對於十八盤的趙瘋子也弄走不少丁香的銀子事，更叫她心中不快。

這些天她還眞的食不知味，痛苦不堪。

她似乎心情大變，這是江湖呀！

她只不過是一個初出道的女子，就已經令她難以分辨出是非曲直了。

* * *

小玉兒隨她母親走出小廂室，還未走到前面鋪子，便已聽得了緣尼姑笑着迎到二門了。

「喲，小師妹呀，多日不見你已出落得花容月貌了。」

小玉兒尚未開口，另一個心緣也迎上來了。「小師妹，你可想煞二師姐了！」

她大嘆氣又道：「自從小師妹下山之後，師姐和我想死你了，我時常站在望月坪往北望，就想你小師妹呀！」

小玉兒淡淡的，她心中可在想：「你二人說的不是眞心話，你二人與別的人一樣，見人只說三分眞，七分才是騙人的，我才不會把你們的話當成眞。」

小玉兒的左手被了緣尼姑拉得緊，她的右手也早被心緣尼姑握住直抖動。

兩個師父還吃吃笑，似乎笑得不自然。

只要想到當年小玉兒在峨嵋被她二人天天欺侮情景，便知她們的笑容自然是硬擠出來的。

* * *

小玉兒陪着遠道來的師姐坐在桌子邊，她淡淡的道：「二位師姐，你們找我有事嗎？」

了緣師父道：「事情大了啊，小師妹！」

小玉兒道：「甚麼大事呀？」

「師父走火入魔了！」

小玉兒猛的一驚，道：「師父走火入魔？」

了緣道：「師父命我二人前來接你回山，師父說，只有你才有辦法救她了。」

「我？」

心緣師父道：「小師妹，救人如救火，快走吧！」

小玉兒怔了一下，道：「這就走？」

了緣師父已黯然的道：「小師妹，你回山早了師父老人家還有救，回得晚了就……就……」

小玉兒道：「好吧，我回山去瞧瞧。」

兩個師父只一聽，立刻破涕爲笑，雙雙拉着小玉兒這就要走了。

小玉兒對金娘子道：「娘，我好像必須回山一趟了！」

金娘子道：「去吧，一路上多加小心了。」

那史天生跟他爹去渭河邊上了，小玉兒四下看一眼，也不再多問的對金娘子道：「娘，不用半個月我就回來了，唉，我如今眞的不想往江湖行了。」

金娘子拉住女兒，嘆道：「江湖原是大漩渦，一不小心就要命，你才不過幾年吧，多加小心就是了，又何必心中煩惱呀！」

她命伙計把小玉兒的小川馬牽出門外，又把吃的用的包成包，母女二人還眞依依不捨的分開了。

* * *

小玉兒拍馬疾馳，了緣與心緣二尼可也安心了。

她二人順利的把小玉兒請回山，這是完成任務，當然是高興極了。

小玉兒不高興，她一路上想得很多。

她對師父的愛銀子很不諒解。

在過去，她一直以爲師父是清高的出家人。

她永遠也想不到，江湖之上人人愛財，否則又何苦在江湖之上打滾？回家抱孩子多平安。

* * *

那匹川馬奔馳得快，尤其是小玉兒騎的小川馬，好像專門爲行馳山道而生的，另外兩個師父就吃不消了。

兩個師父一路全仗兩條腿，兩條腿比不過四條腿，小玉兒當然知道兩位師姐不好受。

一口氣過了大散關，小玉兒這才對跟在後面的了緣師父開了口。

「大師姐，你二人別累壞了呀！」

了緣抹汗直發笑道：「能把師妹請回山，師姐便是跑斷腿也心甘呀！」

心緣也加上一句：「我們不累。」

笑笑，小玉兒道：「二位師姐，我不如快馬往前趕，盡快回山救師父，你二人慢慢走，師父面前我擔待了。」

了緣與心緣一聽之下，齊聲點頭道：「行，行，小師妹做事眞細心，只不過，這上山的路還記得吧！」

小玉兒道：「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二位師姐請放心了！」

她說完拍馬絕塵而去，果然拋下了兩個師父。

心緣抬頭看，小玉兒已去遠，她不由咬牙切齒的道：「甚麼玩意兒，沒大沒小的。」

了緣却一屁股坐在路邊石頭上，道：「她成精了，連謙讓一下也不曾，自己大刺刺的騎上馬，咱們是她師姐呀，她根本未把咱二人放在心上、看在眼裡，氣死我了。」

心緣道：「早知有今天，當年在山中狠整她了。」

了緣搖頭道：「不，早知有今天，當年我就不整弄她了，我拿她當心肝寶貝一樣侍候她。」

心緣冷哼一聲不開口，果然氣在心頭。

只不過兩個師父不再狂奔了，她二人慢慢的走，不但慢慢的往山道中走，而且懷中取出乾饅頭，一邊吃着一邊走。

* * *

小玉兒快馬加鞭趕山路，山脚下忽然閃出四個人。

這四人頭挽道髻手仗長劍，從附近的一片小場上擺的石樁上看，顯然他四人在苦練甚麼陣法，要不然，看，他四人頭上在滴汗水了。

這四個人可不是別人，原來他們正是三清觀三清道長呂不愚的四大門徒，虛、非、未、不，四子是也。

四個人早就聽到馬蹄聲了。

小玉兒拍馬疾馳，那蹄聲傳送三里遠，驚到正在練劍陣的四人立刻遙遙看去。

那不了子的眼尖，立刻看到馬上的人是誰了。

「啊！是小玉兒！」

不了子這麼一說，四個人全樂了。

「走，攔住她，正可以試試咱們的四方陣！」虛了子說着便提劍往山道上躍去，另外的三人當然也跟上去了。

甚麼叫四方陣？出生入死是坎門，引狼入室是巽門，平分春色是生門，同歸於盡是死門。

原來那日峨嵋脫凡師太自與呂不愚三年一鬥之後，呂不愚可不是敗在脫凡之手。

呂不愚連同他的四大弟子全敗在小玉兒之手。

呂不愚當然心有不甘，三清觀內他閉門不出，苦思對付小玉兒的方法。

他終於想到了一種陣法也許可以對付小玉兒。

他想的便是這四方陣，只一旦發動，便先是引入巽門，立刻三方面利劍齊上，如是敵人再强，大不了共入死門。

三清道長便是不顧一切的要對付小玉兒了。

三清道長心中正是這麼個黑主意，小玉兒太厲害了，江湖上如果出了這麼個可怕的殺手，那還得了，那脫凡師太不是挺起胸膛當老大了嗎？

江湖上誰都想當老大，就爲了這個虛名，也不知死了多少冤枉的人。

便是出家人也不例外，有時候出家人比之一般凡夫俗子更是野心大。

* * *

小玉兒拍馬剛過了這道山脚下，迎面山道上一排好整齊的站着四個道士爺。

小玉兒急攏馬韁繩，希聿聿的可就把馬穩住了。

小玉兒在馬上低頭看，她冷笑了。

「怎麼，出家人也攔路打劫呀！」

右面站的是不了子，他哈哈一笑，道：「胡說！」

小玉兒道：「那麼，攔我去路想做甚麼呀？」

不了子道：「你不會忘記去年初的事情吧？」

小玉兒笑笑道：「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你們挨了我的修理不服氣，等着我落了單，找我報仇，是不是？」

「丫頭，你果然明白了！」

小玉兒道：「可是我有急事呀！」

她此言一出，四個道士齊聲大笑，那不了子臉色突然一寒，道：「如果你敗了，你就省事了。」

小玉兒道：「這話怎麼說？」

「你死了還去辦的甚麼急事？」

小玉兒猛一怔，道：「怎麼，你們打算殺了我？」

不了子道：「道爺們忘不了上次的奇耻大辱。」

小玉兒突然笑了。

不了子叱道：「我若是你早哭了。」

小玉兒道：「所以你不是我。」

虛了子道：「道爺們早也練晚也練，四方陣等着你來闖，你却提早來了。」

小玉兒道：「你們打不過我呀，我又不想要你們四個人的命，何況……」

「何況甚麼？」

「何況你們師父三清道長還是小時候我師父的心上人啊，我才不會叫我師父不高興的。」

未了子道：「如果你死了，我們師父會大笑三天啊，你這個臭丫頭！」

丫頭變成臭丫頭，小玉兒心中不是味兒。

再聽三清要自己死，她的火也上來了。

「僧道尼是一家，鬬門相殘呀，你們師父呢？」

不了子叱道：「師父來你更活不成了，臭丫頭，你怎麼學着囉嗦了！」

小玉兒緩緩下了馬，她垂着兩臂走到四人面前。

不料四個道士齊齊拔身，立刻躍在附近的小場子上，那不了子還向小玉兒伸出右手食指一勾一勾的道：「來吧，臭丫頭，這兒大家較較手，賭一賭彼此的造化吧！」

小玉兒當然會過去，而且她似乎走地有聲。

小玉兒宛似勇士赴沙場一般，她大步走到了場中央，只那麼一站

定，便見四個道士已分別站定四個方位。

四把長劍舞了個「咻」聲不斷，便也撩起一片片冷焰在空中激盪不已。

雙方面誰也不開口。

小玉兒的臉上好冷漠，她要把這四個惡道士幹掉。

她心中火大了，這是甚麼江湖呀——漿糊差不多，甚麼亂七八糟的傢伙全有。

* * *

就在這雙方弩拔弓張的時刻，山道上有人大聲吼起來了，有三條人影往這面躍過來。

「住手，住手！」

這聲音很清脆，好像年輕男人的聲音。

不了子四人齊收劍，小玉兒也瞪眼了。

「颼颼颼」接連三聲，場邊躍來三個人。

這三個人長得眞有派頭，尤其是那個年輕的。

年輕人唇紅齒白是粉臉，臉蛋上的五官更端正，淺綠緞衫藍緞褲，頭上瓜帽鑲寶玉，手上不是刀或劍，一把骨扇是彩色的，論年紀，弱冠吧！

另外兩人三十上下，二人手上拿着刀，刀鞘全是骨色鑲寶石眼兒的。

那少年人對四個道士道：「你們這是幹甚麼的？怎麼四個人欺侮人家一個……一個……」

他說到這裡不說了。

他說不下去了，因爲小玉兒忍不住衝他一笑，幾乎把這少年人的魂勾跑了。

少年人心中想：「人間還有這麼美的姑娘呀，老天爺，她會不會是妖精變的呀，她如果不是妖精變成的，她怎麼會有這麼美？她如果……」

他轉而一想，又心忖：「也許她是妖，四個道士在捉妖精了！」

「你……」

小玉兒已笑笑道：「他們四個要殺我了！」

少年人聽得一瞪眼，正想怒叱不了子四人，那不了子已冷冷道：「三位施主，這兒沒你們的事，別往身上攬是非，江湖一把刀，誰碰誰不妙，還是平安回家吧！」

一個年輕大漢吼叱：「大膽！」

不料少年人對他一瞪眼，他立刻低頭不語了。

那青年退到少年人身後，却怒視着四個道士。

少年人冷然對四道人道：「放了這位姑娘，我可以饒你們一次。」

他口氣夠大了。

只不過不了子却冷冷一笑，道：「你是甚麼東西，敢在此對我們如此說話！」

少年人雙眉一揚，道：「不出手你們不知厲害！」

他轉身對身後二人點點頭，便閃身一邊站，且把眼睛望向小玉兒。

他發覺小玉兒還在吃吃笑。

於是，兩個大漢「嗆」的一聲拔出刀來。

這二人眞厲烈，併肩直奔向不了四人撲過去。

小玉兒一見可樂了，這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江湖上她這是頭一回碰上俠義人，她可要看個清楚。

小玉兒立刻閃躍在場邊還在笑哩！

只見兩個年輕大漢齊聲冷叱：「殺！」

四個道士見這人來勢洶洶，立刻交互閃躍間，反把這二人圍上了。

那不了子厲吼一聲，道：「四方陣！」

就在他的吼聲中，四把長劍立刻由分而合，劈殺斜殺宛如四條飛蛇，只不過照上面，那兩個原本火氣粗大的大漢已陷入手忙脚亂之中，不旋踵間便只有招架之力了。

少年人可並未注意搏殺情況。

少年人只注意小玉兒，他似乎被小玉兒迷住了。

忽聽那不了子大聲吼道：「引生門！」

四把長劍佈成一片劍網，生把兩個年輕大漢往一處逼，逼得這二人背對背而又無法相互支援。

這光景只等着挨宰了！

忽然，小玉兒的身上冒出霧氣出來了，這光景嚇得少年人也直瞪眼。

小玉兒一聲尖叱：「道士可惡！」

她「惡」字出口，人已飛越在幾人搏鬥的上方四丈高下，只見她雙手連着往下揮，可也打得不了子四人齊往地上翻滾，虛了子一頭撞在石頭上，刹時鮮血流出來。

小玉兒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又升到另一個境界了，她的週身有霧氣。

小玉兒落下地，不了子四人還未站起來。

四個道士各挨了一記通天神拳，歪在地上呼喊了。

兩個年輕的也楞住了，便那少年人更是嚇呆在那兒不動，他張口結舌。

世上還有這麼厲害的功夫呀！

* * *

小玉兒帶點不愉快的對兩個大漢道：「你們沒有本事，又何必多事，差一點沒命！」

兩個年輕大漢被小玉兒說得直

點頭。

小玉兒這才發現那少年人對她直瞪眼，小玉兒却笑了。

小玉兒拉過她的小川馬騎上去，她這就要走了，忽聞得少年人叫起來。「等一等！」

小玉兒在馬上道：「你叫我？」

少年人走到小玉兒馬前，道：「姑娘，你……」

「我怎樣？」

「你姑娘要去那兒呀？」

「有事嗎？」

「沒……沒有……只不過……」

小玉兒笑了。

「你小哥心裡有話不敢說，你是不是想認識我呀？」

少年人立刻拊掌笑了。

「對，對，姑娘你……貴姓？」

「我呀，姓史。」

「史姑娘，你這是去那兒呀？」

「峨嵋山。」

「太好了，我們也是去峨嵋山的，同路。」

小玉兒心中笑了。

她心想：「我如果改去十八盤大荒山，你也去？」

只聽得少年人對他的兩個護衛吩咐：「馬來，咱們一齊與姑娘同去峨嵋山。」

一個大漢低聲道：「王爺，咱們還……」

少年人一瞪眼，大漢立刻不再說下去了。

他們以爲說話聲音小，姑娘一定聽不到，可是小玉兒已非常人可比，再細的聲音也聽得清楚。

只不過小玉兒還不知道「王爺」又是甚麼人物罷了。

* * *

少年人躍上馬背，小玉兒這才發現這人的馬鞍不一樣，好像上面鑲得最好看。

另外二人騎健馬，緊緊的跟在少年身後面。

少年人拍馬追上小玉兒，他與小玉兒併肩馳騁。

小玉兒偏頭看看少年人，笑了。

「姑娘，你笑起來更好看。」

「你是說我很美？」

「是我見過最美的姑娘。」

「所以你要和我一起上峨嵋呀？」

少年人吃吃笑了。

笑便是承認他爲了小玉兒的美才和小玉兒一起的。

小玉兒愉快的吃吃笑，道：「原來美貌有這種好處呀，難怪女人最怕貌醜。」

她忽然向少年人問道：「喂，你喜歡醜女人嗎？」

一怔，忽地一聲朗笑，少年人道：「天下男人都討厭醜女人！」

小玉兒道：「唔，那麼，那些醜女人好可憐唷！」

她突然搖頭了。

「不對，不對，你在說謊！」

少年人雙目一瞪，道：「我說謊？」

小玉兒道：「你對我說謊。」

少年人道：「我說的全是實話呀！」

小玉兒道：「那我問你，江湖上沒有一個醜女人嫁不出去的，她們一樣有男人要呀，倒是許多美麗的女人，她們反而沒有男人娶她們，這不是你對我說謊嗎？」

少年人楞然道：「也許……也許……美麗的女人太美了，美得男人不敢親近她呀！」

吃吃一笑，小玉兒道：「我美嗎？」

「我說過，你是我見過最美的姑娘了。」

「沒有比我再美的了？」

「沒有了。」

「那麼，你又對我說謊了。」

少年人又是一怔，道：「我怎麼又對你說謊呀！」

小玉兒道：「你說太美的女人美得男人不敢親近她們，那麼你爲何要和我一塊兒上峨嵋呀？」

少年人一聽楞住了，一時間他啞口無言。

小玉兒笑道：「你承認自己說謊了？」

「不是的，我的確喜歡你，只不過你與一般俗氣的姑娘大不同。」

小玉兒道：「甚麼不同呀？」

「你的風儀高雅，你的談吐可人，當然你那一身武功更是一般凡女望塵莫及，你……」

小玉兒笑笑，道：「說呀！」

少年人道：「你是怎麼把那四個惡道士打倒在地的？」

這時候他說了心中話，這少年人也未看清小玉兒是怎麼把四個道士打翻在地的。

何止是這旁觀的少年人，便是跟他的兩個護衛也未曾看清小玉兒是怎麼出招的。

吃吃一笑，小玉兒道：「當然是用拳頭呀！」

少年人道：「我看你還未近他們身，他們已倒了，這……這又是怎麼解說？」

小玉兒道：「我練了神功呀！」

少年人道：「隔山打牛？」

小玉兒笑了。

她心想：「甚麼隔山打牛？我比那功夫更高明。」

她只是笑笑，但少年人以爲他猜對了。

「史姑娘，你眞了不起呀，隔山打牛功夫，江湖之上甚少有人能練成功，想不到姑娘成功了，我爲姑娘賀……」

小玉兒道：「你可以告訴我你是誰嗎？」

「我叫朱丕。」

小玉兒立刻吃吃笑了。

「有甚麼好笑的？」

小玉兒忍住笑道：「誰給你起的名字呀？」

「名字來自父母。」

「這名子不好聽。」

「怎麼不好聽？」

「還有人叫豬皮的呀，笑死人了！」

朱丕不但不生氣，反而哈哈笑了。

「眞好玩，你眞會惹人發笑，哈哈！」

小玉兒道：「那麼你眞叫猪皮呀！」

少年人道：「朱丕，而不是猪皮，你聽錯音了。」

小玉兒道：「原來你叫朱丕呀，我還以爲叫猪皮呢。」

她頓了一下，再問：「我家住在寶雞，你家呢？」

少年人道：「我家呀，住北京。」

小玉兒道：「北京在甚麼地方？」

少年人道：「北京是個大地方，皇上就住在北京城。」

小玉兒道：「皇上，皇上是甚麼呀？」

少年人吃一驚，跟在馬後面的兩個侍衛也大驚失色，其中一人忍不住大吼：「該死！」

小玉兒與少年人齊回頭，那人立刻閉上口。

少年人冷冷道：「再多口滾回去！」

兩個侍衛低頭了。

小玉兒一笑，道：「你對他們好凶呀！」

「是嗎？」

「他們是你甚麼人？」

少年人笑笑道：「侍候我的人呀。」

「你……一定很有錢了。」

「不錯。」

「你有多少錢呀？」

「我呀，多得連我自己也不清楚。」

小玉兒點頭同意了。

她似乎很認眞的道：「一個人如果知道他一共存了多少錢，而且是半分也不差，這個人頂多不會餓肚子，眞正有錢的人是連他自己也數不清自己存了多少錢。」

她偏頭看看少年人，又道：「你是個有錢人。」

少年人哈哈一笑，道：「我不但銀子多，而且想要甚麼有甚麼。」

小玉兒道：「吹牛！」

少年人道：「你不信？」

小玉兒道：「我相信你吹牛。」

少年人道：「你如果以後和我在一起，你就會發現我沒有騙你。」

小玉兒笑了。

* * *

遠處山道上升起一股炊烟，也奇怪，行路人只一見煙，頓覺肚子餓。

少年人已對小玉兒笑道：「史姑娘，該是吃飯時候了。」

小玉兒道：「你餓了？」

少年人道：「我們都餓了。」

小玉兒道：「我不餓，我可以一天不吃東西。」

少年人笑了。

「好呀，史姑娘也說謊呀！」

「你說我說謊？」

「人豈有不吃東西的？」

「我就可以三天不吃東西。」

少年人道：「人是鐵飯是鋼呀，只一頓不吃就餓得發慌，史姑娘，你也是人，你不是神。」

小玉兒吃吃笑了。

「你需要我證明你看嗎？」

少年人笑笑道：「你別證明甚麼，這飯由我請你吃，你肯賞光嗎？」

小玉兒道：「我如果不答應，你一定會傷心，是不是？」

少年人道：「何止傷心喲，我朱丕如果被人拒絕邀請，敢說是此生奇耻大辱。」

小玉兒道：「好，我叨你一頓了。」

她此言一出，朱丕幾乎樂壞了。

朱丕馬上回過頭，他對身後二人吩咐。「快去，叫野店舖子的人備酒席。」

二人一齊奔馳到朱丕身邊，其中一人道：「公子，荒山野林不安全呀！」

朱丕一瞪眼，叱道：「快去！」

這二人不敢多說話，立刻拍馬疾奔而去。

那小玉兒可笑了。

小玉兒看看四面高山，荒林之中有風聲，野谷之內有狼嗥，但她却在吃吃笑。

天知道她在笑甚麼。

朱丕還以爲她高興有吃喝才發笑。

* * *

那是一片雜樹林，除了松柏之外還有大片老竹林，那竹子一棵棵都比碗口粗。

這野店是三合院，沒院牆也沒大門，人馬直到門口外。

兩邊廂房是客房，正屋是大廳堂，正屋後面才是灶房與堆柴的地方。

在這荒山野地，能有這麼大的野店還眞少有。

朱丕與小玉兒併馬馳到門口，兩個護衛已分別拉住二人的坐騎侍候二人下了馬。

二人被引進右邊客房中，野店中有個伙計已把洗臉水、茶水送來了。

朱丕站在門口往正屋觀望着。

「那些是甚麼人？」

一個侍衛走近前，低聲道：「一批江湖人。」

朱丕冷冷一哼，再看看左廂房，這才對小玉兒一笑道：「史姑娘，待慢你了，請你在廂房吃。」

小玉兒笑了。

「甚麼地方都可以，我不計較。」

她說話似銀鈴，好聽極了，却也引得正屋內兩個大漢把頭偏着伸出來。

這二人一個是個虬髯漢，另一個是大白臉。

兩個人同時大聲「咦」了起來。

兩個人一起走出正屋來，大步走到右廂外。

兩個侍衛火大了。「幹甚麼鬼鬼祟祟的？」

虬髯大漢冷叱道：「甚麼鬼鬼祟祟呀，老子告訴你兩位，這是俺的地盤，你敢在此放臭屁！」

一個侍衛叱道：「大膽！」

那大白臉漢子哈哈笑了。「奶奶的，膽子不大也不敢當山大王了，我的兒！」

原來這二人是山寇呀！

朱丕乃當今太子的親兄弟，本來不走這荒山的，不料遇上小玉兒，他冒險進山來了。

朱丕的侍衛只有兩個，如今等於落了單。

剛與小玉兒坐進屋子裡的朱丕，聞得門口有吼聲，他正欲起身，却被小玉兒伸手按住了。

「朱公子，你請我吃甚麼？」

朱丕看看門口，忽覺手背上又光滑又溫暖，低頭一看又笑了。

「對，對，史姑娘你喜歡甚麼就吃甚麼。」

小玉兒道：「客隨主便呀，你以爲好的就行了。」

朱丕點頭道：「好，我吩咐他們上菜。」

伙計站在門外進不來，門口四個大漢在吼叫。

那伙計可認得虬髯大漢與大白臉漢子，他也爲兩個侍衛直擔心哩！

只聽虬髯大漢冷聲道：「去哪兒？」

「你管不着！」

虬髯大漢嘿嘿笑道：「好啊，你馬上便知道爺們管着管不着！」

大白臉漢子哈哈笑道：「老大，待會兒酒涼了不好喝！」

他生生把虬髯大漢拖回正屋去了。

* * *

兩人這麼一走，那伙計才端着盤子走進屋內，他對兩位侍衛直報怨。

「二位爺們，你們惹禍了！」

一個侍衛冷聲道：「他們是誰？」

那伙計低聲細氣的道：「他們是西邛▲野龍山的兩個山大王，我勸你們快回頭，少惹這些殺人不眨眼的人。」

坐在一邊的朱丕道：「成都沒有官兵來剿呀？」

伙計笑道：「剿？剿誰？」

他把酒菜擺好，又道：「官兵多來他們跑，官兵少來他們殺，高山之上到處可以藏，官兵拿他們沒辦法。」

這時候，小玉兒笑道：「朱公子，你不是請我吃酒嗎？怎麼盡在閒扯呀！」

一語道破朱丕的心意，朱丕立刻笑了。

他心中雖然帶着些許後悔不該來，但見小玉兒那模樣，他的心中又樂了。

* * *

朱丕以爲這世上的姑娘全是雀，鳳凰就在他面前，今天既然遇上鳳凰，機會錯過不再來。

他哈哈一笑，把伙計的話立刻又忘到九霄雲外了。

只因爲小玉兒太美了，便她一投足、一微笑，都令朱丕全身舒泰而不忍把目光移開。

再加上她的武功，朱丕更高興了。

小玉兒也高興，有人請她吃酒，又是一路盡對她說些令她高興的話，她當然愉快。

小玉兒才不會把那兩個山寇的話擱在心上。

小玉兒乃經過大風大浪的，只不過朱丕他們不知道。

* * *

小玉兒吃得不多，但却喝了半斤酒，她有些飄飄然的樣子，看得朱丕幾乎想抱住她親她了。

淡紅的臉蛋，脈脈的眼神，紅嘟嘟的櫻桃小口，還有優柔的腰肢，朱丕幾乎拊掌叫好了。

「史姑娘，容我朱丕說句心裡憋不住的話。」

「甚麼話你必要說出來呀？」

「你太美了，人間那得幾多見呀？」

「嘻，你這是有目的的了。」

「目的？我有……」

「你想得到我？」

「你把我心中的話挖出來了。」

「你會後悔的呀，朱公子。」

朱丕道：「我如今才十七歲，從不知甚麼叫後悔，我是個勇敢的

人。」

小玉兒抹抹嘴巴，笑道：「你向我推銷自己了！」

朱丕一聽哈哈笑了。

* * *

兩個侍衛也吃飽了。

這二人正愁眉深鎖呢，試想，山寇不怕，但王爺的安全第一呀，要是小王爺出了紕漏，他二人便死定了。

他二人見小王爺已對小玉兒千依百順，當然也對小玉兒另眼相看了。

尤其小玉兒的一身功夫，他二人更是心服口更服。

其中一人付了帳，便見另一人已把兩匹快馬拉過廂房外面侍候了。

小玉兒與朱丕二人上了馬，兩個侍衛也忙着上馬緊隨了。

這四人還不知道正廳堂上的幾個客人早就走光了。

兩個侍衛知道，但他二人又不敢在小王爺高興的時候插上幾句令小王爺不高興的話。

小玉兒似乎早已忘了這些，她與高采烈的拍馬直奔山道上，小川馬跑得快，一路盤到半山腰，回頭看，朱丕三人緊跟上，那朱丕還在發笑哩！

就在這時候，小玉兒突然勒馬不走了。

朱丕跟上來問道：「史姑娘，你累了？」

小玉兒道：「我不想走了。」

朱丕道：「爲甚麼不想走？」

小玉兒道：「前面有埋伏呀！」

朱丕立刻四下看看，他甚麼也沒看見。

兩個侍衛也看着前面，當然他二人也沒發現甚麼可疑之處，二人相互一瞪眼。

小玉兒道：「且讓我聽聽看，他們一共幾個人。」

她此言一出，朱丕與他的侍衛更吃驚了。

小玉兒不看前面，她低下頭在聆聽。

她的雙目閉起來，好像老僧在入定。

這光景看得朱丕三人大爲不解，都把小玉兒當仙女了。

* * *

小玉兒當然不是仙女，她也依然是個人，只不過她習了西域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之後，再加上她的全身起了巨大的變化，她早就異於常人了。

她慢慢的開口了。「你們要注意了，半里之外的林子裡，一共有十個人藏着，另外還有兩個人站在一塊大石頭上。」

朱丕道：「眞的？」

小玉兒道：「我聽得不會錯。」

朱丕對他的兩個侍衛道：「過去瞧瞧！」

兩個侍衛拍馬疾馳，半里外果然是一片茂密的野山林，往林深處瞧，眞嚇人，黑呼呼的甚麼也看不清。

再往山腰上看，果然有兩個大漢併肩站在石頭上，正指着來的兩人嘿嘿笑了。

兩個侍衛大吃一驚，對小玉兒佩服得直點頭。

忽聽得一聲吼叫：「站住！」

大石上兩個大漢往下躍，飛一般的攔住兩個侍衛的去路，果然正是那虬髯大漢與大白臉漢子二人。

虬髯大漢叫丘成根，他對二人嘿嘿笑。

白臉修羅東方青，他尖起脚來往遠處瞧，他當然是瞧小玉兒了。

他沒瞧見小玉兒，不由「咦」了一聲。「怎麼不見那美人呀？」

小玉兒還不滿十四歲，人已長得亭亭玉立大美人似的，練功的人身體好，她又比一般練功的人更高一層境界，她當然看上去成熟多了。

* * *

那丘成根雙手叉在腰眼上，冷沉的對東方青道：「先別問那美女在那裡，收拾面前這兩個保駕的，那美人她還跑得了嗎？」

「嘿！」東方青笑了。

但他並未出手，他也一樣的把雙手叉在腰眼上，大剌剌的下命令了。

「孩子們，把這兩個傢伙圍起來，拖入林子裡砍了！」

他的話音剛落，只聽得林中踩枯葉聲傳出，那麼神秘的走出一羣漢子來。

兩個侍衛數一數，天啊，不多也不少，還眞的十個整數吧！

這十個怒漢有一半是拿板斧的，另五人肩上擱着大砍刀，十個人沙沙沙的自林中走出來，便把兩個侍衛連人帶馬的圍起來了。

兩個侍衛一瞪眼，「嗆郎」聲響起，二人拔出刀來了。

東方青沉吼一聲，道：「先砍馬再殺人，刀斧往要害處狠殺！」

「殺！」

十個人舉起傢伙就殺起來。

兩個侍衛忙挾馬，連人帶馬縱起三丈高下，只見馬前馬後一片刀芒激閃中，早有三個大漢自腰間取下飛索抖手往馬首套去。

眞是好身手，兩匹馬果然被飛索套牢，五把利斧劈過去了，馬上兩名侍衛疾彈而起，落在馬下，只幾個轉身間便陷入重圍中了。

岩石上的丘成根仰天哈哈大笑。那東方青大吼一聲道：「孩子們加把勁，快快砍了他兩個！」

（未完・一）

頭痛人物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文・司空羽　圖・可飛

賭博弄巧反拙　賑災另出花招

上文提要：何志欽與其師父岳繼祖詐演一場師徒拚殺戲，企圖從小林口中騙取到那裝斷臂瓶子的下落，但終被小林、畢熙兩人識穿其陰謀。畢熙曾數次與小林聯手在賭場詐賭，贏了不少銀兩，但每次都被畢熙偷去，原來是受其師父狐叟所逼。畢熙內疚，對小林表示今後再不重犯。豈料，畢熙師父又來逼他向小林拿出那斷臂，畢熙進退維谷……

「放屁！我誰也對得起，你要是不說，我就對您老娘不客氣，可別怪我沒有打招呼！」

「師父，我娘也得罪師父了？」

「誰叫她生了個不敬師長的兒子？」

畢熙道：「師父，那隻手是小林的，你叫徒兒以後如何作人，我對他發過誓不告訴任何人的。」

「發誓有甚麼用！快說！」

畢熙流着淚跪在地。

「小子，你要是說謊，我會劈了你也不會放過你老娘。」

畢熙不屑回答他，「狐叟」走後，畢熙越想越絕望，找了根繩子，居然上吊自盡了。

小林洗完了澡，叫了兩聲無人回應。

他到畢熙屋中一看，不由猛吃一驚。

放下畢熙，爲他推宮活血，不久才逐漸有了氣。

只要再遲一會，這小子就無救了。畢熙會上吊，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

由此可見，這小子也不是毫無原則的人，不知爲了甚麼？

停了一會，畢熙醒來，雙手捂着臉流淚。

「怎麼啦？畢熙？」

「你爲甚麼要救我？」

「世上那有見死不救的人。」

「你別理我，我是個卑鄙小人！」

「到底怎麼啦？」

「小林，我對不起你……」

小林的反應奇快，吶吶道：

「莫非那隻手……」

「是的，家師又來了，他聽到了我們的交談，知道我們手中的確有那隻左手，非要不可……」

「你可以不給他，推到我的頭上。」

「你不知道，他爲人太……」

「我當然知道，那不是個好人！」

「不是好人並不足以形容他，他威脅我，如我不說或者說謊的話，他要砸斷了我母親的另一隻腿！」

「這個老賊如此陰毒！」

「小林，爲了我母親的安全，我出賣了朋友，忠、孝不能兩全，又感覺對不起你，只有死路一條！」

小林道：「畢熙，那隻手固然重要，却不必尋死！」

「我只是無顏面對朋友！」

「畢熙，我所躭心的是，那東西果眞有極大的秘密，落入這老賊之手，一旦成了氣候，必然爲禍武林！」

「是的，那我就更是武林公敵了！」

「畢熙，我們去阻止他，也許還來得及。」

二人趕到潭邊，未見「狐叟」。

小林道：「畢熙，泳術是『狐叟』教你的？」

「不，是師祖教我的。」

「知不知道，『狐叟』諳不諳水性？」

「這一點不大清楚。」

「那就盡快下水看看瓶子還在不在？」

畢熙立刻換上水衣水靠，有這東西，可以禦寒，要是衣衫濕透，在潭底會凍死人。

不到盞茶工夫就出了水，道：

「小林，瓶子不見了！」

小林已猜到了這個結果，道：

「畢熙，這是我預料到的結果，走吧！」

「小林，我實在對不起你！」

「不要說這些了！不是你的錯！你該把令堂接到一個安全而隱蔽之處，免得以後他再威脅你！」

「我是要去辦這件事的。」

「我陪你去。」

「不，我自己去就成了！回來後我們去找家師！」

畢熙走了半天，小林在晚餐，自酌自飲，忽見樓下走上一人，不由一震，竟是「狐叟」張辰。

小林為人聰明，立刻覺得事情有點怪了。

至少他猜到，也許「狐叟」沒有得手。

要是他已得手，絕對不會回來的。

「小子，你就是林小飛？」

「正是！」小林有點冷淡，而且端坐不動。

「小子，你對我是不是不大禮貌。」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好好！老夫到處不受歡迎，也習以為常了，誰叫我行為失檢。」

「你還有自知之明！」

「小子，畢熙呢？」

「賭錢輸了，撈本去了！」

「小子，你們兩個欺騙老夫，老夫居然上了你們的當！」

小林果然猜了個八九不離十，冷冷地道：「你會上我們的當，可眞是笑話了！」

「小子，我徒兒很崇拜你，可見必是你出主意愚弄老夫的！」

小林道：「愚弄你甚麼？狐狸還會被人愚弄？」

「小子，狐狸皮毛不也會穿在人類身上，可見獵狐的人比狐狸更精！那隻手的事你知道一點吧？」

「當然。」

「沒有藏在潭底泉眼處？」

「怎麼，你沒有找到？」

「有人捷足先得，是不是你這個混帳的小子？」

「你才混帳！」

「你敢罵我？」

「我不但罵你，還想糾正你這老殺才的言行！」

「小子你找死……」兩人動上手，食客紛紛走避，客人並不很多，有的逃下樓去，二人由樓上打到樓窗外民房頂上，不久又打到小街上去了。

「狐叟」雖然稍佔上風，却無法在百招內制住他。

「小子，我要是用火器，你要倒楣！」

「你老賊盡管用！」

「罷了！罷了！老夫看在你師門份上不和你一般見識。」

「你知道我是何人門下？」

「反正我知道就是了！」

小林道：「你眞的沒有找到那瓶子？」

「沒有，老夫潛下潭底，泉眼處甚麼也沒有。」

小林道：「你自令徒處走後，是不是直接就去了潭邊？」

「沒有，大約躭擱了盞茶工夫。」

「可能就在那一段時間內被人捷足先得了。」

「你是說我第二次找上我徒，向他要那東西，有人在暗中覬覦偷聽，然後他先去了那潭早一步取走了？」

「八成如此！」

「小子你猜會是誰？」

「此人的身手絕對不低於你，要不，你一定會覺察有人偷聽！」

「狐叟」點點頭，道：「我是怕落入奸人之手……」

小林道：「誰是奸人哪！」

「小子，你也不必轉彎罵人，其實人類往往工於責人而憚於責己，舉例來說吧！狐狸聰明，人類不易得手，所以人類就說狐狸狡猾，老虎吃人，所得到的風評却往往比狐狸好，這公平嗎？」

「不知為甚麼有人把『狐』字加在你的頭上。」

「好好！老夫不和你小子胡扯，我要去找那得到瓶子的人。小子，你可知如何找到此人之法？」

小林道：「知道一點。」

「哪一點？」

「我為甚麼要告訴你？」

「我說出來印証一下好了，是不是應該去找何志欽，印証一下那隻手有否找回，說不定捷足先得那隻手的人也會找何志欽印証那隻手是不是眞的。」

小林不能不佩服他。因為小林也以為那人會如此。

小林道：「你知道何志欽在何處？」

「狐叟」道：「我可以找到他！

小子，再見了。」

「狐叟」離去，小林暗暗跟上了。

小林對那隻手沒有多大興趣，主要是想弄清，是那些人在動這隻手的腦筋，而造成爾虞我詐，你搶我奪之局勢。

「狐叟」是幹甚麼的？不久就發現小林跟踪他，抖手連續抖出三枚小火器，「轟轟轟」聲中，泥塵四起之下，小林當然要迴避，不免有點狼狽。

「狐叟」就趁機擺脫他。

泥塵落定，小林拍拍衣上的泥土，正自罵那老賊，却見一位中年文士負手站在三丈以外樹下向他點頭。

小林見到此人儀表不俗，而且也頗友善，因而也向他點頭。

小林以為此人有點面善。

中年人道：「『狐叟』狡滑無比，看來他並無意使小俠受傷，只是嚇阻你追踪他而已……」

小林道：「是的。」

「小俠為甚麼要追逐他？」

小林攤攤手，表示交淺不便言深。

中年人道：「我幾乎可以猜到他去了何處。」

小林道：「他去了何處？」

中年人緩緩走近，道：「去找他想找的人，這個人必然和那隻斷手有關連……」由於小林十分注意聽這些話，而且此人外表也十分和藹可親，因此像小林這等聰明的年輕人也會上當。

此人出手太快，一下子扣住了小林的脈門。

這是偷襲，攻其不備，自然會得手的。

小林心頭一凜，却冷冷地道：

「這是幹甚麼？」

「小俠放心！我無意傷害你，只想自你口中知道有關那隻左手的來龍去脈，因為你才能拿出第一手資料。」

小林道：「以這種方式使我就範？」

「事實所迫，不得不爾！」

「你想知道甚麼？」

「有關那隻左手從頭至尾的經過情況。」

「何謂從頭至尾？」

「也就是那隻左手自何志欽腕上砍下的前因後果，以及砍下後的一切發展，據說小俠都知道。」

「我如果都知道，那隻手豈不是仍在我的手中？」

「小俠是說那隻手本在小俠手中？」

「正是……」

「怎麼不說了？」

「你以這方式逼我，我會聽你的？」

「小俠你該知道，我按住你的脈門，運勁一震，能震傷你的經脈！」

「也許，你最好也瞭解一下我的身份。」

「本人知道小俠大有來歷，但本人不在乎這箇。」

小林也不敢得罪此人，明哲保身要緊，道：「尊駕就這樣要我說出一切？」

「說了我就鬆手！」

小林只好說了，也沒有更改多少。

反正他以為，就讓此人去參加那些搶奪的陣容，也許更加熱鬧些。

「你是說『狐叟』也沒得到？」

「應該不是說謊吧！」

「你個人的看法，那隻手落在何人手中？」

「如果我知道還會跟踪『狐叟』？」

這人猶豫着，似乎正在考慮要不要放過他。

此刻當然是小林生死存亡的關頭。

就在這時，忽然山坳中現出一人，不久到了近前，道：「以大欺小，算什麼人物！」

「妳是何人？」

來人道：「『醫怪』門下！」

也許是由於柳大元既為名醫又擅用毒之故，提起此人，武林中人都要賣他點帳。此人突然鬆了手，道：「在下並無惡意。」

來人正是柳儀芝，小林憂喜參半。

又欠了她一次人情，但她不來可能有殺身之禍。

這中年人抱抱拳，道：「少俠，多謝了，後會有期。」

就這麼虎頭蛇尾地走了。

小林躬身道：「大姐又救了我一命！」

柳儀芝背向着他道：「小弟，我還欠你的，再救你一萬次也還不清。」

「大姐何出此言？」

「我佔了你的便宜，你一直以為我破壞了你們！」

「不，大姐，要講佔便宜，也許是我佔了妳的便宜。」

「那怎麼會？」

「眞的！我第一次和大姐，大姐有落紅，顯然是處子第一次破身，而我却已經有了一次了……」

「和我師妹？」

「不是……」

「和誰？」

「不怕妳見笑，是個盲女！」

「盲女？武林中人？」

他搖搖頭，道：「我也不知她的名字，問她也不說。」

柳儀芝有了笑容。

至少有此事件，他欠小林的就不多了。

也可以說，小林以非處男之身佔有了她的處女之身，他沒有吃虧，吃虧的是她。

「小弟，你不恨我？」

「不，大姐，我還感到對不起妳！」

「小弟，我很想你！」

「姐，我也想妳，只不過在此之前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接近妳，這想法簡直是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

「是的大姐，事實上我很喜歡和妳……」

* * *

小林和柳儀芝來到一個小鎮上。

這個鎮西頭有一幢不大的民房，這正是她的香巢。

她經常在此落脚，有個聾嫗在此看門。

聾嫗會做一手好菜，現在二人在對酌。

聾嫗很識趣，把菜全部做齊，就把門掩上走了。

這工夫她坐過來，坐在小林的右手處。

她挾了一塊魚放入他的口中，他伸手放在她的下部。

她的身子微彎了一下，道：

「小弟……」

「姐，妳眞好！」

「怎麼好？」

「妳的身上好！」

「身上？哪裡？」

「胸部和下部，柔柔軟軟地像管玉冰一樣。」

她笑起來，也許以爲他的形容很有趣。

或者以爲他的形容很得體。

「還有呢？」

「像嬰兒吃奶一樣，巧妙的吸吮，好極了……」

她笑着伸手撥開小林的手，道：「小弟，不要急嘛！吃飽了再給你，你眞的不嫌我老？」

「姐，我不以爲妳老，妳只不過成熟了而已。」

她把他的手拉到她的上衣內。

他盡情地抓揑着她的雙峯。

兩人笑着，愛撫着，似乎都到了忍耐的極限。

「姐，走吧！」

在床上，他說要先看看。

「小弟，這東西好吃並不好看。」

「我以爲姐姐的好吃也好看！」

「不要！」

「我一定要！」

她扭不過，她只好讓他看了。

那知他看了一會，居然在那上面吻了一下，她忽然一夾住了他的舌頭。兩人笑作一團。

「小弟，我也要看看你的。」

「看我的？妳不是看清了。」

「還要仔細看看！」

「好吧！」

看了好一會，摸摸握握，且舔了幾下，小林也抱住她的頭。於是正式的銷魂開始了。

她會盡一切努力滿足他，體貼他。

她在進行中不忘那些討好男人的技巧。

她也會爲他擦汗。

他享盡了體貼和溫柔，和那種極度的關切。

小林以爲，他不能沒有她，她的年紀問題一點也不存在。

事後，她要他伏在她的胴體上休息。

四十出頭的女人，胴體的光澤和韌性似不稍遜。

「姐，妳眞好！」

「好嗎？只怕不及十七、八歲的姑娘。」

「從現在開始，我對那些年輕的不感興趣了。」

「小弟，我必須提醒你……」

「我在聽，大姐。」

「你只能玩玩，我也甘心讓你玩，隨便你想出什麼玩的新點子，我都會盡一切可能配合你，但我不能嫁你。」

「姐，我今生都離不開妳。」

「不行，我六十多時，你才三十來歲。」

「即使妳六十歲了，在我的心目中還是一樣……」

她抱緊且雙腿夾緊了他。局部的收縮蠕動，又勾起了他的興趣。

於是又來了一次。

他幾乎想永遠藏在這一堆香泥之中永不下床。

* * *

爲了鄱陽湖的水災，小林決定伸出賑災之手。

他和畢熙選了一家大賭場。

幾乎都差不多，最大的賭局是牌九。

小林和畢熙不是同時進入賭場中。

他們要搭檔，自然也裝成陌路人。

在未賭之前，畢熙技巧地把一把銀票塞入小林手中，並告訴他，那是兩萬三千餘兩。

小林相信他又是摸來的。

他警告過畢熙，他不欣賞這一手。

畢熙也向他發過誓，絕不隨便來這一手。

當然，特殊情況例外，今天是特殊情況。

莊上是個三十多歲的文士，一雙眸子黑白分明。

小林打游擊押了三四把，輸多贏少。

然後他要求作莊。

莊上的文士看了他一眼，也沒有反對就讓了出來。

結果「天門」讓給莊上，莊上讓給小林。

小林的手法很高明，他跟好幾個「郞中」學過不同的賭技和手法。

加上畢熙的協助，小林必要時也主動求助畢熙，眞正是無往不利。當然，他不能總是通吃，也有賠，只不過技巧的吃大賠小，使他財源廣進。

「天門」的文士似屬衝動型的賭徒，在不服氣之下，越押越大，這一次下注押了三萬五千餘兩。

小林打出骰子，是「七對門」。

第一把牌就分給了那文士。

小林發了所有的牌，收回骰子時，文士道：「小友，把骰子交出來看看！」

小林道：「看什麼？」

「看看有沒有弄假。」

「這簡直是侮辱！」

「先小人而後君子，你別介意！」

小林道：「兄台以爲在下手脚不乾淨？」

「防人之心不可無嘛！」

這時畢熙忽然對「出門」那賭徒大聲道：「我下了四千五百兩，你把我的賭注拏去了一千兩！你他娘的好大的胃口！」

「出門」並沒有拏他的賭注，大聲道：「誰拏你的？」

「還說沒拏，我明明下了四千五，只賸下三千五了！」

「放屁！你訛人！」

「X你姊！你想吃我是不是？」

一把揪住此人的胸衣。這人雖然會兩手，那是畢熙的對手，掙了幾下，紋風不動，不由有了懼意。

結果有人打圓場，由「出門」賠他一千兩了事。

這工夫小林才把骰子推出要「天門」查看。

當然，這麼一攪和，就是有毛病也查不出來了。

在賭場中用這手法是極普遍的。

畢熙及時一鬧，小林什麼手脚都作好了。

文士看過，骰子沒有任何毛病。

牌一揭，文士是前七後九。

小林是前八後「板櫈」一對。

這一次是通吃，進賬四萬餘。

「出門」明知受騙，却抓不到把柄，悻悻退出賭桌。

正好由畢熙補了缺。

小林洗了牌，畢熙道：『天門』這位仁兄，剛才雖然沒有找到莊上的毛病，我們還要注意。」

「天門」道：「當然！大家都要注意。」

「下注……下注……」小林已砌好了牌。

「天門」似乎傾其所有，大約有十二三萬兩。

「末門」也押了約五萬兩。

畢熙道：「我押兩千！」

小林道：「老兄，咱們這一桌不賭這種鷄零狗碎的。」

畢熙道：「你要是不願作莊，可以讓出來。」

小林打出了骰子，是兩點，第一把牌分給「出門」。

這一次「末門」又要看骰子。

畢熙罵道：「誰在下面踢了我一脚？」

衆人都向桌下看。

桌下當然什麼也沒有，然後小林把骰子放在「末門」面前，道：「老兄要看是不是？看吧！」

當然，「末門」也看不出什麼不妥來。

這工夫不遠處有個人雙手叉胸，冷笑不已。

這人四十左右，衣着頗考究，人品也不錯。

結果是「天門」五、七點。

小林七、八點，畢熙前八後蛾一對。

「末門」也是前八點，但後面是銅鎚一對。

賠了「末門」及畢熙，却賺了七八萬兩。

因爲「天門」下的注太大。

「天門」輸光了，這是很狼狽的事。

「我賭這隻翠鐲如何？作價五萬兩！」

小林道：「對不起！在下對玉器很外行！」

文士道：「這翠鐲絕對值十五萬兩。」

小林道：「原則上要賭現錢的。」

畢熙道：「仁兄，我借你六千兩！」

文士道：「謝了！這數字派不上用場！」

這工夫在一邊雙手叉胸衣着考究的中年人以「蟻語蝶音」道：「朋友，我願借妳二十萬兩翻本！」

這文士轉頭望去，看出是這中年人說的。

文士也以「蟻語蝶音」道：「素不相識，朋友一定希望在下有所回報吧？」

「正是。」

「請說說看！」

「在下心儀已久，如果贏了，在下不要分文，如輸了，只求一親芳澤。」

文士皺皺眉，顯然是個美婦穿了男裝。

一看風度和派頭，這中年人必有來歷。

文士點了點頭。

眞是個嗜賭逾命的女人，爲了這賭注，連節操也不顧了。那中年人走近，送上了兩張銀票。

每一張都是十萬兩。

文士只點點頭，她以爲反正別人也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

小林當然不會拒絕這二十萬兩的豪賭。

只不過他對這中年人下了戒心，和畢熙交換了個眼色。

絕的是，文士一下子就押了二十萬兩。

小林拏起骰子，文士身邊的中年人道：「老弟，請聽清，拏起骰子不許搓，也不許在口上呵氣，就三個指頭揑着擲出就是了！」

小林冷冷一笑，道：「你是何人？」

中年人道：「我是個明眼的旁觀者！」

「你的眼有多明？」

「待會我再告訴你！」

小林道：「我爲什麼要聽你的話？」

「天門」道：「我也希望你如此。」

「末門」道：「當然，在下也不反對！」

畢熙道：「怎麼？難道我會反對？這是指你弄鬼，也叫着防人之心不可無！你懂了沒有？」

小林道：「好吧……」骰子擲了出去。

「五在手」，莊上拏第一把牌，這次小林先去收骰子。

「慢着！」畢熙一把按住了小林的手。

小林的手此刻也在揑兩枚骰子中的一枚。

小林冷笑地道：「你幹什麼？」

畢熙道：「我不大信任你！」

「要是沒有什麼不妥呢？」

「沒有不妥那更好！」

「那你就看看吧！」

畢熙先收手，然後小林也收手，骰子仍在桌上。

這工夫畢熙道：「『天門』這位仁兄你來看看這兩枚骰子有無問題……」

那知站在文士身邊的中年人突然扣住了畢熙的左手手腕，一字字地道：「小賊，玩這一套你還差點！」

畢熙大聲嚷嚷，道：「他娘的！你欺負人！」

小林知道遇上了高手。

因爲這人並沒有寃枉畢熙。

小林的假骰子已在畢熙手中。

剛才小林去拏骰子，畢熙按住他的手，假骰子已到畢熙手中，這是因爲他看出中年人生疑。

他若不把假骰子換回來，必被揭穿。

那知中年人識破了他的花梢。

中年人手上一用勁，「叭噠」一聲，畢熙手中掉落一枚骰子，於是賭家們嘩然大噪。

中年人道：「這兩個小賊是同伙！」這時已鬆了手。

畢熙當然不承認，大聲道：「是他栽贓！」

有人道：「老弟，他是如何栽贓的呀？」

畢熙道：「在他扣我脈門之前，把一枚骰子放在我的手中。」

「他爲甚麼要這樣？」

「這很明顯嘛，他顯然認識很多牌，不信各位把「五在手」第一把牌翻過來看看，一定是大牌。」

「末門」掀開一看，果然，前面是「地七九」，後面是「天九王」，這絕對是收枱面通吃的大牌。

中年人厲聲道：「你敢胡說八道？」

畢熙道：「是不是胡說你心裡清楚。」

中年人盛怒，一掌拍來，畢熙一扭一轉，自文士身邊閃過，順手一抓，枱面上的二十萬兩已到了他的手中。

妙的是，所有的人都沒有看到。

小林出了手道：「欺人太甚了……」

他一出手，這中年人雖厲害，却不能再去對付畢熙。

所以畢熙先溜了，小林也鑽出了人羣。

這時文士才發現枱上的二十萬也不見了。

中年人說是兩小偷去的，文士說也可能是觀衆順手牽羊帶走的，因爲二十萬只有兩張銀票。

兩小返回客棧，畢熙掏出了所有的銀票。

小林直搖頭。

「小林，這不算數，我雖然答應你不再施展剪綹之術，但爲了賑災，這種人的錢不用白不用。」

「你認識他們？」

「當然，女的是『黑寡』黃綺年。」

「那中年人呢？」

「他叫倪賓，綽號『追風無影』，很了得。」

小林道：「據說『追風無影』倪賓已作了『海天幫』的長老，但不是首席長老，大約長老有三人之多。」

「小林，你似乎對『海天幫』的事知道得不少。」

「也不太多。」

「我們先把這數十萬兩銀子捐出去。」

「當然。」

「然後再去看看他們二人如何開交？」

小林道：「二十萬是借自倪賓的，他們有約。」

「有甚麼約？」

「如果贏了，倪賓分文不取，如果黃綺年輸光了，倪賓只要求一夜銷魂！」

畢熙道：「小林，你怎麼知道？」

小林笑笑。

「小林，莫非你有『千里耳』玄功？」

「也不能算是千里耳，」小林道：「他們以『蟻語蝶音』交談，一不小心，就會被別人聽到。」

「可是，能聽到別人以『蟻語蝶音』交談的人太少，這乃是一門奇學，小林，你不單純哪！」

小林笑笑道：「走，把銀子捐了再說……」

* * *

「黑寡」黃綺年還眞是一言九鼎，說了就算。

她弄丟了「追風無影」的二十萬兩銀子，就要讓他一度銷魂。

「三寡」對這個可不在乎。

黃綺年其實是趁此機會拉攏倪賓。

好歹倪賓目前已經是「海天幫」的長老之一了。

「三寡」本身武功不弱，但她們想要在武林中造成氣候，非找些有份量的裙下之臣不可，像「白寡」歐陽雪找「白衣老祖」宮奇，即是一個明顯而現成的例子。

她暗示倪賓，在天興客棧東偏院中等她。

黃綺年四十一歲，不肥不瘦，不高不矮。

屁股蛋大大地，胸脯高高的。

似乎比「白寡」的胴體還具有彈性。

俗語說：「黑緊、黃鬆白有水。麻子蹬歪腿。」

這話不一定全對。

只不過至少黑皮膚的女人比白、黃較緊罷了。

她洗了個澡，身上洒了些古龍水。

然後又在黑暗中的床上，在下體上洒了些粉。

這不但使她渾身很香，也很膩滑。

人到這年紀，要抓住一個男人不難，要抓住一個男人的心就難了，人老了怎麼保養還是能看出老了。

像柳儀芝那樣，四十多了還和十八九歲的大姑娘的胴體差不多，畢竟是少數例外的女人。

這可能和不縱慾也有關係。

就在這時，人已進屋，而且立刻脫衣。

脫光了就上床，似乎沒有甚麼好囉嗦的。

上了床就上馬，眞是乾脆。

只不過這有點像是嫖客對妓女。

也只有買賣行爲，才會沒有甚麼好談的。

男女之間要作這種事，那是不能再近的了。不是夫妻即爲情人，怎麼會只是玩而一言不發呢？

此人就是這樣。

好像要撈回二十萬兩的本利似的，一上去就是狂風暴雨式的，好像幾年沒碰過女人似的，加上條件優越，弄得黃綺年大爲驚服。

她從未遇上這麼一個能使女人折服的男人。

所以他再粗野，她反而感到十分滿意。

此刻她眞的以爲只有「大樂賦」可以形容。

黃綺年眞正是欲仙欲死，有如騰雲駕霧。

此人使她達到高潮，立刻「鳴金」。

他一下馬就匆匆穿衣。內衣穿上，拿起外衣就出屋而去。

黃綺年道：「倪大俠，怎麼？完全是爲了討債，除了玩就沒有甚麼好談的嗎？也未免太……」

可是人已經走了。

好一個現實鬼，只不過二十萬兩買一度銷魂，他也沒「哼」一聲就走了，可能以爲自己吃了虧。

這道理很簡單，對方花了二十萬祇是玩了她一次。

她被人玩了却沒有得到二十萬兩中的一兩銀子。

她正自恨恨不已，忽然門外傳來微聲。

來人的輕功高絕，聲音似有似無，形同鬼魅。

「甚麼人？」

門外之人道：「怎麼，女士不是在等在下？」

「你……你是倪……倪大俠？」

「不是在下，難道會是別人？」

這語氣顯得很不愉快，由他的語氣聽來，似乎她也可能是在等別人，道：「如果女士在等別人，在下……」

「不不，當然是在等倪大俠了……」

倪賓這才進屋寬衣。

黃綺年却是心頭大恨。

剛才那個甚麼人，白白地被他玩了。

世上那有這麼狡猾而又大膽的無賴？打馬虎眼，在黑暗中冒充別人，居然讓他一度銷魂而去。

她當然想不出是誰。

這是因爲她們「三寡」的面首太多，猜不勝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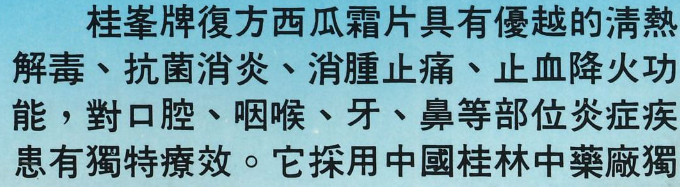
（未完・六）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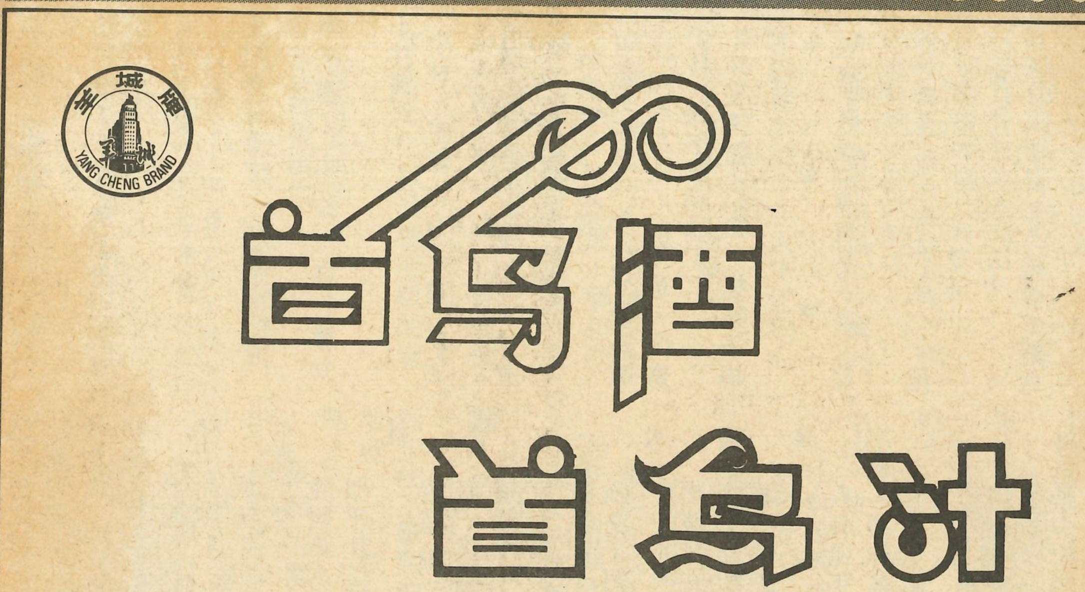
復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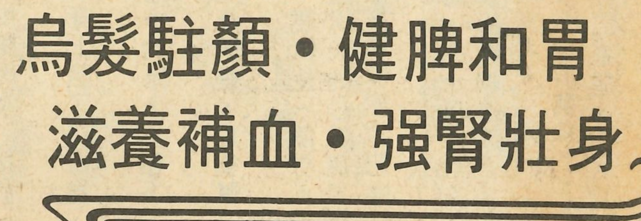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LUNG SHAN DISTILLERY· WUZHOU GUANGXI, CHINA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真機：8551142